



〔日〕安永一 著 刘涌 李茂森 译

日本围棋历代名手名局史话



人民体育出版社



日本围棋历代 名手名局史话

[日] 安永一 著

刘涌 李茂森 译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原 版 说 明

书 名： 围碁名胜负物语

作 者： 安永一

出 版 者： 时事通信社

出版时间： 昭和五十一年二月二十日（1976年）

日本围棋历代名手名局史话

[日] 安永一 著

刘涌 李茂森 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frac{4}{32}$ 印张 200 千字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0 册

统一书号： 7015 · 2459 定价： 1.95 元

著 者 简 介

安永一 1902 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工科中途退学。1932 年进入日本棋院任编辑。1933 年对木谷实，吴清源二人共同创造的新布局法给予理论上的整理使成体系，出版了《新布局法》、《实战新布局》二书。一年后，他离开日本棋院创立了东京围棋会馆，创刊了《围棋春秋》，从在野的立场出发对传统的围棋界思想给予尖锐的评论。他对日本业余围棋界的发展、对中日围棋的交流都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

安永一曾任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理事，多次来访中国。

1984 年初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来我国上海问，并同青年棋手和少年棋手对弈，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的著作还有《围棋百年》等。

目 录

第一局道策与疏球棋-----	(1)
第二局宝永年间的争棋-----	(21)
第三局少年对局-----	(41)
第四局一百零一手预言终局-----	(61)
第五局化政年间的明争暗斗-----	(81)
第六局天保吐血之棋-----	(101)
第七局四国的怪物——米藏-----	(121)
第八局执拗的幻庵-----	(141)
第九局因硕困窘的一着-----	(161)
第十局天保四杰之首-----	(181)
第十一局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	(201)
第十二局 明治的黎明-----	(221)
第十三局 明治代表谱-----	(241)
第十四局 两鹫决战-----	(261)
第十五局 新布局时代-----	(281)
附 近代围棋通史-----	(301)
一、战国、江户时代-----	(301)
二、明治时代-----	(312)
三、大正、昭和时代-----	(319)

第一局 道策与琉球棋

——天和二年（1682年）四月

名人 道策（本因坊四世）

四子 亲云上滨比嘉（琉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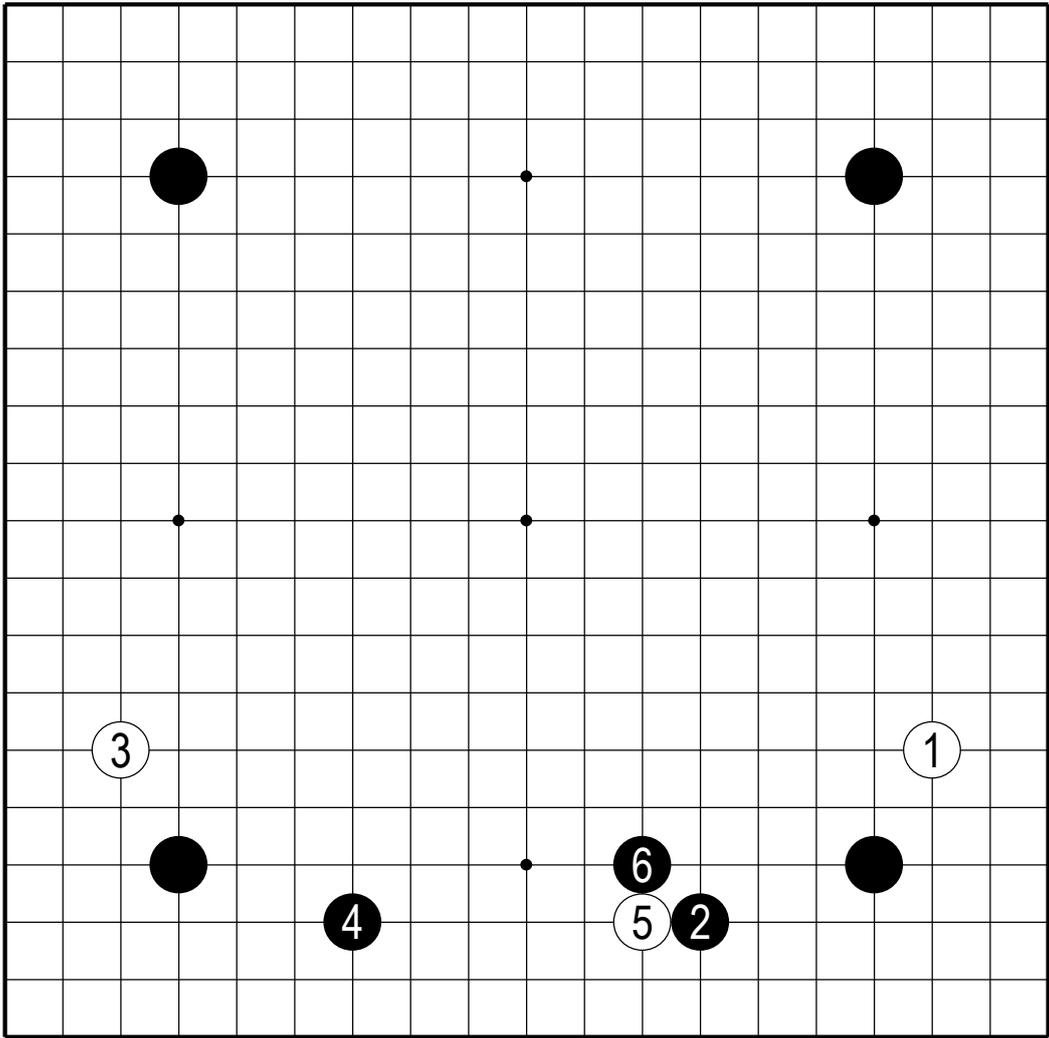
第一谱 近代围棋的始祖

围棋自中国传到日本是很早的事情了，从文献记载上看，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大化改新”（645年）时代，相当于大和王朝的创立时期。当然，这不过是口传下来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留传下我们的祖先曾下什么样围棋的记载。现在发现到的日本最早的棋谱是在镰仓时代（十二世纪），我们可以零散见到后来战国时代武将们的一些棋局。从“布局沿革史”的观点概观这些棋局，我们了解到这个时期日本的围棋还一步都没超出中国式的“先占四角星位”的模式。

饶有趣味的是，战国时代日本举国进行长期的血腥战争，但这种战争毕竟只是地方首领之间的争斗。老百姓们对战场上的刀枪撞击声并不感兴趣。于是，在围棋的游娱中，产生了基本手法的革命性变革，即向现代围棋的“由小目占起”的形式发展。

这种变革确实应称之为革命性的。这是因为，在围棋最初的布局时期，究竟哪一着、哪一式是最完善的，连现在的林海峰、坂田等也并不十分清楚。这方面的变化应视为围棋世界观的变革。

在围棋的变化中还有一个问题，即技术方面的进步。综合以上的两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可以这样说：近代围棋始自德川初期，由于元禄时代的巨匠——名人道策的出现而大体形成。



(1-6)

图1 第一局 第一谱

第二谱 卓越的趣向

在本局棋中，对于四个角星采用小飞挂的下法，今天仍沿用。不过，这种下法的历史竟能追溯至两千年以前，确是令人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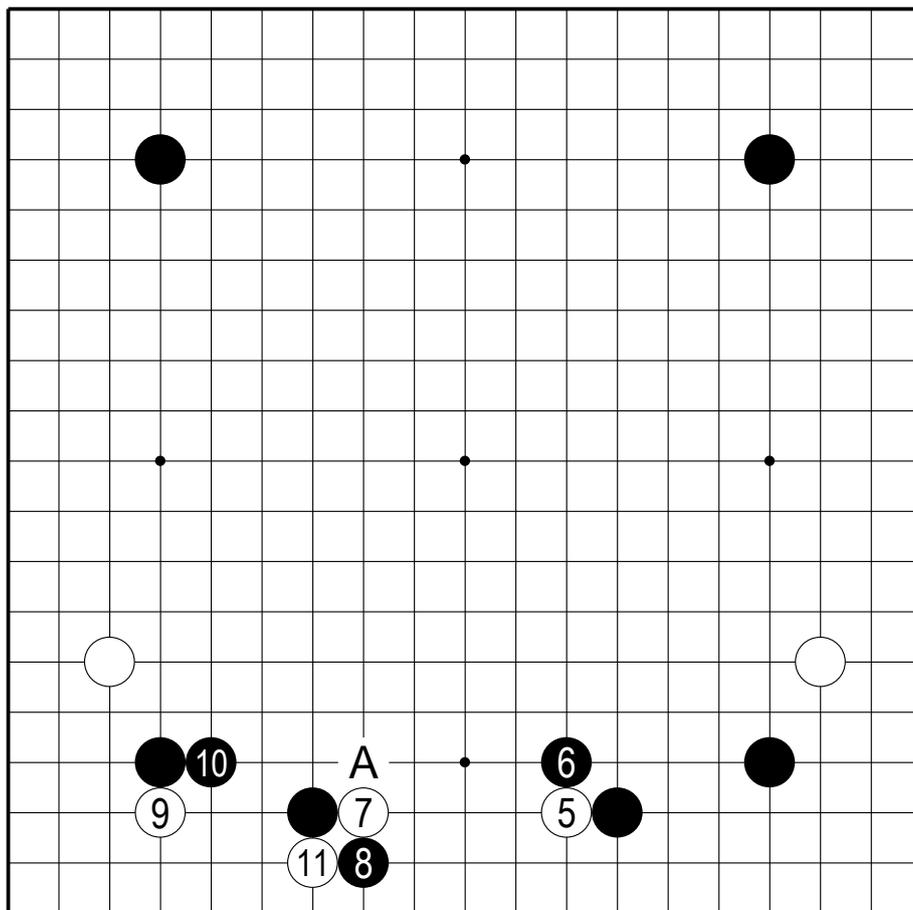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确切地说是东汉以后的三国时代，天下纷乱如麻。那时，有名的曹操和关羽、诸葛孔明等人长期争战，纵横驰骋于四百余州的山河之间。

三国之中雄踞南方的吴国，有一位大将军名叫孙策。现在还留下一局传说是他和他手下的功臣吕范下的棋。那局中国最古老的棋恰巧与这局棋相同，好象规定好了似的，对于星位之子都用“小飞挂、大飞应”的手法。这种下法一直延续到两千年后的今天，我说令人惊讶也不过分吧。

以这种着法为基础，本谱的白 5、7 碰是一种卓越的趣向。这一手恐怕是道策时代人们都知道的变化，对白 5 黑 6 从上面扳，对白 7 的碰一变而改为从下面黑 8 应。我想这位疏球人（亲云上滨比嘉）这样应是因为他也研究了日本围棋，知道了白 5、7 趣向的目的。

黑 8 若同样从上面 A 位扳，则白有严厉的手段。白方这种特别的趣向也好，权谋也好，它之所以成立，是由于白方能够事先知道黑方的应手，也就是象局中所见到的“白对角上的星位小飞挂，黑必大飞应”这样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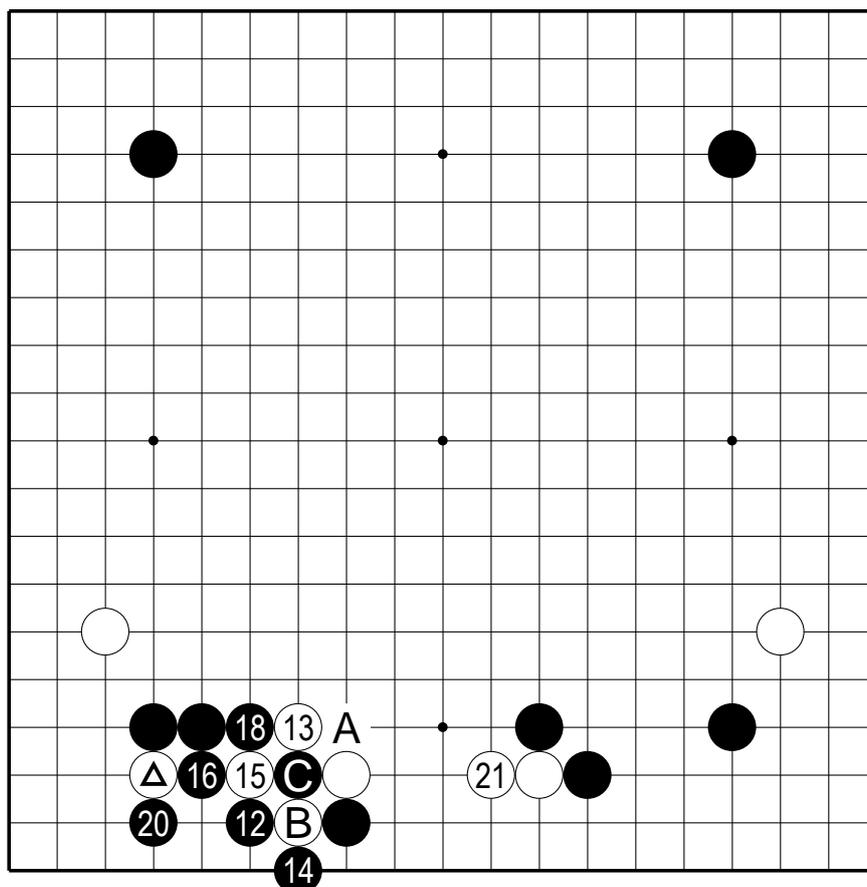
换言之，局部的形式——定式是在对局者思考以前就规定好了的。在自由自在的棋盘这个天地中，存在着无穷的演绎与发挥，其与局部的固定形式相互矛盾，这种矛盾发展着围棋的技艺。



(5-11)

图2 第一局 第二谱

第三谱 令人吃惊的哈咪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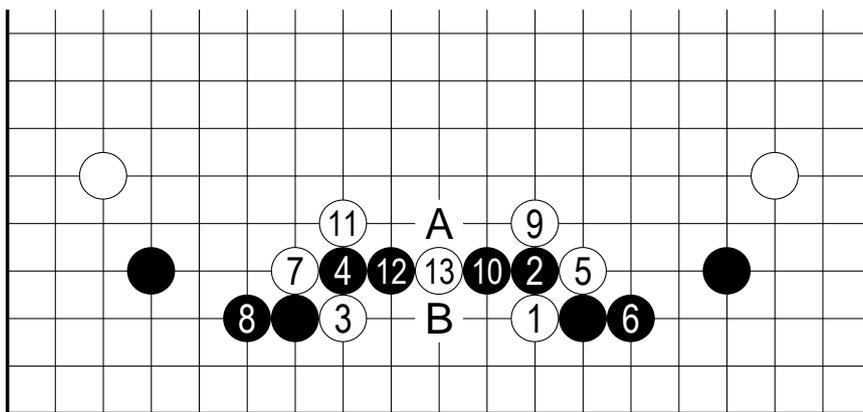
(12-21)
 ①7=B ①9=C

图3 第一局 第三谱

所谓“令人吃惊的哈咪手”，也可以叫做妙手或鬼手，就是参考图中黑 2、4 从上边压迫白方的时候，白 5、7 断，到 13 嵌入。这是白的一种狙击手段。

白 9、11 扳，几乎使下边黑地巩固住了，善良的黑方一定不禁脱口：

“你不是搞错了吧？看起来白的下法杂乱无章，但孰料到一瞬间黑如坠地狱，竟遭到出其不意的白 13 嵌人的痛击。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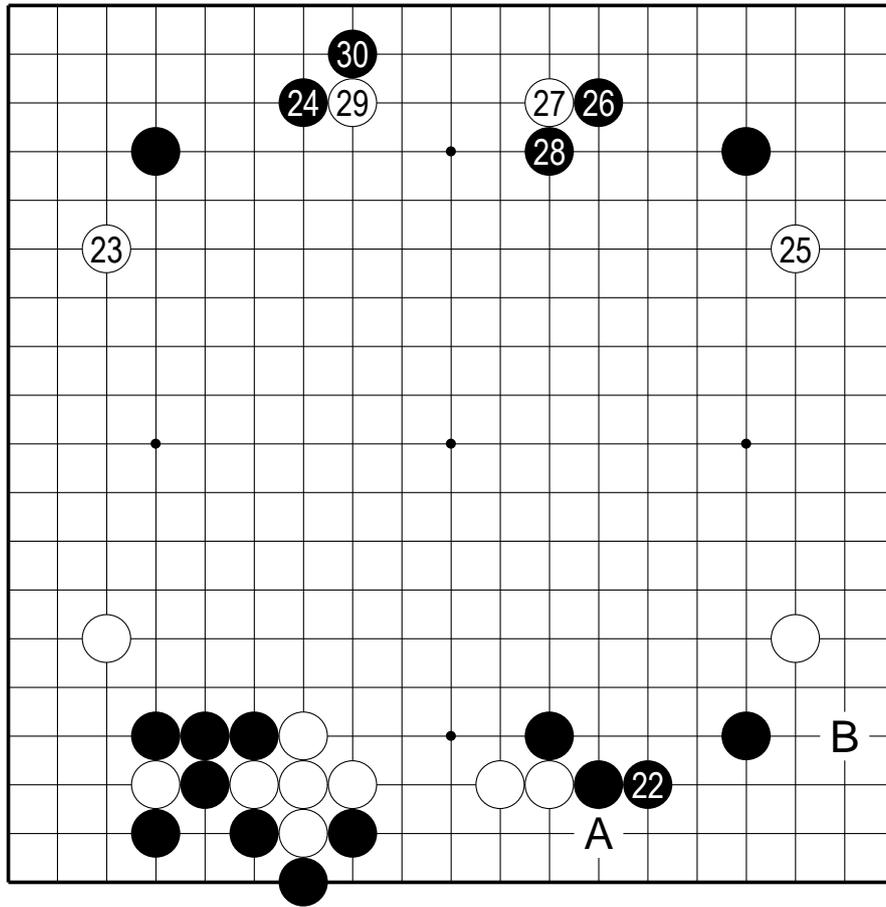
图4 第三谱 参考图

白 13 后 A, B 两处必得其一, 此时黑才如梦方醒, 但已无可奈何。我想围棋爱好者们可以体会得到, 如此痛快的手段会使人感到围棋确是妙趣无穷的吧。

再看本谱——左下方出现了有趣的变化。不过, 这个形由于⊙一子被黑 16 牢牢扣住而缺少余味, 所以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是白的成功。

也就是说, 黑 16 抵销 13、15 的作用, 是好着, 说明浜比嘉超脱出了所谓“提子就好”的村棋境界。白 21 退, 重了。它与下边的战斗开始时白的轻巧处理的意图有些违背了。

第四谱 战斗的秘诀



(22-30)

图5 第一局 第四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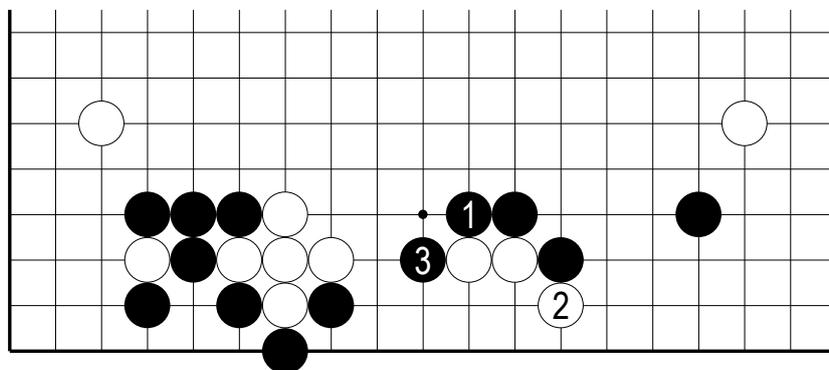
亲云上滨比嘉先生走了黑 22 的退。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也是缓手。从最初的大飞应来看，黑 22 有强烈的守角的意识，他冥思苦想的结果，是指望黑 22 能同时守住角和边。

有人曾讲过，“围棋是世界观的问题”。诚然如此。就黑 22 来说，若坚持保护右方，则白就要从下边 A 位扳人；若下在 A 位守下边，则白又有从后边 B 位的侵人。在这种时刻，应该断然抛弃守角的基本想法。这一点不管是对下围棋还是处世都很重要。

试想，敞着后门，只在前门上锁是不会防止别人侵入的吧。要放弃黑

22 守的想法。

如参考图所示，由于白下面的子重，所以黑 1 再施以重压可称是战斗的秘诀。



(1-3)

图 6 第四谱 参考图

如白在 2 位着子，黑可立刻继其黑 1 的意图，于 3 位迎头一击。棋就应该这样下。在实战中没有想到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滨比嘉的棋力问题，不如说是由于他把守角做为基本指导思想而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棋风所致。

所谓人的思考是比较简单的，一旦基本的世界观形成了，形式具备了，就很难再脱出巢臼。上述例子就是明证。

第五谱 感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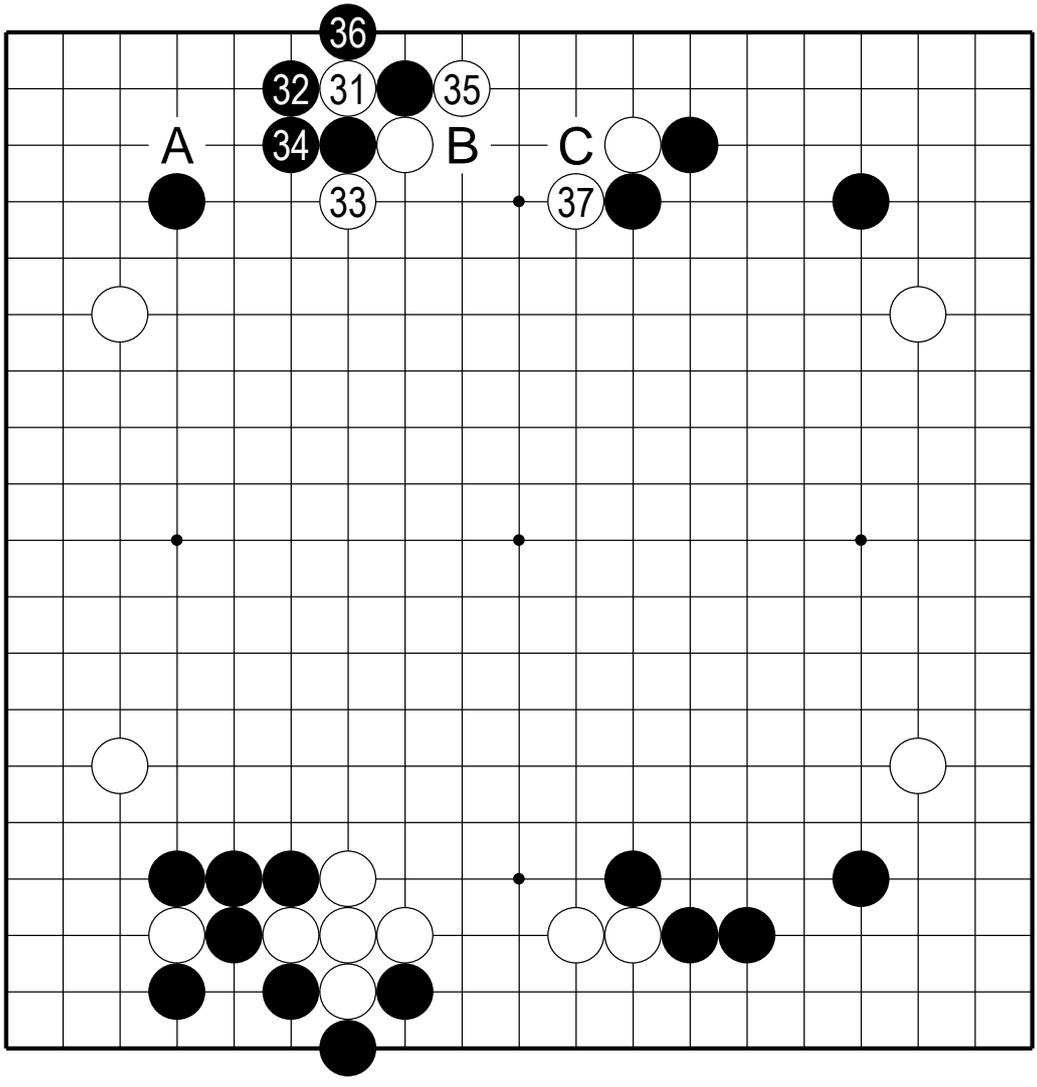
前面讲过，下边的战斗未必是白成功。其证据已经摆在眼前了。上边也和下边一样，白从左右碰。前面白在左下角 9 位碰了一手，然后白 11 再扭断。可是在这里，道策先生没有在 A 位碰，而是马上 31 位断。恐怕是他见左下角的战斗未成功，而想在上方生出新变化。

道策一直被后世称为棋圣，因此，对他的棋提出诸如刚才的异议，其本身在围界已成为绝对的禁区。这种事并非只存在于围棋界，封建体制的根基就是制造权威，将其绝对化，不准人们妄加评论。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即道策的弟子秋山仙朴在道策死后，作为道策流的直系传人，准备出版一卷《新撰棋经》。当时，幕府支持了师家对此事的非议，禁止此书出版，并捣毁了版样，给仙朴以处罚。

话归本谱。白 31 以下到黑 36，一目了然。到底是白掌握了“轻灵”的下法。围棋里有一条法则，即“要轻灵，忌滞重”。白 87 无意在 B 位沉重地连。白 37 扳当然。若在 C 位退也重。这样的感觉问题只好由诸位亲自在棋子的动向中去感触其真实意义了。

棋是棋子的生存之战。说是占地盘，就是说在地盘内部不允许对方的子生存。所以，围棋从本意上讲，是以棋子的生存问题为出发点的。因此，对局时必须千方百计使每一子都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如本局中道策在上边的数着中，也有主动弃子的手法。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全局观念。正是为了使更多棋子生存而做出个别的牺牲。



(31-37)

图7 第一局 第五谱

第六谱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本局棋使人有一种感觉，即棋是以对黑角大飞的攻防为主轴展开的。角上黑方的应手是大飞，或许这多少有利于白的作战。但是，在这种固定好的格式上构成的棋局与变化自由的盘面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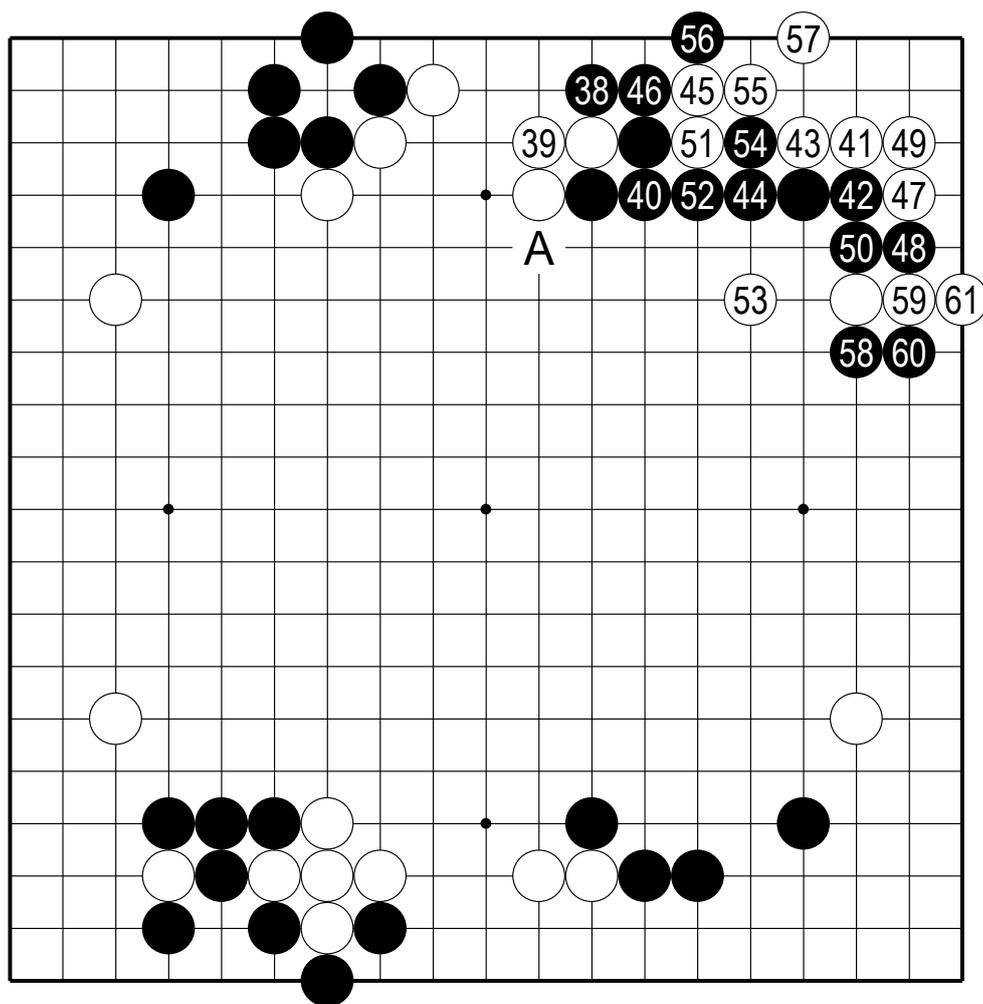
第一，是否应走大飞，前面已提到，连坂田、吴清源都说不清楚。一般有两种意见：其一，若不清楚就模仿过去的高手；其二，反正搞不清楚，干脆怎么走都行。我同意后者，因为我不想盲从使人不着边际的什么即成权威。用近来流行的一句话说，叫“造反有理”。好坏姑且不论，后一种意见中可以期待事物生机勃勃的发展。

右上角的黑白都是必然的应接，似乎都不能腾出手走别处。黑 58 的碰夹形似是而非，今天连三岁的儿童都懂得。而亲云上比嘉却好象没注意到。

左方白也有弱点，黑在此处可 A 位扳头。此处也有棋子的生存之争，可惜不能被人抓住，经常有人下棋如黑 58 这样，首先就是往要逃的方向跑。如果是棋子生存之战的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在自己逃跑之前应先摆出袭击上方白弱子的姿态。

不这样下，就不算真正的棋。直至今天，似乎仍有不少滨比嘉的“后继者”，我认为这些人还没有体会到棋中真正的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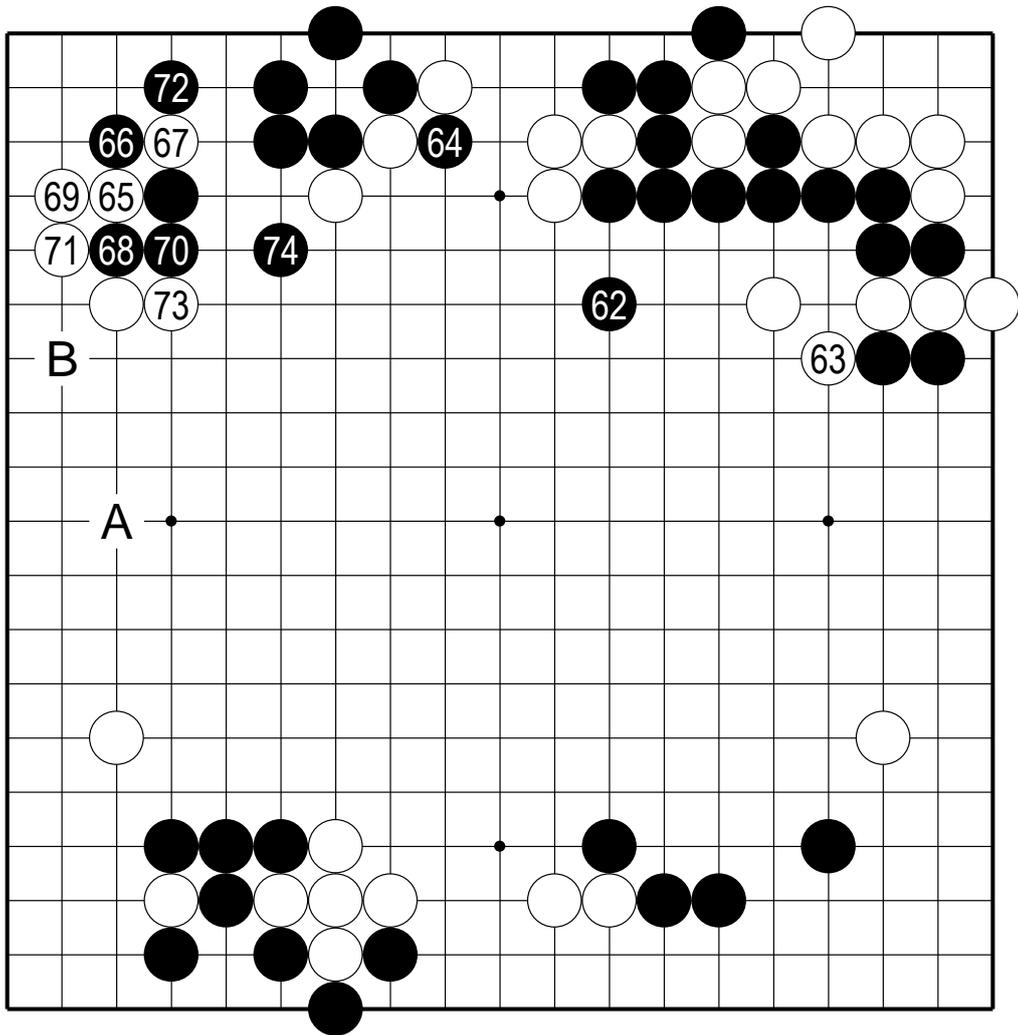
下棋就是作战，畏惧作战就不能取得胜利，也就不可能知道围棋的妙趣。



(38-61)

图8 第一局 第六谱

第七谱 道策流的真髓



(62-74)

图9 第一局 第七谱

如前所述，在围棋最开始的布局和定式阶段哪一手最优，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人们决定着子时一般都采用两种方法。第一是靠个人体验产生的直观！此外还有一种“子效分析”，即“面对具体的形，黑白双方下的每一个子，如按地域和死活考虑无大的影响，就将其从盘面上排除开，将棋形简单化后再考察利害得失”。棋子一旦放在盘上就不能挪动，所以这种“子效分析”的观点，有一定的理论性，为人们所接受。近代的“子效分析”也可看作为棋的科学化、理论化，是不

容轻视的问题。把道策比做“子效分析”的倡导者并非因为他是否使用过这个词，而是因为在他的棋里面到处都有很多子，本局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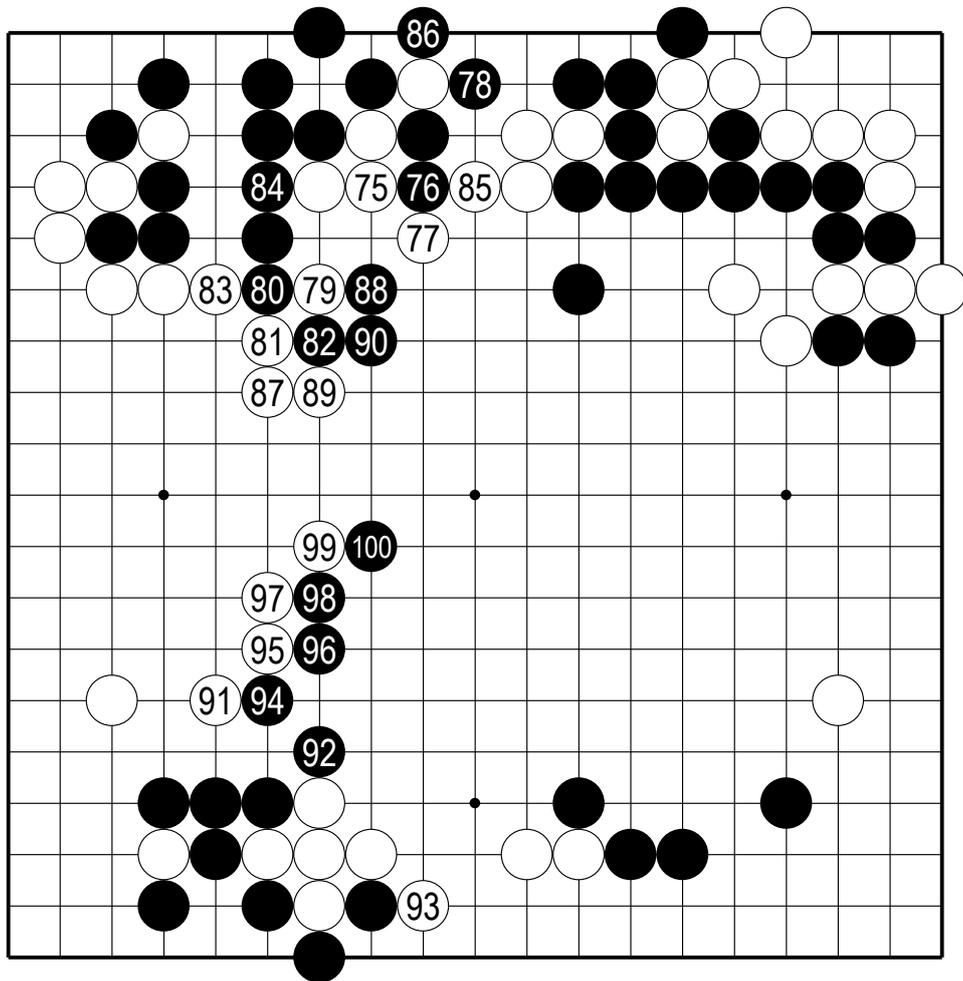
“弃子争先”是围棋十诀中的一诀。把自己的棋轻灵地舍弃，引诱对方的棋走成愚形，是道策的拿手好戏。本局中到处可见的弃子作战是道策流的精华，这局棋留给后世的教训也是不可估量的。如黑 74 这一子，就是滨比嘉不知“子效分析”而完全落入道策掌中的。

黑 74，当然应于 A 位打入瞄着 B 位的觑。但这果黑 74 着手于自己已经坚固的方向，自然使局势趋于颓坏。

近来，围棋的出版物增加了，各种报刊都登载围棋棋谱，象滨比嘉这样下棋的人确实不多了。但我年轻的时候——那是半个世纪以前——到外地去，经常遇到许多滨比嘉流的棋手。

由于思想方法截然不同，黑越“努力”，棋势就越坏。

第八谱 进退自如的转变



(75-100)

图 10 第一局 第八谱

黑 74 只顾围取上边是这盘棋的败因。

白 75 以后的弃子作战之妙使人回味无穷。这局棋下完以后大约经过
了三百个春秋。但是，这局棋依然反映出道策的用兵方法与从乡村初
来城市的乡土棋大相径庭，充满了浓郁的变化和洗炼的城市文化气息。
我们为道策的手法之妙所陶醉。但同时感到，由于这一局棋过于精巧
或太绚烂了，所以显得在棋的深处缺乏一种无言的力感。

虽然如此，白 79 以下又象救上方的棋，又象弃子，在自由自在的进

退中自然地形成了左边四十余目的地域。在此只说滨比嘉不谙棋理是解释不通的，毕竟还应看到道策的棋力。

上边既然在上谱的 64 位断了，按理说这块白子就不会幸免于难。黑 74 以下，花费了好几手吃白，所得十余目，但左边却眼看着白膨胀起四十余目的地域。白 79 似去救上边中央三子，但白的意图并非在此。

这是形成左边白地的前哨。然而，滨比嘉仍然没有发觉，他拼命地思考着，那南方人特有的宽大前额头下面露出炯炯目光，似乎要穿透到棋盘的背后，他竟认为这里就是决战的战场。但是，道策别有目的，而比嘉却没有注意到。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久，大概是思虑成熟了吧，滨比嘉鼓足杀气，棋子噶然而声。黑 80、82 扭断。但这对道策来说无异于蚍蜉撼树，只见道策莞尔一笑，81、83 以后，轻轻地于 87 位退。

第九谱 日本流的琉球棋

身为日本名人棋所的本因坊四世道策为什么会与亲云上滨比嘉对局呢？虽然话题稍迟了些，但我还想谈一谈，“亲云上”是琉球人的身份，除了滨比嘉以外还有很多人也称为亲云上。

在足利末期的战国时代，岛津氏征服并统治了琉球。据说稍早的一个时候，琉球国王唯恐民众造反而没收了武器。岛津氏在这个时候来进攻，琉球简直是毫无抵抗地就被征服了，好象是伊索寓言重演一样。在下这盘棋的元禄时代，岛津当时的主人久光通过幕府提出希望对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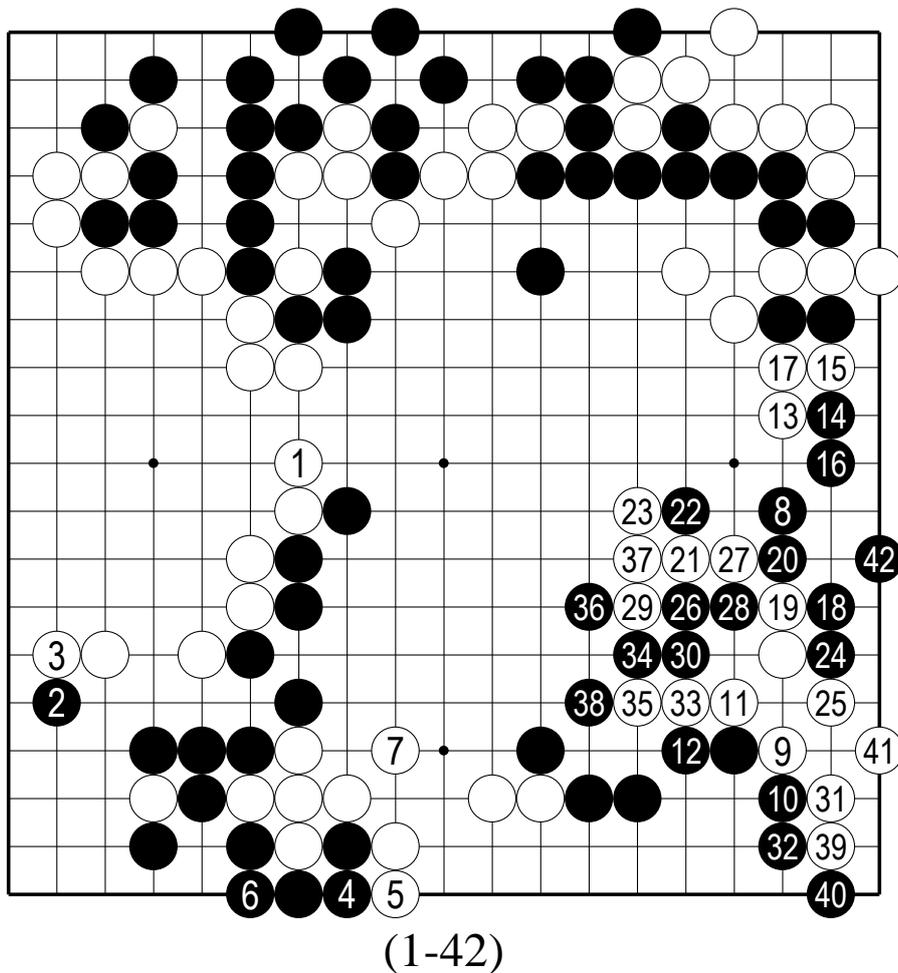


图 11 第一局 第九谱

后来，屋良里之子、田头亲云上等人来日本同日本棋士交锋，日本方

面实力雄厚，都下让三、四子的棋。

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即琉球人认为围棋是自大陆传至琉球的。琉球大学的山田教授和代表冲绳参加“业余十杰战”的下地玄忠等人说：

“琉球的围棋是从大陆流传过来的，而不是从日本。”

可是，本局棋很明显，亲云上滨比嘉的棋与日本的棋完全一样，是道地的日本流。

不少读者都知道中国流和日本流的棋不同的地方。问题在于“琉球的棋是大陆传来的，而棋的下法却是日本流”这一点。这种解释颇有趣味，遗憾的是此处篇幅有限，不能进一步说明。不过，谈到围棋史书，那就只有明治中期安藤如意涉猎诸文献并集其大成的《坐隐谈丛》了。但那里面也只是收集了历史事实，并没有说明刚才提到的有关琉球棋的奇论，本局中黑地明显不足。黑 8 赌最后的胜负，但周围的白棋坚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黑 26 的碰是黑最后的反击……

第十谱 洞察棋理至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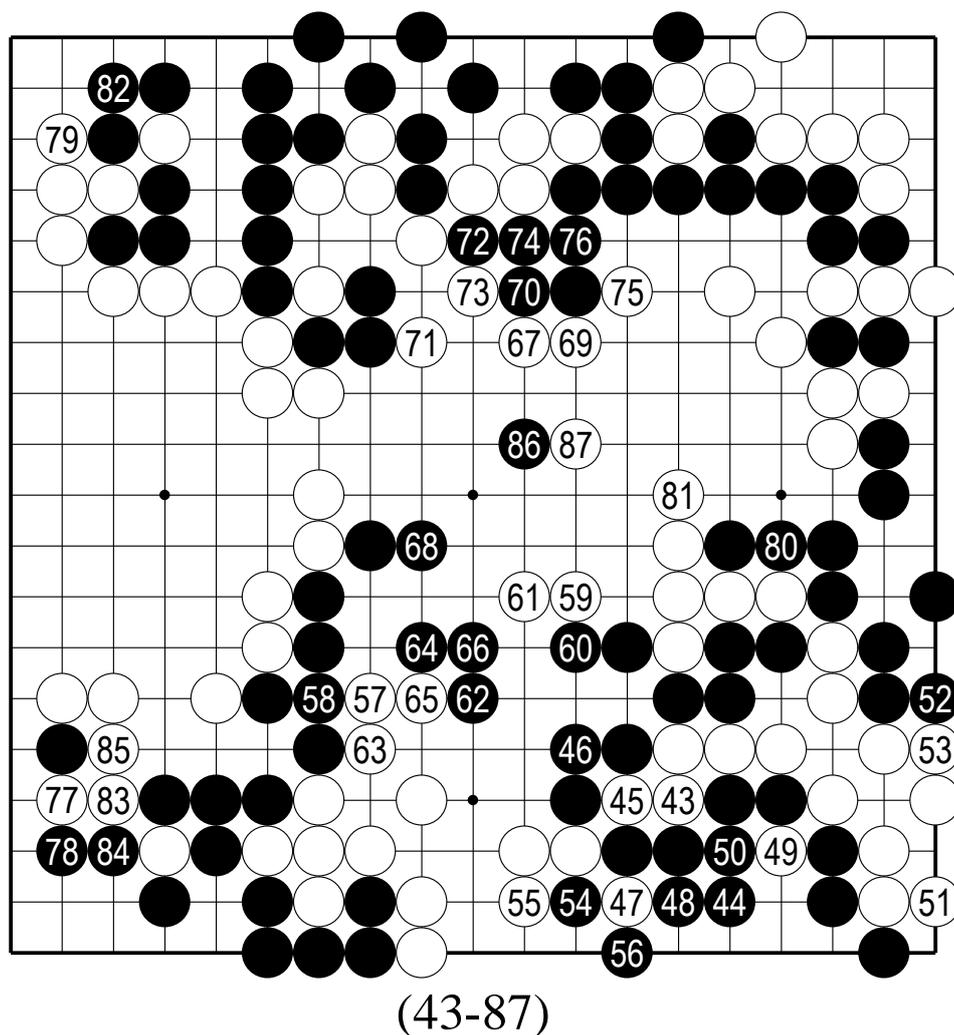


图 12 第一局 第十谱

这局棋已经接近尾声。白 43 挤，接着白 45 断，先手产生的效果很大。

这一来，中央的黑子一下变为浮子，生死未卜。

黑在右下方果断地挑起决战出有些过分。已经在地域上处于领先的白棋沉着应对，使出柔中见刚的紧脖子战术，黑无计可施。

这一局棋清楚地说明：在围棋中基本的思考方法是何等的重要啊！事实上，亲云上滨比嘉的局部战斗力并不比别人差，但他虽然在部分战斗中取胜，吞下了若干白子，却陷入越提子棋越坏的困难境地，最后

竟不知如何下子才好。

围棋对局中有“顽强拼搏，坚持到底”的心理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已谈到的，它最终是行棋方向和棋子效用的问题。

就象从名古屋乘新干线到大阪去却坐反了车。由于行棋方向错了，越急着向前赶，离目的地就越远。

尽管在这局棋中的每一手都可以看到滨比嘉的本领，但他之所以被让四子还不及道策，就在于一点，即他缺乏对棋理的洞察。而这一点也应该成为今天的围棋爱好者们的借鉴。另一方面，看了棋圣道策的绝技，我们感觉到其用兵之妙远远超过了滨比嘉。他们不是同一种水平。显而易见，这是思考的立场不同。

（共一百八十七手，白胜十四目）

第二局 宝永年间的争棋

——宝永二年（1705年）十一月

先 后来的名人 道知

（十六岁、本因坊五世）

安井仙角（七段）

第一谱 命中注定的争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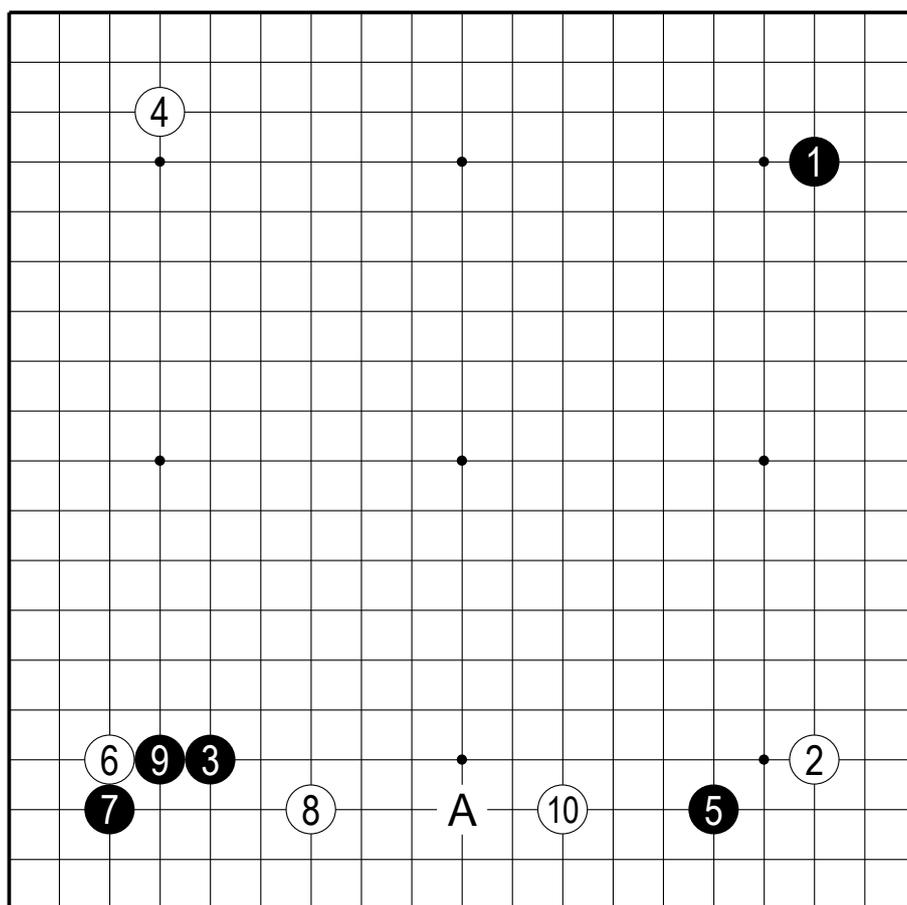


图 13 第二局 第一谱

德川时代，围棋师家共有四家——本因坊、井上、安井、林，他们世代由幕府扶持。这四家为了获得名人棋所的霸权，互相争夺得很激烈。在本局以前的庆安年间，本因坊二世算悦和安井算知就下过争棋，以

六局不分胜负而中止。

接下来就是四世道策，他技冠海内，在四家中脱颖而出，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没有人对道策的名人棋所表示异议。然而，本因坊与安井两家的争执传给了道策之后的道知，此时，仙角与道知命中注定地要在盘上相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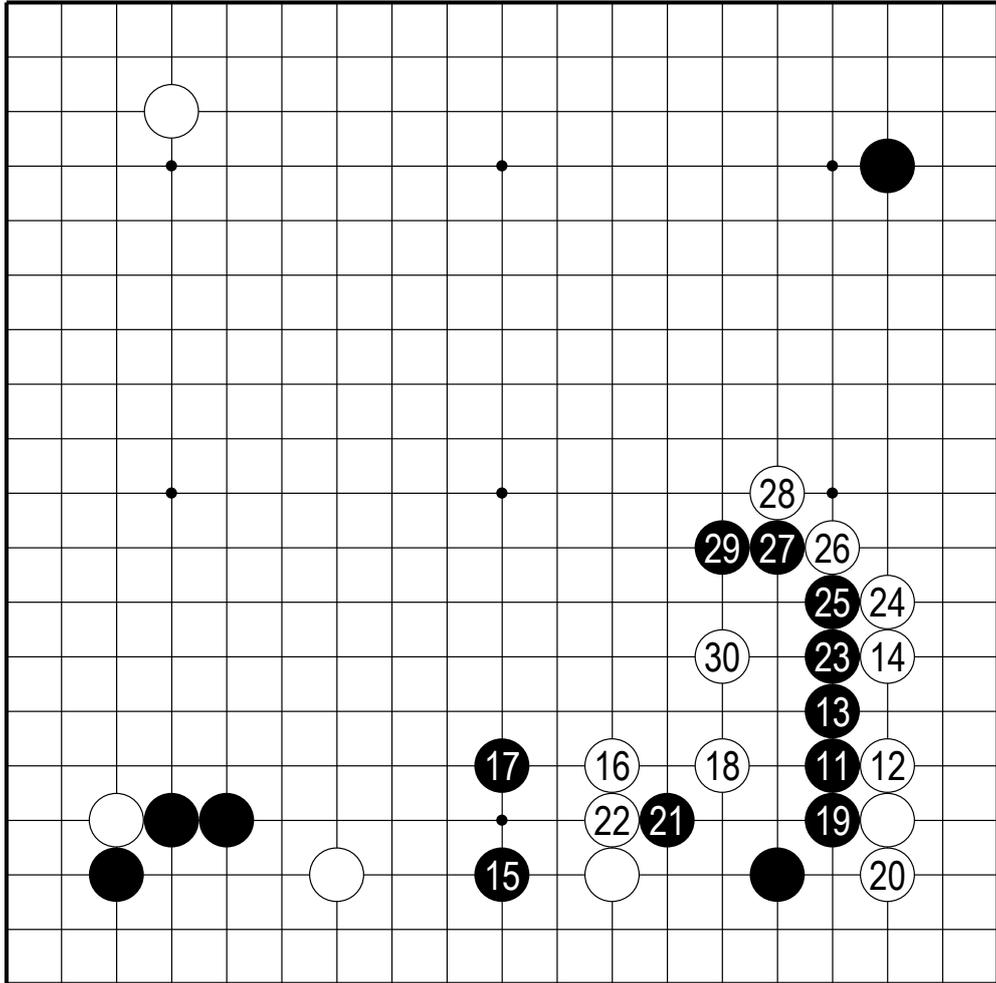
本局是每年在江户城内举行的所谓“御城棋”中的对局。它以种种历史上的对立和本因坊与安井两家的政治活动为背景，实质就是争棋。关于这盘棋，各种各样的记述很多。让我们先看本谱，对其中技术性的问题试加剖析。

我们首先感到的是，除了一部分棋有所不同之外，在一般的样式上几乎与现代的棋没有差别。

白 8、10 是互相关连的手段，对黑 9 白若活动 6 一子，就会被黑占去攻守兼备的 A 位。

因此，白 10 拆逼当然，是守兼备的一手。这种构想与现代棋毫无两样。

第二谱 道知的少年风貌



(11-30)

图 14 第二局 第二谱

道知时年虚岁十六，周岁十四，应该说他是刚出小学校门的“豆棋士”。近来，木谷门下的武宫、赵治勋等一伙少年人横扫了一帮九段。然而了不起的是，少年道知在这个年龄是肩负着本因坊一家的命运，进入堂皇的江户城来争棋的。

不过，那一时期道知这样的少年多不胜数。道知也是道策晚年的弟子，后来成为本因坊家的继承者。小川道的十三岁为六段，十六岁为道策的继承者。还有人称“道策门六天王”的策元十五岁就成为继承者；

八硕十七岁为高段；本硕十五岁就当七段；相原可硕，坪田翫硕也是饮誉颇高的神童，双双在十二岁时就从幕府领受一百五十包的禄米。话归本题——

黑 11、13 的飞压和黑 15 的打入当然。道知血气方刚的少年面貌历历在目。

黑 21 是灭白眼形的急所。这里先打下一个楔子，23、25 在右边靠压无懈可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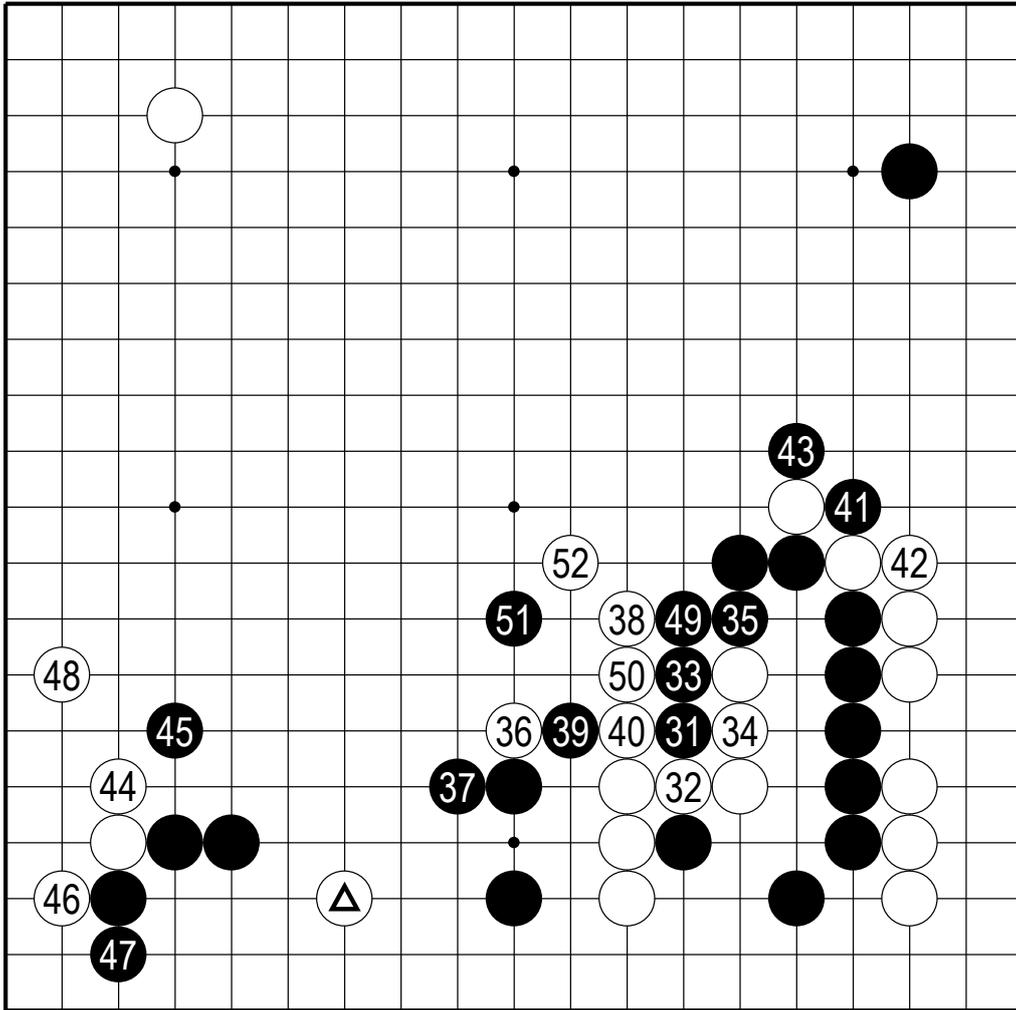
至白 30 为止，即使是现代名人、本因坊也不会超出这个水平。

至白 30 的结果，右下方的演变是定式型，现仍在沿用，黑白双方难分优劣。问题是下边被分开的白一子明显地孤立了。

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就不会忽略这一点，即早在序盘时，少年道知就牵着当时的老英雄安井仙角的鼻子了。

盘上白 30 的觑是明显的急所。象道知这种人似乎不会愚笨地粘。那么，对这一觑究竟如何去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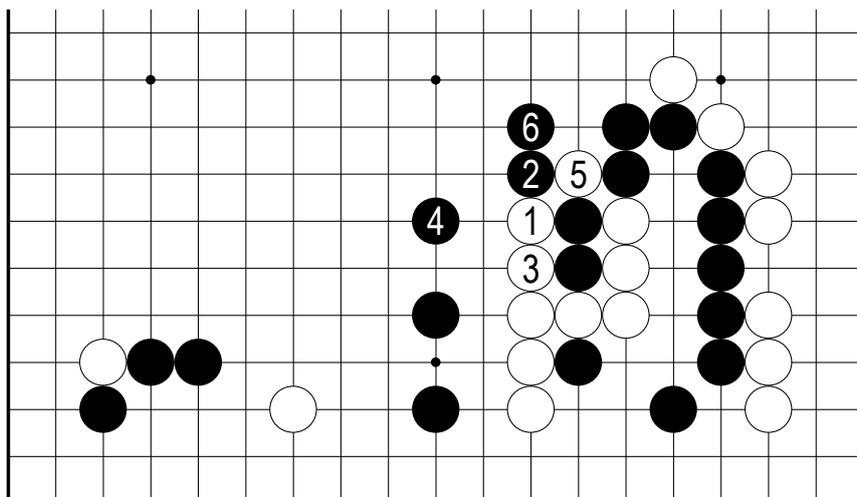
第三谱 漂亮的腾挪



(31-52)

图 15 第二局 第三谱

如前所述，右下角的冲突没有其它的变化着法，可以看做两分。双方都放心不下的是被隔离在下边孤零零的△子。即使△子处伏有什么手段，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如此狭窄的地方着子。很明显，白恶。然而，白 36、38 这一相互关连的手段却是不易为人察觉的漂亮的腾挪。白 38 贯彻初衷。



(1-6)

图 16 第三谱 参考图

看参考图，白 1 的靠似乎是形，但是黑利用④轻灵地以 2、4、6 进行封锁，白成为崩溃之形。此看来，仙角白 36、38 的构想闪烁着光辉。道知的黑 39 发生效力，取得了先手，也是非凡的眼光。这一带的攻防立刻关系到胜负本身。江户城中的幽深静寂的黑书院，簾内虽有五代将军纲吉出席观战，但这毕竟是一盘事实上的争棋。

这时，道知正闹痢疾，监护人井上因硕也担心这次对局的结果，想让道知停止比赛。但少年道知意志惊人，勇敢地迎战当时围棋界的宿将安井仙角。

这盘棋结束时已是次日天明时分了，足见道知的精力非同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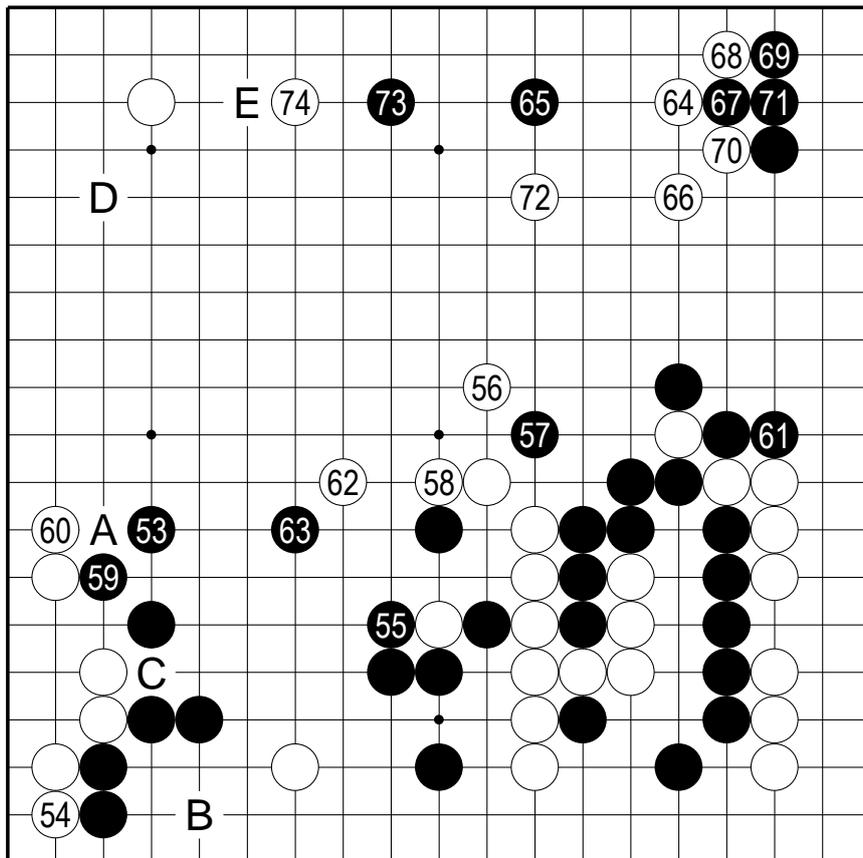
白 44 以下在目前很大。可是，道知抓住战机，49 以下的攻击气势逼人，一气呵成。

第四谱 白重整军威

黑 53 不用说是好点。不过，在 A 位严厉地飞压如何呢？对黑的 A 位飞，白虽然也可能切断而出，但在目前白中央大部队眼形不完全的情况下，黑给人的感觉是具有充分的战斗能力的。

白 54，急所。白占此处有了眼位，进而在 B 位着子会产生种种可怕的手段。

黑 55 是过于追求坚实的走法。53、55 这两手使人感到不知是道知确信黑方的优势已成呢，还是因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大比赛而下得拘谨了？



(53-74)

图 17 第二局 第四谱

黑 59 是难下的一着棋。当然，白瞄着 B 位，在 C 位冲断是讨厌的。

59 是防备的一手。

趁黑方走了几着缓手，白在中央 62 位跳，强化由央。64 又矛头一转，白似乎完全恢复了威势。安井仙角不愧是一位相当厉害的沙场老将。至此，即将发生战事的上边和左上角上还没有黑的影子，说明黑面临着—番苦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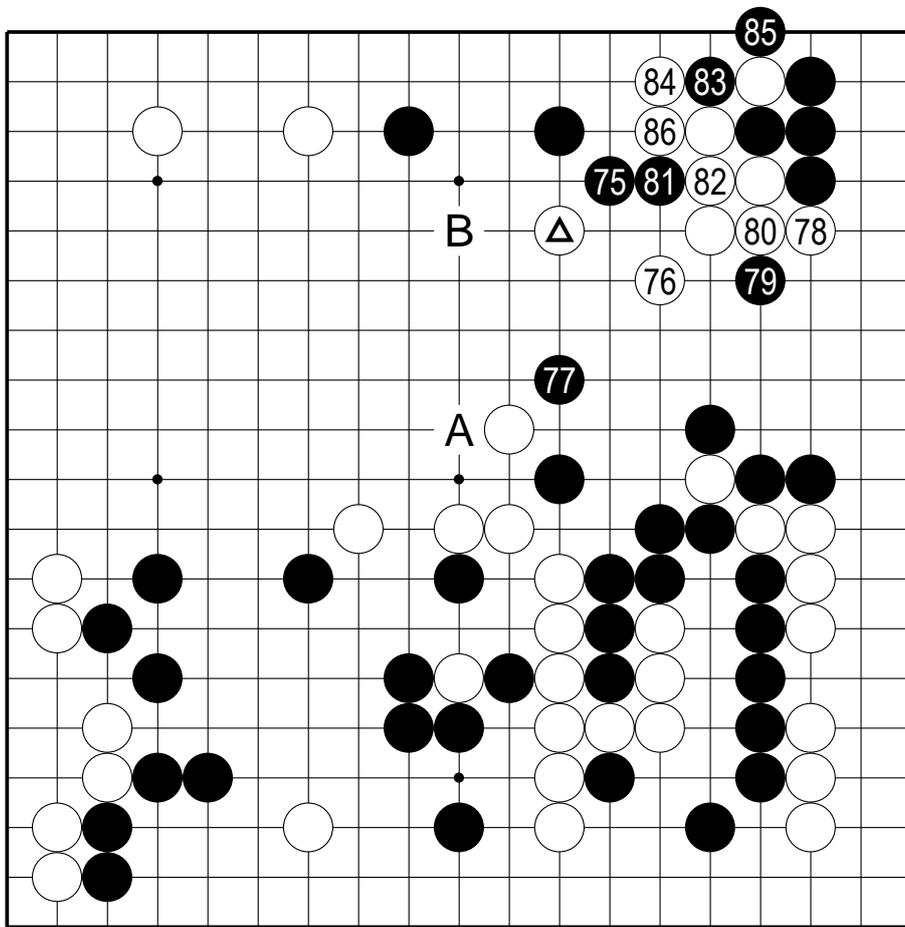
白 72 厚实。74 与 72 相呼应，是必然的一手。尽管“缩角为大”，但此时绝非白 74 在左上角 D 位等处缩角的棋势。白如 D 位缩，则黑于 E 位逼是显而易见的。白 74 倒不如现实地对上边的黑棋施行攻击，这要比墨守“缩角为大”的观念更容易使人产生共鸣。

下边升起的战云向上边翻腾，它将掀起新的波澜。当然，问题并非仅在上边，黑一边在上边着子，一边窥伺着对下边发展起来的白棋大军进行攻击的时机。白棋也并没忘记这一点。这样，问题全靠两者的实力来解决。

第五谱 天赋之“力”

黑 75 是攻击的手筋。白 76 应也是当然的防守。紧接着，黑 77 含有隔断上、下白棋加以猛度的意味。

如此发展，白 78 一边削减黑方右边地域，一边谋求自己的根据地。如不走白 78，黑一旦占据 79 位，则不仅是右上角白棋失去眼位，而且右边的黑地也要膨胀起来了。



(75-86)

图 18 第二局 第五谱

道知后来当上名人，他与棋艺精湛的老师道策相比，可称是“力战之雄”。这位道知在将棋（日本的另一种棋——译者）上也有七段的实力，当时人称“盘上圣人”。虽说当时他年仅十四岁，但他的天分已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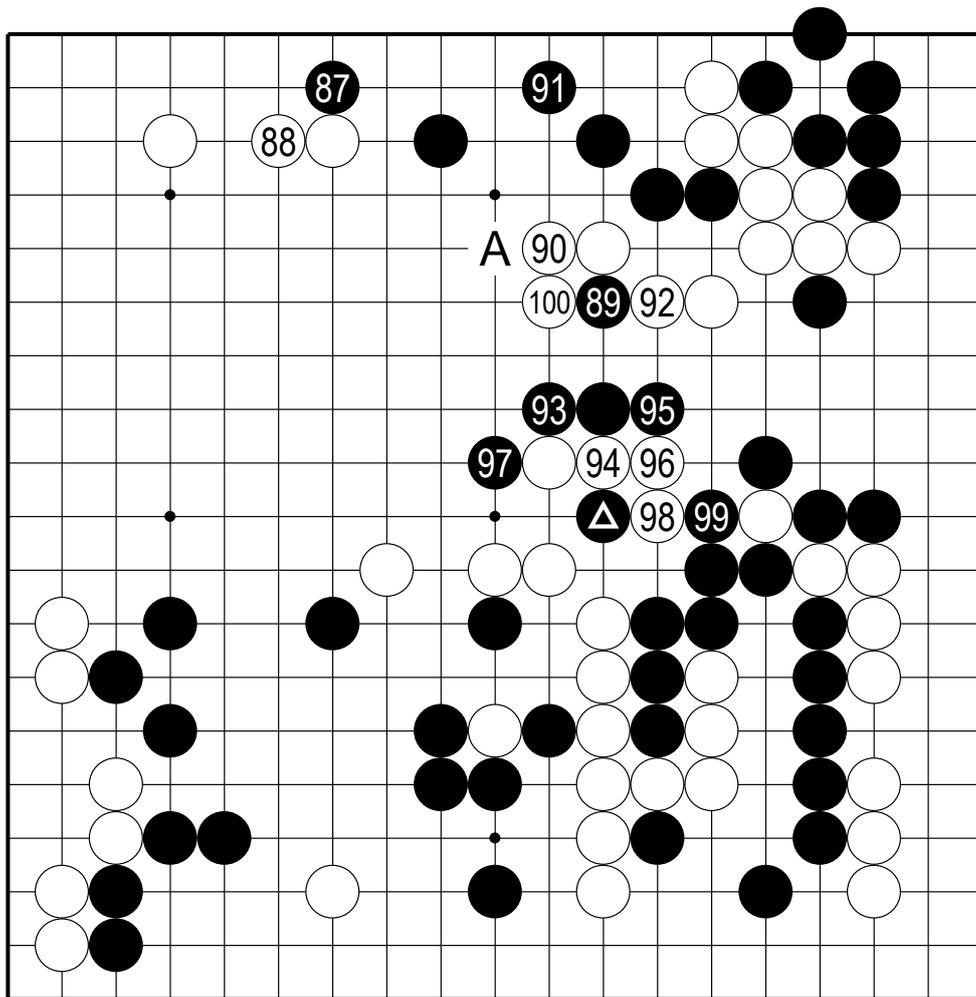
局棋中显露出来。从黑 75 到 77，由于△盖的一着而显得厚实的白棋突然间反呈薄弱之形，这恐怕正是因为道知有天赋的内在之力吧。

黑 77 后，从南天一角徐徐飘向中央的白大块明显地缺少两眼。右上方的白如果也是如此的话，黑下一手就会成为对两块白棋缠绕攻击的手段。黑在中央的 A 位靠，或者 B 位阻击白棋的进路，都是急所。不论黑选择哪一手，都会使这场战斗发展成白棋的苦战。

在这种艰难困苦の場合，身经百战的老英雄安井仙角全靠长期的比赛经验了。而且上、下两块棋虽眼位不全，但仔细看起来，还都不是处于马上就面临死活问题的走投无路的境地。你看，白棋思考就绪，先着手加强上方的白棋，这是以攻为守，扳靠右上角的黑棋，削减其地域。白 78 不失为大胆的着法。黑也以 79 急所的觑夺其眼位相应，接着，黑 81 也同样是灭眼之着。那么，道知的下一手攻击，即 87 将在何处爆炸呢？

第六谱 攻守逆转

虽称之为“御城棋”，但这长达一夜的对局并不是在江户城现场下的，而是事先商定，“御城棋”的当天在城内的黑书院内，在有将军、最高执政官列坐的情况下复盘的。这盘棋也是按照惯例，在将棋界师家大桥宗桂宅中彻夜下完的。



(87-100)

图 19 第二局 第六谱

现在尽管已形成对上、下白棋缠统进攻的形势，但这时黑却停止了进攻，走了上边 87 位的守。对此，无论如何使人难以赞同。因为从下边延伸到中央的白棋大军还不够眼形，我觉得上边只有硬战到底。这

时的急所就在于扼其 A 位，阻敌于右侧进路，大幅度地抬起黑棋的态势。

作为“进攻勇士”的道知，竟走出 87 这样细微末节的棋，真是不可思议。不过也可以想象，对于为赤痢所苦而身临战场的十四岁少年道知来说，可能是由于疲劳的影响太大了。黑 87 与白 88 交换后，看起来好象有助于安定上边的黑棋，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一手交换强化了左上方白棋这一享实，其利害得失相差远矣。

笔者认为黑 89 仍下在 A 位方向正确。由于黑 89、白 90，上边薄了。黑 91 回防，主客颠倒，黑棋本来是进攻，现在反而变成被攻了。这样一来，黑 97 虽然扳头，但被白 98 先手吃住▲一子，对下面白棋的攻击就不得不死心了。

这一串应接给人的印象是，仙角压制了道知。事实上，黑所依赖的下边黑地约有三十目。但是，白棋已在左下角、右下角取地二十多目，若再先手在左上角缔，还会取得二十多目。黑把各处分散地域加起来，那么两人的地域大致匹敌。形势极其细微。

必须看到，对于反攻为守的道知来说，脱先在左上角着子的可能性很小，形势确实不利。

第七谱 坐失良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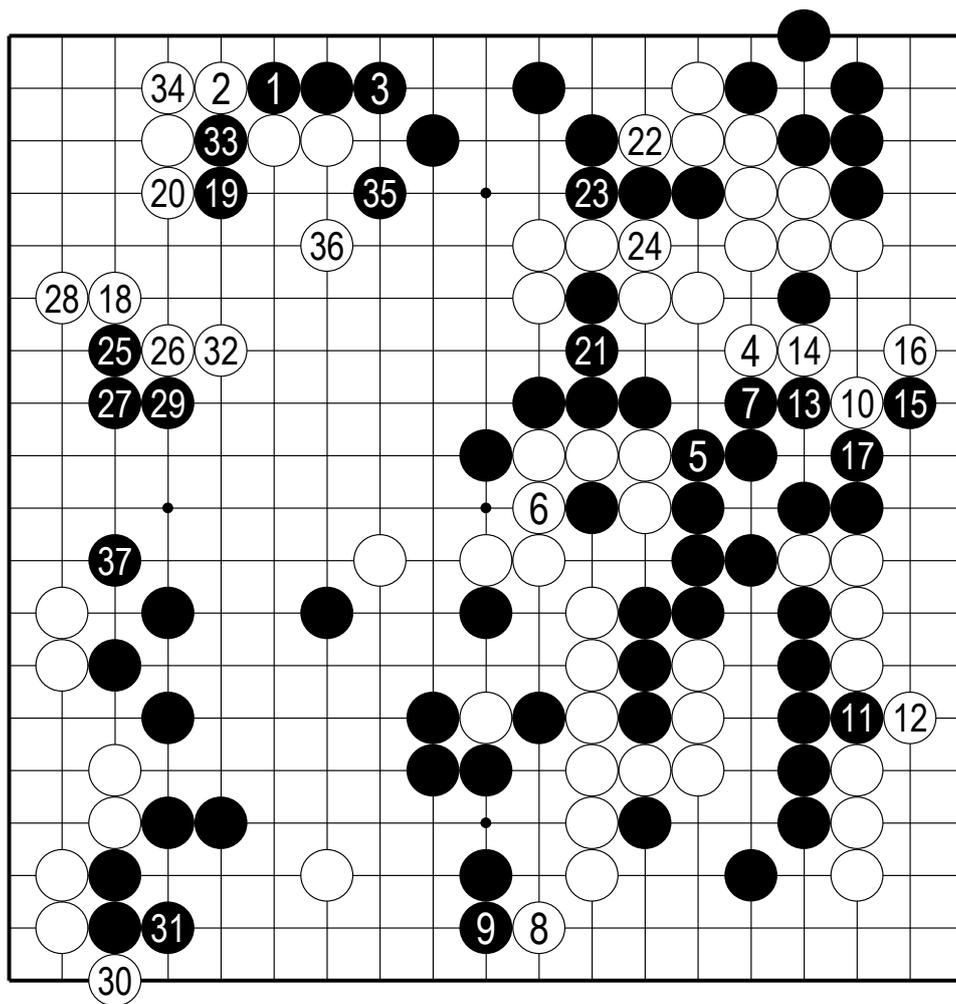
流星光下长蛇逸。黑煞费苦心经营的纠缠攻势，如今毁于一旦。

进攻的地位由于良机坐失而为之一变，如今反而被攻，令人感慨。从右下方一直压迫白棋而伸展到中央的黑大块，到了现在不得不以黑13、15后手做眼。

据说，道知的监护人井上因硕和本因坊家来随身伺候的人们都认为道知输棋已定，井上因硕再也坐不住，先行回家去了。现在看起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黑地下边三十目，右上角、上边十目强，加在一起不出四十五目。而白方呢？左上角白18圈地二十目，左下方十目，右下角虽有损耗也有十目，此外，上、下两块棋成眼的分散地域也有六、七目。仅这些就足以与黑匹敌了，加之左边还是白的势力范围，马马虎虎也有十来目棋。而这盘棋恰恰是关系到本因坊家兴衰的争棋，难怪连监护人井上因硕都坐不住了呢。

然而，到底不愧是一道知。从这时起，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猛拼搏精神。这位十四岁的少年，在危难时刻充分体现出了天下无敌的“盘上天才”的全部素质。下面回过头来看道知奋战的记录吧。

白18是盘中唯一的大场。仙角着子后可能认为“吾事成矣”了吧。道知毫不犹豫，19位觑，一面防止白地扩大，一面黑25腾挪占据37位。至此，左边的处女地已筑成黑的势力范围，局面极其细微。以后的形势会如何发展呢？靠我的能力也难以明断。



(1-37)

图 20 第二局 第七谱

第八谱 乘隙而动

道知的老师道策，是从日本近代围棋创立期的德时代之初，经过了三百年的幕府时代唯一被称为“棋圣”的稀世之才。道策之后的棋圣是幕府末年本因坊的继承人安田秀策。而道知，正如前面提过的，确实是一位不辱“盘上圣人”之名的鬼才，虽然这样说有点使他埋没在道策盛名之下的感觉。从这盘棋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他的才能不仅在技术方面，就是在心理的战斗中也有独到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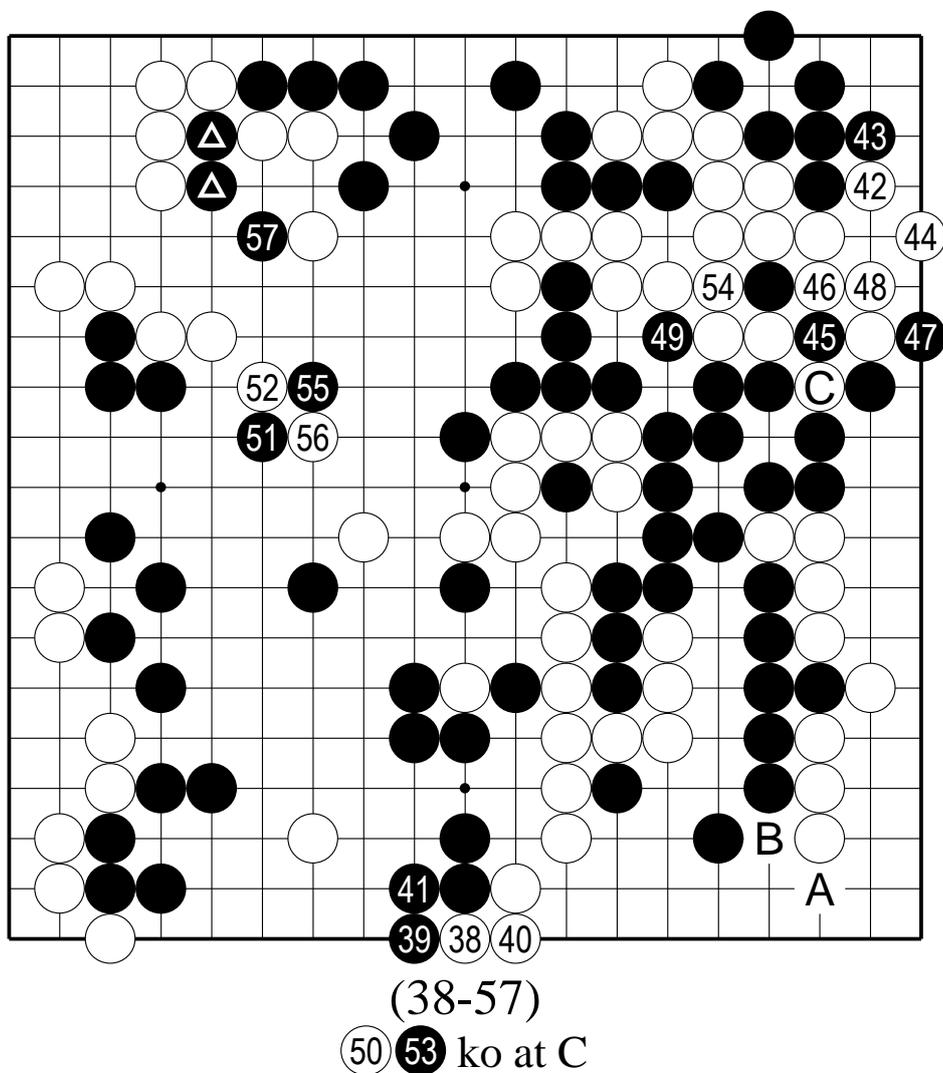


图 21 第二局 第八谱

仙角也不是庸才。他确信胜利在望，用 38、40 收官，随后强化唯的

一块弱棋，以求达到万全的体制。但是，黑 55 扳还是找到了一丝缝隙。白 56 断，下方大棋如后谱所示，黑有 A 位的托和 B 位挤的味道，白全力抵抗则有眼位不全的弱点。

看来白 52 以乎是整形，但我认为还呈在 55 位飞较好。白 56 实在是危险的一手。战神道知利用这一微细空隙，在早就瞄着的 57 位尖靠，引出▲二子。局面突然使人预料到会出现微细的结果。

即使这样，当我们转向右侧，俯瞰盘面时就会发现：右上角白 42、44 扳虎，白棋活了。着实漂亮。

自我陶碎的安井仙角也许正暗暗得意：“小小毛孩，何足挂齿！”而一时不慎走出了 56 的断。这种情绪的不稳定是极其危险的。黑 57 尖靠猛烈无比，恐怕仙角不禁要呻吟失声了。对付黑 55 的白 56 看起来好象很严厉，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反成了黑▲子和黑 57 三手棋的掩护了。

在逆境中不屈服，抓住对方的疏漏并给其迅雷般的迎头痛击。这就是棋感的效果。

第九谱 局面细微

使观战者紧张吃惊的，大概是在道知看到黑▲子的扳，生出白○子的错断这一瞬间疏漏，而试图救还左上角被围的黑二子的时候吧。

“糟了！也许仙角不禁呻吟失声。总之，要在这种场合腾挪，虽明知道 62 是牺牲的一手，也只好这样干了。恶手生恶手，步步皆错，白 70 的打吃恐怕应该在 71 处干净地提掉▲一子吧。

上边黑棋如果没有黑 69，白甲位后有 73 位的靠等手段，黑不是完全的活形。白 70、72、74 先手得利很大，是厚实王法。不过，71 位扳子之大非其可比。局面细极。黑 81 防备白 A 位的尖。

白 90 是最后的大场。在此白腾出手，局面以乎还是对白方多少有利。

黑 91、93 是辛辣刺骨的胜负手。白 96 屈服了。如果白在这里进行顽抗的话，如参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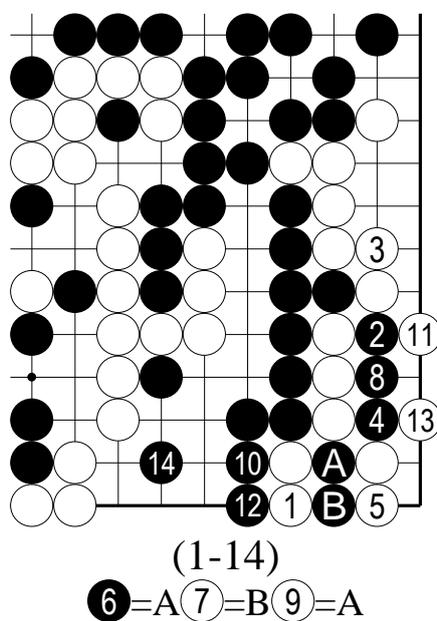


图 23 第九谱 参考图

以下黑 10、12 紧气，到 14，白下边无眼。这就是说，白棋被黑 97、99 一紧就很危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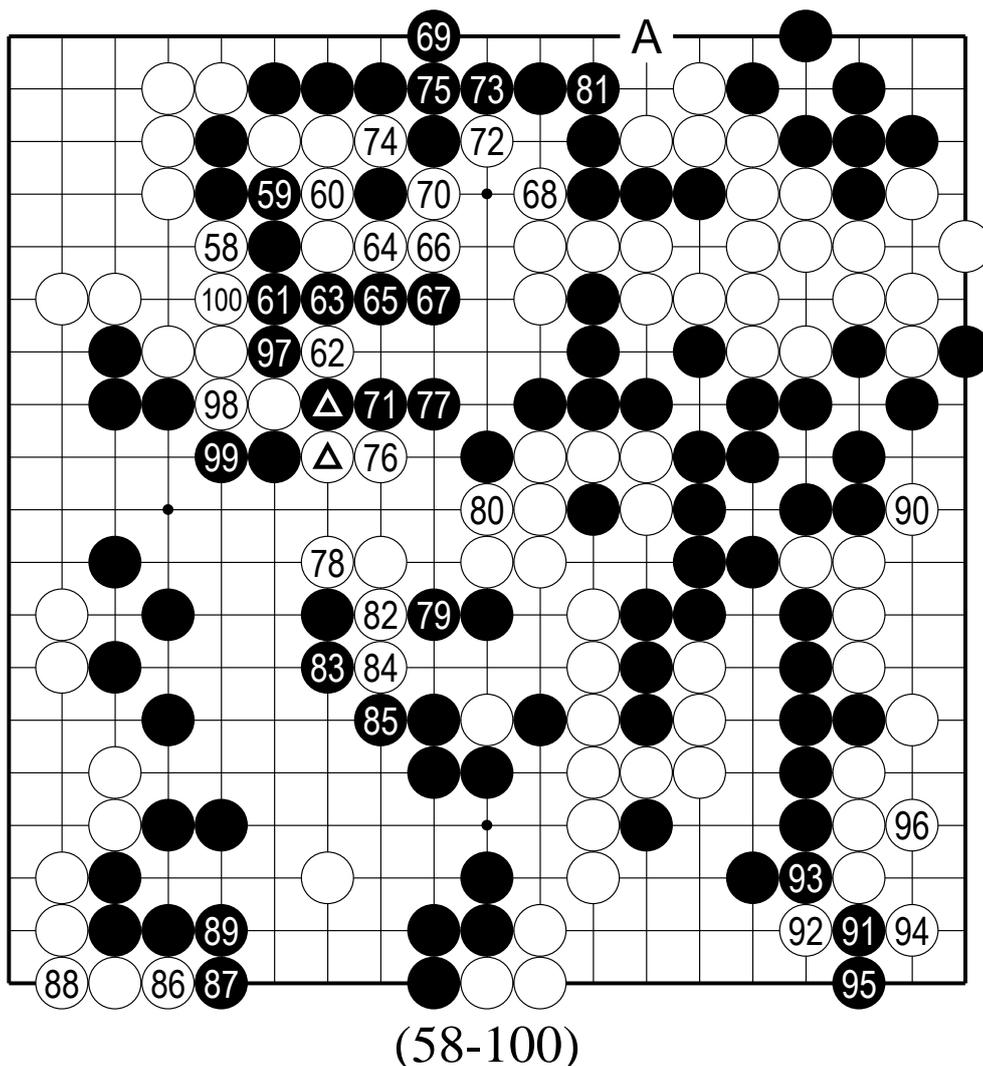


图 22 第二局 第九谱

我所尊敬的朋友藤泽秀行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围棋的真正力量在于进入收官以后。”道知的坚强棋力，在这局棋进入大官子以后发挥出它的真正价值。从前谱黑 57 自左上角刻不容缓地救出二子后，在经过 46 着棋的黑白交锋中，我们不正是感觉到了道知的棋明敏而又精巧，连仙角老头都被覆于这位弱冠少年的股掌之中了吗？

第十谱 走向本因坊道知时代

道知的监护人井上因硕，因看到道知的败势昭然，便再也坐不安稳而先行归宅了。他思前想后，彻夜烦闷，辗转不能入睡。翌日清晨终局后，传来了黑一目胜的消息，他竟不敢相信。直到道知回来后，才好不容易使他确信无疑。据说安井仙角也是在彻夜对局结束后估计不清楚，终局后又反复计算了三次。这是一局一目之差的激烈比赛。

这盘棋黑一目胜，是因为从左上角的黑 27、29 手，后在 33、35 位扳粘是先手，很大，白必须 36 补一手。黑 33 先手得利三目，着法细腻，令人瞠目。收官经过了整整一夜，而且，道知在被严重的痢疾所折磨、疲惫已极的情况下生出了灵感的。本谱中，黑 9 挡下是收官的手筋。顺便提一下，白 36 若不补，则黑 A 位尖，这个角双活。最后，右边黑 43 托是决定着，比 B 位粘便宜一目棋。至此，黑方胜棋已定。

后来，仙角和道知的争霸棋以道知先相先进行。道知分别执黑、白连胜两局后，仙角撤回了比赛的要求。这样，围棋史由监护人、名人棋所的因硕时代，进入了实力第一的本因坊道知时代。这局争棋发生在按惯例十一月末举行的“御城棋”上，时值宝永二年（1705 年）。宝永是元禄以后的年号，此局距攻入赤穗浪士的吉良家之后仅两年的时间，还残留着川幕府开国百年来的血腥气味。现在来看仙角、道知的争棋也还使人感到杀气十足。然而，时代变迁剧烈。元禄十六年（1703 年），江户发生了大地震和大火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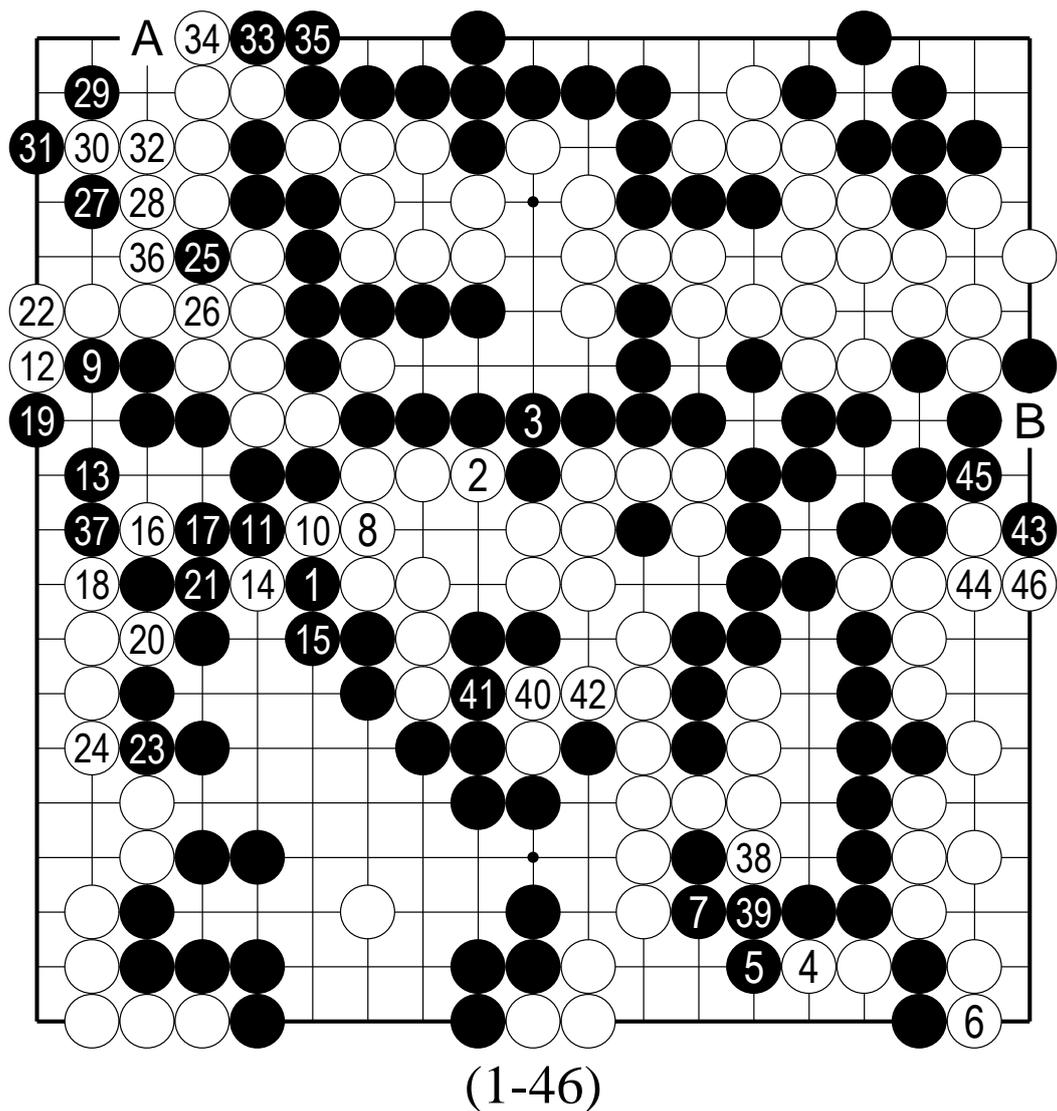


图 24 第二局 第十谱

宝永四年(1707 年)，富士山喷火，宝永山火山爆发。这一切犹如德川幕府的丧钟，幕府终于衰败了。

围棋界也以道知为发展的顶点。此后，直到明和(1764--1773 年)年间的本因坊察元为止，是较为平凡的时代。

第三局 少年对局

-----宝永七年（171 年）

相原可硕（十三岁）

先 屋良里之子（十五岁、琉球人）

第一谱 琉球棋士第二次来朝

《坐隐谈丛》这本书，是大阪的安藤如意在明治年间立志涉猎古代书籍，集日本围棋史之大成出版发行的。书中记载了本因坊道知时代，琉球棋士通过九州的岛津家第二次来朝的事情。这次距道策与滨比嘉的对局已相隔二十八年，此次来的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名字叫屋良里之子。他随同琉球政府的朝贡使节来到日本。

屋良是位年轻人，在本国无敌手，根据过去的例子向本因坊家提出了对局的要求。幕府同意了。道知让对方三子，中盘胜。接着，棋所因硕决定，第二局由十三岁的小孩相原可硕代理道知进行比赛。

当时的布局与现代的棋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白 8 也叫互尖，德川末期，文化、文政时的比赛每每出现这种棋型。这一着的意思是，讨厌黑在 8 位飞压使自己处于低位，还进一步含有根据形势反过来对右侧的黑棋在 A 位进行高压的意味。

局面立刻就这样展开了，然而这是白的漂亮一手，比起现代的惨淡经营地域的定式要富有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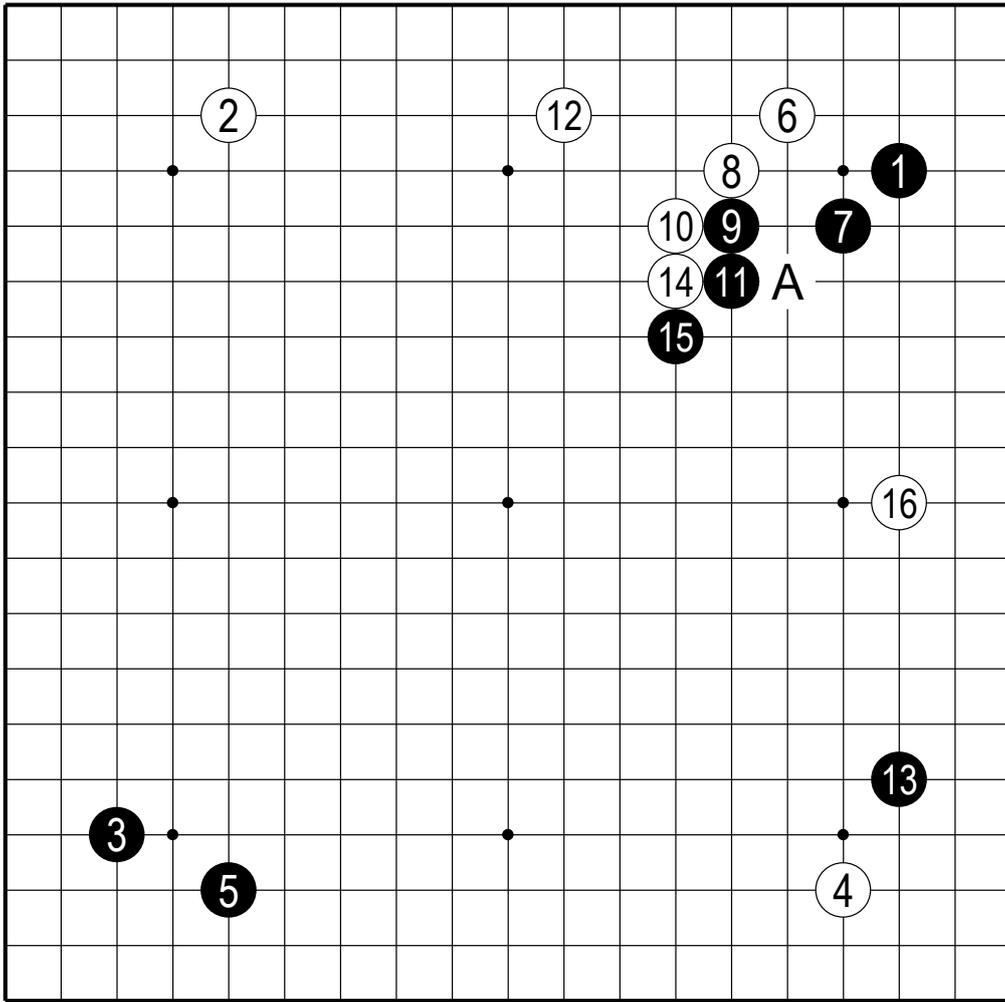


图 25 第三局 第一谱

第二谱 先着而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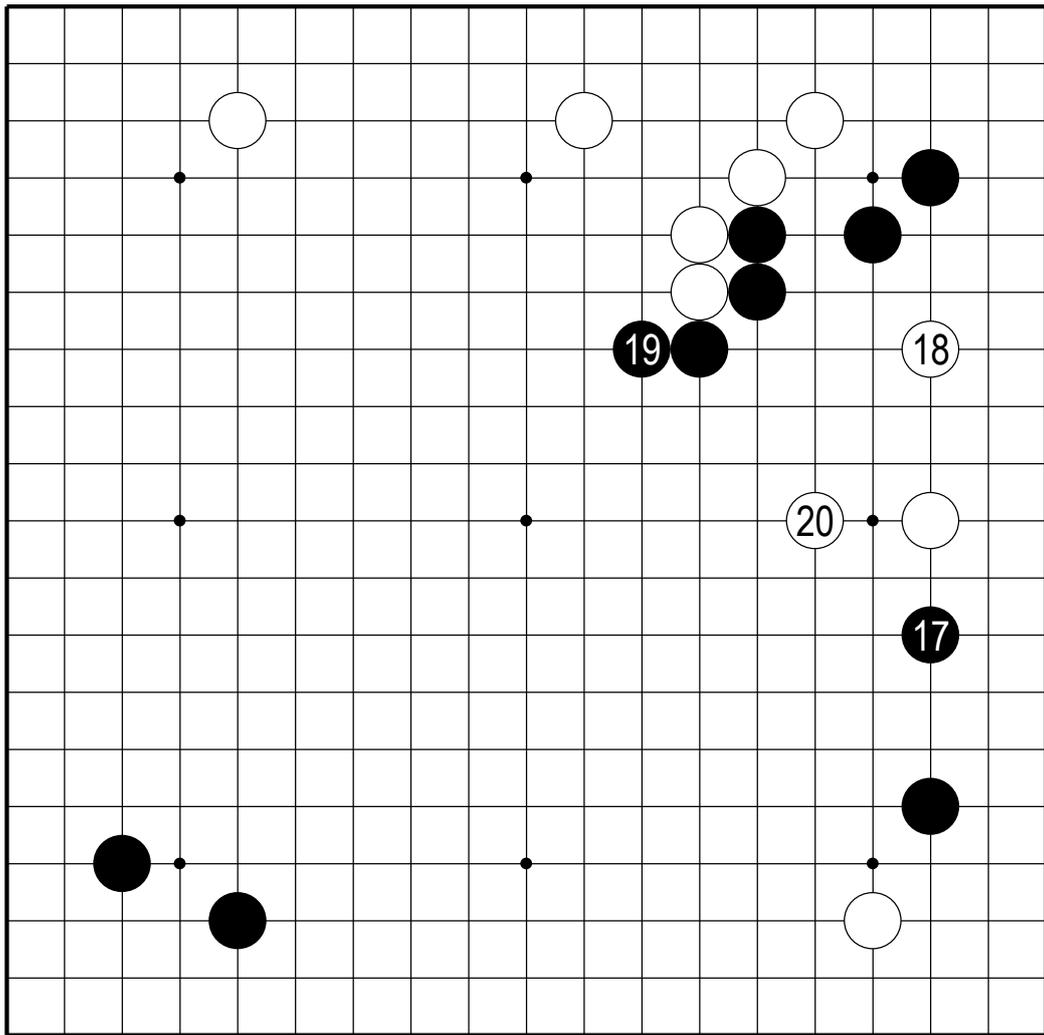
黑 19 长出，一手控制中原，着法漂亮。据《坐隐谈丛》记载，屋良奉琉球中山王之命，来到岛津家研究道策流的布局，与萨摩公招聘的棋士斋藤道历、西俣因悦对局，拥有让二子而轻易不败的实力。来到江户后，本因坊道知竟让他三子而且胜局，这使屋良大为震惊。

不过，围棋不象“一加二等于三”那样简单地计算让子数目的。就算多摆上一些棋，由于对棋子或区域的价值观念不同，不能说下一盘就得胜一盘。所以；屋良只输了道知一局棋就对自己的本事感到忧郁是错误的。

即使是现在日本棋院举行的大比赛中也有这样的例子，高段位者虽先着连胜，但被让二子时却输棋。围棋的胜负比率决不象用尺子量东西那样准确。

只是，屋良里之子三子棋输给道知名人，接着又先着败给了十三岁的可硕，这确实是沉重的打击。下面，我们一边研究这局棋，一边分析一下当时琉球围棋的水平。

《坐隐谈丛》还记载，不满二十岁的本因坊道知意气风发，准备再次迎战屋良里之子。但是监护人井上因硕认为：“正好相原可硕也在场，道知已胜第一局，不如让可硕来会会这位少年。”据说这是出于这样的打算：可硕即使败了，也由于他最小而不蒙耻辱；若胜了则会大振国威。承老师道策之托，接受遗孤道知的正是井上因硕，而恰恰是这个因硕，使道知的“名人棋所”推迟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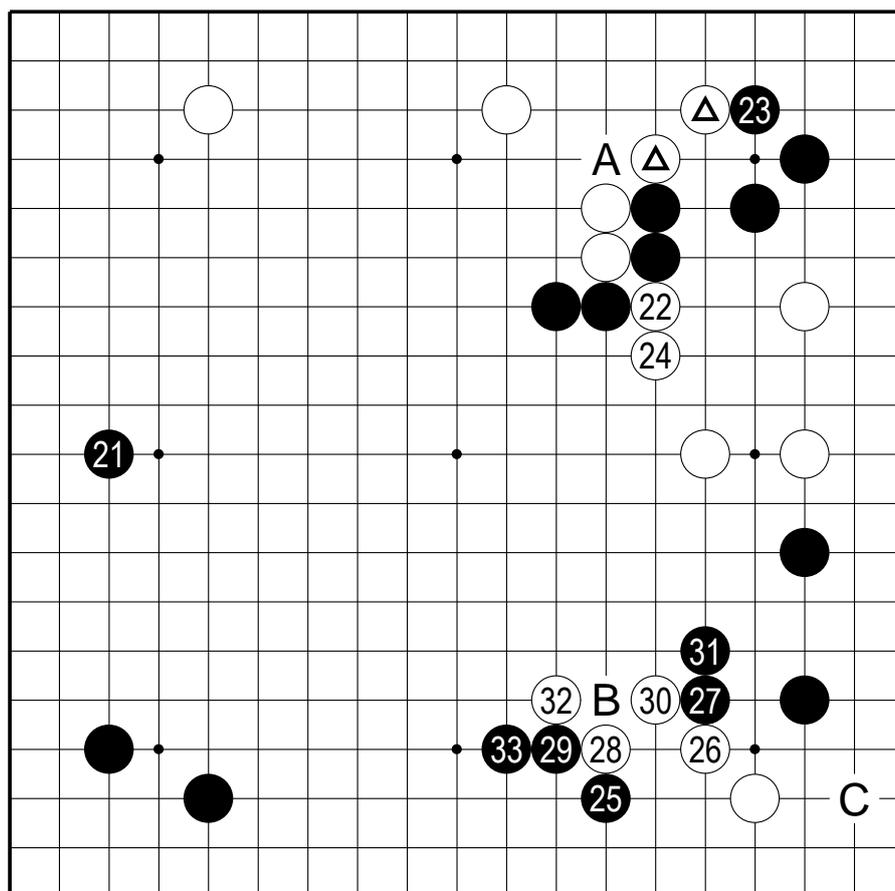


(17-20)

图 26 第三局 第二谱

第三谱 黑棋方向错误

白 22 的切断大概在右边一间跳的时候就瞄着的一手。必须估计到：既然白 22 断了，黑方如于 A 位断，白便会把完成了使命的△二子舍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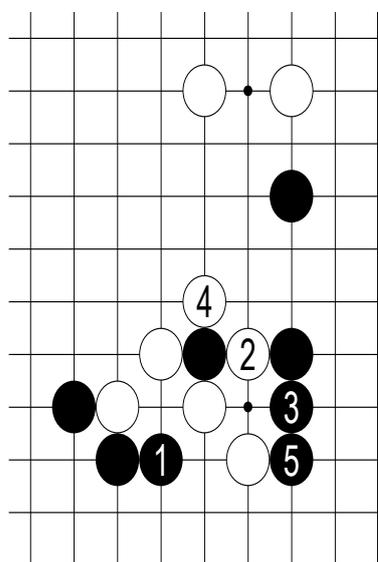
(21-33)

图 27 第三局 第三谱

黑 25 姑且不论，黑 27 无论如何也是行棋方向错了。不说别的，右边黑▲二子是坚固的二间拆的棋，黑 27 从这个方向出发等于架床叠屋，形成凝形，不合棋理。

就黑 27 来说，或 B 位跳，或是 C 位飞。黑 31 重，因为这里对下方的白不具有切断的意义，

参考图：黑 1 于急所长，对白 2 的挖吃轻灵地应以 3、5 两着。这个形是黑 1、3 都成为一下子冲击白眼形的急所，颇为痛快。



(1-5)

图 28 第三谱 参考图

琉球人屋良君不仅这局棋是这样，似乎这种轻巧的处理方法还未成为他自己的感觉。

黑被白 34 占领了急所，成了分散形，左、右黑棋之间出现了缺乏联系的缺陷。

所谓道策时代完成的日本围棋的近代手法，正是以刚才所说的例子的效用，即可能性的世界做为目标的，因此，年仅十二岁的相原可硕和坪田翫硕能够领得幕府的一百五十袋禄米，可以说他们已经深得这种棋理了。

第四谱 一着大棋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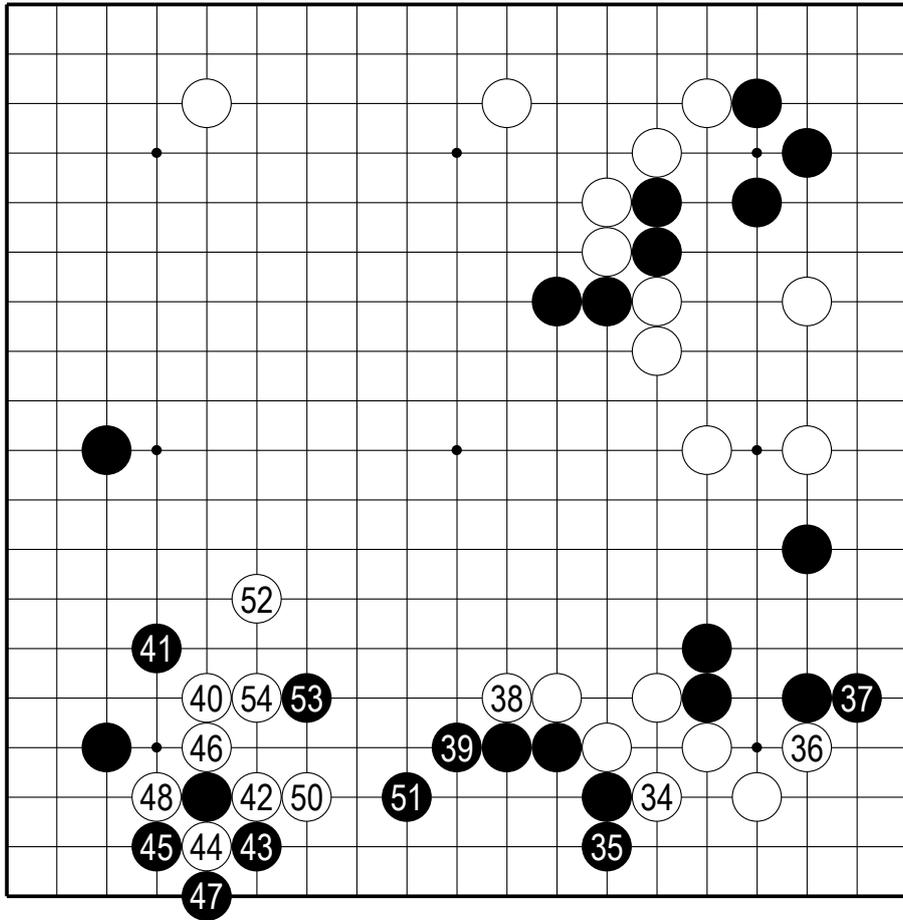
屋良里之子并不是作为少年棋手而来的，而是他在国内所向敌，做为琉球国的代表要求同本因坊比赛的。但事与愿违，他同本因坊道知先摆三子败了，接着又和十三岁的相原可硕对弈。然而，可硕和坪田翫硕都被称为神童，名声很大，与这带的黄口孺子完全是两回事。这盘棋屋良里之子以输二目告终。不过，就现在所看到的棋谱来说，这是屋良被让先也不会胜的棋。这是因为，不管屋良里之子有怎样的拔山本领，在已经了解棋理为何物的可硕目前，他不得不略逊一筹。

本谱局面，白 40 镇，侵削左下角的小飞缔。这是现在也常用的手段，应接顺序无懈可击，着法漂亮。

黑 51 明显表现出屋良的境界之低。这种棋是收宫时的手段，并非中盘战的着眼点。显然，与其等白 52 以后存下 53 位，不如黑 51 立即就占 53 位急所。这一手的区别很大。棋的本手应该指向将要发生战斗的中腹地域。象黑 51 那样低头向下经营，在此刻是不可取的，这是棋的基本常识。

要说这二人的对局，一方是盲目舞动大棒的屋良；一方是进退有致、避其锋芒而又轻灵地抓住每一个急所的相原可硕，两相对照，相映成趣。

他们两个人根本的世界观有天壤之别。少年屋良纵然席卷琉球，又有与中国棋手交锋的经历，但是在这里却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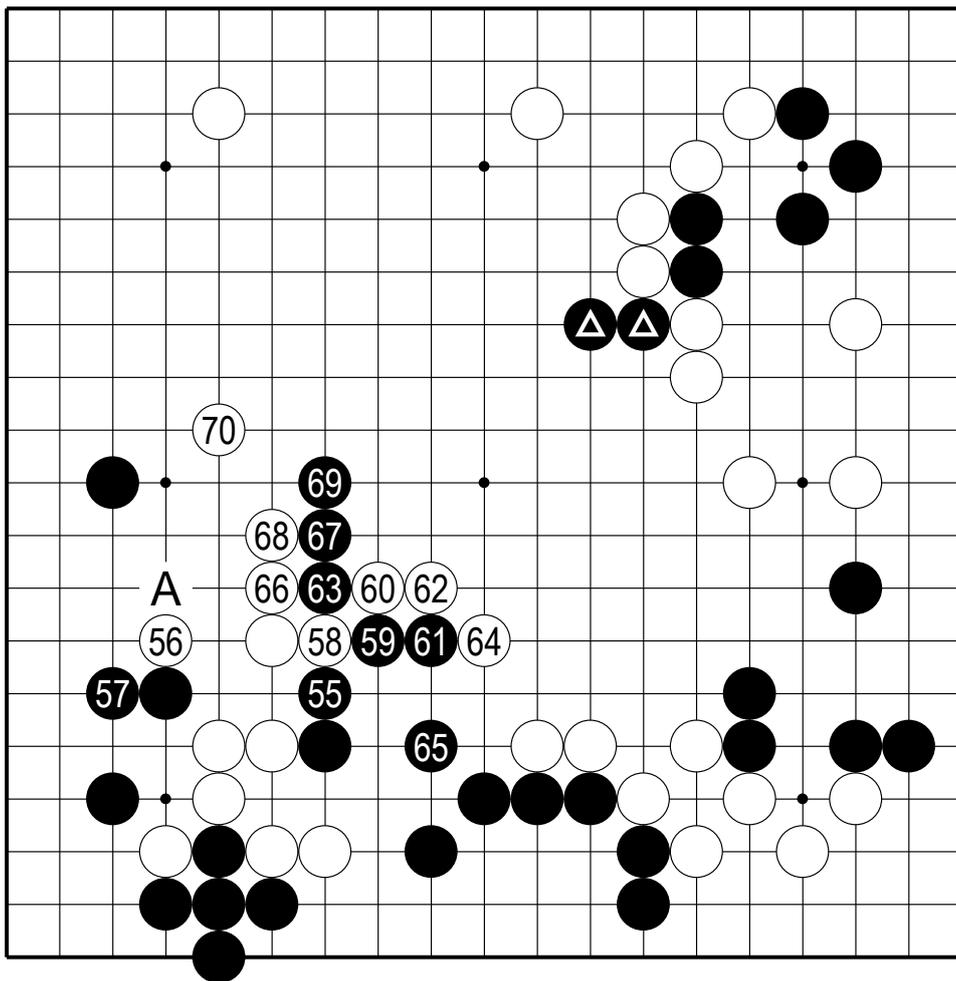
(34-54)

49=44

图 29 第三局 第四谱

第五谱 武士风度

黑 55 过分。黑 55 打算攻击左下方的无眼白棋，但是，下一手白 56 靠机敏，因此，黑这样长无理。黑 55 应该在 56 位并，或者于 A 位一间跳围。而且，对下方白棋的进攻只有等待时机。前谱中已说过，屋良里之子不懂棋理。黑 55 的着法就清楚地说明他连最简单的形都感悟不到。



(55-70)

图 30 第三局 第五谱

比起屋良里之子来，相原可硕那种潇洒的年轻武士风度更引人注目。屋良鼓足勇气 63 位切断白棋，但是，可硕的适法得体的阵容纹丝不

乱。

看，在将要展开战斗的北半部，除了孤零零的黑▲二子外，黑没有一兵一卒！这种情况将招致怎样的后果呢？可能连相原可硕都没考虑到，当然并不是说我就知道。仅本局中战斗的可能性来讲，棋子不向上方发展是黑的致命缺陷，虽说围棋是地域之争，但只围角与边等固定的地域是不能取胜的。希望读者也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燃眉的问题不在于右上、左下方黑的固定地域的大小，而在于北部那一望千里的处女地的争战。但是，直到现在那里还不见黑军的影子。而相原可硕却清楚地抓住了其中的信息。

白70先声夺人，直指北边的方向，这着很大，它含有向黑63、67、69一根棍子似的三子攻击的意义。由于这子的挺进，黑棋面临着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从以后的局面推移来看，显然，以力战为看家本领的屋良里之子对此并没有惊惶不安。我们不得不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这种大局观念一无所知。

第六谱 白 100 抢占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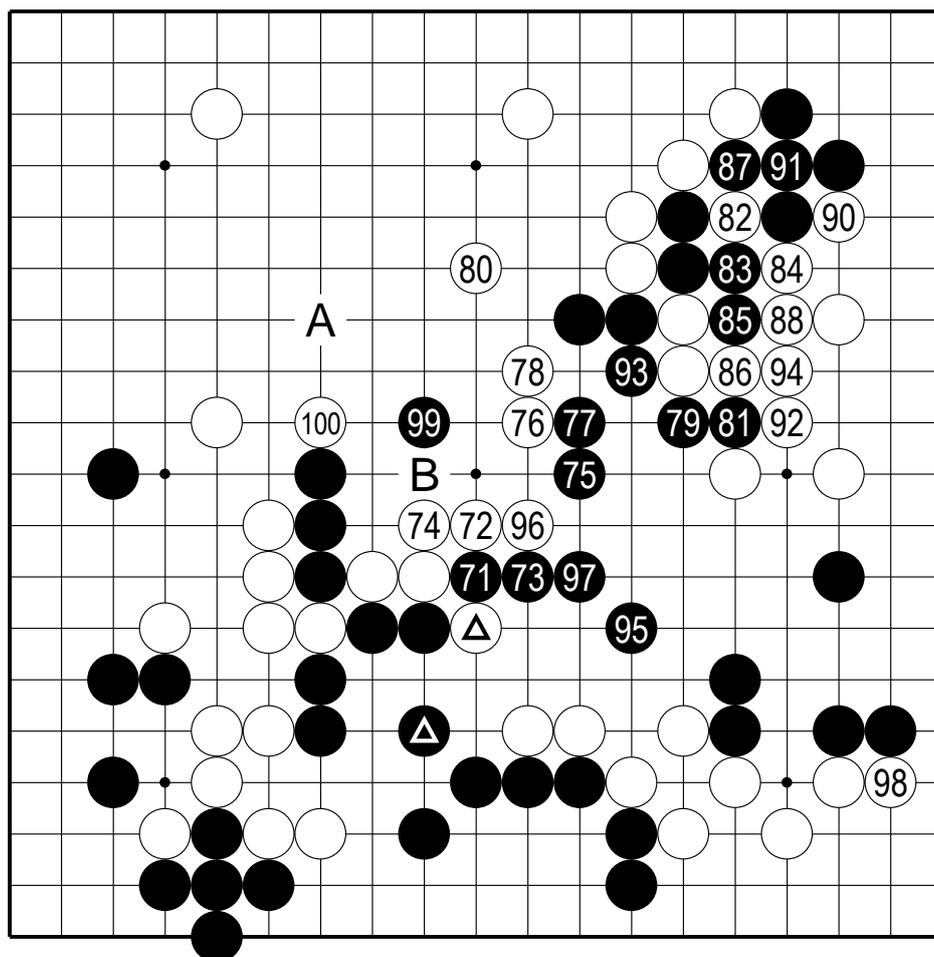
黑 71 断，不妥。如果稍微冷静地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白○只是与黑▲交换的棋子，黑若来攻，白就会轻舍而去。屋良这时还不明白舍弃这颗废子的道理。

当然，并不是说我就十分清楚走哪手棋好，但我的感觉是在上方 A 位跳出去，然后，与其在 71 处断，不如走 B 位让白粘接。这种场合要凭直觉行棋，如果过分教条，就不会有长进。

如谱，黑 71、73、75 向黑地一目都不会增加的方向运行，诚然，得地不得地是次要问题，可白棋却在上方象妖怪一样，眼看着膨胀起来了。

我的话对于千里迢迢到江户，为自己国家的荣誉做殊死战斗的少年屋良来说，似乎有些刻薄。但趋意奉迎，说好听的话并不会改变真理和真实。

请屋良君原谅我，在三百年后的今天，叫安永一的这个性情古怪的家伙并不想给你散布流言蜚语。可是，要想忠实于群众路线和真理，这段棋使我没有给你辩护的余地。



(71-100)

⊙89—⊙82

图 31 第三局 第六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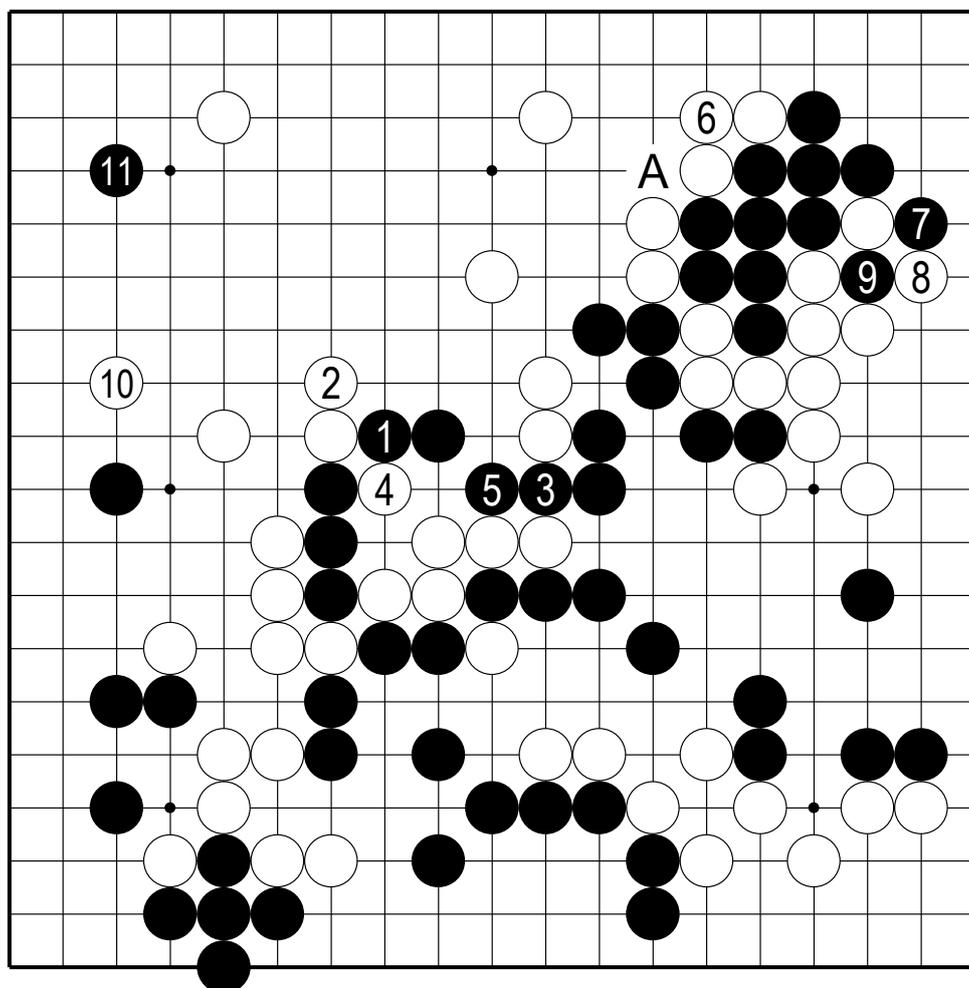
对于黑 81 的冲，相原可硕已经做好应的准备。白 82 以下至 90 漂亮的滚打，简单地渡过危机。对黑 99 的觑，占 100 轻灵地占据了急所。

与屋良相比，这位虚岁才十三岁的少年确实令人震惊。

围棋这种艺术似乎不受年龄的限制。从道理上来讲，这里面有各种理论。而我认为它具有这样的意义：以少年的纯真、直觉做出的抉择往往胜于繁杂的分析。

第七谱 白棋左边的大模样

黑 1 或在此以前，黑都应在 A 位或 6 位断。这样，上边白棋的大模样必须另谋良策才能稳住阵角。



(1-11)

图 32 第三局 第七谱

只要在右上方切断，黑 7 的扳对右边的白棋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财，上边白棋的薄味也将暴露无疑。

如果白的大模样已确定无疑的话，我就不会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来。问题恰恰是，谁也无法预见辽阔的左上角将发生什么事。唯一可以说的就是，黑后手 3、5 冲出中央，趁这个机会白 6 粘住，万事皆休。A

位或6位的切断是如此严厉。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此之前，白和黑都对这样的大处弃之不顾，却在小打小闹中大费神经！

于是，得势的可硕又转向左边，白10一手构成了大模样。黑11无论如何只此一手打入。分析起来，不可否认，这局的战斗总是黑方落后手。恐怕还是棋艺的问题吧。

对黑11白将从什么地方发起进攻呢？是从角上夺黑11的根据地攻起呢？还是从上方飞，将黑压迫在左上角呢？二者必居其一。无论哪种结果，都是黑棋不利。

不错，围棋确实是棋子生存的战斗，但它并不意味着胡乱吃掉一些没用的散兵游勇。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局—道策与浜比嘉的对局里就明白了。提子就要提那些今后有可能引起战斗的子，即棋筋，而不是抓住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废子纠缠不休。

第八谱 黑棋显示实力的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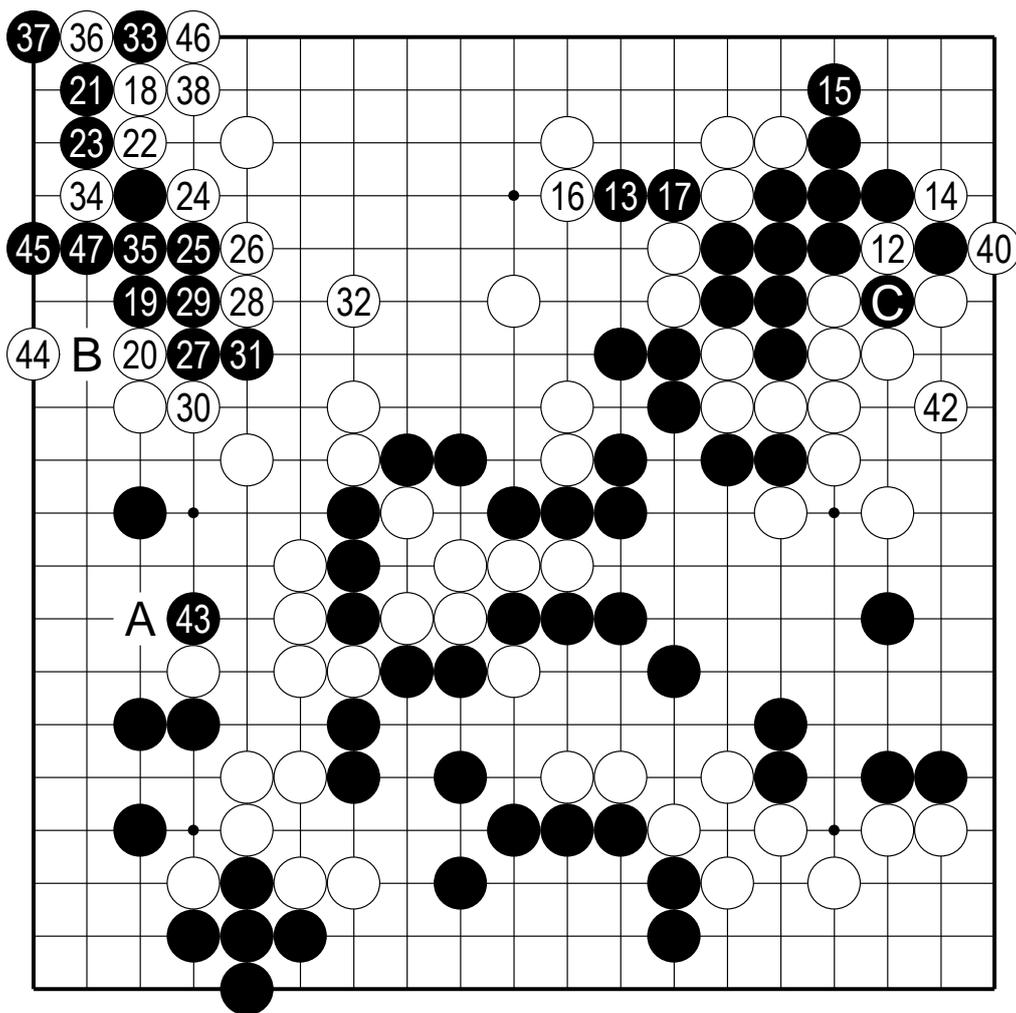
对黑 18 的寻劫，白 14 断，使右边安定下来，接着白 18 飞角是可硕处理得很适当的棋。然而，这边的棋也显示了屋良的棋力，看来很危险的黑棋很轻灵地活了，很了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黑活棋的急所是 21 位的靠，随手向中部跳出则没有成眼的希望。还是角上保险，因为对方不可能从棋盘外边攻来，其路只有前面一条。正所谓“獾钻角落安全；棋行角地可靠”。

黑 30 一转奔向右上方，提掉刚才无暇顾及的劫。这里白也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右边白棋有被歼的危险。黑 43 是显示屋良棋力的好着，单在 A 位渡没有紧迫感。

黑棋在这一带似乎是巧于经营，但可硕也不是等闲之辈。乍一看，左上角的黑棋已成活形，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活净。白 44 好手筋，是死活棋中常见的形。如这一手在 B 位曲，则黑 47 打吃就完全活了。由于白 44，黑不能在 47 位应，因为被白占到 45 位就成了假眼。黑 45 后，白 46 打吃成劫。

白 46 的打吃使这个角变成劫活，我认为可硕的 44 位一间跳很值得初学者们学习。



(1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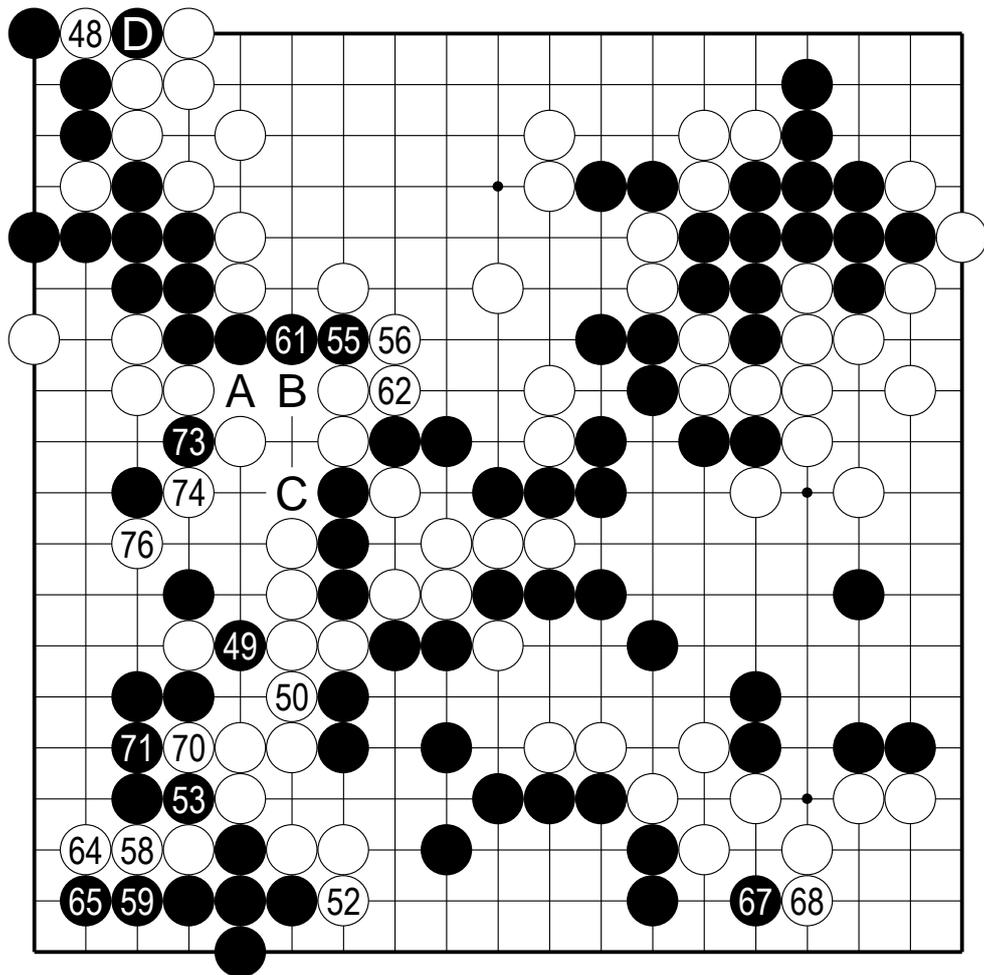
●39=C ●41=○12

图 33 第三局 第八谱

总之，在这个地方走出劫棋，纵然屋良技艺超群也无能为力了。作为黑方，这是要命的大劫；而对白方却是不折不扣的无忧劫，似乎没有必要献出一块别的棋做为代价。

就在屋良显出困惑表情的时候，这局棋大致接近尾声了。

第九谱 顽强的禀性



(48-77)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ko at D 77=48

图 34 第三局 第九谱

对白 52 的劫材黑 53 不能省略。参考图：白走 2、4 后，黑不行。

黑 55 的挖尖锐，好着。对黑 55，白不从 61 位处遮断，这是因为黑有瞄着 A、B 两处于 C 位冲的意味。假定这局棋黑方胜了，那么在这艰苦的劫争最激烈的时候，一枪直捣敌人肺腑的黑 55 应该说是立一大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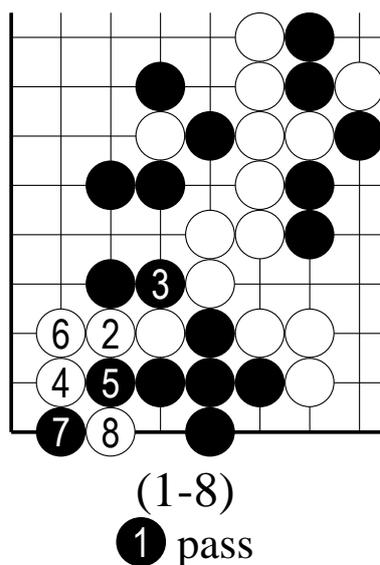


图 35 第九谱 参考图

且不谈胜败，由于黑 55 的漂亮手筋，使人感到一线光明。对白方来说。时机尚早，反正是个无忧劫，无关痛痒；对黑方却是性命攸关的生死劫。一生出这样的劫，差不多的棋都不行了。但是，屋良依靠实力顽强地渡过了这道难关，黑 77 粘劫活棋。了不起！

一般来说，遇到这种困境是不可能把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内的。而屋良漂亮地摆脱了困难的处境，值得称赞。先不说屋良的棋力，就是他内心深处的禀性也是够刚强的。围棋与解数学题不同，它是棋手与棋手之间胜负的较量。读者也会凭直接的体验知道，人若没有这点精神，仅靠走好着是不会赢棋的。

这个劫结束后计算一下地域，白、黑都是 60 目强，白似乎多二、三目。

第十谱 沉着冷静的白棋

看到白棋巧妙地处置棋，我错误地认为白棋是大优势了。这盘棋仍然是屋良的棋力发挥作用了吧，左上角的劫结束后，盘上的局势一直不明朗。

问题是黑 11 的粘。这一手如果下在右上角的 12 位，形势将极细微，这里是目前盘上最后的大棋。不过，黑 11 的粘是着眼于上方的白地，准备好以后黑 23 强烈的扳。白 24 若在 25 位断，则黑在 24 位反扳，白失去左边的屏障。

白 24 不愧是沉着冷静的一手。以后的白 28 是与 24 相连贯的手筋。28 若在 A 位粘则黑在 B 位粘。如参考图，黑 2 后，以 4、6 两手做劫与白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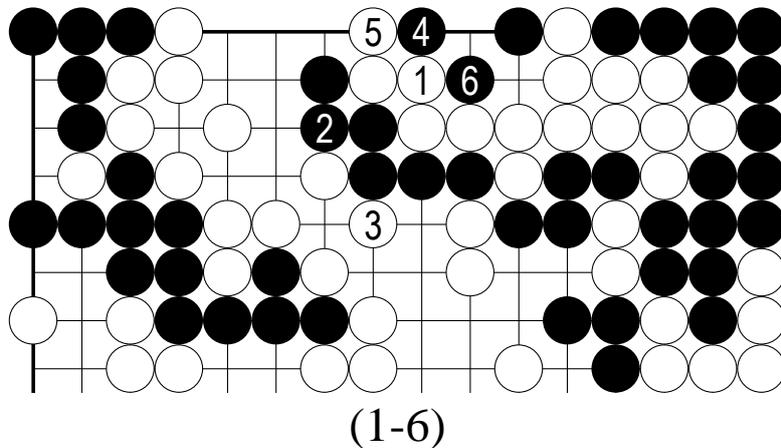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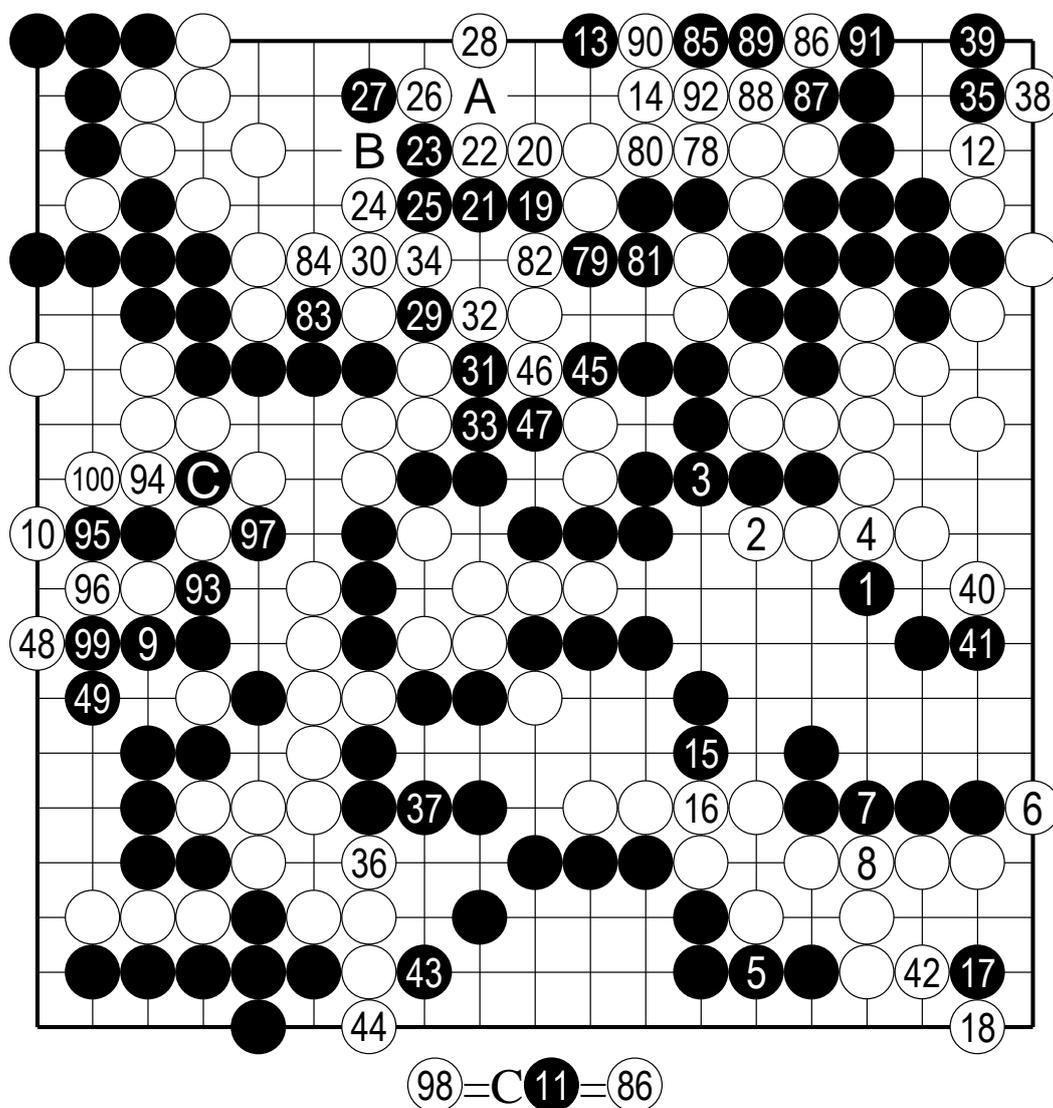


图 37 第十谱 参考图

可硕看出了这一手，此处如果没有手段，就不会有本谱的黑 11 粘，因为它仅有二子的价值。黑 11 没有发生放力，也许应看作此局胜负已定。上边还是应该认为黑方失算。右下角若不走白 42 则角上双活，白 42 是关键的一着。

虽然屋良不谙棋理；但他执黑能对日本的神童相原可硕穷追猛打到如此地步，也确实需要惊人的棋力。（共二百四十九手，白二目胜）



(78-149)

图 36 第三局 第十谱

第四局 一百零一手预言终局

——文政三年（1820年）四~五月

安井仙知（八段，后改名知得）

先 葛野丈和（七段，后为名人，本因坊）

第一谱 传说中的一局棋

这次对局的时间是文政三年（1820年）。从元禄（1688~1704年）到宝永（1704~1710年）、享保（1716年）年间，是本因坊家的最盛期。自“坊门棋圣”四世道策开始，经过了“盘上罕见的天才”的道知时代，以后，本因坊家一度显得每况愈下。虽然后来明和（1764~1771）年间曾出现过本因坊察元睥睨天下的局面，但一般说来是在走下坡路。在此之后，本因坊家能人辈出，名人丈和、秀和、秀策陆续登场，把其它三家甩在后边，巩固了他们出人头地的坚强地位。这盘棋正是在这个时代的初期进行的。

对手安井仙知，后成为安井家的养子，改称知得，是位英才。他与本因坊元丈（丈和的老师）对弈，曾有过“知得、元丈争霸五十盘棋”的纪录，表明他们的技艺不分上下。虽然他具有名人的实力，但是没有掌握到名人棋所的霸权。

从来古人的技艺都是传到后来就被神秘化了的。这盘棋也不例外。传说这一局下到“一百零一手”就得出了黑方丈和胜二目的结论，仙知看到黑方的第一百零一手后“大为惊恐”，他考虑“这盘棋终不可胜，但至少也要下成一目之差”，可是竟然没能遂愿。据说丈和黑一百零一这一手棋费时三小时，而仙知的应手，即第一百零二手棋也同样用

了三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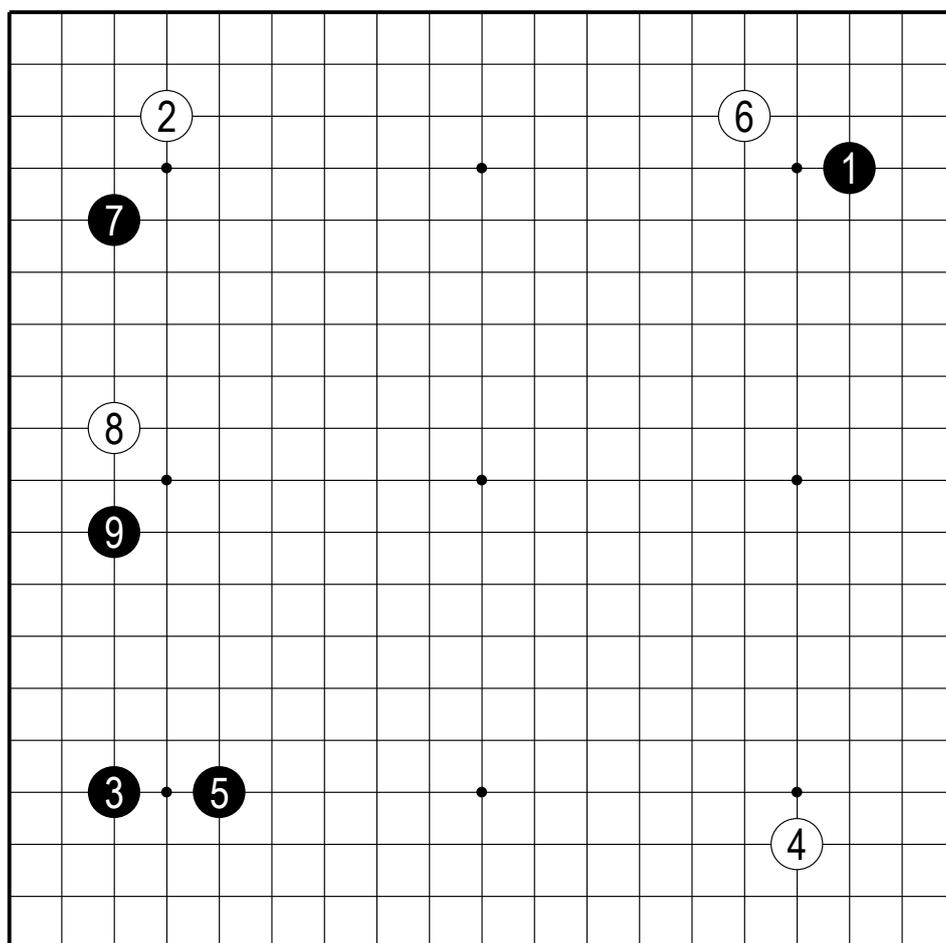


图 38 第四局 第一谱

第二谱 左上角的激烈冲突

左上角白 10 以下的应接是那一时期的定式，是文政时代其它棋手也常用的棋型。现在若找其类似型的话，可以认为它很近似“二间高夹”飞角的定式。

白 16 以下是“棋之性命”，是有名的梶原武雄九段所谓的“搜根”战术，主要是夺取左上角黑的眼位，从屁股上把黑棋托起的意思。可是，就其低位行棋这一点来说，是我们现在不敢苟同的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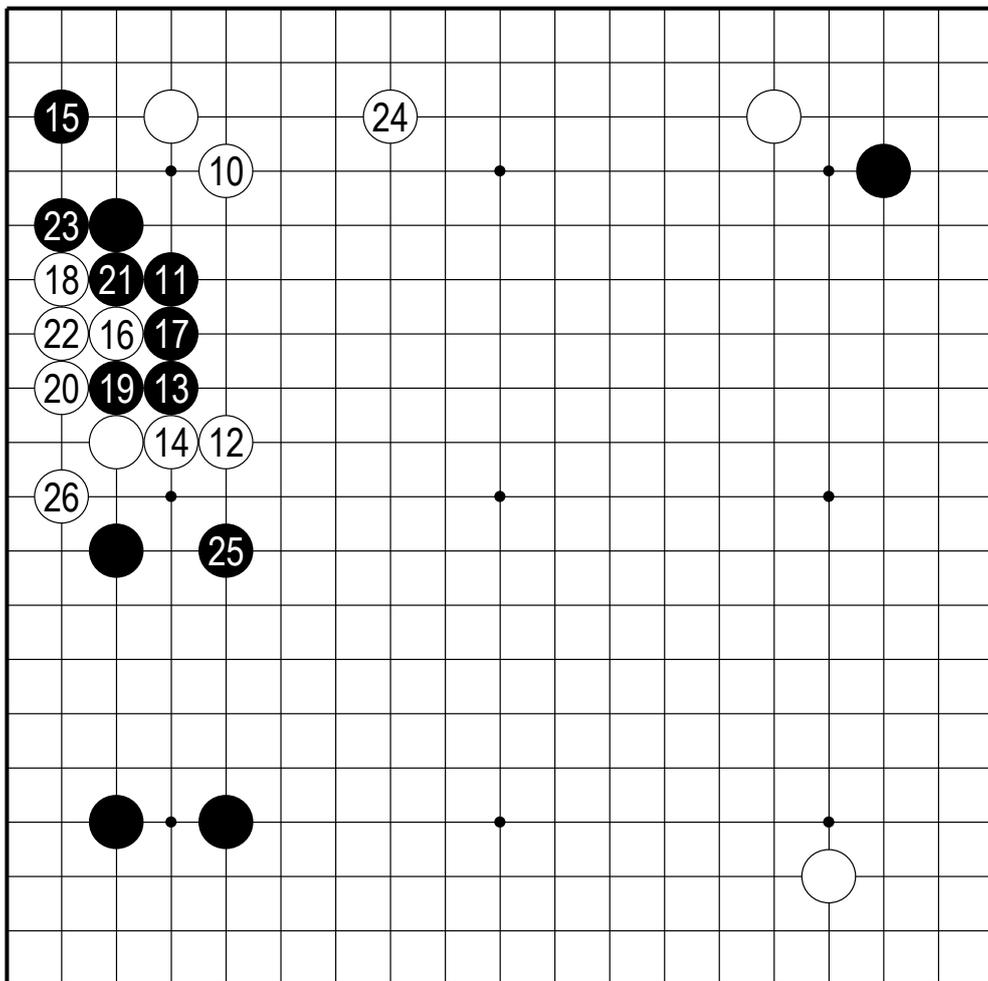


图 39 第四局 第二谱

不过，对白棋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若白 16、18 转投它处，那么黑会在 19 位挡下与飞入角部的黑 15 相呼应，就确定了严整的姿态。这也是很讨厌的。

丈和是被称为“丈和之前无古人”的强手，更具有名人的实力；而另一方是与元丈同时达到八段水平的安井仙知。两位斗士很快就在左上角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刚才称左上角的型为定式，是指到上边白 24 为止。从此时的盘面来看，黑可以选择的变化似乎有两种：一种是如谱中丈和走的单在 25 位跳；另一种是，黑先在 26 位觑，然后再于 25 位跳。

黑的 25 手在 26 位先手看来可下，但也未必就好。如果没有其它理由，象化政时代的英雄—名人丈和这样的棋手是不会疏忽大意的。具体细节见次谱。

安井仙知又名中野知得，是当时的耆宿，相当“丈和的老前辈。他晚年棋力不衰，在化政到天保年间的“化政暗斗”最激烈的时刻，名人丈和与井上因硕（幻庵）的暗中争夺中，他被两位年轻人利用着。

当时正处在家齐六十年的统治下，武士阶层及一般文化都在向颓废的方向转化，这种情况下，安井仙知这位清廉棋士有如漫漫长夜的一线光明，值得大书一笔。

第三谱 定式的变化

黑 25 这一手走不走 26 位的觑，是上一谱留下的问题。如果走 26 这觑，那么请看参考图：白 4 在角上飞靠，夺黑眼位的手段成立。如没有 1 位的觑，则白 10 后黑 11 断，下一手在 A 位扑，可以从后边捉住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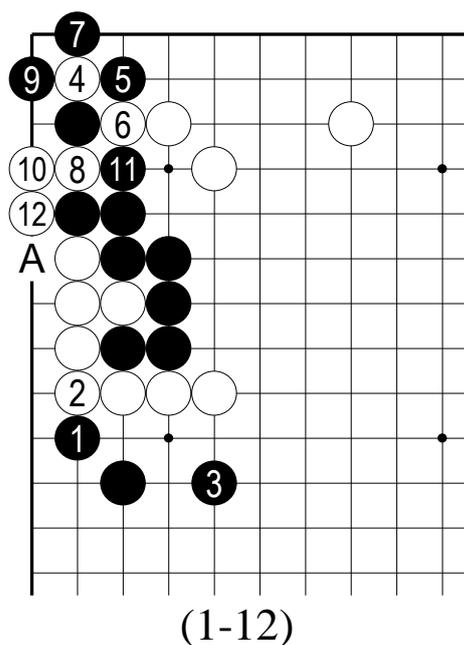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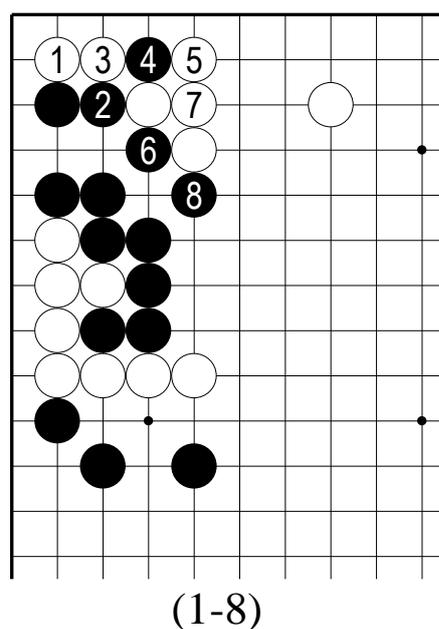


图 41 第三谱 参考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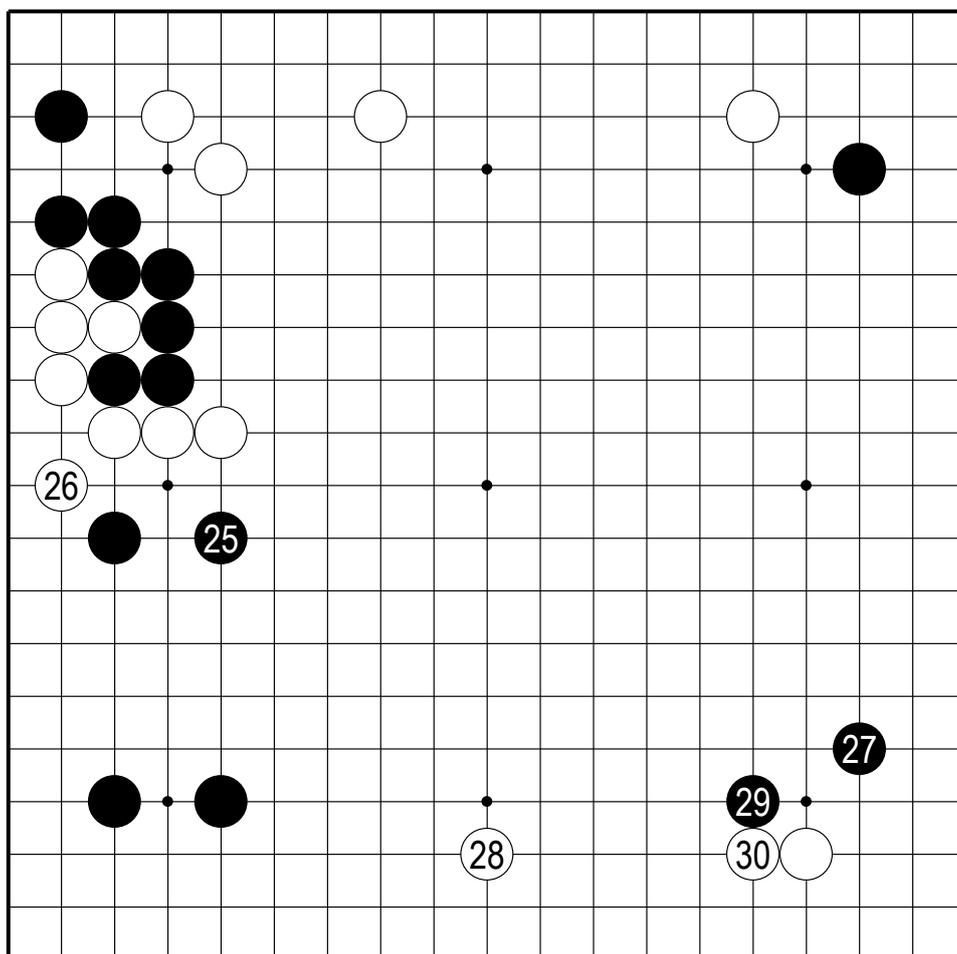


图第三谱 参考图二

那么，既然觑了，对付参考图一中的白 4，参考图二黑 1 露骨地顶，接着有 3、5 的手筋，总能造出眼来。在这个顺序中，白对黑 3 的断决不会以白 4 之手在 6 位团。白如果这走，黑就单从头上于 7 位尖。这时白愿意在 5 位走成苦形吗？实战中您怕不会吧。

以上就是本领高强的丈和不在黑 1 位觑的理由。

然而，谱中 26 位，即参考图一中的黑 1 的觑，是攻防的要点，是换上我的话，就要走这步觑。对局中忽略这样的场所，简直就没法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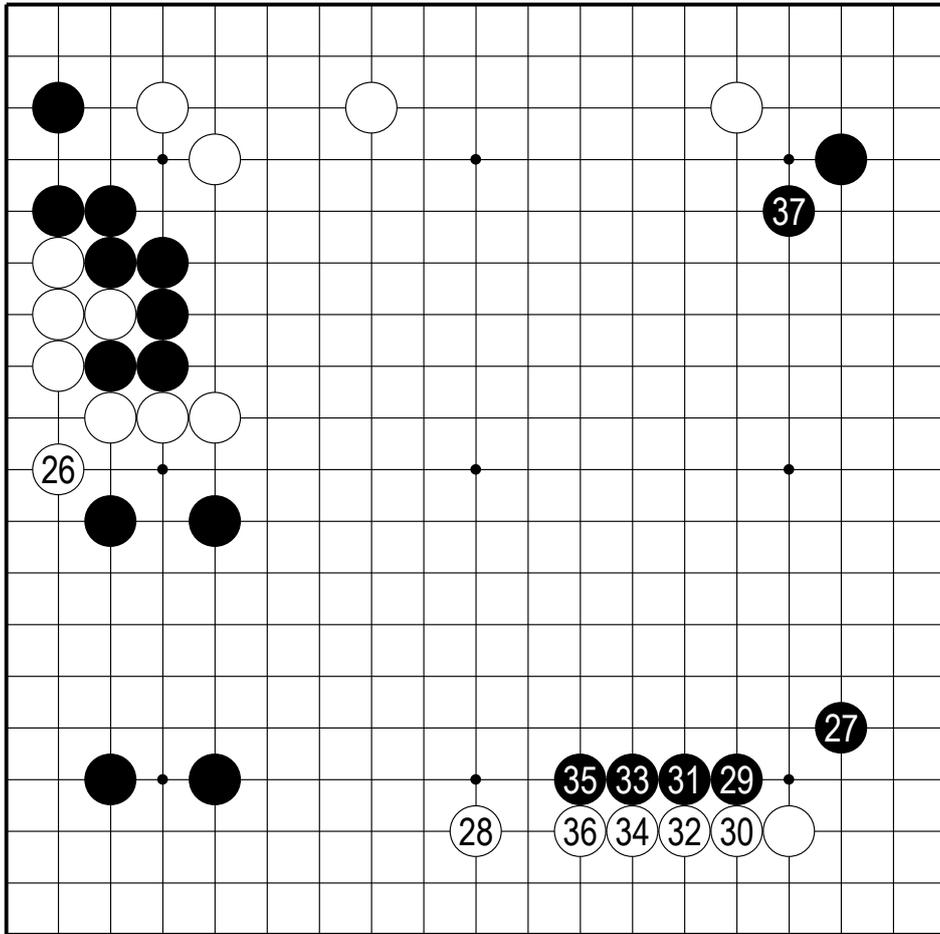
(25-30)

图 40 第四局 第三谱图 42

定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既然如此，就不存在什么绝对不变的定式。幕府末年的棋圣安田秀策在 1、3、5 布局中，黑对于白的挂采用坚实的尖应的型。据说秀策讲过，“无论时代怎样变，只有这种尖不会变”。现在这种断言多少也有些动摇了。

第四谱 棋界的一般观念

白 28 星下一子若下在 29 位，即所谓秀策流的“尖”，则黑会毫不犹豫地占据 28 位，以左下角的一间缔为中心，上、下、左、右大规模地扩展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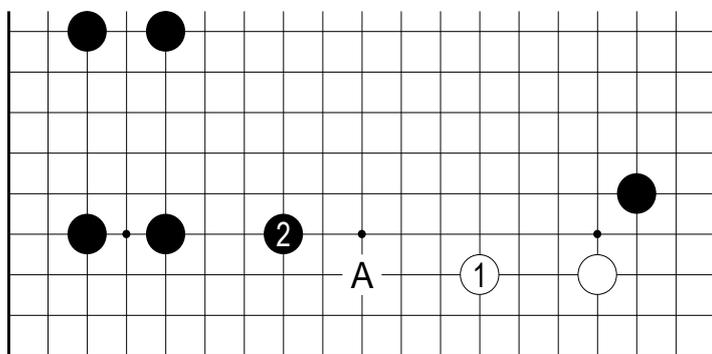


(26-37)

图 43 第四局 第四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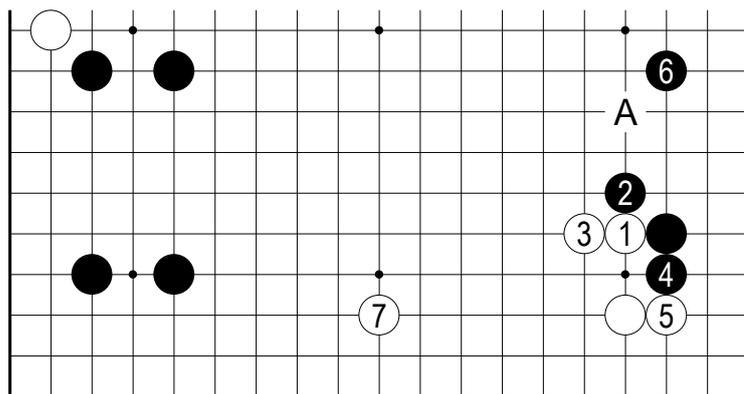
也许现在还有不少人会走 28 位。但，棋界一般认为由于走了 28 位，接着就要遭到黑 29 的压制，总是感觉很难受，在我们小时候，对这种情况曾考虑过在 34 位二闹拆的比较保守的下法。就是说，白 34 位置低，比较坚实，所以黑就不会靠近如此坚实的棋了。

大正时代的围棋曾构成参考图一的白 1、黑 2（黑 2 不走 A 位）。到了昭和时代，就走成了参考图二的白 1、3 的压长。这是构想下一手瞄着 A 位的攻击。黑如走 6 位，白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占据 7 位的中心点。这种局面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自古以来，1、3 的压长在白、黑④二子对的情况下是禁忌的，要冲破这个禁区，就要有一定的胆识。至于这一手为什么会成为禁忌，有种种原因。这里只讲一点，就是要避忌加强黑④一子。



(1-2)

图 44 第四谱 参考图一



(1-7)

图 45 第四谱 参考图二

第五谱 对仅威的盲从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黑 37 的尖了。这一手就是幕府末年棋圣秀策所说的“不会变化”的那种小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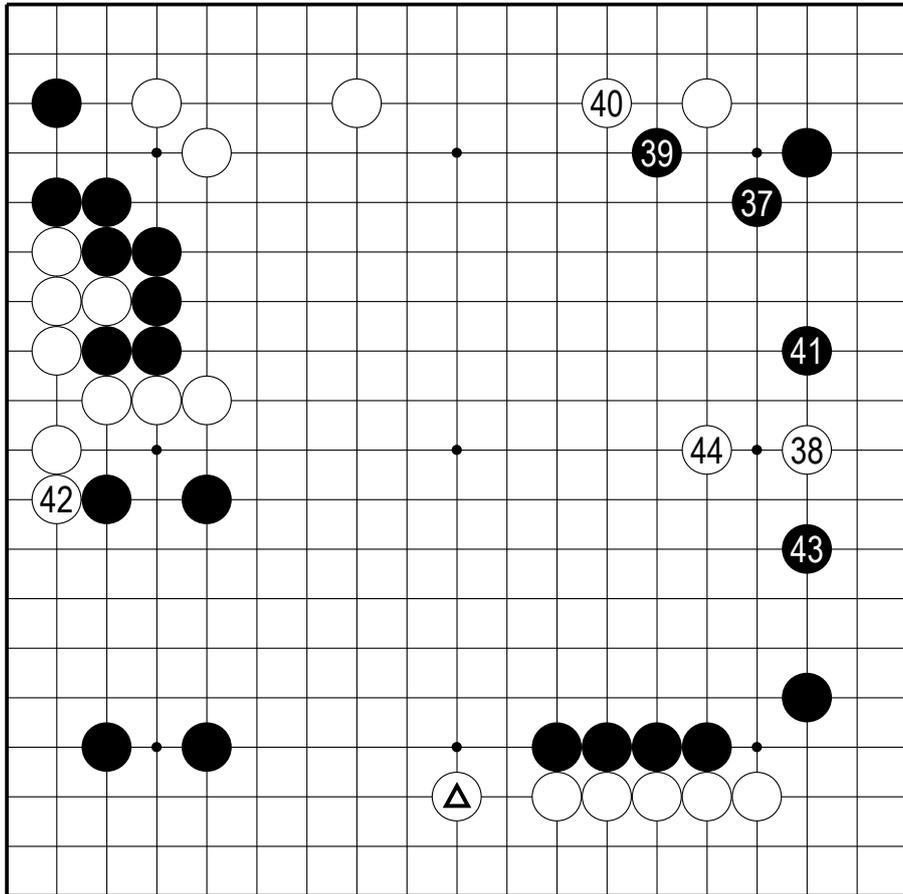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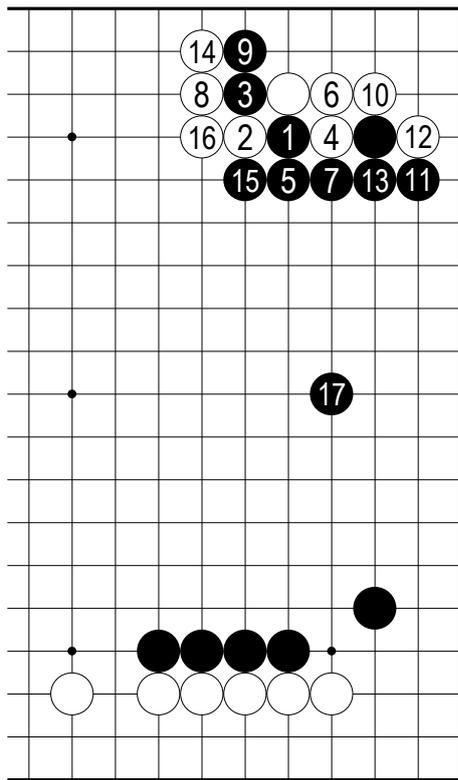


图 46 第四局 第五谱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这是因为，黑 37 后，白 38 是必然的一手。白最初敢于在下边白△位低拆，甘于黑的压迫，也正是在确信以后能走白 38（因为黑 37 不能省）的基础上才成立的。完全按照对手设计的方案行是不会克敌制胜的。我觉得此处应该从利用下方黑势的方针出发，在右上角再接再厉——如参考图，黑 1 以下舍弃右上角，谋求扩大右方阵营。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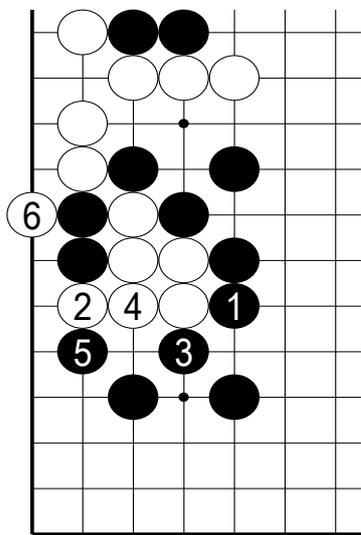
图 47 第五谱 参考图

在专业围棋界这种狭小的行会中，人们往往受到权威主义、教条主义的压制，不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因此，从这局棋的文政年间开始，经过明治、大正、昭和一百数十年，其间几度显出黄金时代的迹象，但是批判过去名人、高手棋艺的人一个都没出现过，这是对权威的盲从，也是对真理的亵渎，并不是真正地尊重古人的业绩。

我真想从地下把丈和先生拉出来，让他听一听我的意见。名冠一世的丈和先生一定会说，“这家伙真有意思，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角上的型都是这一套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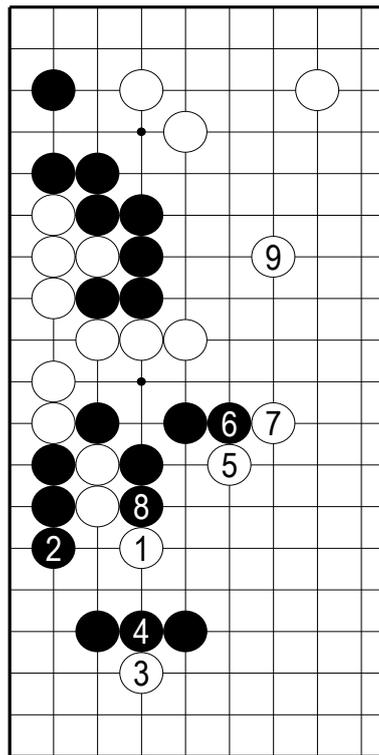
第六谱 废墟上的旧钉

白○子的下爬是局中的急所。我认为，黑▲子在右边逼的一手应在左边白○处挡下。左边这块白棋没眼，与其下在其它大场，不如走这里大。黑 47、49 行棋嫌重。黑 47 单在 49 位退是形。仙知的白 50、52 的趣向也似嫌重。接下来黑 53 退也不能令人赞同。此处正应抓住白 50、52 棋形的凝重，如参考图一黑 1 压，舍去左边两子。然后转向本谱右边孤立的白铁，A 位镇，在中原寻求作战。这样，就会与右下方黑棋飞压后形成的铁壁相呼应，在中原构成广大的黑棋势力圈。



(1-6)

图 49 第六谱 参考图一



(1-9)

图 50 第六谱 参考图二

看本谱，我们最好不走黑 53 这种不碰白子、如洗温水浴般退钝的着。而且，白 50、52 在这里的形应如参考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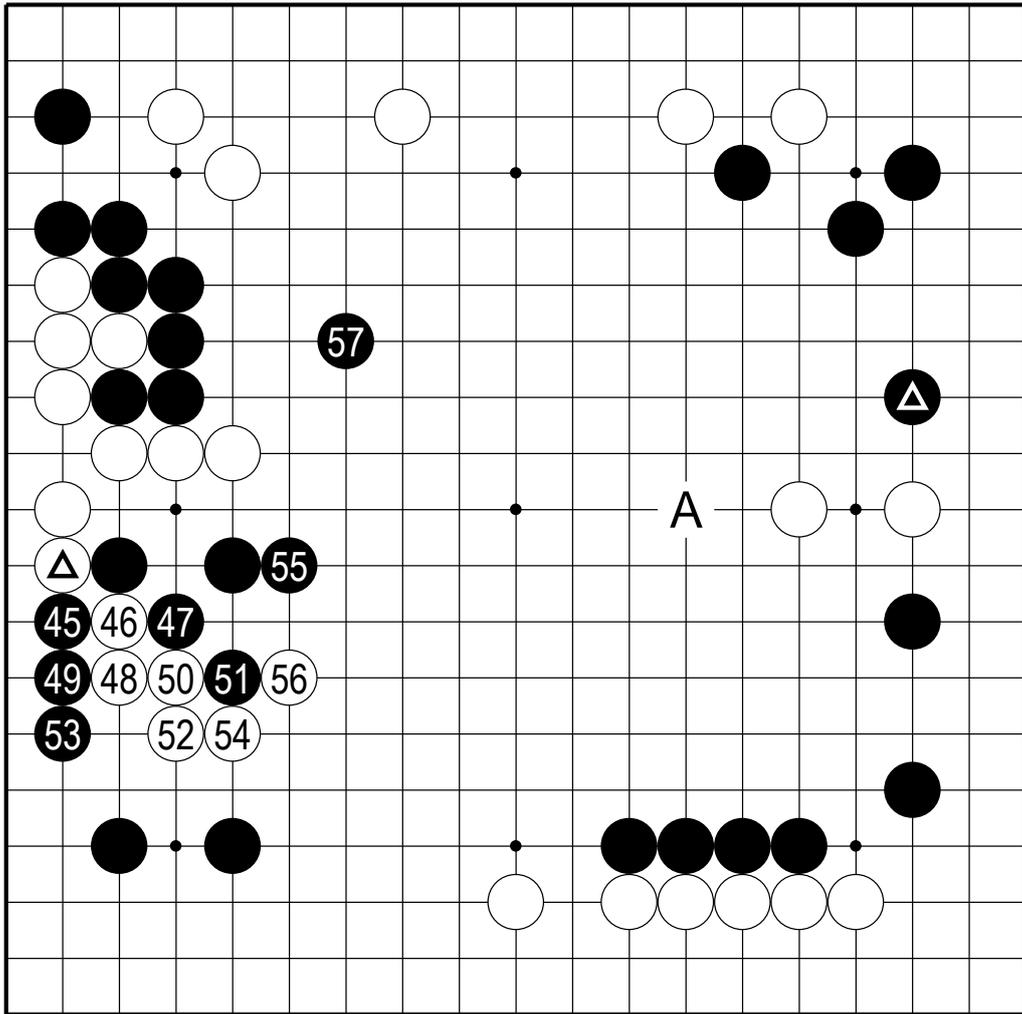


图 48 第四局 第六谱

第七谱 白略胜一筹

竹林子说：“本局为当世绝妙之棋。”竹林是幕府末年信州小诸藩的关山仙太夫的雅号。连关山都对此局称绝了，可是一百多年后的安永一却颇不以为然：有什么值得感叹的呢！58 若在 A 位慢腾腾地往外跳就外行了。58 靠，妙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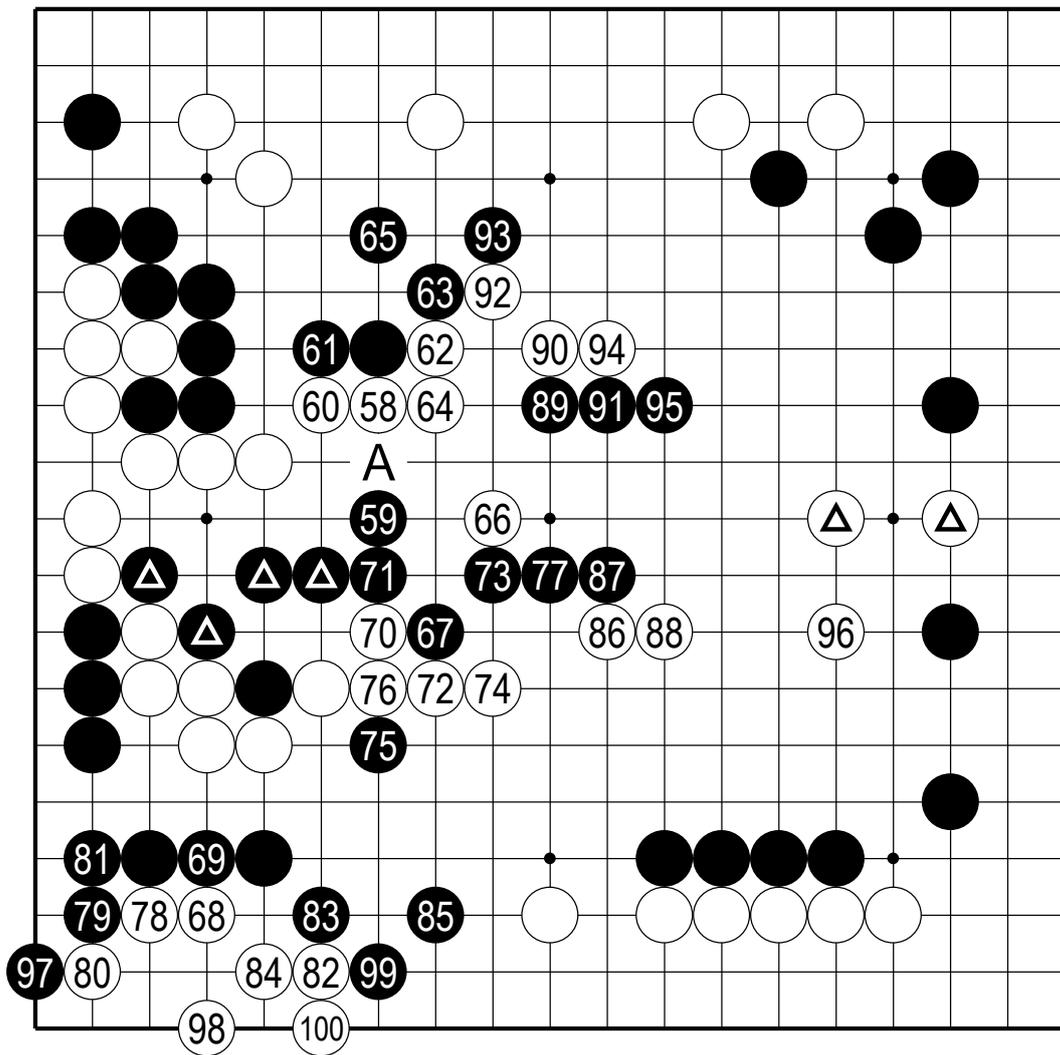


图 51 第四局 第七谱

上边稍有纠纷就瞄着封住黑▲四子头。白 66 能向中原挺进地是前面白 58 “碰靠战术” 的效果。白 66 是难以计算的大棋。

白棋如果控制了中央要点，右边的白孤子也就安全了：相反，这一头

若被黑棋飞镇住，则大势逆转，白○子自然也要危险。

到底是两位大家，中央的冲突着实好看。寻得瞬间的空隙，仙知的手段发挥到左下角，顺便 78 位挡下。左边的黑棋若被白扳 81 位就成了无根的孤棋，所以 79、81 也是不得已之着。

笔者不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从本谱的顺序上看，尽管强手丈和是先着，但是认为老将仙知略胜一筹不算是笔者偏颇吧。

从左边向中央龙腾虎跃而来的黑、白大棋竞相先足。老英雄仙知一方碰靠上方黑棋，一方面又巧妙地避开丈和的锐气。白 86、88 先鞭一步，脱颖而出。这一切都是由于白 58 靠这奇警的一手所致。有本书上这样说过，“这盘棋只要是仙知，执黑执白都能赢。”确实如此，仙知的技艺中隐藏着弹簧般坚韧的力量。

第八谱 胜负的高潮

“啊，决斗开始啦 1”这并非凭空而起的欢呼。现在到了本局标题所写的“一百零一手预言终局”这一部分了。上边黑 1 的打人就是古来因果故事的由来。

老实讲，我认为这种棋并不是到此处就可以预言结局如何的。更何况竹林子还说什么“丈和走了一百零一手就判断出了胜二目棋；而仙知为这一手处心积虑想如何少输一目棋。”我想这是传说，它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一样，是人为的编造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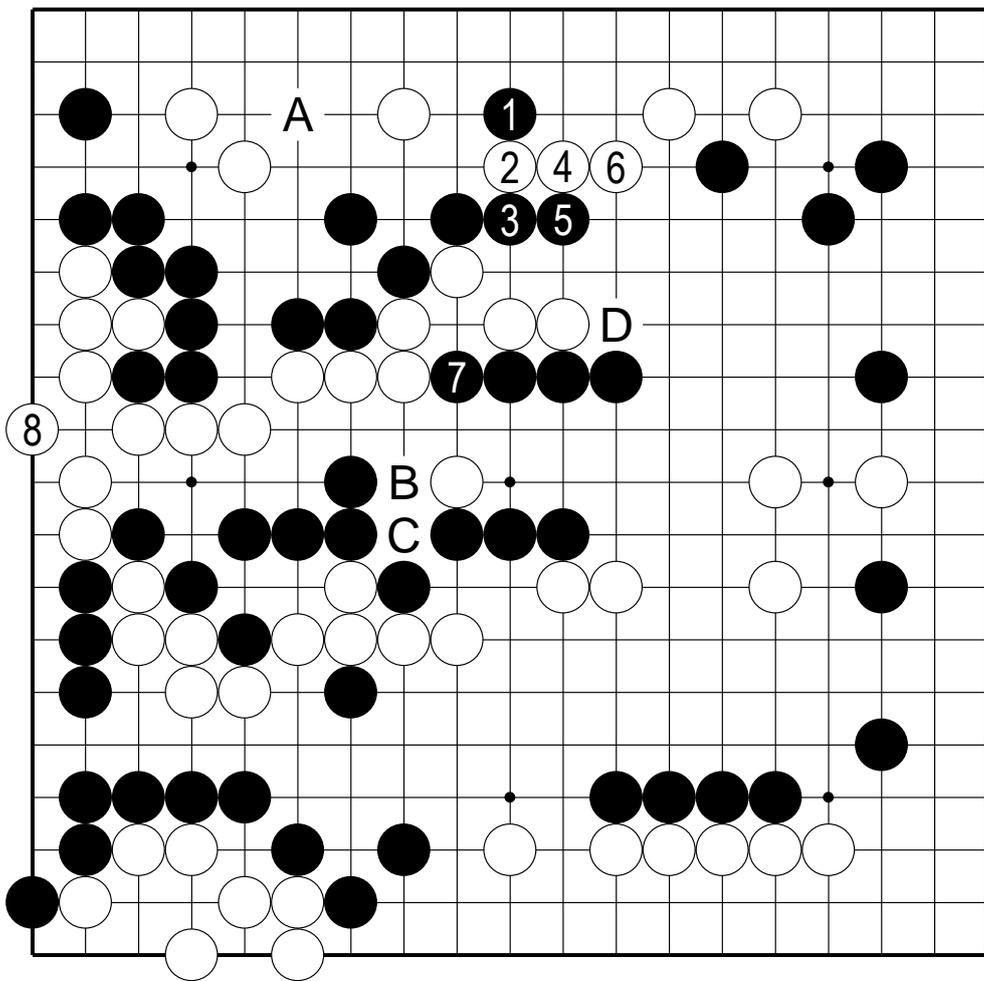


图 52 第四局 第八谱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为了确立大和朝廷的政治领导权；翻棋

界的这种自然而然的戏言，也不过是为了把当时的权威安井仙知和本因坊丈和神格化。

不过，这个传说中恐怕有一点是真实的，即丈和的一百零一着与下一手仙知的一百零二着都花费了三个小时。这种说法似乎可靠，就是说，一百零一手和一百零二手都是最难于着子的地方。

作为黑棋，在中央的战斗中多少有些被欺的味道，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在此处决出胜负来。另外，对白棋来说，即使已白 2 反击（而不是补在 A 位），黑 3 以下至白 6 都是必然的应接，这样，在边的白棋就有被黑于 8 位点、全部被歼的危险。因此，白必须忍耐。

白 2 果断。黑 7 之手若着于左边 8 位，中央白 B、黑 C、白 7 顶存一跟，而这一团黑棋却没有眼，白模从 D 位冲出成为互攻的局面。

仙知冥思苦想达三小时之久是可以理解的，而丈和预见到了白 2 的反击仍断然走了黑 1，足见盘上的火药味儿之浓。

第九谱 细棋的局面

上面光是黑▲子的打入并不是问题。虽然白2以下拼命地经营中央的大棋，但并不能说单单中央做活就可以了，因为双方的地域相差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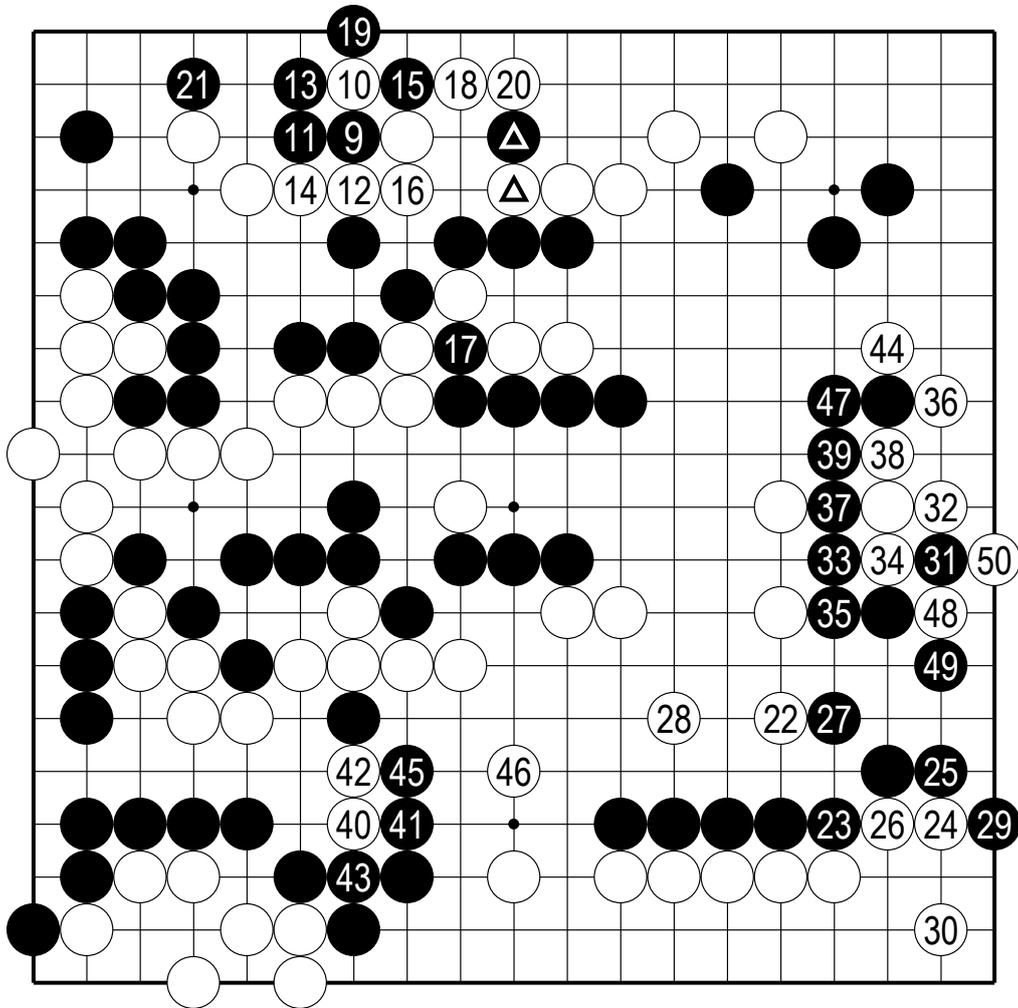


图 53 第四局 第九谱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局面。对黑9的靠，白10、黑11、白再12挖是这个场合的次序，这是前谱对黑▲的打入白△断然上靠时预定的手筋。为什么说白12是手筋呢？不走白12单在13位渡过则如参考图。白如1，则黑不失时机地2位断，接着4、6，白棋一下子被压扁成破碎之形。

白看到这些变化后于12位挖。因此，黑13以下局势的变化，也许是

丈和和走本局第一百零一手的时候就判断出来的。这样，到黑 21 为止，对局者双方都用尽了浑身解数，局面大致两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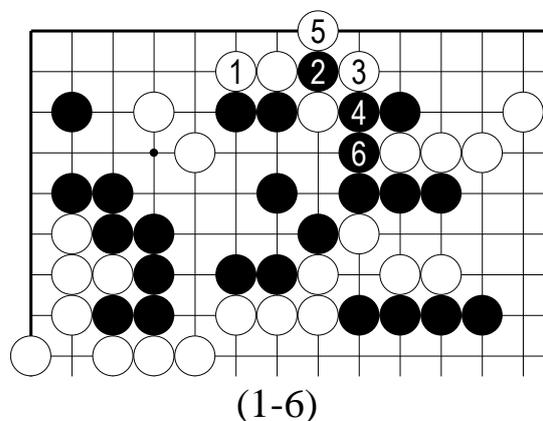


图 54 第九谱 参考图

得到先手的白棋转向右边 22 位强化这一队白子。从局面上可以判断为细棋，但还不能做最后的定论。黑 31、33 寸土不让，步步紧逼。

白 34 的挤显现出老英雄仙知当年的气概。

至白 50，形势仍摇摆不定。白将右边地盘席卷而去。但是，黑的中腹骤然变厚，而中央大块白棋还留有若干的不安。

第十谱 黑官子实惠

黑 51 的尖靠很辛辣。切断中央白棋的联络，效果很大。

黑 55 似乎有在 56 位冲的手段，但其结果是黑▲子被打吃，所以是单官，白可以在 A 位曲。

黑 61 是最后的大场。此时，黑棋确实显得稍占上风。所谓仙知要将输二目的棋努力变成目的输棋，大概说的就是从这时开始两人花费的苦心吧。

据说强者收官稳健、厚实。无论怎样说，黑 69 封空的手段尽收实惠。

至此，丈和断言他确胜二目左右也就不足为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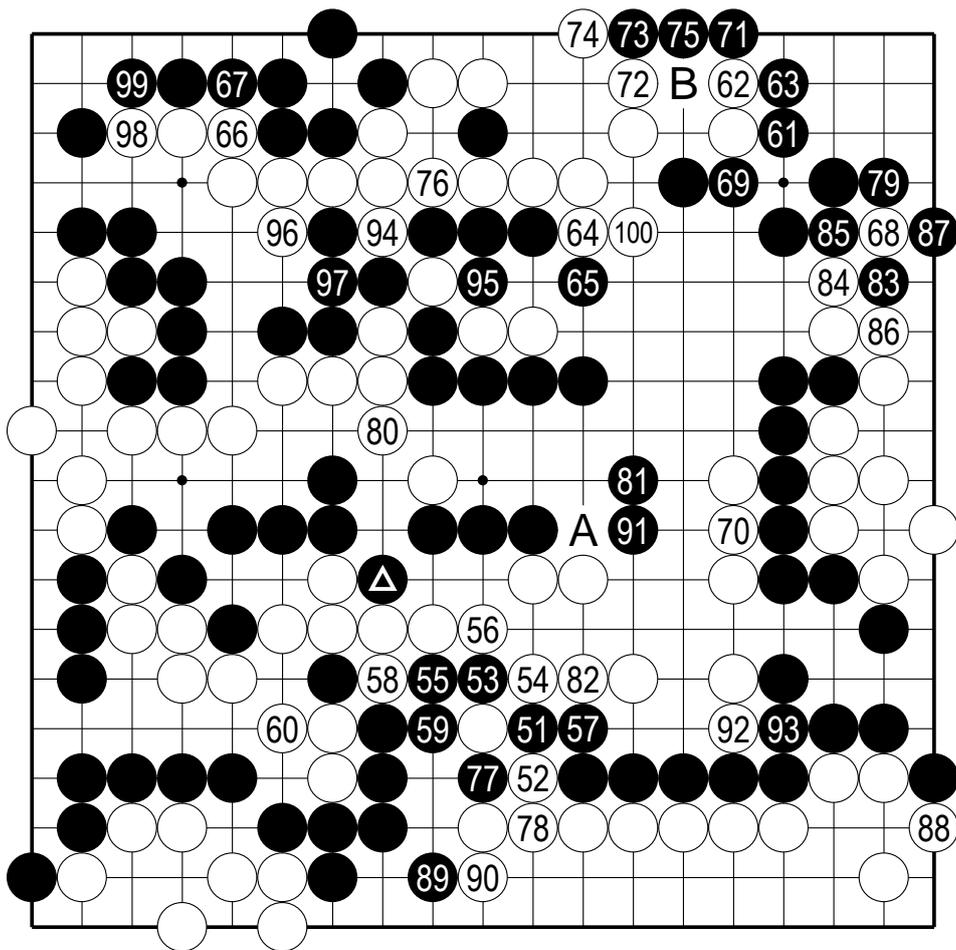


图 5 5 第四局 第十谱

白 72 似乎可以在 B 位曲。不过那样黑就会有 76 位冲、73 位跳的官子手段。白 80 和黑 81 相抵，黑 83 和白 88 相抵，都有七、八目的价值。

“预言终局”的教事我还知道一个。据说名人本因坊秀哉年轻时与中川龟三郎下棋，到第一百四十多手的时候，他长考了七个小时，算定最后是半子的劫争。

要说一百四十多手棋比起本局的一百零一手来，盘上的棋势差不多定型了，而且还是长考派秀哉名人，所以可能确有其事。至于到底是真是假，我也忘记请教名人了。

而且我还这样听到过：秀哉名人的计算是从那一手之后考虑了两条可能的道路，他对这两条道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真是不可思议，这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竟得出相同的数值。

“预言终局的绝着”这种古老的传说信也好，不信也好，对它进行全面的考证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不过，这件事如能使后学者奋发，就没有必要究其真伪、辩其是非了。以上我的这些自由主义的感想，就算作这一局的结束语吧。

（白 200 以下略，黑胜二目）。

第五局 化政年间的明争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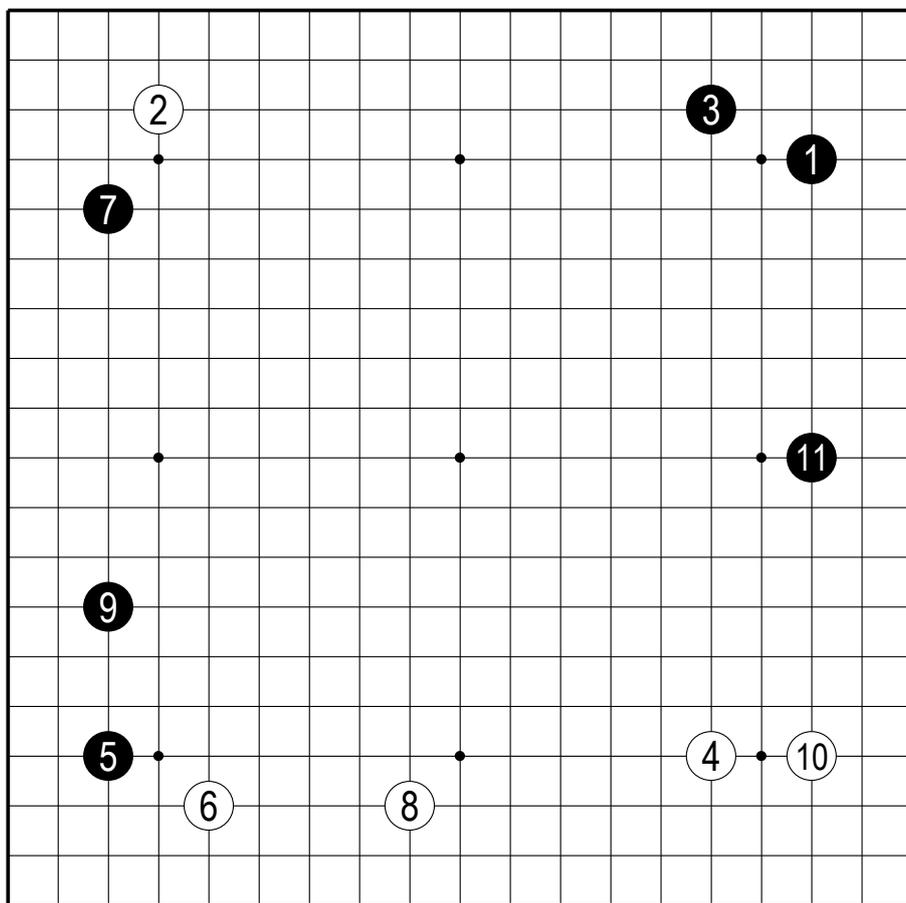
——文化十二年（1815年）一月～二月

本因坊丈和

先 服部立彻

第一谱 明争暗斗的主角

本局名之为“化政年间的明争暗斗”的原因是，当时各个师家纷纷结交权贵，把单纯的棋盘上的竞争转化为各自运用当时权势的政治斗争。



(1-11)

图 56 第五局 第一谱

首屈一指的是蜚声棋界的本因坊丈和。与丈和同时的有服部立彻（后入井上家，号因硕、安节或幻庵），他虎视眈眈觊觎着丈和的空子。

立彻不甘于当一个棋士，而以兵法大家自任。他与丈和争夺名人称号一败涂地后，曾想携弟子三上豪山撑舟渡海到中国去。此事后来成为围棋界有名的趣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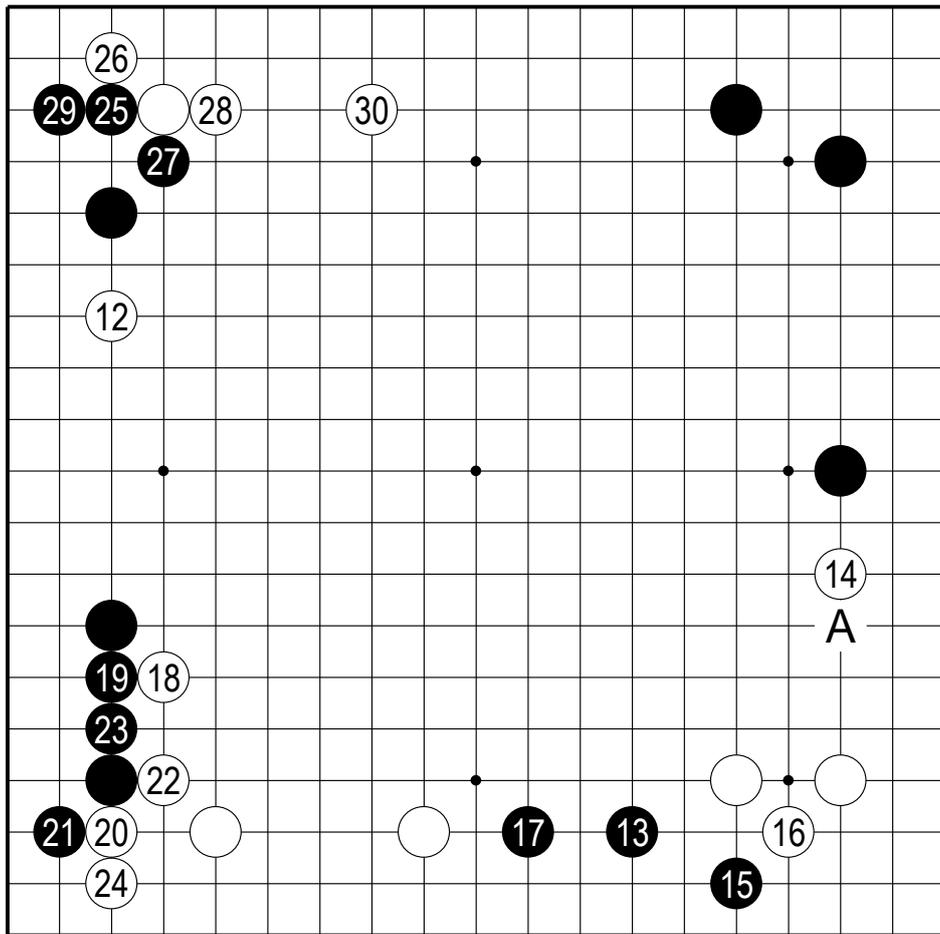
说起来他们这件事做得太鲁莽了。立彻、豪山自称垂钓者骗过了船夫。扬帆出海后他们拔刀恐吓船夫，要他把船划向中国东海，这种行为真令人惊骇。途中船遇大风漂泊到了现在的鹿儿岛县，当然这可能是船夫熟知航海图而改变了航向所致。

立彻和丈和是这场“化政年间明争暗斗”中的主要角色。围棋界还有老将安井仙知、林元美等人，此外更有上野轮王寺的宫（亲王家的称号——译者注）、水户的藩主翠翁以及其它一些幕府的权力中心人物，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形成一种混战的局面。

下这局棋时丈和不到三十岁，立彻则是十几岁的少年。这局棋使人联想起以后的因硕（即立彻）的“天马行空”的棋风。

第二谱 立彻的“拧”劲儿

以获得名人棋所最高荣誉为目的的这场文化、文政年间的明争暗斗，以丈和和立彻为主要出场人物进一步延续到天保年间（1804-1818），在德川幕府即将告终的时候，这场斗争才告结束。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如果要写成故事的话，这个题材可以写成厚厚的一卷书。



(12-30)

图 57 第五局 第二谱

德川幕府后期是封建时代的成熟期，也正是衰败的阴影呈现于社会各个方面的的时候。围棋史书《坐隐谈丛》将这场争斗视为对国技围棋的玷污而加以否定。不过，这场斗争不一定是丈和、立彻个人的性格

所造成的。这就如同人生活在封建的浩茫腐朽的沼泽中而又不能不呼吸从中发出的沼气一样，我们应把这场争斗看做一种社会性丑恶的剖面。

当然我的任务不是写这样的历史，而是在于把这二人的对局作为一种时代的雏型去探讨围棋手法的变迁。让我们来看棋谱吧。

白 12 夹，因为下方黑⑥子的位置低，所以按现在的一般常识来看不一定要这样走。黑 13 的打人使人感到少年立彻的“拧”劲儿。当然；这一手在 A 位逼的攻守兼备的着想也是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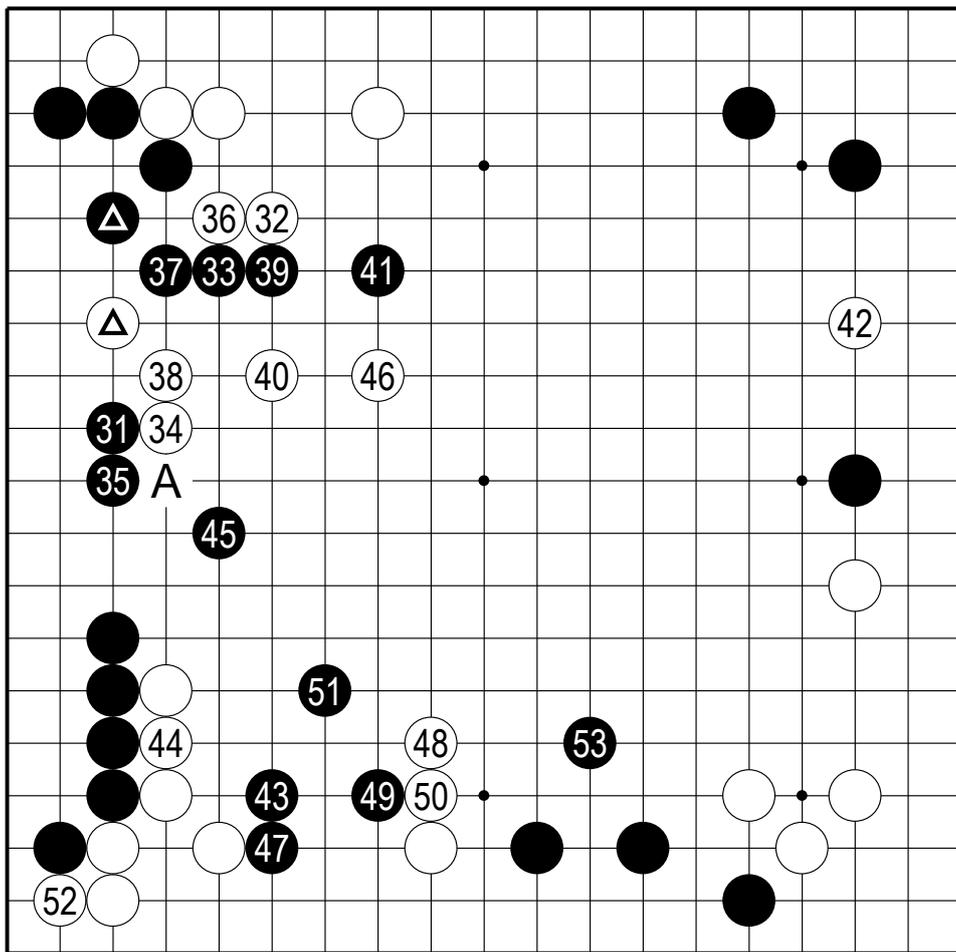
到白 30 为止，这两位后来争王称霸的英雄都“引而不发”，只是徐缓地整顿阵容。

在这和平的天地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战云汹涌，铁骑突出，丈和与立彻杀在一处。

若论强手，当属丈和。自古以来的名人都有形形色色的个性，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不过谁都愿意在本领上超过丈和。这位丈和与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服部立彻在激战前的准备上确实是很完备的。

第三谱 打入右方

白 32 是丈和风格的积极下法。在以下的顺序当中，白 36 是进攻中的急所。在此挤冲一下，与黑 37 交换一手后，黑 37 与黑▲子的联络就有些薄味了。这倒不是说黑棋的联络本身不牢靠，而是前面下的白△一子好象在窥视着黑棋的肋下，有一种威胁着全体黑棋眼形的感觉。作为黑棋，虽不是危险迫在眉睫，但总有些不舒服。



(31-53)

图 58 第五局 第三谱

白 42 是生动体现了以刚毅和实力风靡一世的丈和的风格的一着棋。这是因为，黑 41 高出一头之后，左边的白棋就有些危险了。按照一

般常识白 42 在 46 位跳或在 A 位压，总之强化左边白棋是当务之急。不过，这一点正是丈和的棋力高超之处。“薄弱处以力量补之”，不知道丈和说没说这句话。白 42 打入右方，使战斗升级。

偏巧在战斗中立彻根本不想甘拜丈和的下风。他看到白 42 脱先他投，认为战机来到，就远远地瞄着左边白棋的薄味，不失时机采取了黑 43 的搅乱敌阵的策路。待白 44 连后，黑 45 飞，先手便宜。白 46 应后，黑 47 强硬地挡下。

这样，到黑 53 为止成了忙得不可开交的棋。从左上方到下方这一带处处都有眼位不全的黑白棋，结果如何，将由二者的力量决定。这时，即使是对局者本人，也不会知道明确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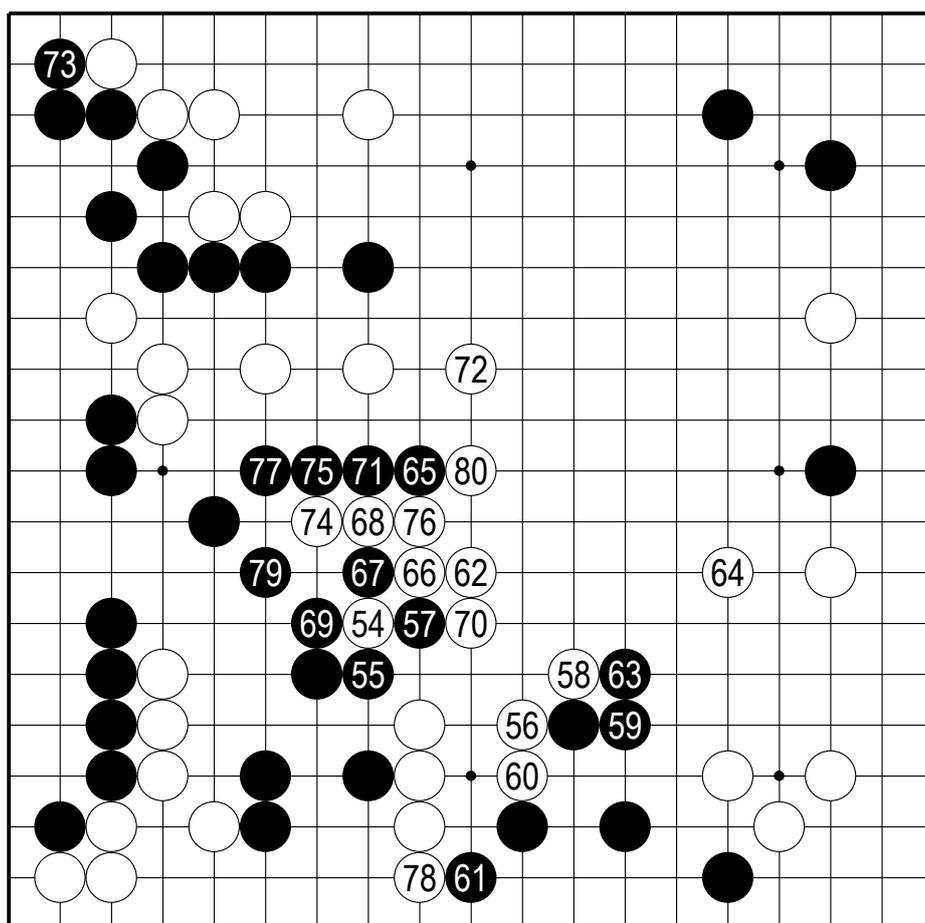
局势变得严重了。丈和与立彻在盘上扭打在一起。如果象两只借来的猫那样老实拘谨不敢动弹，那还有什么看头儿呢？二位，勇敢地厮杀吧！

第四谱 盘上的“狂吟乱舞”

白 54 是试探黑棋应手的一着，黑 55 一冲，白 56 立刻飘然机警地腾挪，大有丈和独往独来之感。但是，立彻引诱丈和走 62 后，黑 65 攻击锐利。中原炮声隆隆。

丈和与立彻的竞争贯穿了他们的全部生涯，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吧。从白 54 到黑 65 没有喘息的余地，确实是巧于机变。看来令人难以揣度的并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

黑白双方左顾右盼，欲进又退，此处偃旗息鼓以期它处飞跃。



(54-80)

图 59 第五局 第四谱

今天的棋界，俊秀虽多，然而，这样全局在胸、运用自如地在盘上自由驰骋的人能有几个呢！这局棋无疑是凄惨的战斗。不过现在看来，两位年轻人在这尺方的自由天地中尽情地狂吟乱舞，不是也别有一番乐趣吗？立彻当时年仅十八、九岁，被认为将来必成大器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白 80 封住了黑棋的出路。这样，在中原的战斗中，看来丈和以他惊人的才干大体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不过，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白 80 虽然挡住黑棋的出路，但它本身还有许多毛病，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联络。日后要争夺天下霸业的立彻是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的，可是，立彻从来不以一个棋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认为“自己的天职是兵法大家”，因此，他似乎不欣赏局部战斗中的匹夫之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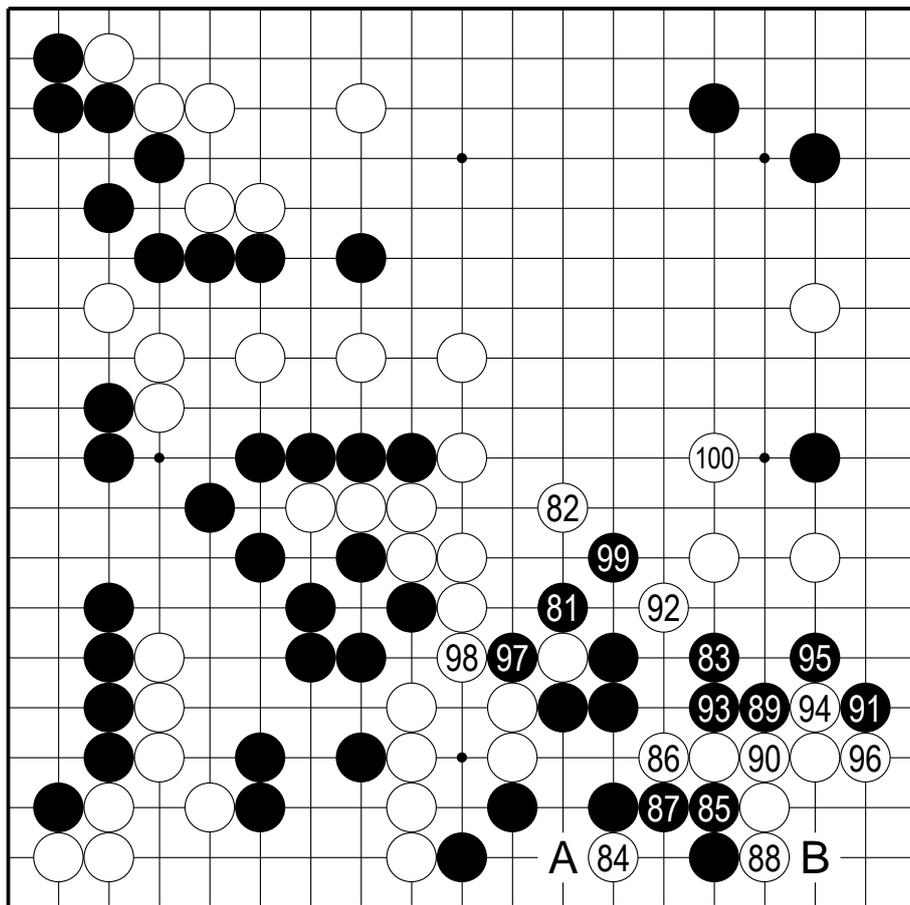
如果我此刻执黑，就会抓住白棋的弱点一举出击，而“兵法大家”立彻仍然引而不发。这种情形真使人焦虑不安。看来这里是吉凶莫测之地，请读者忍耐一下，且待时机的成熟吧。

第五谱 丈和的精彩棋艺

白 84 趁敌方只顾整顿自身阵容的一线机会，踢出一腿。

黑 85 若 87 长，则白瞄着 A 位长轻灵地在 95 位应。黑即使可以于 B 位跳入角内，由于有 A 位长，还是不足两眼。因此，黑强硬地于 85 位顶，以期下一手 89 的觑。表里相成，虚实之妙，二人战斗意志昂扬，盘上狂飚涌起。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两人在战斗中虽是互相攻击，但是不知不觉间，丈和已转向外围，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



(81-100)

图 60 第五局 第五谱

奇才梶原武雄九段称之为“外围环行线”。名人丈和的棋技实在太精

彩了。

立彻将怎样冲破丈和的包围圈呢？黑棋如入草木丛生的迷宫，左冲右突找不着出路，看来只有全军退却了。可是不一会儿，黑棋就突破缺口，冲破了白的重围。这确是一种无形的、令人惊畏的力量。

黑棋的第一着是 99 的尖。白轻灵地于 100 跳，镇住黑④子后静待对方出动。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白 84 一子瞄着 A 位的长，威胁着这块黑棋的眼位。真使人不寒而栗！

围棋下得再好的人，即使对方毫不抵抗，提一子也等花费四手棋。更不要说右下角黑的这块大棋了，它不会简单地束手就擒。这就是所谓的“大棋不易死”。黑 81、97 拔起一子。白 92 如毒蛇昂首，一觑之下就夺去了黑棋的眼形。在下边，丈和趁着混乱之际挥剑一击，84 托靠，瞄着 A 位的长：犹如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局势令人不安，恐怕立彻不会对这块黑棋的死活无动于衷吧。

第六谱 立彻的顽强抵抗

黑 1 毫不客气地尖，顿时大显威力，把白棋营心经营的形势完全摧垮。看来，立彻的实力与丈和不相上下。黑 3 粘。右下角成了“金匮角”。这是个很复杂的型，据说如果了解了“金匮角”，就具有了专业初段的实力。

这个“金匮角”由于有 A 位下立的先手，白似乎不必担心死棋了。而黑也有 B 位的反虎，以狙击白 4、6 破眼的手段。不过，黑的外围无眼，白如何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条件，将是很好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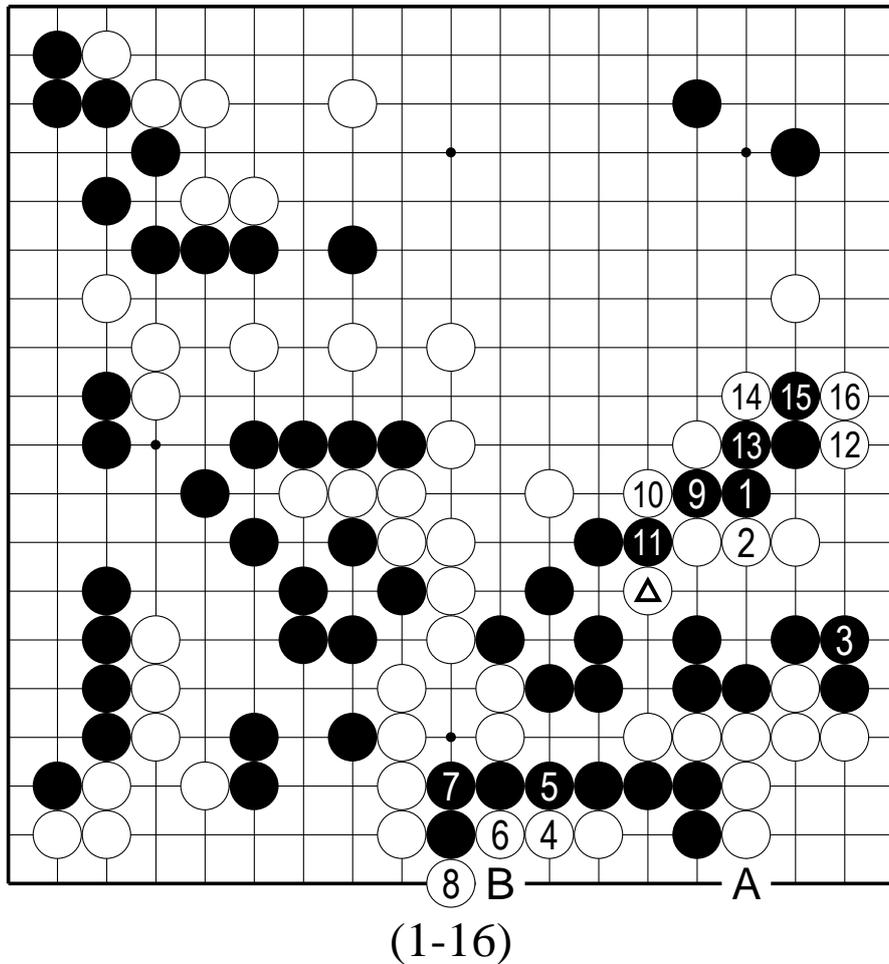


图 81 第五局 第六谱

到白 8，这里告一段落。接着，黑只有 9、11 冲出。战斗的焦点是设

法使右下方的大块棋做活，而且抓住白○子黑就活定了。但是，如果黑的 1、9 等三子囹圄落入白的手中，也还是输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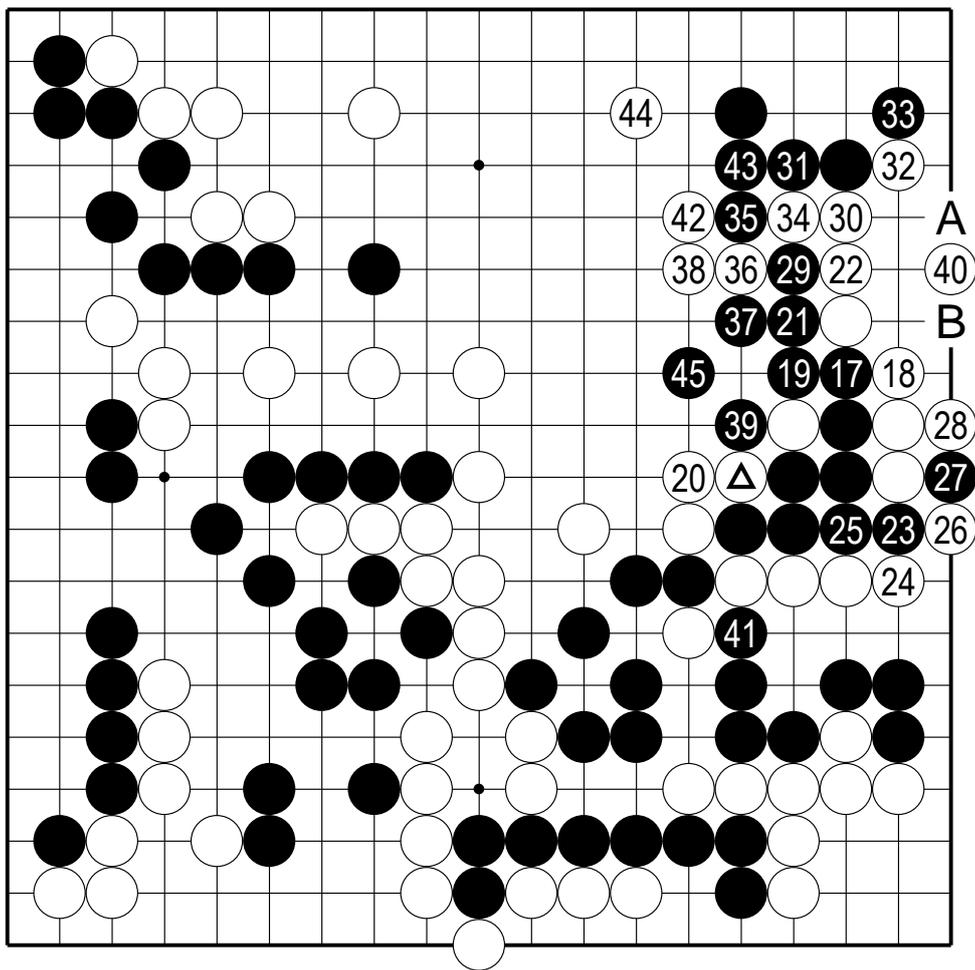
黑 13 惊人的顽强。少年立彻坚韧不拔的面目跃然。对黑 13 的拼死抵抗，丈顺势 14 位连扳，诱黑走 15 位后，白 16 渡过。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白棋始终盯住右下方的黑大块棋，毫不放松。

我们常听说二连扳，至于三连扳就很少见了。首先，这是无理着。但是，在这盘棋的这个时候，这种无理着成了有理着，它一方面瞄着右下黑棋的眼形，一方面起着最大限度地压迫右边黑棋数子的作用。

围棋这种艺术确实有趣。双方力量互相冲突起来，平常无理的有了道理，恶手变成了好手，只好说围棋深不可测。局势将如何演变，且看下谱。

第七谱 铤而走险

黑只能在 17 位抗争到底了。黑 17 若在 20 位断吃，则白很乐意地奉送△一子而图右下的黑大棋。此处黑棋如履薄冰冰，令人屏息瞪目。白 40，这块白棋活了。这一手如硬下在 A 位如同检芝麻丢西瓜，被黑下在 B 位白就会立刻缴枪。自 44 定 45 位比较称心，但那是如意算盘。



(17-45)

图 62 第五局 第七谱

看参考图：白 1 的觑令人垂涎。可是黑以 2 位冲到黑 6 能简单地做出眼来。然而，A 位有白子后，上边白三子不会被征吃，黑 4 断时白 5

不长而于 6 位接，棋也就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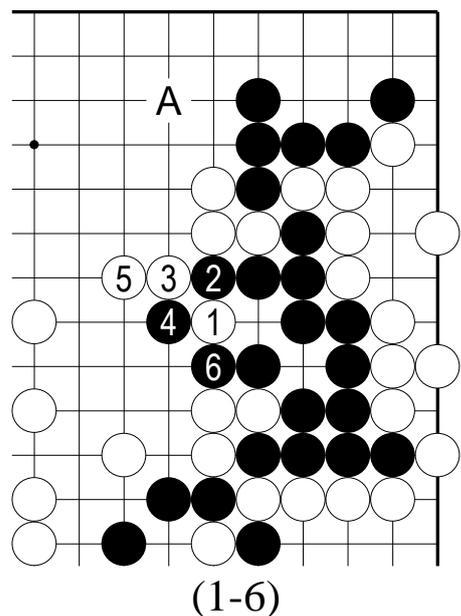


图 63 第七谱 参考图

这一带的棋使观者为之捏一把汗，可结果真是不可思议：白、黑好象协商好了似的，双双漂亮地做活了！当然，对局的双方都是真刀真枪。正因为对局者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战斗，并不象旁观者那样感到惊险。白 44 走后黑 45 不可雷略，这一点已在参考图中讲过了。黑、白都是费尽周折，总算彼此都活了，无须读者为他们操心。我小时候见到这盘棋时，曾认真地想过：莫非是他们商量好下的？也许今天的初学者也会有这种感觉。其实，那个时代的人棋很出色，不会轻易地把大块的棋整个走死。

第八谱 惊心动魄的局面

从下边到中央，黑、白统如螺钉螺母紧紧缠绕在一起，终于辗转到了右上角。丈和与立彻真不愧是肩负时代重任的两位英雄，如履薄冰的惊险场面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忙而不乱，该活的棋都活了，彼此相安事。大家刚要平静一下喘口气，转瞬之间，立彻又果敢地往上边 47 位打人。呈现出“棋不收盘、战斗不止”的惊心动魄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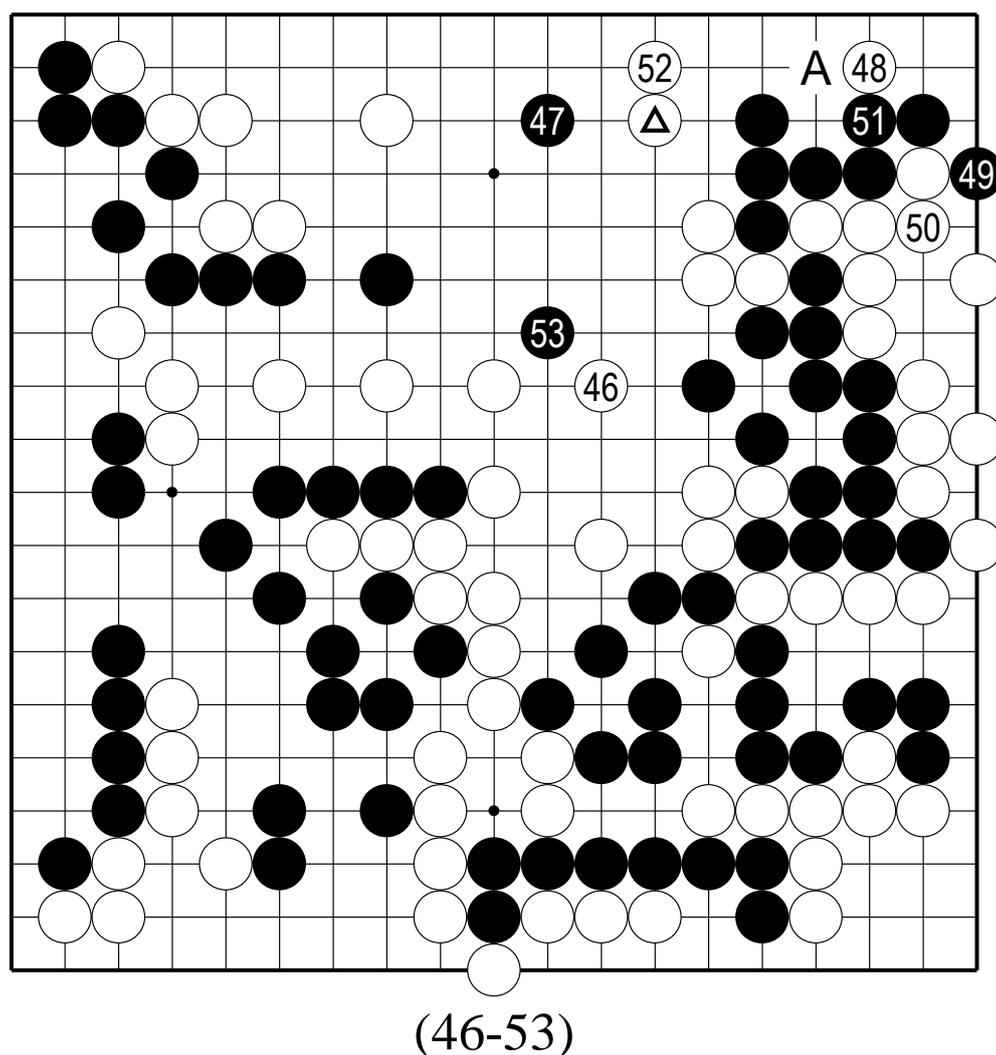


图 64 第五局 第八谱

白 48 愿是试应手。即看黑是在 51 位应，还是在 A 位应，然后再决定

白△子的行动。如谱的黑 51 后，白 52 的立下就有先手的道。黑 51 若在 A 位尖顶则如参考图：白有 2、4、6 的手筋，官子有区别，而且还有左边 A 位尖的先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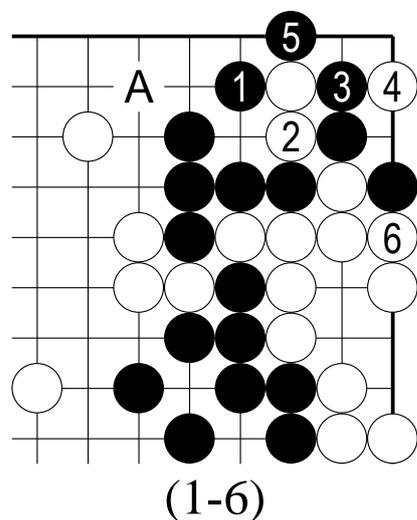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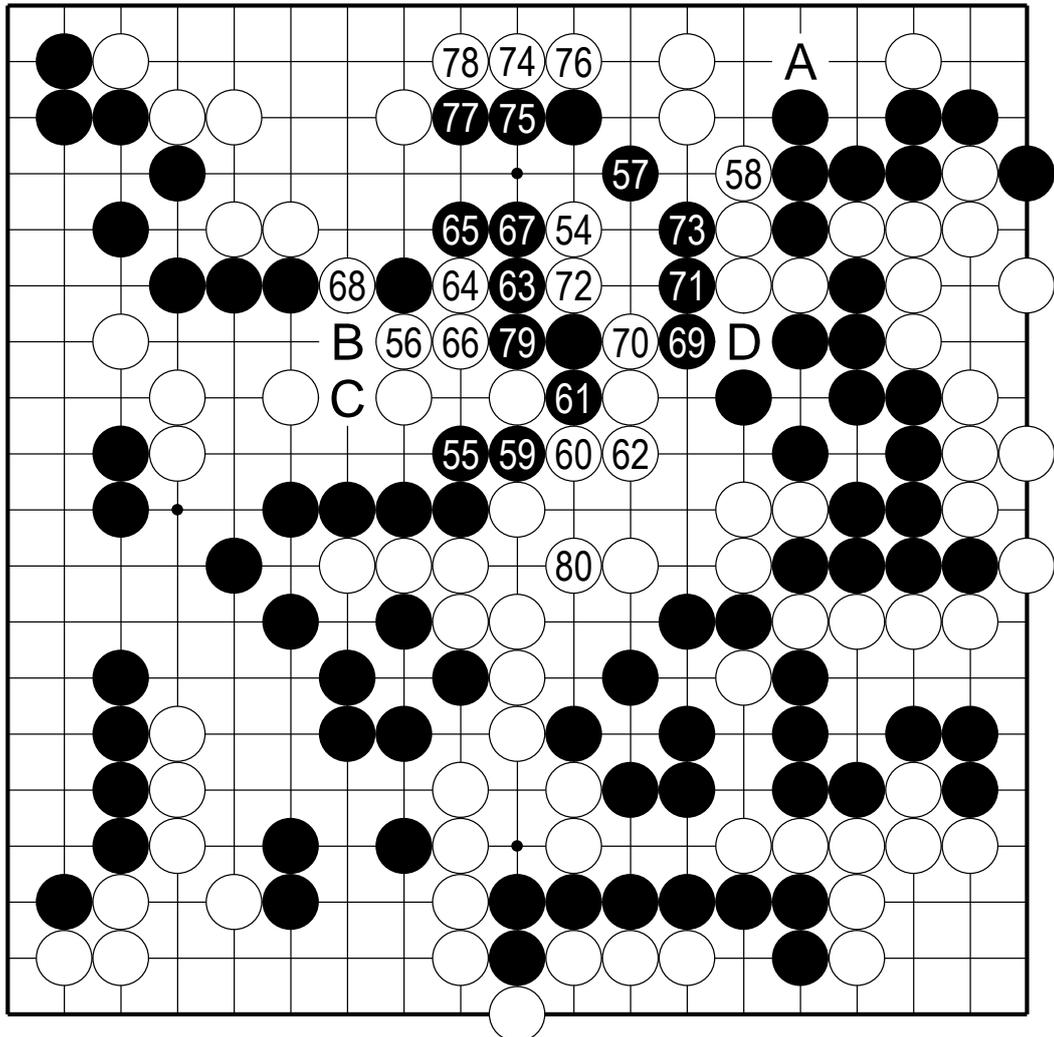


图 65 第八谱 参考图

仔细分析一下局势，白棋看起来很生动，但从左拐到下边的中央大棋眼形不整，显出全局性的薄味。有 52 与 48 相呼应，觊觎着黑角，可是，生性刚强的立彻对此不予理睬，黑 53 扑向白的大块棋。

年轻人的棋是有发展前途的棋，它有一种深刻逼人的力量。立彻的 53 这着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让谁看，右上角的黑棋都不是定全的活形，但立彻不管三七二十一，勇猛地进攻中央白棋的薄弱处。黑 53 刻。顿时，枪尖指处，寒气逼人。

第九谱 战火蔓延



(54-80)

图 66 第五局 第九谱

白 58 的忍耐当然是考虑到 A 位的托过。做为黑方，其主战场也是在中央，已无暇顾及右上角了。这样，两军的主力离开“胡志明小道”，战争从中央的老挝、柬埔寨终于升级到北越方面了。

白 64、66 拼命抵抗，白 64 时，黑先走 B 立再于 66 位断就可以抓住白棋。不过，白 64 这一手是准备让出 B、C 两点，弃掉左边，在 65 位长出，将上方地域拿到手后再图进取的一手。

白 68 使左边的棋大致联络上了。黑 69 尖冲，上边的战火再度燃烧起来。由于从下边涌向中央的白大棋眼位不全，白不能为欲为。真是难关重重，此起彼伏，白棋危险，黑棋也不安全。

只有“力”才可打开这种局面。丈和不慌不忙，白 74 沉着冷静。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中，走出沉着镇静的棋决非易事。丈和的棋，在乱军之中也有一条清晰的路线。

黑 75 若在 76 位遮断，白紧接着就有 A 位托或从角上长出的手段，使中央的黑六子成为俘虏。所以黑不敢在 76 位轻举妄动。

白 80，这块大棋做活了，堵住了一个方面的缺口。至此，黑白双方的问题还是很多的。白有对右上角的进攻；黑有 B 位的断、C 位的冲；黑又有被白 D 位挤后成为一只眼的顾虑。总之，这盘棋从始至终都是错综复杂的。

第十谱 立彻四目胜

黑 81 立不能省略。既然白的中央大棋下白△一子后眼形已经完备，那么盘上只有右上角大了。白 82 是防止黑 A、B 的手段。

至此，这局棋进入了收官阶段。也许看到胜券在握了吧，聪明的立彻开始着手加固自己的地盘。此时右下角 99 位的点是很诱人的，不过白若在 97 位立下后再于 2 位团就没有任何手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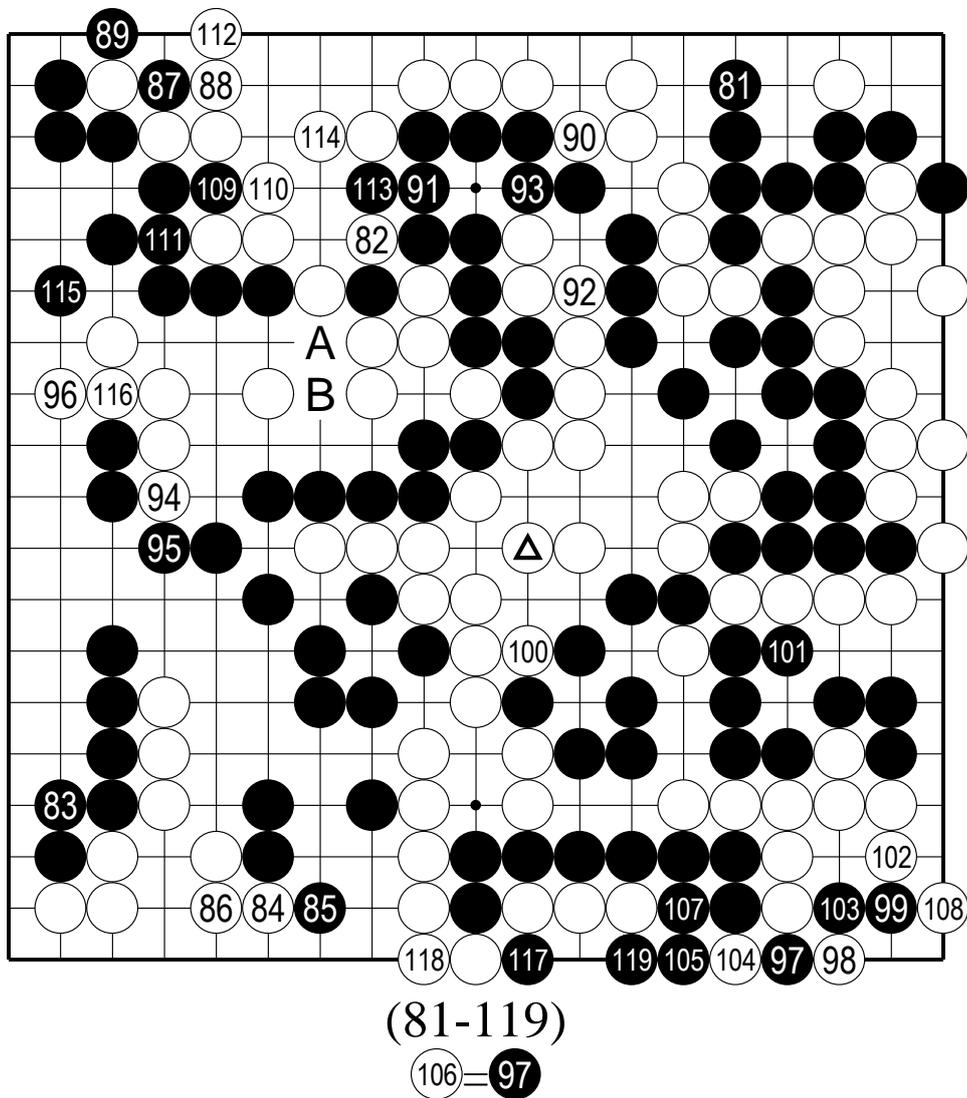


图 67 第五局 第十谱

这个角是开始时黑、白都留意的棋。会下棋的人都会注意到，此处的黑 97 扳、99 点是急所。就是说让白 4 提一子后，黑 5 打、白 6 粘、

黑 7 后，下边的白三子是倒包形。黑不走 97 而直接于 99 位点，白 97 立后，白即使渡不过去边不要紧。这就是次序的不同。

丈和与立彻是公认的实力最强者，在他们之间的对局中，这种始终激战的棋很多。我们选登这局棋，只是把它做为丈和与立彻政治上明争暗斗的象征。至于他们的政治冲突，有如狐与狸的比赛，旁人认为他们极尽卑劣之能事，后世的史学家们也为之侧目。但是，单就这局棋而论，盘上的战斗是毫无欺骗的，堂堂正正的王者之战。也许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显示出幕府末期将军家齐六十年的统治趋于颓废的一个侧面。主要的罪过不在个人，就象现在的公害和渎职一样，它的根源还是在于社会。

（二百一十九手以下略，黑四目胜）

第六局 天保吐血之棋

一天保六年（1835年）七月十九日~二十四日

本因坊丈和

先 赤星因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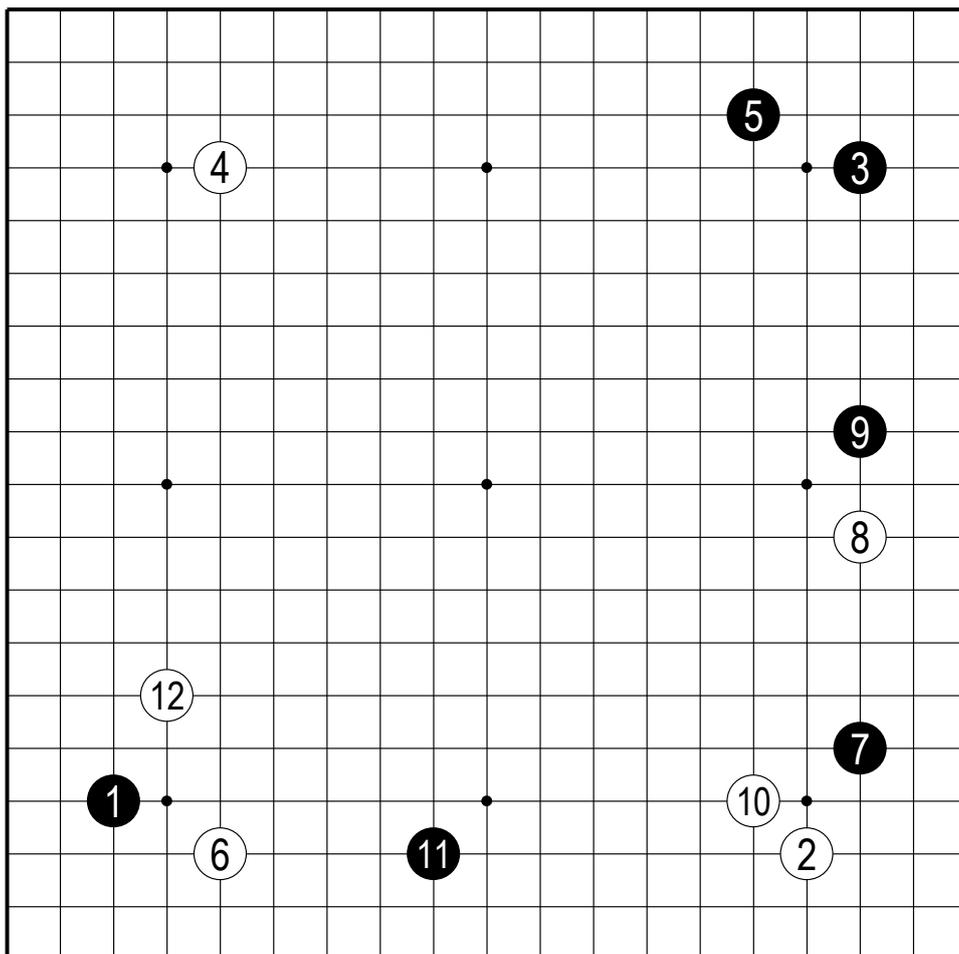
第一谱 “名人棋所”的权威

那个时期的“名人棋所”不象现在的“名人”、“本因坊”只是一年一度的短暂称号，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头衔。棋士们的最高荣誉是每年十一月进江户城（现东京）参加有将军出席的“御城棋”。那时比赛的办法、程序全部由“名人棋所”制定和提出，因此，“名人棋所”以棋界领袖的权威无情地压制着其它的棋手。

从很早以前本因坊二世算悦与安井算知的争棋开始，一切围棋界的明争暗斗都是为了要获得“名人棋所”的美誉。

在本因坊丈和与井上因硕（立彻）结交权贵的斗争中，“名人棋所”被棋艺、权谋均高出一筹的丈和获得。因硕虎视眈眈，寻机报复。他偶然得到声名显赫的老中（官名一译注）松平周防守的知遇。松平亲自操持，召开了有名的“松平家棋会”。

时为天保六年（1835）七月十九日。与本因坊丈和对弈的是因硕的弟子赤星因彻，他夙有“出于蓝胜于蓝”的声望。可是，由于这一局棋，他吐血昏倒，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次对局记录将说明他们是如何费尽心机、绞尽脑汁的。对局差不多是隔一天一下，实际下了四天。



(1-12)

图 68 第六局 第一谱

第二谱 白的变化

从布局变迁的角度来看，一般是按照这样的顺序：（1）角的缔和挂；（2）夹挂角子；（3）拆边，即占第三线。这种手法从明治、大正，直到昭和初期木谷、吴清源二人并用星、三·三、天元的新布局出现以前，一直没什么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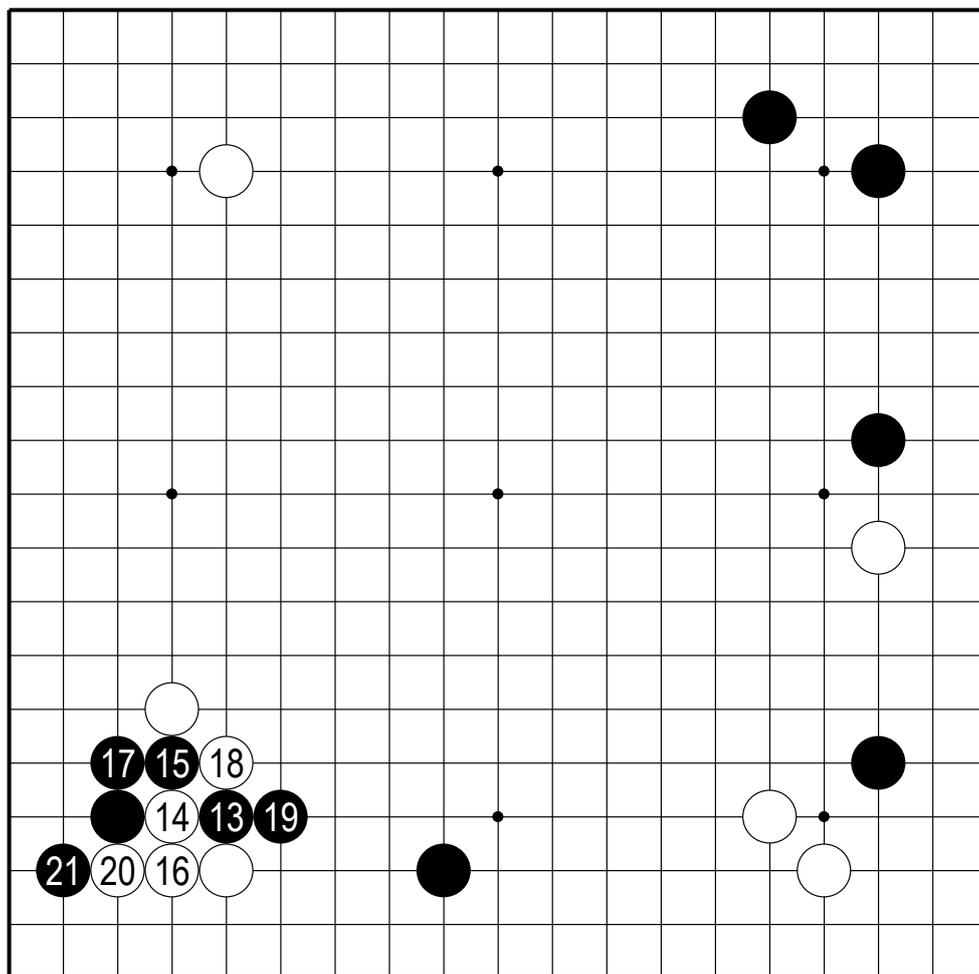
现在围棋的“夹”里，二间高夹占大多数，而过去则没有。这种二间高夹的四线下法增多，主要是由于在一盘定胜负的锦标赛甲产生的互先贴子的制度。

既然互先贴四目或五目，黑方就必然要利用先着的效力，尽快地采取进攻的态势寻求激战，这样就会自然地选择便于进攻的第四线了。然而，就是这个问题，也因永久不变的定律而得不到所有棋手们的承认。我们应该看到，那时“夹”的第三线、第四线的问题还没经过充分的实践，因而不能被棋手们理解和吸收。

白左下角的大飞压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既不在15位把小目上的黑棋直接压向低位，也不从左边反夹转换，这就是所谓的不即不离的随机走法，是视敌应手而打出的“变化球”。

大斜变化很多，后来称之为“大斜百变”，它的基调包含着变化莫测的因素。

大斜定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常走大飞的一方可以走到角上的“三·三”要冲。



(1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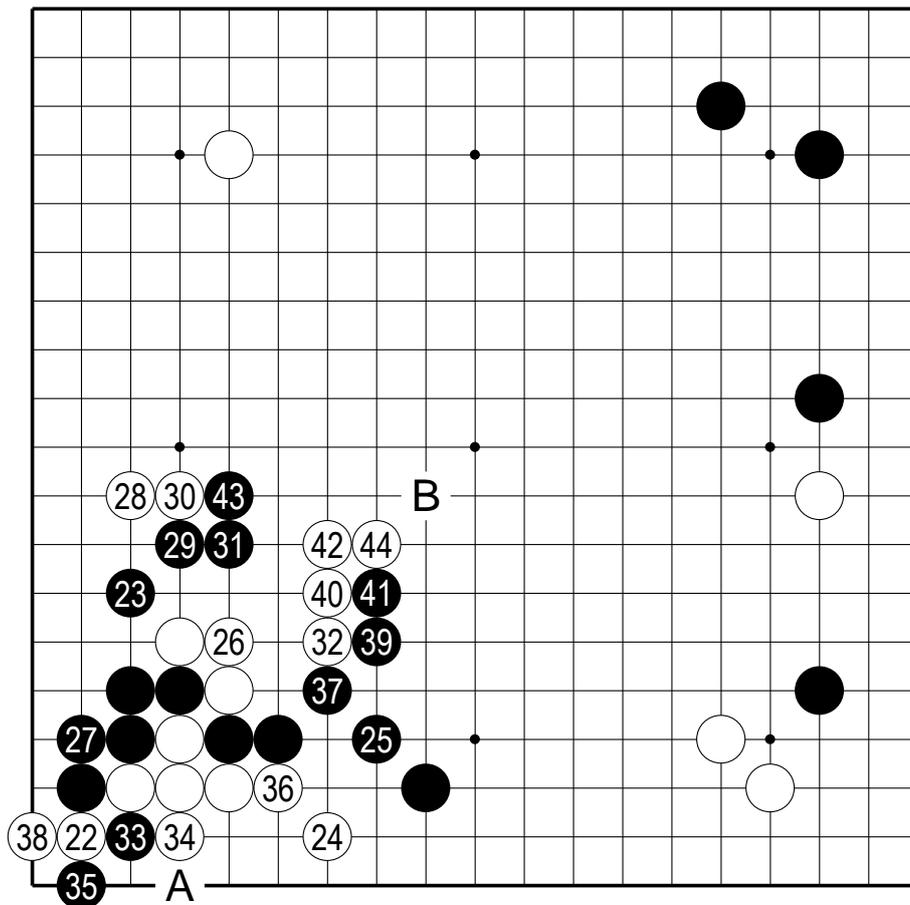
图 69 第六局 第二谱

黑 21 与现在的型不一样，这是争取如次谱 23 位跳的棋调的一手。据说它是井上家的秘传，其中隐藏着特殊的手段。赤星因彻是经过反复研究，以充满自信的走法对待这次一赌井上家命运的对局的。

第三谱 中央的要点

黑 21、23 后，白 26 粘时，黑 27 粘是瞄着后面黑 33 位断的相互关联的手段。我年轻时曾听说过，这就是不传外人的秘着。“秘传”、“家传”、“口传”等制约了真理的发展，违反了真理自身的本质。但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还是实际存在的。一般来说，这种事不足称道，但是黑 33 的断却是寒气逼人，直抵敌人肺腑，很是严厉。

对于黑 33，如本谱应法，结果使黑 37 到 39 一下鼓起好形，在中原战斗中黑将一举掌握主动权。但是，如按参考图白 2 从下边抱吃，黑 3 立刻跨，黑 5、7 先手在这里造出很丰富的眼形，白方不能忍受。



(22-44)

图 70 第六局 第三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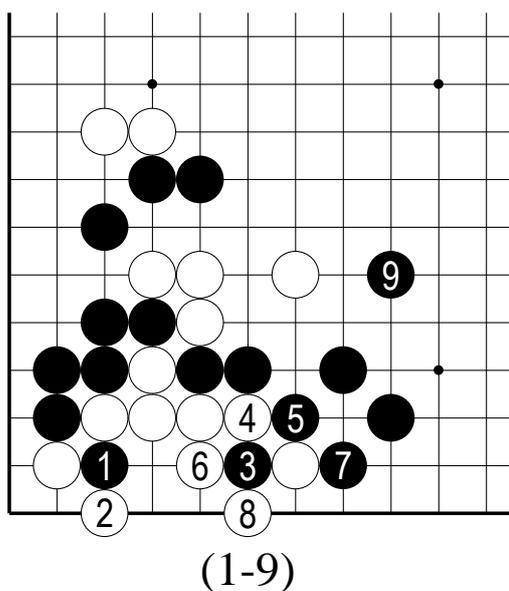


图 71 第三谱 参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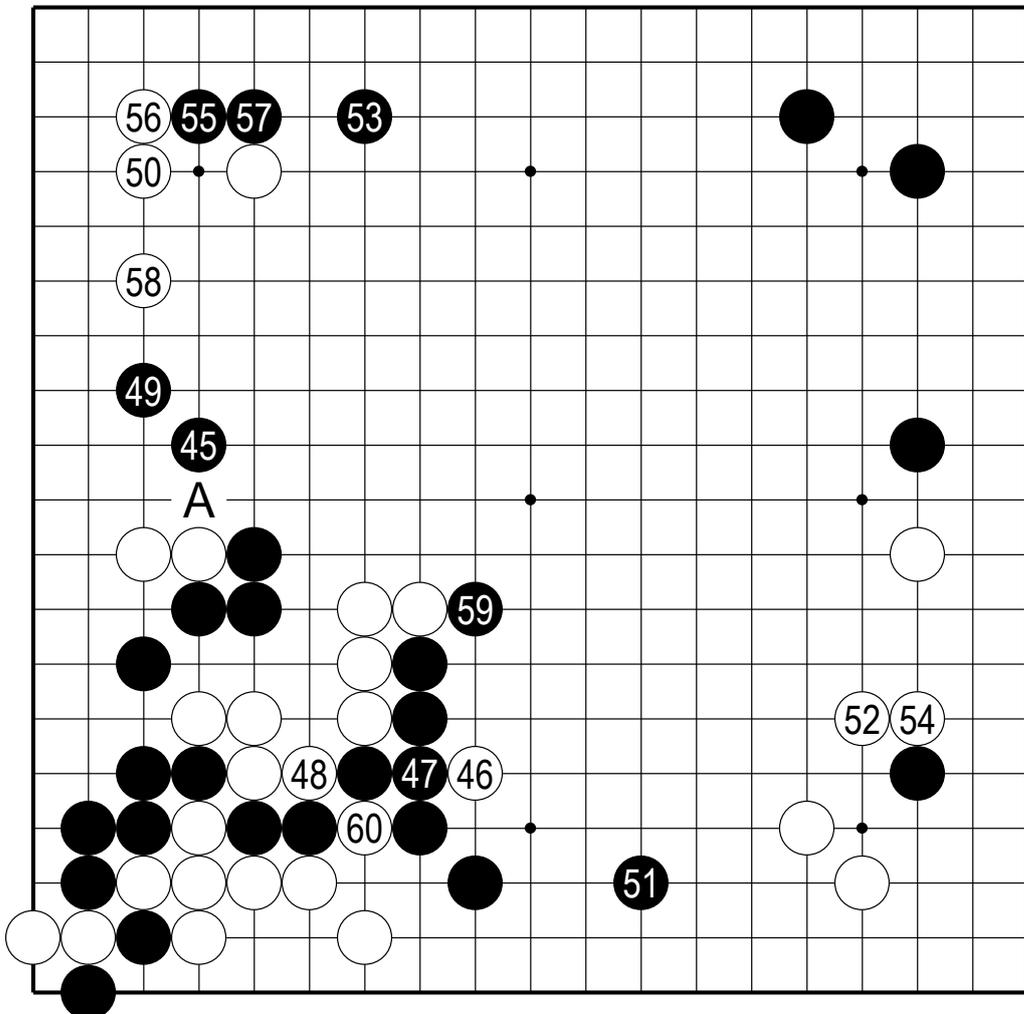
白 36 如大意走 38，黑就 36 位冲下在 A 位做劫。这个劫对黑如同“官费旅行”，舒舒服服；白棋若劫负，下边的大块棋将全军覆灭。白不得已已在 36 位应时，黑 37、39 确实舒畅得很。白 44 是中央的要点，如不走而被黑先占 B 位，白棋将陷入困境。

总之，从黑 21 的扳到 27 粘，进一步 33 的断、35 的扳都是彼此关联的手筋。不过，依我之见，这些手筋并非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如果是注意棋子效用的人，可能也会发现这样的手段。

第四谱 丈和的武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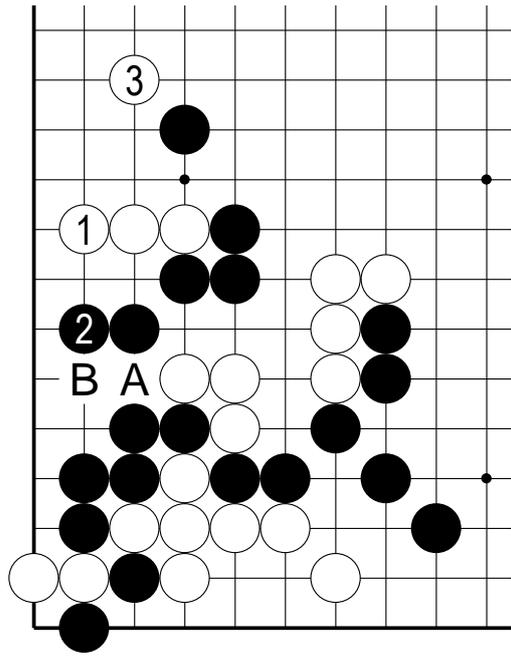
对黑 45 我持异议。这是因为 45 的形本身就是一种松散的形。我觉得黑 45 应立刻在 A 位扳头，消除白二子的活力。

本谱黑 45 后，如参考图一，白 1 立。由于白 A、黑 B 后有白 2 的断，所以，黑 2 不可省略。而且白 3 一逃出，刚刚下的黑子就成了给白 3 开拆帮忙的棋。因此，笔者认为白棋在 46 以下应马上选择参考图一的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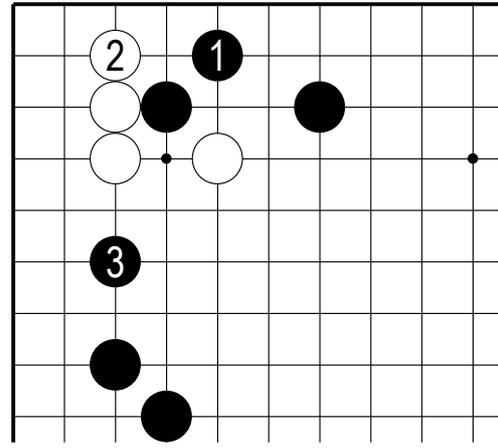
(45-60)

图 72 第六局 第四谱



(1-3)

图 73 第四谱 参考图一



(1-3)

图 74 第四谱 参考图二

白 46、48 的次序很具讽刺性。黑被白走 46 位后也就难于在 60 位接了。黑 49 封，接着黑 51 在下边拆，逼迫白走 52、54。黑 53 脱投，开发上边的处女地。这种布局是黑好调。

黑 55 的觑是攻击的急所。有了这一着，白棋完全浮起来了。然而，下一手黑 57 又让白活了下来。这里，如参考图二，黑 1 尖必然是瞄着 2 位的扳。白若 2 位应，黑 3 逼当然；白 2 若走 3 位，黑 2 位扳，一团白子无眼。

参考图二与本谱比较，角上的情况差别很大。神童赤星因彻在这个地方犯错误，可以说是丈和的武运长久吧。

第五谱 “此子不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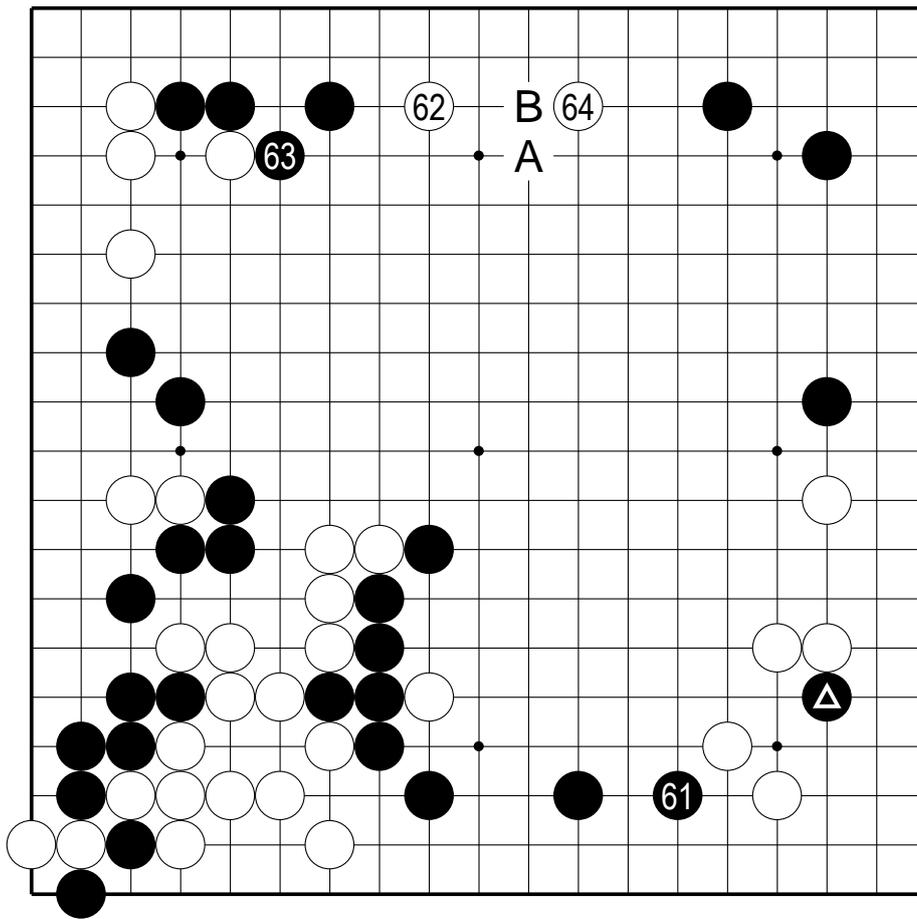
关于赤星因彻，现在还留传着他少年时代的有趣逸话。据说有一天，名古屋的七段伊藤松和来访幻庵因硕的时候，不小心裤裙蹭动了旁边的棋盘。这时，因硕的徒弟、还不过是小孩的赤星因彻马上把棋盘捧起来，细心地擦拭裙角碰过的地方。松和见此情景说道：“此子不凡”。

在与丈和对仗之前，因硕让因彻执黑试下数局，结果因硕的刚猛在因彻的坚强阵营前也没占一点便宜。

这局在松平官邸的对弈不是什么正式比赛，但它决定着丈和、因硕这对宿敌的命运。因硕起用因彻出战的用心是，若丈和败给七段的因彻，就以“下不过执黑七段者不能当名人（九段）”为理由向幕府申诉，把丈和从名人的宝座上最下来。

话归本局。黑 61 这一手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大场，是所谓行家们喜欢的好点，下边配合也好，给黑▲子也留有余味。但是，此时此刻，这里并不大，首先应议占据上边 A 位一带的大场，就可期待必胜了。

黑 63 也缓。无论如何应该在 B 处逼攻。在紧要关头，黑竟允许白在上边悠然地 62、64 二间开拆！实在令人不解。是不是因彻命中注定要输这盘棋呢？



(6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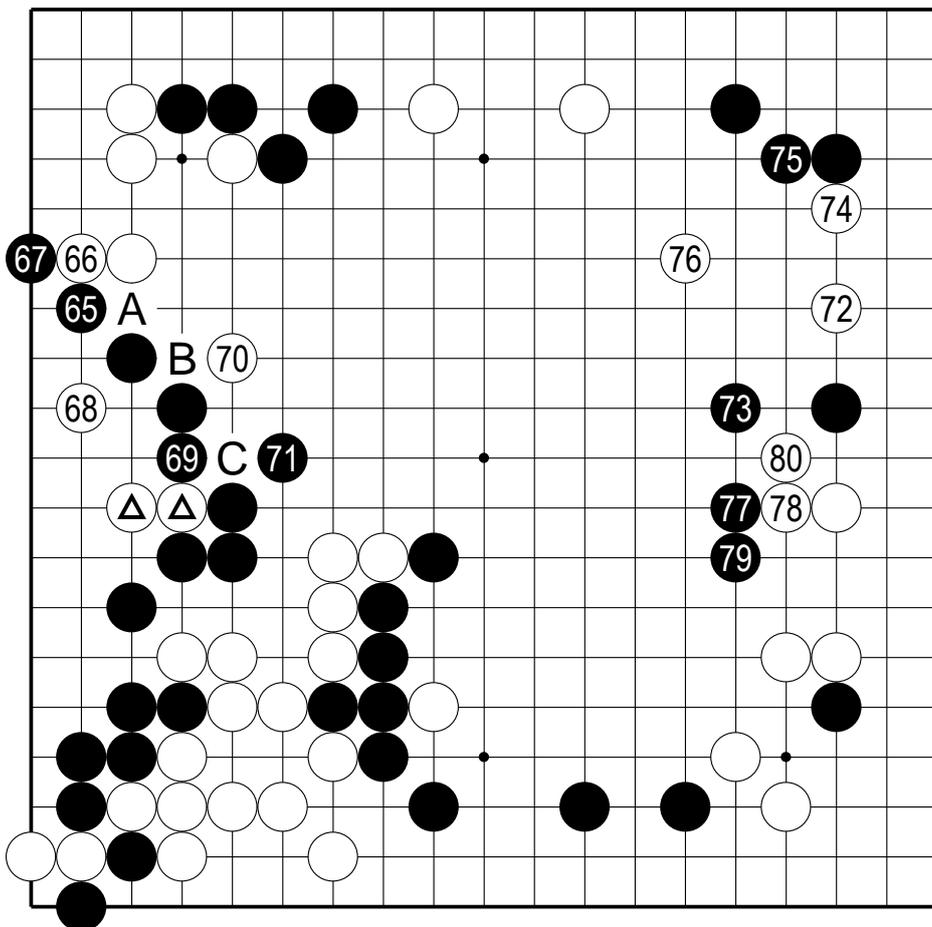
图 75 第六局 第五谱

看了因彻这几着棋，除了这盘棋关系重大而令人紧张外，还使人感到因彻似乎对局势持较乐观的态度。其理由也许是由于黑棋将左边白二子捉住，从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收益。谁曾料到，正是左边黑地中的白二子，后来显示出“丈和的三妙手”——在对方空中施展本领。它隐藏着高深莫测的手段。

第六谱 丈和的三妙手

黑 65、67 是因彻觉得白△二子味道不好，要彻底解决余烬未消的这两个白子而走的。但是这着棋使人觉得不够高明，尽管它是含着种种味道的腾挪，可这种不灵活的腾挪有危险。对“形”独具慧眼的丈和不会放掉这个机会。

白 68 可喻做一个小指头，它在黑的腋下怕痒处轻轻一搔，黑 69 刚一提防，白棋一转呼啸着占领了 70 位急所。不愧是名人丈和，精湛技艺历历在目。



(65-80)

第六局 第六谱

所谓的“三妙手”，就是白 68、70 和右边的白 80 这三手。确实，也

只有丈和才有这样的思想飞跃。

一提到妙手，人们马上会想到埋葬对方大块棋的快感。但丈和的三妙手既非做活被围的白棋，也没有杀死对方的棋。若从现象上考虑其效果的话，他只是先手不花代价地走了白 70 这着棋。

直接实施显而易见的手段谁都会，而“丈和的三妙手”则不然，它一投之下顿时使棋手领略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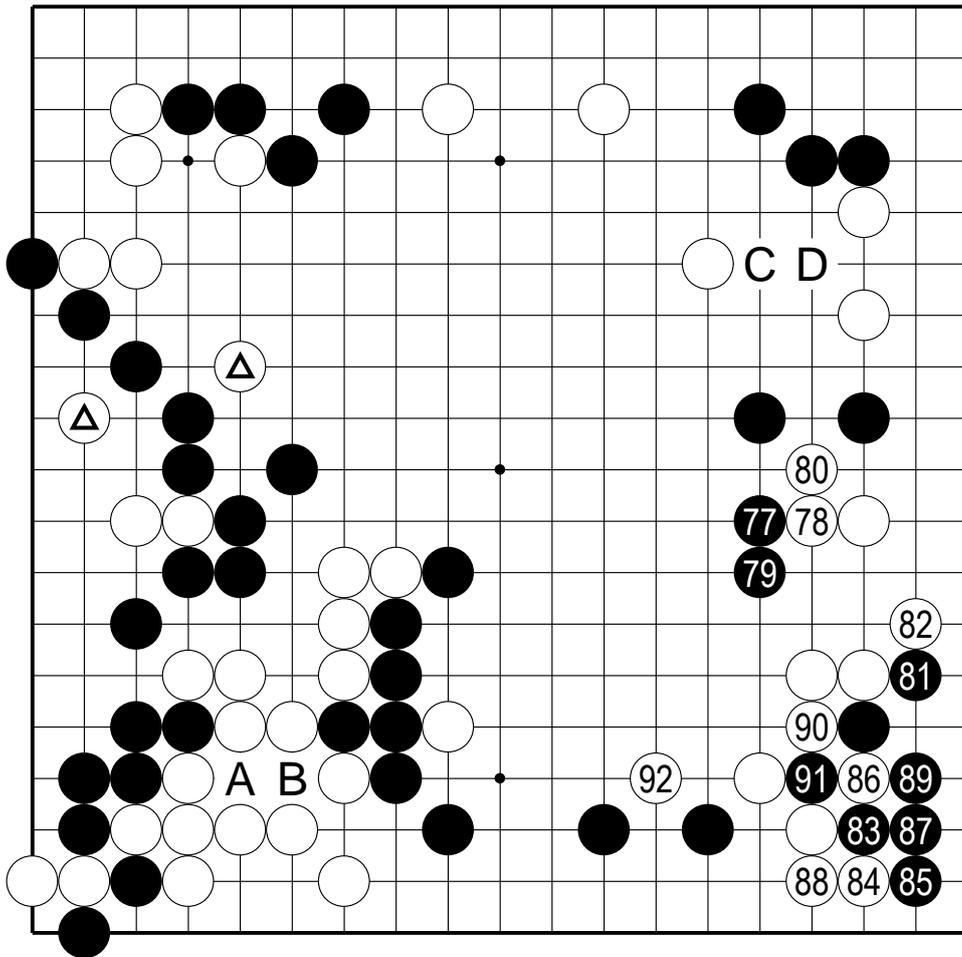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的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地称之为“妙手中的妙手”。白 70 这一着留有 A、B、C 三处的先手利用，左上角的白棋一下子坚固起来，使黑 67 扳的效果减半，是很大的一着棋。

恐怕当时赤星本人见到丈和的 68、70 后也吃惊不小吧。

总之，白 68、70 是淋漓痛快的先手。

第七谱 自然的“棋调”

因彻的黑 77 迟钝地从上面镇有问题。从下边发展到中部的黑棋，由于白棋已在 A、B 位提通黑二子联络上了，所以即使在右方筑起高墙，也只不过扩充下边的黑地，而没有对白棋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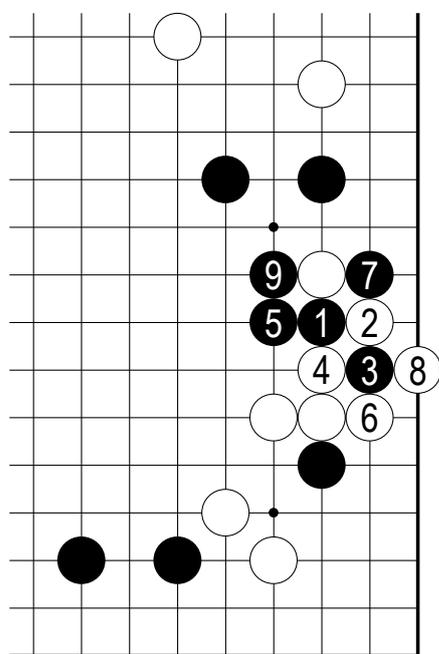
(77-92)

图 77 第六局 第七谱

环顾局势，可以认为黑的目标是在 C、D 处冲击白棋的薄味。这样，黑 77 应如参考图直接 1 位靠，至黑 9，强化这里的棋以逼迫白的弱棋。现在由于因彻茫然地在 77、79 两处“共管地带”费了两手棋，与丈和的 78、80 交换后，反到招致右边黑棋受攻的危险。

如前所述，白 80 和左边的白△二子合称“丈和的三妙手”。其实，白 80 这种棋形不好，本不该称为妙手，可是，白 78、80 的着想正由于它的形恶才出乎人的意料。在这个意义上，这步棋仍不失为妙手。

由于白 80 这一着，黑无论接哪一边都要被白冲断，所以，出于无奈才产生了黑 81 以下角上的变化。黑棋是受到白 78、80 的反攻后，无其它应手才走 81、83、85 的，不可能预期很大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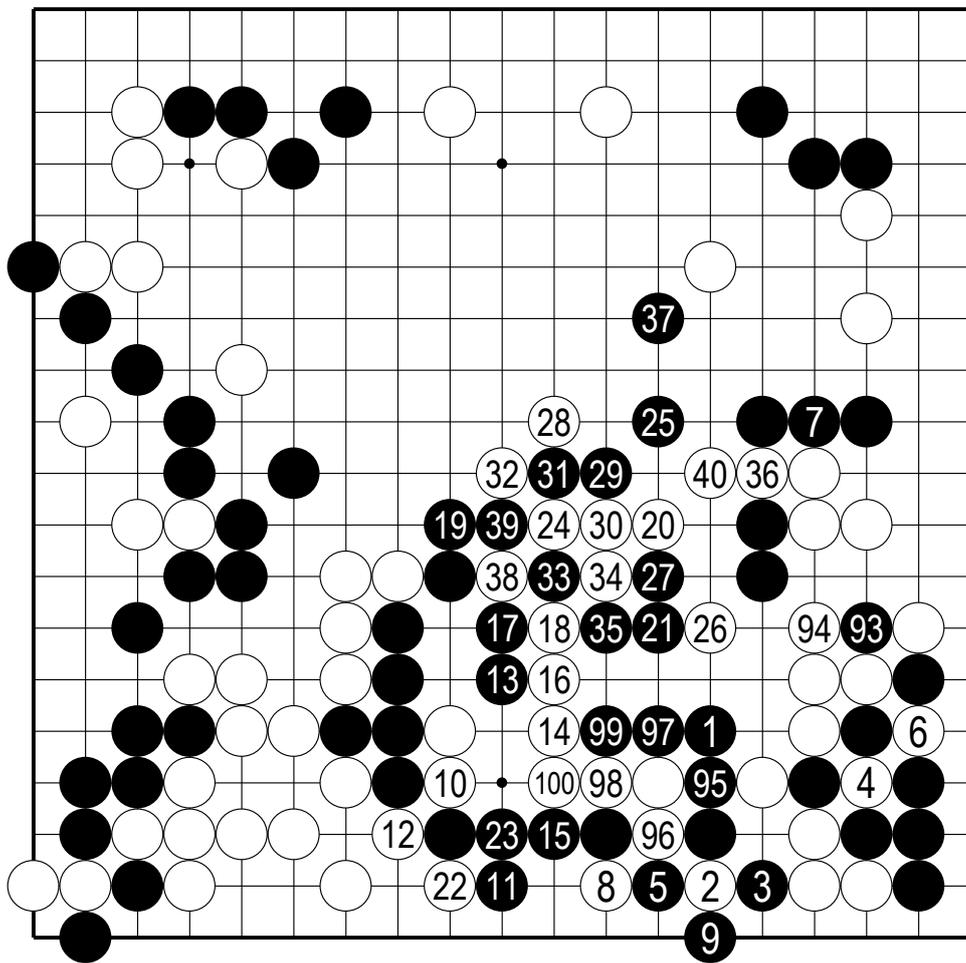
(1-9)

图 8 第七谱 参考图

第八谱 白掌中的玩偶

右下角的劫，黑因劫材不足不能胜。黑开劫作战无理，终于导致了局势的破碎。

关于劫材的优劣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左边黑地中白棋的几个弃子起了很大作用这一事实。全局的战斗常常是互相关联的，胜负不是某一局部的战斗所能决定的。



(1-100)

图 79 第六局 第八谱

这样，白 6 后，不仅打通了右下角，下边的白棋还留有种种余味，现在只是无眼顾及罢了。黑棋的非势已显而易见，在中盘战斗中，丈和

的力量将因彻击垮。

对白 10 的挤，因彻看到形势于己不利，走了黑 11 强硬的一步，令人栗然。无理总归是无理。结果，下边的白棋大模大样地走 16、18，突破了重围。这样一来，主客易位，向中原挺进的白棋大军将黑左右分隔开来，形成了缠绕攻击的局势。

黑 21 总算切断了中央白棋的联络。白一面从容地向中部长，一面继续分隔黑棋，窥伺着猎取的机会。对白 36 的冲，黑不能占 40 位要点。黑的阵营已经四分五裂，活象被白玩于股掌中的玩偶，下边的一块白棋看来岌岌可危，但白棋是不会白白赠送的。而且就算弃掉这些也不过二十目。

一代强者、名人本因坊丈和以他的威力挫尽赤星因彻的少壮锐气。

第九谱 用兵之妙

从开劫到劫争收尾，其间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对白棋来说，中央的劫比起右下角的劫更加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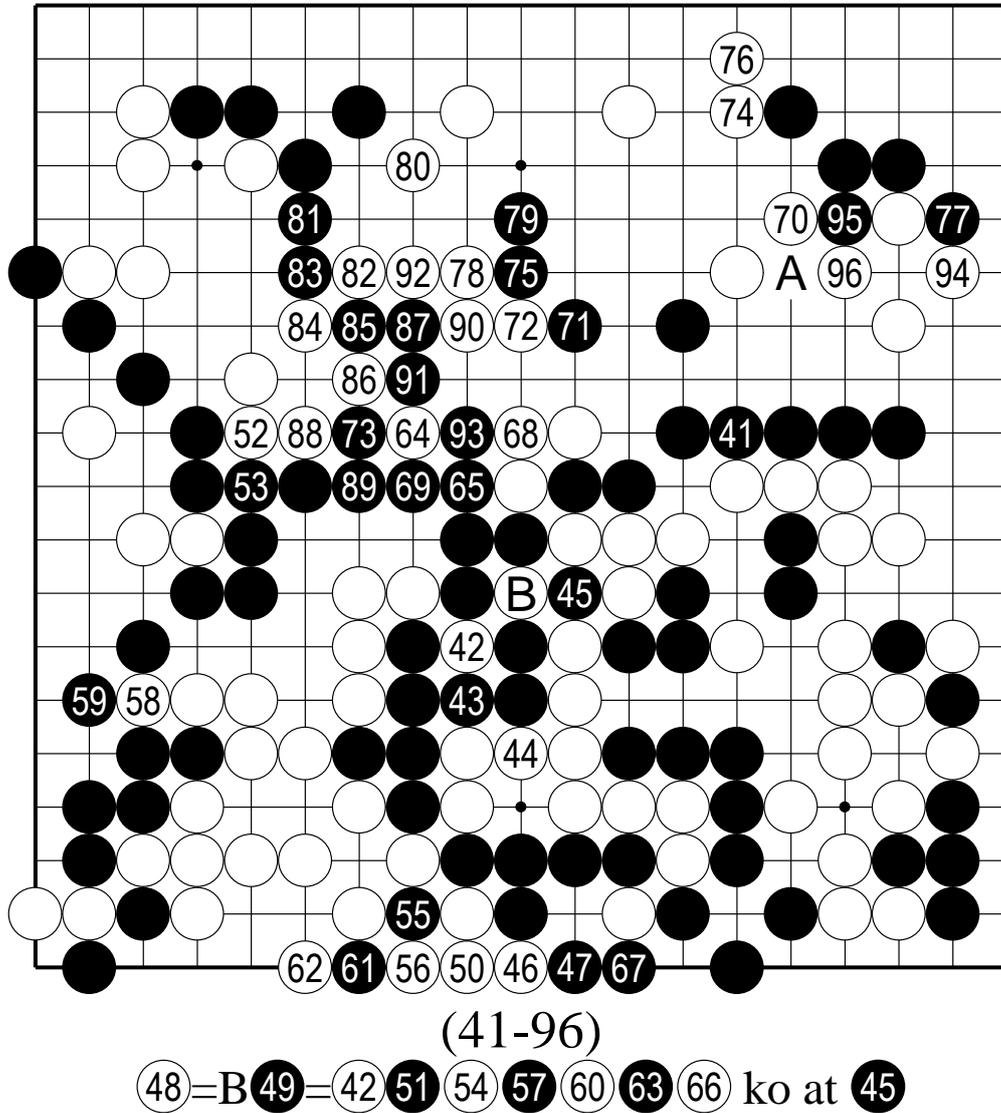


图 80 第六局 第九谱

黑只要再有一个劫材就不必象黑 67 那样退缩了，而且劫胜后可收拾掉十子之多的白棋。这种愿望虽然不能达到，黑还是拼命地以 55、61 等处的边上劫材进行抵抗。丈和的应对路数丝毫不乱，鬼才因彻也许悟到此局的胜负了。

但是，一想到老师对名人棋所的执拗夙愿系之于这一盘棋，因彻不能就此认输。为了老师，为了井上家，他甘愿舍身成为胜负之鬼。

这局棋每隔一日对弈一回，实际下了四天。据说封棋的时候，因彻只身泛孤舟于隅田川上沉思构想；丈和的妻子敬事神佛祈祷丈夫的胜利。这确实确实是一盘你死我活的对局。在这局棋结束后，因彻也结束了二十六岁的人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局中黑 73 多想走 72 一带呀（进而对 A 位一带攻击），可是不行。因为有白 89 位挖的手筋，中央黑棋虽不能被擒，但被白从上方紧紧压住后，黑只是单官联络了。白 74、76 将白棋唯一的弱点补牢后，白 80 锋芒一闪，转战它方。用兵之妙，令人生畏。白此时弃中腹数子而不顾，对胜利已经成竹在胸。

第十谱 因彻力战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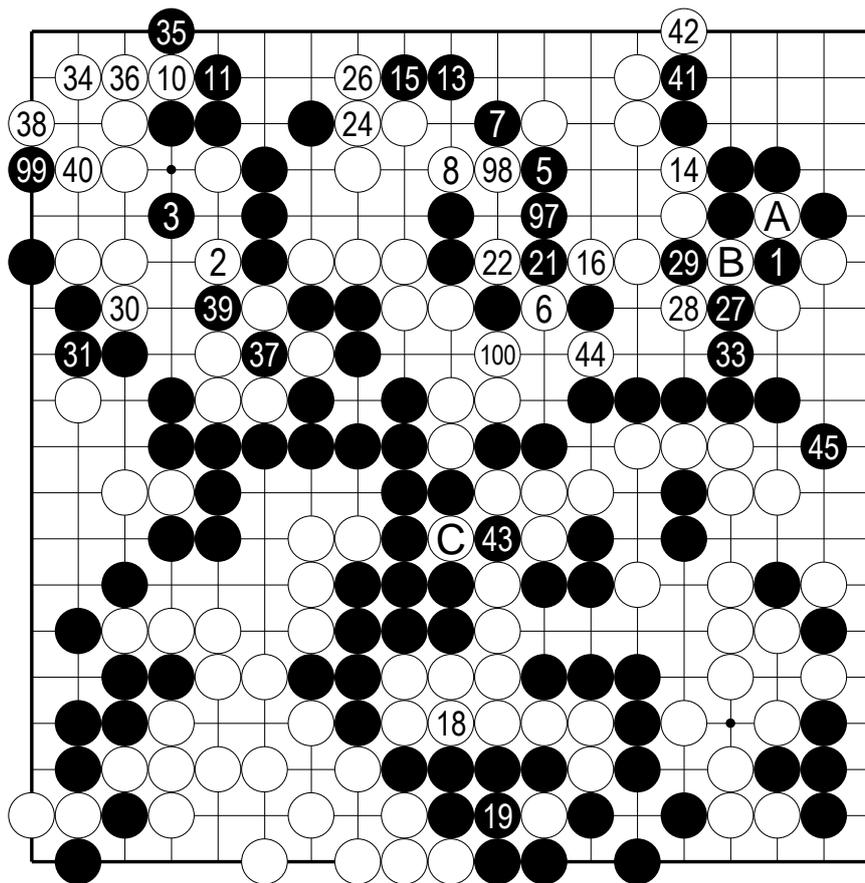
在最后关头，黑又少一个劫材！黑不应白 24 的劫材让白 26 位冲断，这种被砍断脊骨的痛苦非语言所能形容。结果，上边一带尽归白棋所有。

黑 25 粘劫大概是出于无奈。不过，因彻这个人相当顽强，黑 27 转换，把右边攫为已有，完成了最后的拼搏

（至二百四十六手，白中盘胜）。

如此激烈的战斗，矢尽刀折，因彻终于降服在丈和手中。也许是这局棋消耗过大，当年竟成为不归之客。因的败北后，老师因硕悲愤不已，丈和刚一隐退，他就提出了与本因伤继承人争棋的要求。老奸巨滑的丈和早已看穿这一点，立秀和为继承人迎击因硕。

秀和一直活到明治年间。当时他执先老师丈和远远不及，因硕也是连战连败，雄图未展。这样，时代继幕末战乱之后，迎来了明治的黎明。然而，明治新政并没给棋界带来什么新气象。本因坊秀和活到明治六年，他的房子两度失火，最后不得不在废墟的仓库里苟延残年。虽然后来秀和的弟子秀策等人的势力有所增长，但明治维新时代，围棋界还是每况愈下地衰落下去。“御城棋”在 1862 年废止。幕府内外多事，围棋也就无暇提起了。



(1-100)

④ ⑨ ⑫ ⑰ ⑳ ㉓ ko at A ㉕=A ㉗=B ㉙=C

图 81 第六局 第十谱

第七局 四国的怪物—米藏

一文政四年（1821年）

本因坊丈和

二子 四宫米藏

第一谱 “一只狼” * 登场

素称磐石之坚的德川幕府，随着新兴的商人阶级势力的崛起，终于失去了往日的风貌。在武士阶层趋于没落的背景下，过去一直为权势服务的围棋逐渐渗透到民众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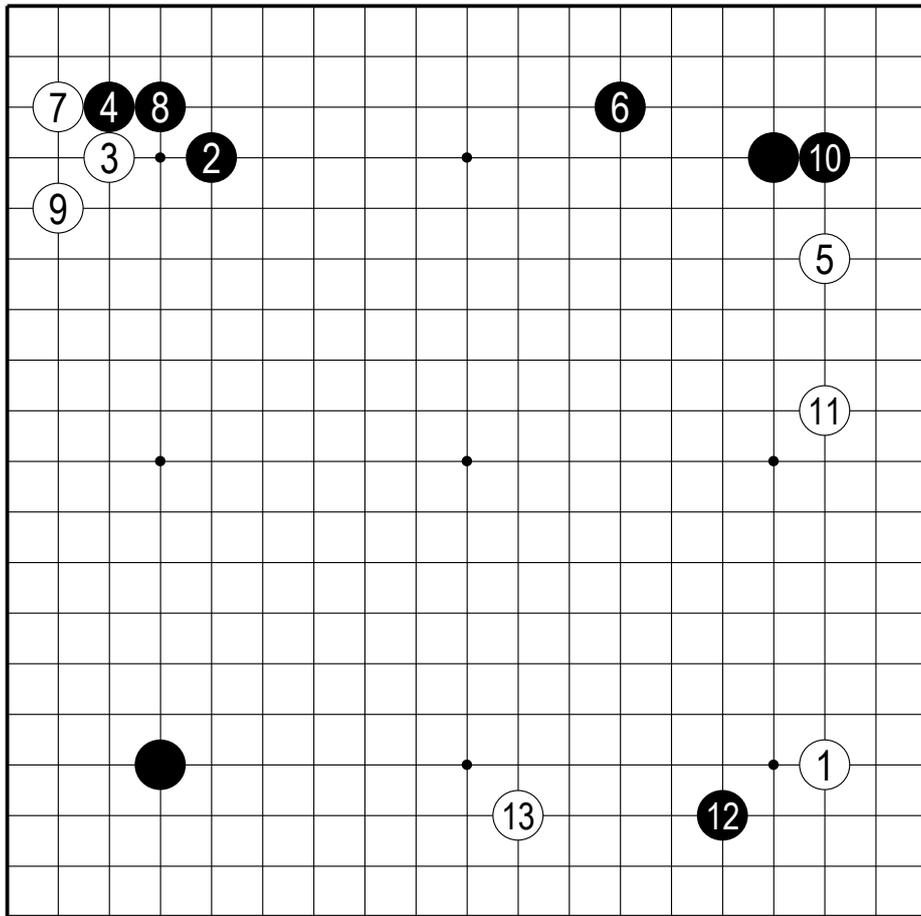


图 82 第七局 第一谱

*：日语中“一只狼”是形容性格古怪、独往独来的人。一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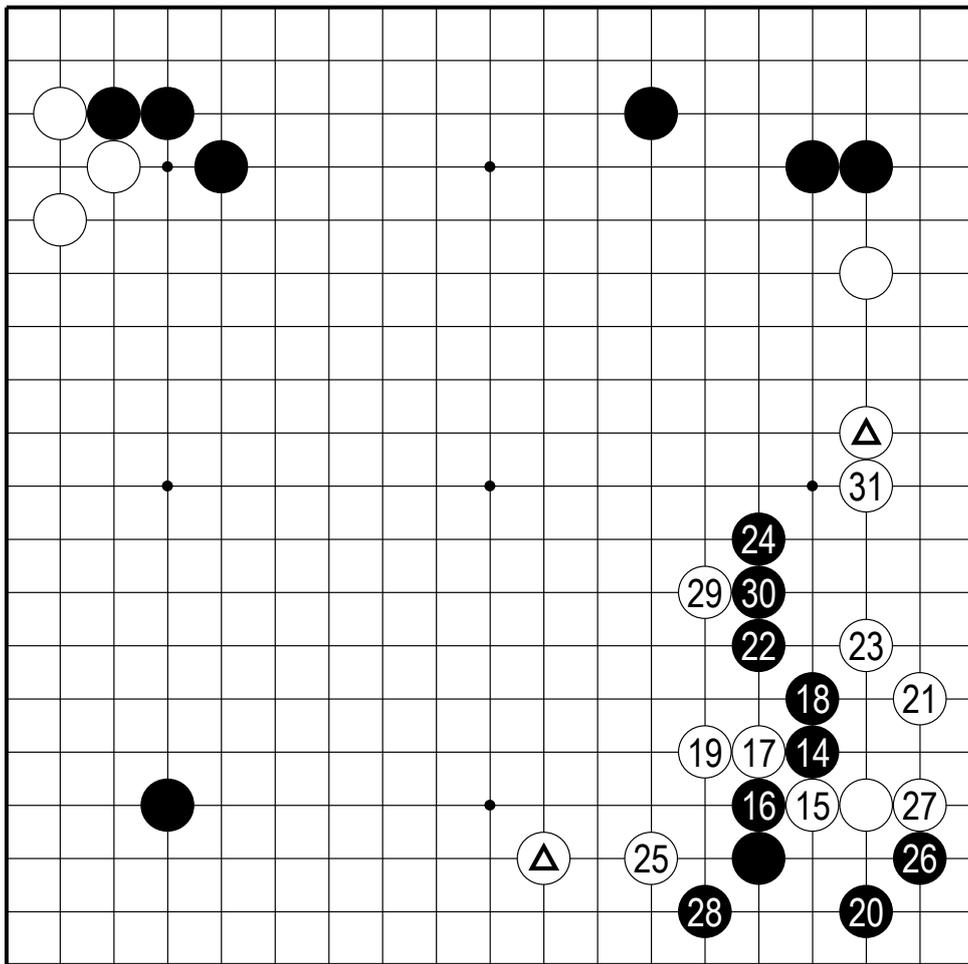
本局中出现的米藏是淡路岛人，他没有古来围棋四大家的束缚，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独立不羁的“狼”。他伴随藩主来到江户，与当时的权威本因坊丈和对弈。丈和让他二子，先后对阵十一局，除一局和棋外，其余十局是四、六分，米藏算得上战绩卓著。

与风靡一世的丈和下二子棋起码要有专业四段的水平。他们的对局轰动了江户，威镇西国路的“四国怪物”四官米藏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在这种气氛中，丈和如果疏忽大意改北，那就丢了幕府扶植的专业棋手的面子。因此，这次对局一扫平时对局时的轻松、倦怠。

笔者也是围棋爱好者中的“一只狼”，虽远隔时代，也很想与“同行”的米藏较量一番。

第二谱 敢于冲断

不知谁调查过，说米藏以赌棋为生，赢钱曾多达三千两，可他又不享无义之财，赚来的钱都当场散掉，很得人们信赖。看本谱，对黑 14 的飞压，白的冲断是当然的措施。在白△子已经控制了右侧和下边的情况下，稍会下棋的人会问：“不在 A 位爬怎样走呢？”就是冲断这一手棋。人都说丈和的铁臂无坚不摧，他哪会逃避黑 14 的挑战呢！他傲然一笑，果断地 15、17 冲断。



(14-31)

图 83 第七局 第二谱

可是，米藏就像未加雕琢的顽石，不管这一套。他不接常规的棋理下

棋，相信的只是“力”。”“管你是丈和还是谁呢，我不买这个账！”至白 19，黑、白双方摆好了激战的架式，看来，一场恶战势所难免。黑 22 瞄着 B 位的靠。白 23 补。到白 31，双方你来我往、攻攻守守，以力战闻名的两位英雄的阵容毫无破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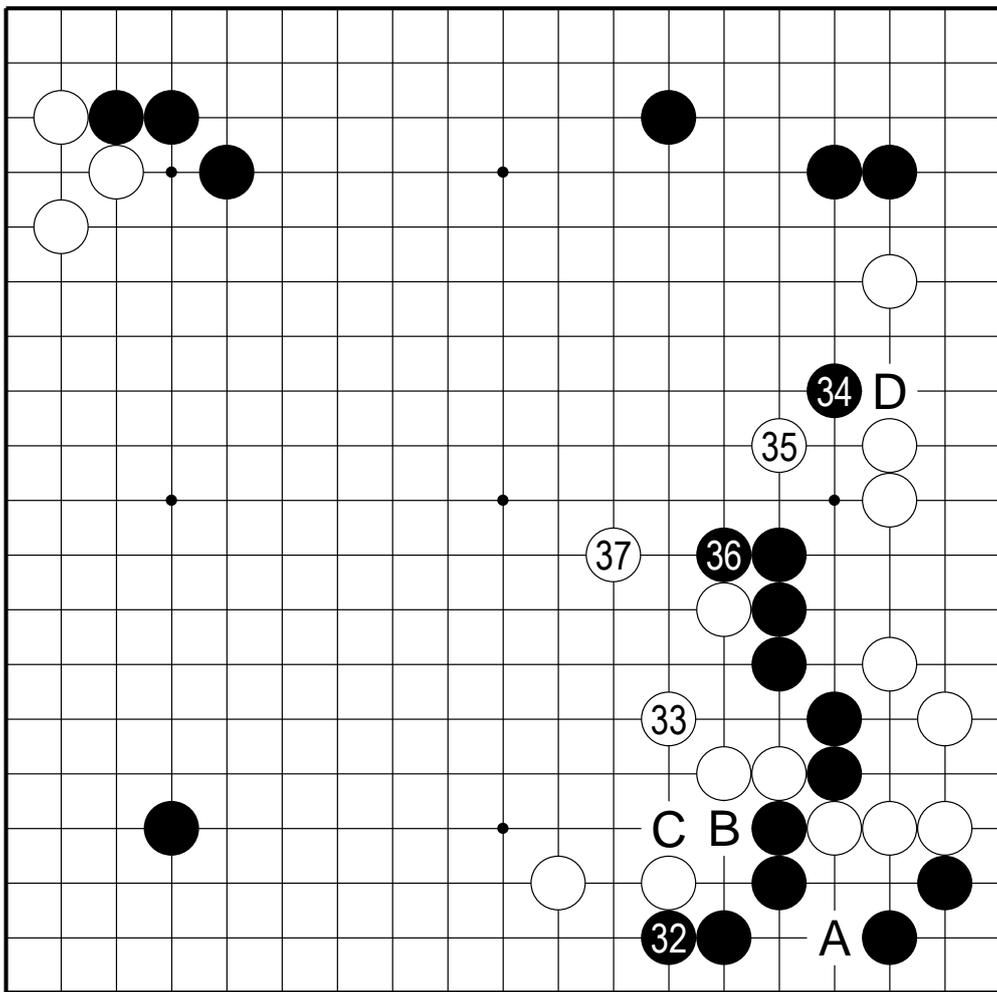
米藏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逸话。当时在京都有位前代本因坊元丈门下的高徒，名叫外山算节。在京都寂光寺举行本因坊一世算砂的二百周年忌的佛事时，算节与丈和执先对弈（这盘棋尚存）。当下到一百一十九着的时候，算节倒在棋盘旁死去，而这盘棋也成为永远完不成的对局了。

云游四方的米藏每逢东行的机会必去拜访这位算节，而且二位还要“手谈”。算节名不虚传，凶猛的米藏好象没赢过他。不用说，按当时社会的风气，下棋时没酒助兴是不行的。据说算节一到囊空如洗、酒资无凭的时候就非常怀念米藏：“米藏该来了！”

第三谱 会心的一着

右下角燃起的战火越烧越旺。这场互相纠缠的热战，恐怕对局者双方都是出于无奈。

读者怎样看待黑 32 的下爬呢？须知这里即使让白挡下，角上的黑棋也不会死。可米藏觉得，如不走这一步就不象自己的棋，就会使人感到这幅煞费苦心描绘的画卷里缺少画龙点睛的妙笔。



(32-37)

图 84 第七局 第三谱

黑 32 是好着，是使下边的白棋浮起的含蓄手段。笔者也有这样的体会：当走了一着自己满意的棋之后，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春风拂面的滋

滋快感。我们似乎看到，米藏走下强有力的黑 32 后端起盘侧的浓茶咕咚一声一饮而尽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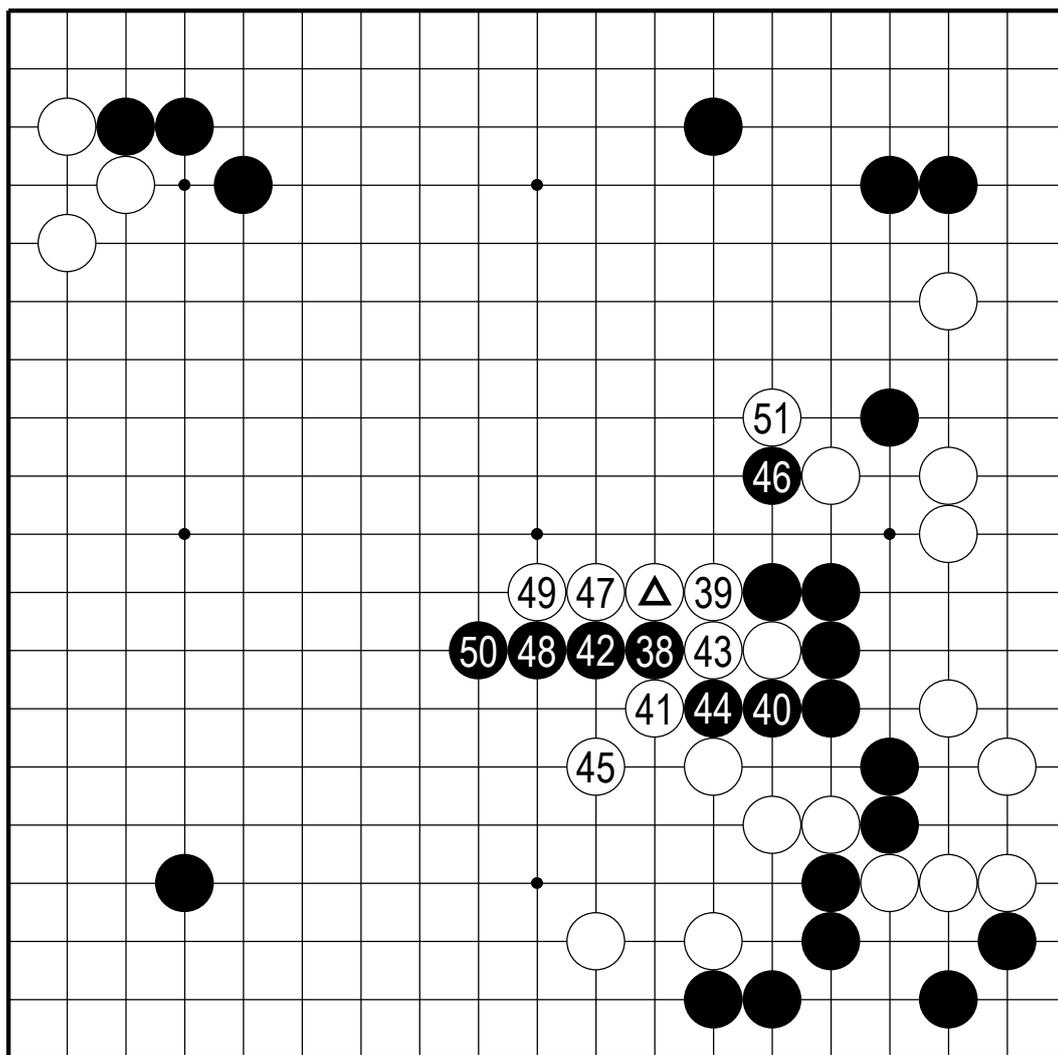
黑如不走 32，白有 A 位的跨，黑不能冲击 B 位白的缺陷。白 33 补黑 C 位的跨断或 B 位的冲。此时，米藏隼鹰般机敏的眼睛灼灼发光，黑 34 抢先手。白不能走 D 位。待白 35 跳出后，黑 36 曲！用兵之妙令人钦羨。

但是，丈和的钢刀从空中呼啸而来，白 37 想要封住黑向中腹挺进的路口。

差不多的人被丈和这一手镇后都会惊惶失措，而米藏却连睫毛都没动一下。有人要问：“你看见了？”我猜的。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因为次谱的黑 38 是直捣白棋肺腑的严厉一击。

第四谱 中腹——决战的战场

前谱白△封住黑向中腹的进路，强烈无比。一般的人是经受不住这样丧神裂胆的轰击的，但今天却碰上了寸步不让的米藏。他不但不惊慌，而且看准了白的镇稍稍有些勉强，黑 38 反断，比白的强袭更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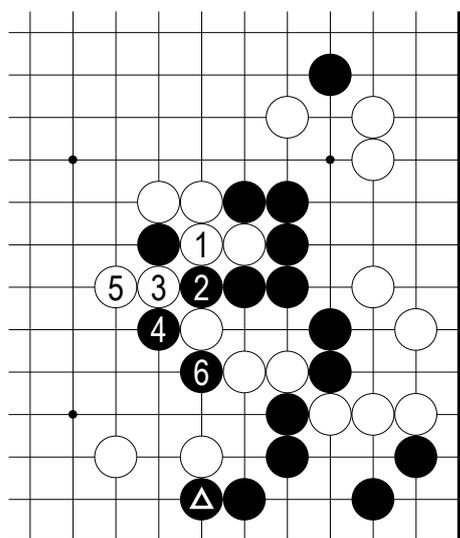


(38-51)

图 8 5 第七局 第四谱

黑 40 是与 38 呼应的手筋。丈和若粘一子，则如参考图，黑 2 至白 6 必然以白棋崩溃而告终。以前的黑▲的爬一下子生动起来，下边的白棋阵营会土崩瓦解。

41 至 46 可以看做黑、白必然的应接。既然黑 38 反击，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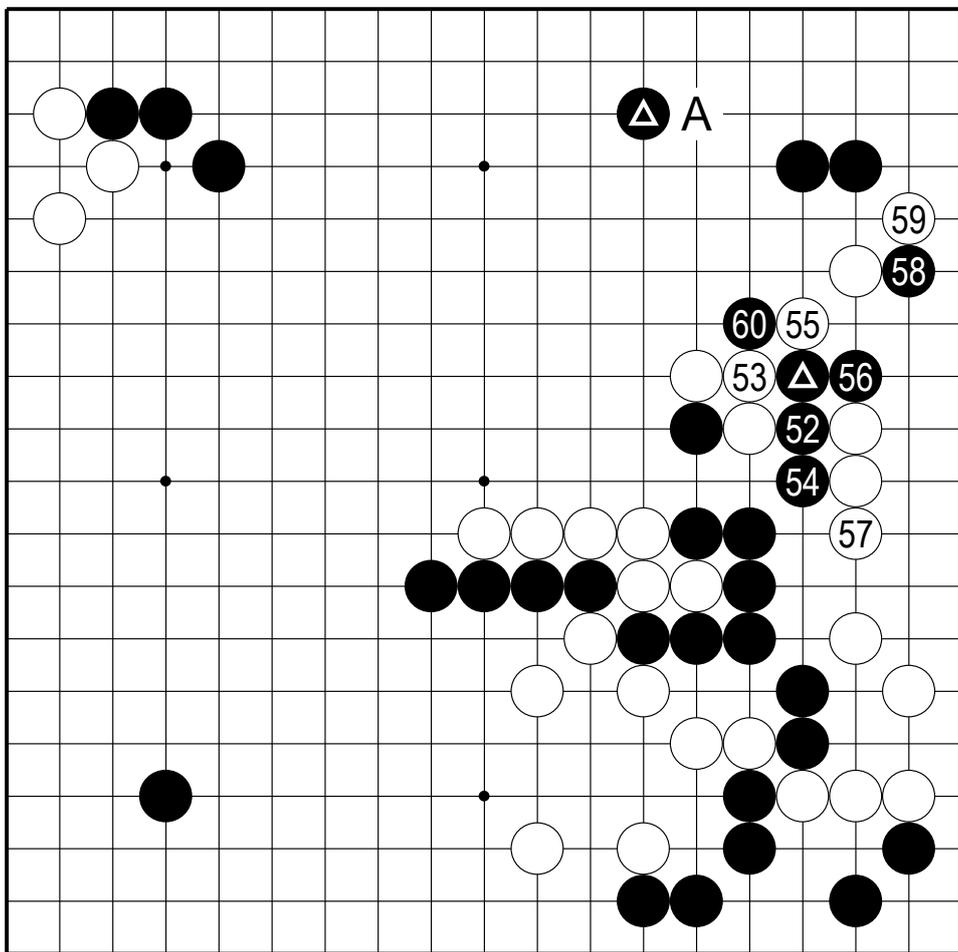
图 85 第四谱 参考图

黑、白双方义无反顾地向命运的决战场——天元疾驰。在白 51 扳黑 46 的时候，我开始担心黑是不是下得有些过分。对此局面，读者有什么感想？在诸位“精彩”、“有趣”拍手喝彩之前我想请大家注意——围棋，就其本质来说，是黑、白双方棋子生存的战斗。在天下太平时无休止地张扬不算真本事。但是，一旦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你又不去反击，那么，你现在的安宁和将来的希望都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时刻，不是正应该全力以赴，豁出老命回击敌人吗？围棋象征着人类社会。井底之蛙竟想那些虚无飘渺的世界不算能耐。天地一旦震荡起来，就是龙争虎斗的场面。而丈和、米藏的战斗画卷，才真正地展示了围棋的壮美。

第五谱 扣人心弦的攻防

黑 52 的冲断也是手筋。白 53、55 进一步强袭。这种时候，谁错一步谁就会跌入无底深渊。会下棋的人恐怕此时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吧！

紧 58、60 是常用的次序。目光敏锐的米藏看准了白棋着数将尽。就是说，在下方战斗开始的时候，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战斗发展到这一带的结果。围棋也是一门累人的艺术。



(52-60)

图 87 第七局 第五谱

我们知道，围棋的路数计算并不是一着加一着地按顺序逐个研究好的。

它的每一着中都有无穷变化，而每一着的下一着还存在无数变化，那么接下去的第三着、第四着……呢？恐怕要按几何级数递增了。所以，对于围棋的路数，与其绞尽脑汁地计算，不如凭藉直觉的洞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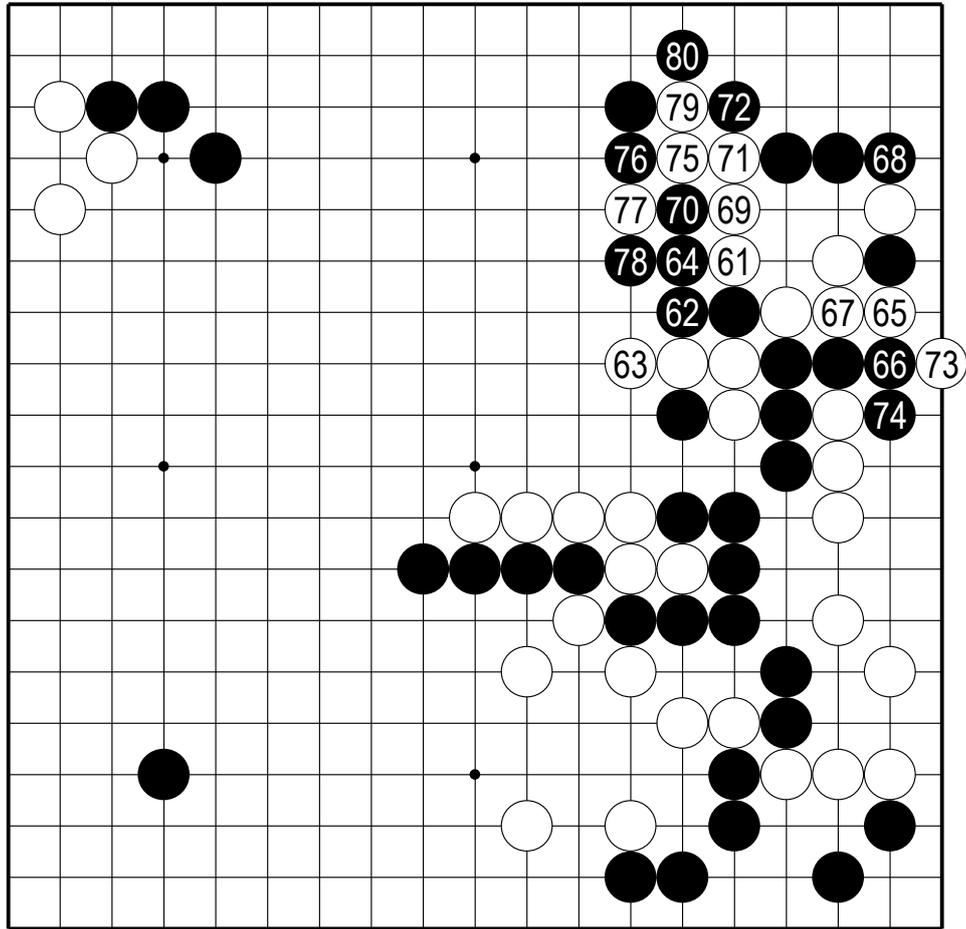
谱中黑▲子若在 A 位，黑 60 的断因征子不利而不成立。

可以说，追溯到二十几着以前中部战斗开始时，上边黑▲子的位置与右边▲子相呼应后就有某种手段了。围棋也是一门神秘的艺术。

双方摆开厮杀的架势，结果将如何呢？请看下谱。

第六谱 封住白出路

黑 68 多想在 69 位挡啊，可是不行。互攻显然对黑不利。



(61-80)

图 88 第七局 第六谱.

参考图：对付黑 1，白以 2、4 两手。黑只能 5 粘。假设至 16 是预定的应接，白将会不顾角上三子而径直紧气，白方七气加一劫，黑只有六气。

所以，黑 68 是唯一的一手。白 69 长出引起更复杂的纠纷。这场战斗简直无止无休，对局双方都认识到，这局部的战斗直接关系到全局的胜败。

白 73 先手扳，白 75 以后象水一样滴淌着穿过曲折的缝隙前进。白 79 以为黑技穷了，可米藏早有准备，黑 80 强硬地将白棋的出路封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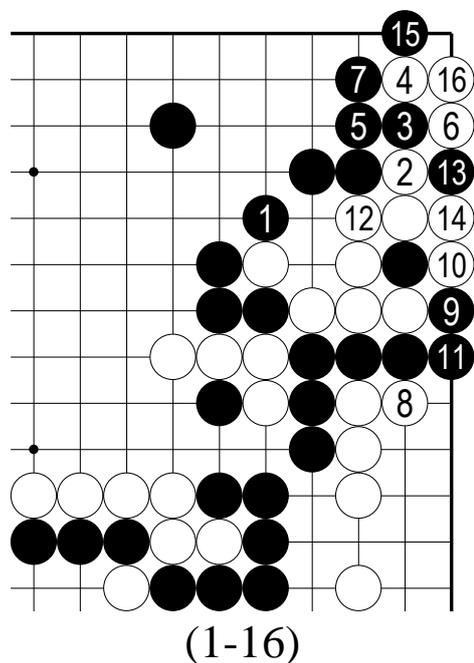


图 8 第六谱 参考图

笔者对以上的运行次序有点疑问。白 63 长，黑 64 的曲势所必然。因此，白 63 似应先在 64 位压一下再于 63 位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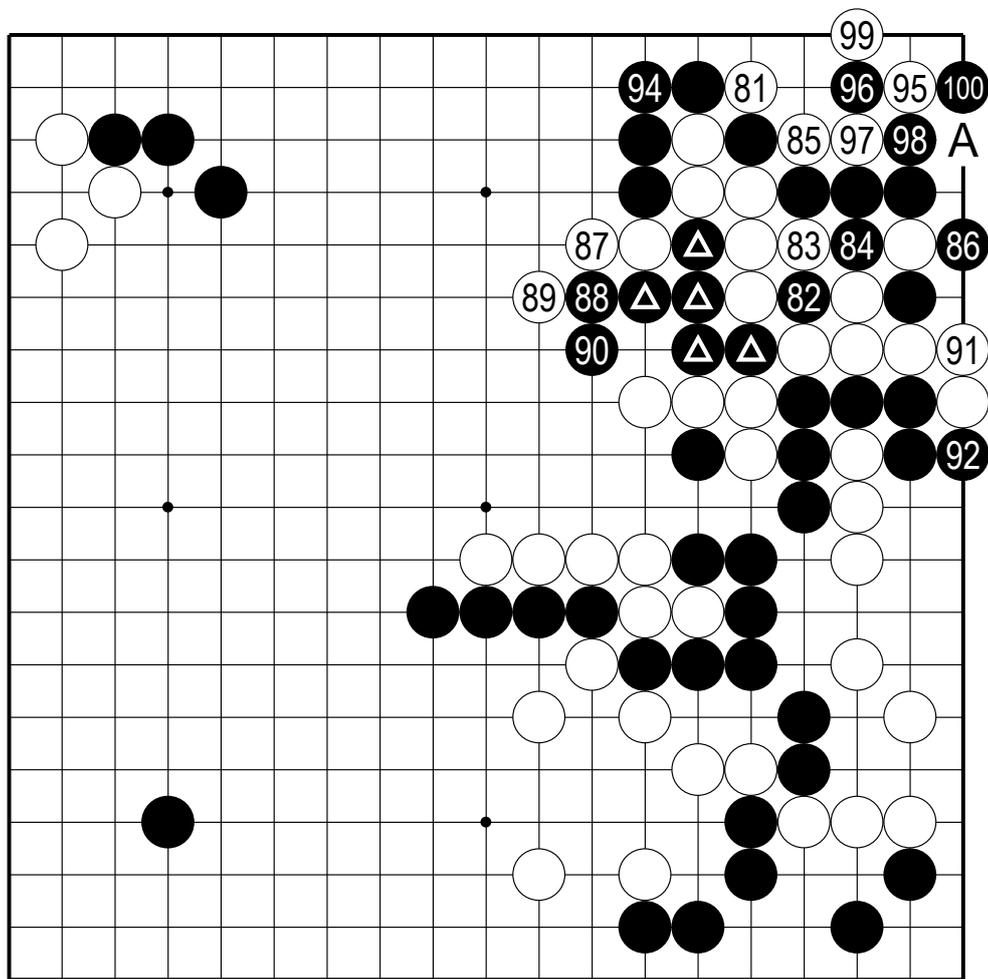
角上虽然多少好走一些，但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黑若强硬地撕开中腹扳 63 位头不合道理。所以白 63 长似是无理手。

第七谱 令人窒息的激战

硬碰硬的激战！黑不顾白 81 的断吃而在 82 位扑，实际上只此一手。

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白 87 是丈和的过分之着。

后来的情况说明，由于走完 87、89 而失去了劫材，致使白二十多子的大团棋被净吃。如果不走 87、89，那么右上角打劫时在 88 位扳就会有二个劫材。



(81-100)

(93)=82

图 90 第七局 第七谱

话虽如此，白 87 以下也是现在要走的地方。就是说，此时黑必然在

88 位冲，右上角的战斗告一段落之后，黑有可能根据情况不顾▲数子而围成大空。时不我待。丈和看到了这一点，以白 87、89 走尽了重要的劫材，右上角的二十多子因此荡然无存。围棋艺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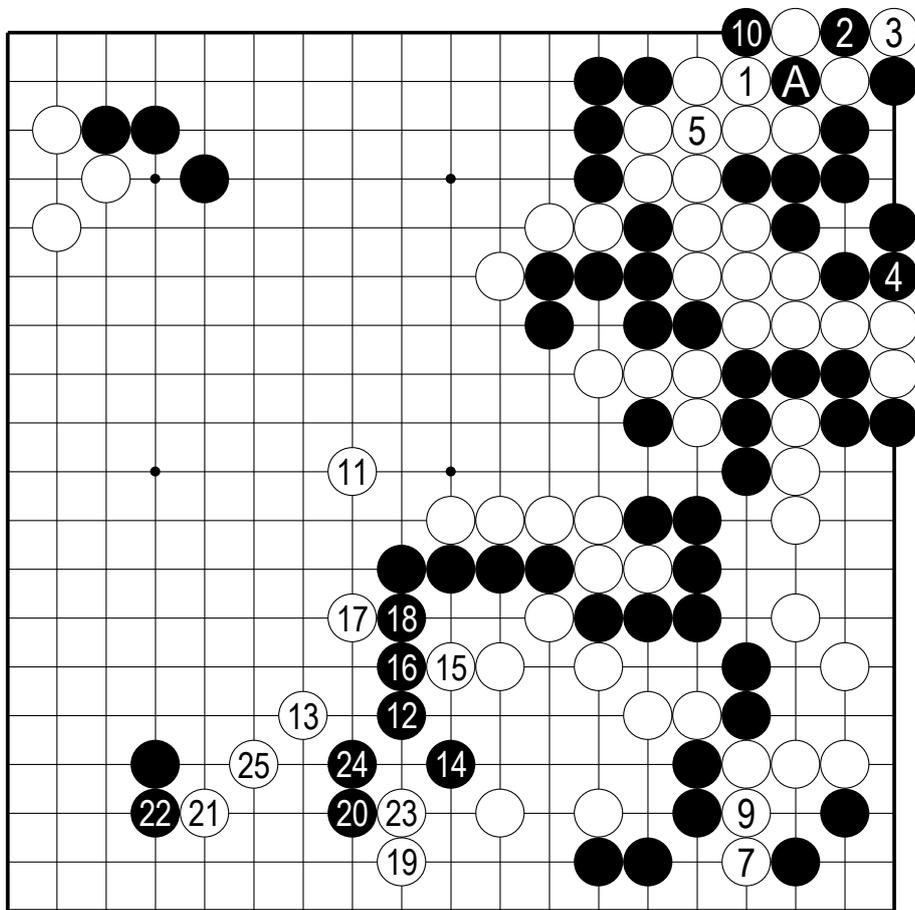
黑 96 也是紧气的手筋。黑 98、100 全力以赴。一往直前，要是能慢慢腾腾甫 A 位团眼则是双活，那样，右边的黑棋恐怕就成牺牲品了。激烈的战斗令人窒息，简直没有解说者插嘴的功夫。不过，我还要向诸位读者罗嗦几句。

尽管他们二位让我们见到了血肉横飞的场面，但我想他们自己却是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不知哪位名人在一本书中写道：“两位剑侠虎视眈眈，相峙不动。稍倾，一方默默地回剑入鞘，败下阵来。”这个作者认为这就是剑道的妙谛。也许，这种场面会使少数的名人、大师落下激动的眼泪，但是，俺们这些老百姓却品不出这里头有啥滋味。

第八谱 丈和的惊人棋力

三年之间，米藏对丈和共下十一局棋，其中米藏胜四局，丈和胜六局，和棋一局。这局和棋就是第七局。几年以后，米藏对人说：“丈和真是名人之才。我曾自信二子棋天下无敌，第七局下到一百一十着拔了二十一子后，我确信胜定了。哪料到丈和走下一百二十五着时竟反客为主，最后居然和棋了！”



(1-25)

●6=●2●8=A

第七局 第八谱

丈和也对人说过，“与米藏对局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中下围棋的最盛期，有的棋我本不该胜，有的棋想胜也难，但我却往往得胜而归。”这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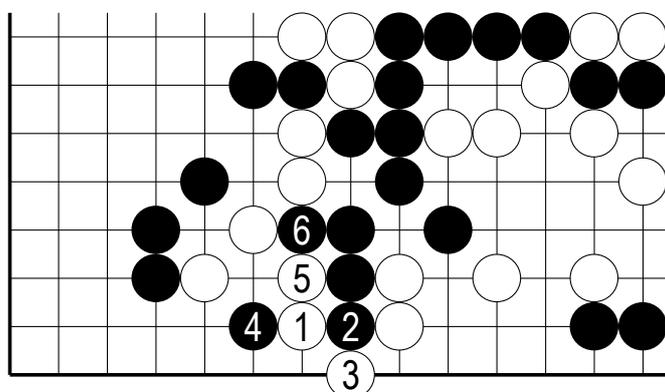
暗指了与米藏的这盘和棋，同时说明米藏也不是个凡人。以上引用了《坐隐谈丛》里的一段话。文中米藏所说的一百一十手就是本谱中黑10的提。不管让谁看，吃死这样的一块棋毫无疑问大局已定，这并非米藏的错觉。但事实又是这样捉弄人：这盘必胜的棋在可怕的丈和面前渐渐崩溃！而且，在这当中米藏一直全力拼搏，并没想为保持胜势而畏手畏脚。唯一的解释是，丈和拥有可怕的棋力。

黑22拦当然，米藏斗志不衰。

棋盘的右上角囫圇被黑吞下，按说米藏差不多该知足了，但他却象一个病入膏肓的赌棍，钱赢得越多越不肯罢手。局势显然对白不利，只见丈和伸手拿过刀形小烟斗，点着后深吸一口，在徐徐升起的烟幕中，一个攻击下边黑棋的计划形成了。

第九谱 欲置白棋于死地的气魄

白 33 在 34 位跳似是而非。因为有参考图黑 2、4、6 的妙手。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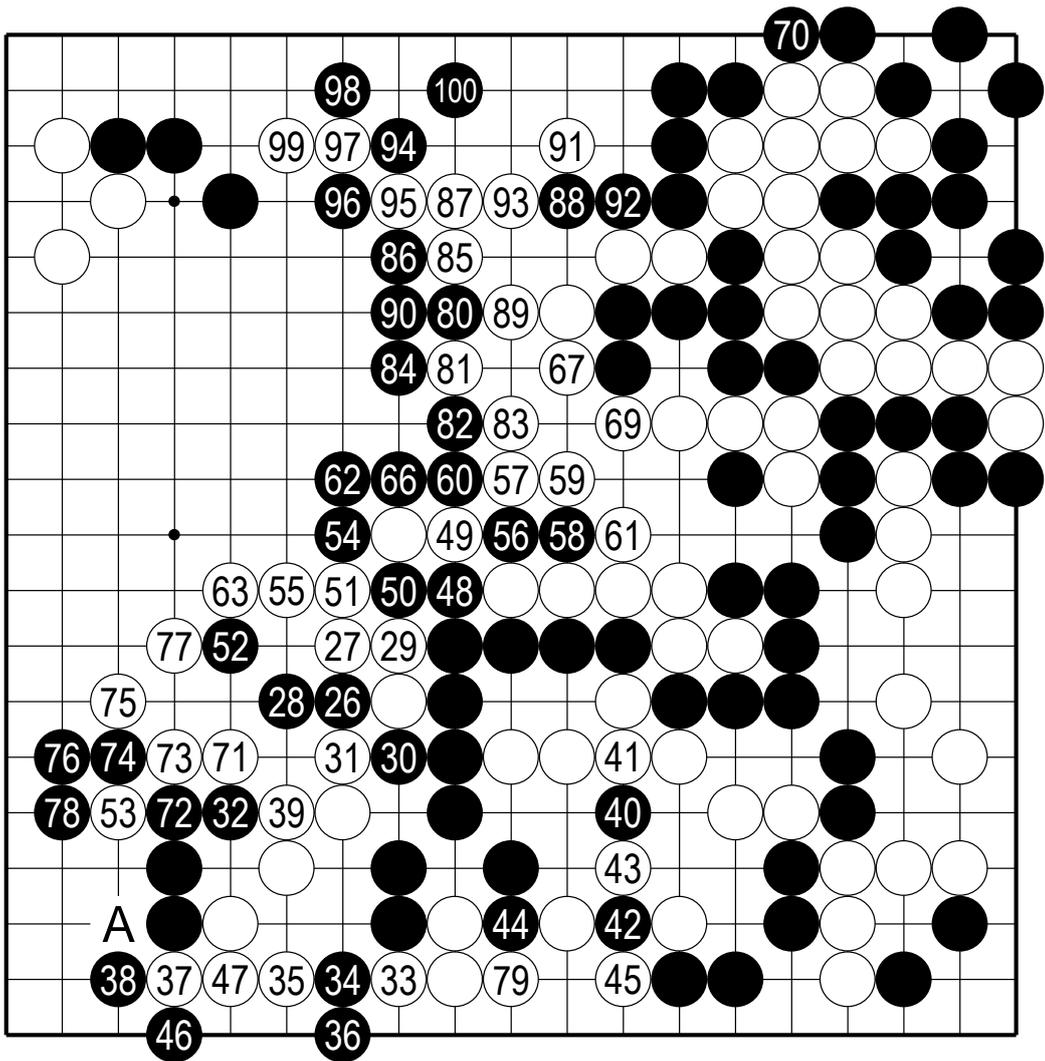
图 93 第九谱 参考图

中腹的战斗极其惨烈，使观者心惊胆战。白 53 瞄着 A 位的断和了 71 位的扳，蕴含着丈和力挽狂澜的必胜信念。黑 54 强烈。黑 56、58 被征吃。

“喂，老米！完了吧。这回可麻烦了！”如果有人这样说，米藏肯定会嗤之以鼻：“你还没着到真正的手段呢。”见到黑 60 后立刻就会明白他的道理了。

黑 62 是俗筋。毫无疑问，应先在 56 位扑，由于黑 62 的长，白腾出手来，占 63 以下弃掉了中央的二子。

请仔细看一下黑提掉二子后的形，黑 62 完全没有必要。丈和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白 67、69 先手打吃好，中央的一团白子差不多安定下来。白 71 扳出，白棋阵营顿时有了起色，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米藏丧失警惕走了 62 的缓着。白 79 大极。这一手不仅大，还瞄着提掉白二子的黑大块棋。黑 80、82 令人感到黑要置白棋于死地而后快的凛然杀气。



(26-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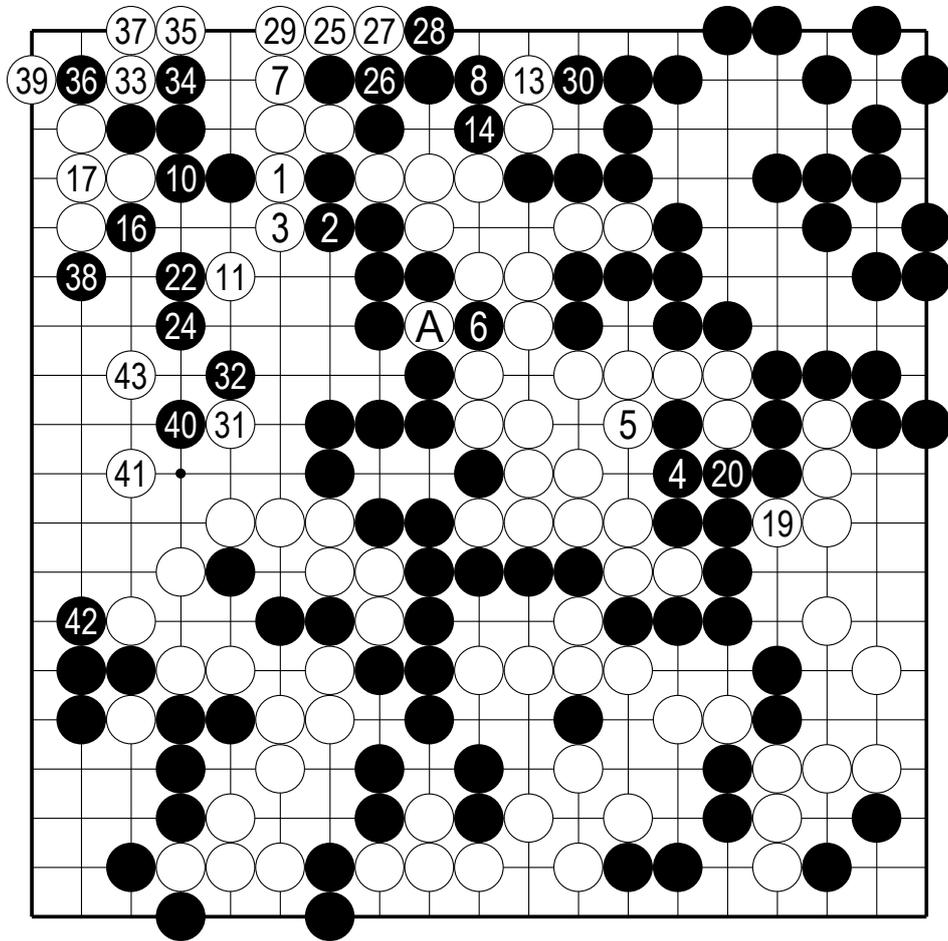
64=56 65=58 68=56

图 92 第七局 第九谱

第十谱 专家的顽强信念

激战二百多着，黑 6 终于开始了事关白大块棋命运的大劫争。结果白 23 粘劫。这时的局面虽然细微，但仍应看作黑稍好。

不过，白巧妙地牺牲上边的二子后，自然而然地得到先手 29 位的立再 33、35 渡过。相扑中有句话，叫“脚上长眼”，丈和正是如此。从表面上看，米藏的强大攻势彻底击垮了丈和的营垒，但实际上丈和沉着顽强地抢占一个又一个要点，抓住每个扭转局面的机会。



(1-43)

(9) (12) (15) (18) (21) ko at A (23)= (6)

第七局 第十谱

在米藏怒涛般的猛烈攻击下，一般人是很难坚持到底的。诚然，攻击

型的米藏让人钦羨，而当时的权威、名人丈和那种专家风韵的进退之妙更令人称绝。

第一期本因坊关山利一九段曾经说过：“即使是专家，也不可能不输棋。但他必须血战到底，这样，输了也是光荣的。”真是回肠荡气的至理名言。丈和就有这样的精神，这是专家的固执呢，还是伟大的气魄？

（二百一十三手以下略，和棋）

补言：本书原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有一局十回的限制，所以本局这样长的棋只好到此截住了。不过，古时的棋谱，即使是细棋，在中途“打住”的往往也为数不少。望读者谅解。

一著者

第八局执拗的幻庵

一天保十一年（1840年）十一月

井上因硕（幻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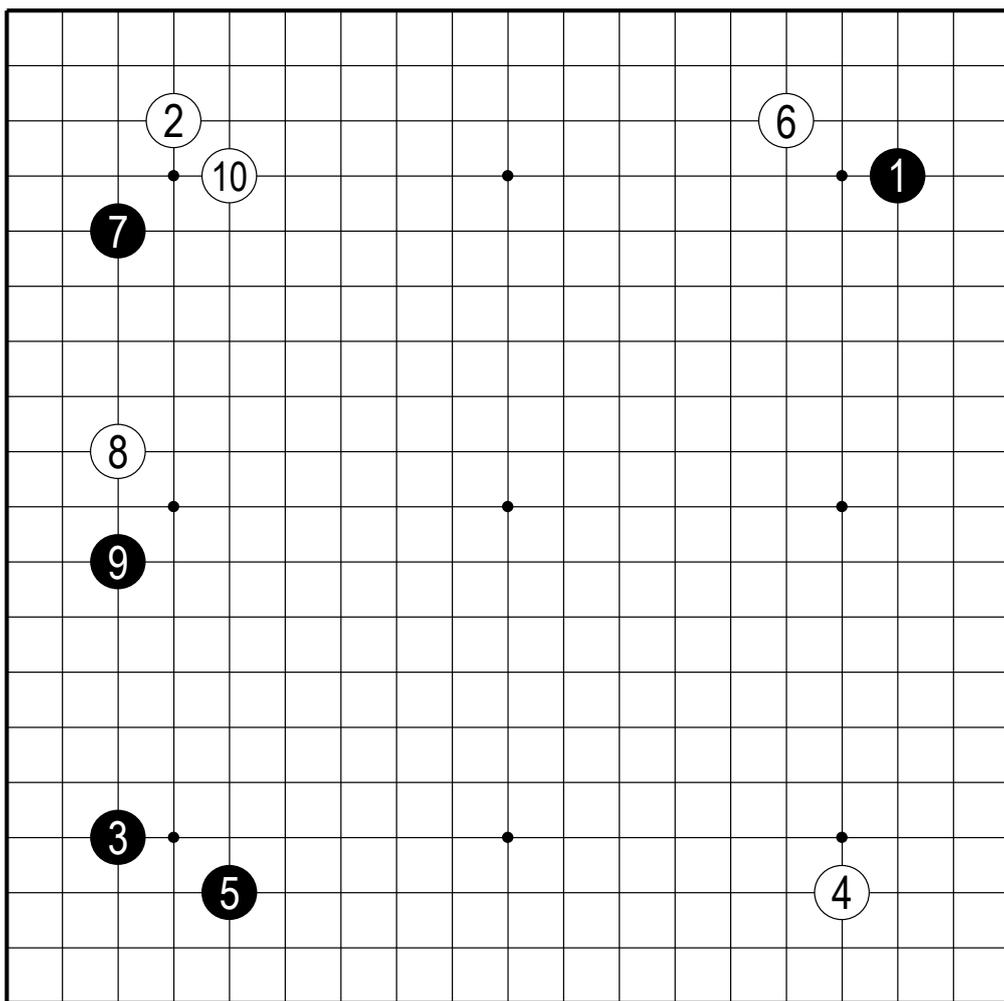
先互先 黑先 本因坊秀和

第一谱 执拗的一局

从文化、文政到天保年间，本因坊丈和与井上家十一世幻庵因硕的“棋所”之争，与其说壮烈，不如说凄惨、阴湿更合适一些。他们远远超出了盘上的竞赛，发展成巴结德川官府的诸侯、权门的斗争。在这场明争暗斗中，敌友变幻，风云莫测，显示了德川封建制度末期文化颓废的情况。

因硕与丈和的斗争，以老谋深算的本因坊丈和的胜利而告终，幻庵因硕的希望也于天保二年（1833）在突如其来地宣布名人丈和就任棋所的同时彻底破灭。然而，因硕一决胜负的念头并没因此而心灰意冷。前面所举的丈和与赤星因彻的对局“天保吐血谱”就是出于因硕要将丈和的名人棋所拉下马的策谋。

可是，天时不利，在这次争棋中倔强不屈的因硕损兵折将，失去了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美誉的得意门生赤星因彻。因硕一直耿耿于怀，在丈和隐退（1839年）以后，他抓住这个时机向幕府提出当名人棋所的请求。本局是在上述背景下几经曲折才实现的。



(1-10)

图 95 第八局 第一谱

第

二谱 中原序曲

这盘棋所采用的布局，除了当时特别流行的形式以外，与现代围棋的布局毫无二致。我们不得不承认，围棋这一艺术古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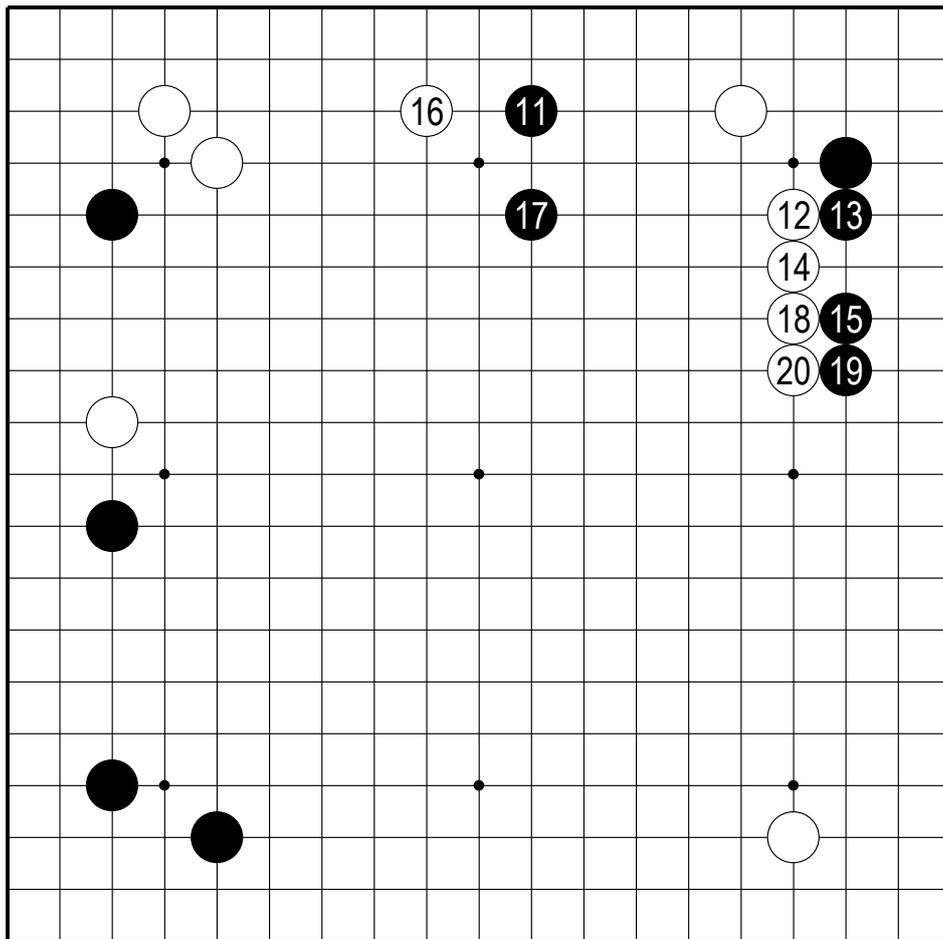
本因坊丈和是秀和的老师。据说一天有人问他：“假如现在先生与道策对弈，哪一方强呢”？丈和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如果道策现在还活着，与我下互先棋的话，最初的十局将平分秋色。但要再接着下十局，我大概就没有取胜的希望了”。

丈和的回答相当含蓄而有趣。我认为他的回答中包含这样的意思：“自古以来，围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变化。即使他再生，我们之间的棋技也是半斤八两，但他的洞察、开拓新天地的能力在我之上”，这就是说，时代的变迁不足为凭，而在共同的经验中能出类拔萃的才是好汉。在这一点上，丈和认为自己不如道策。

在这个意义上，本局的布局阶段谁优谁劣也是很难判断的。况且在这变化万千的棋盘上还关系着本因坊、井上家的兴衰胜败，幻庵与秀和自然都朝着自信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上方，幻庵很快地结束序盘，从12位一鼓作气压下来，要在中腹地带取得控制权。秀和以逸待劳，稳坐钓鱼船。

在现代围棋中，白12的飞压使边角损失太苦而不怎么走了。而在那个时候，这种飞压型至少认识到了围棋“不拘泥于边、角”的问题。



(11-20)

图 96 第八局 第二谱

第三谱 名人无定式

黑 23 是细腻的手法。它确保了角地，又含有以后 A、B 位靠，支持上边的黑棋成眼的常用手筋。按定式则如参考图黑 1 以下的次序，白 8 长后，上边的黑二子受压，黑无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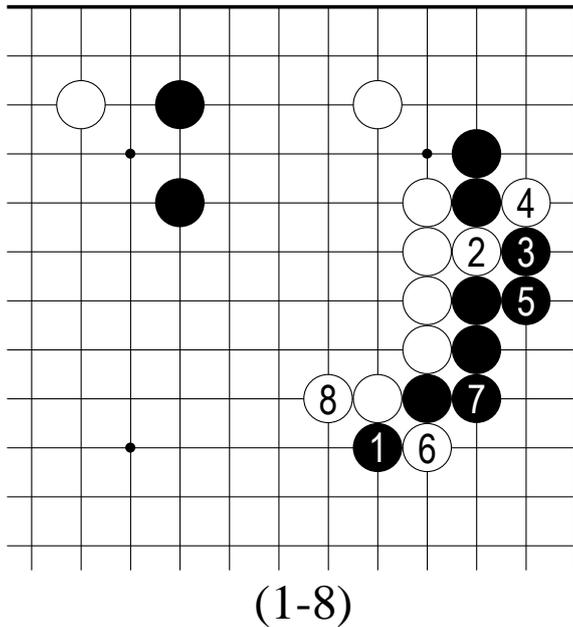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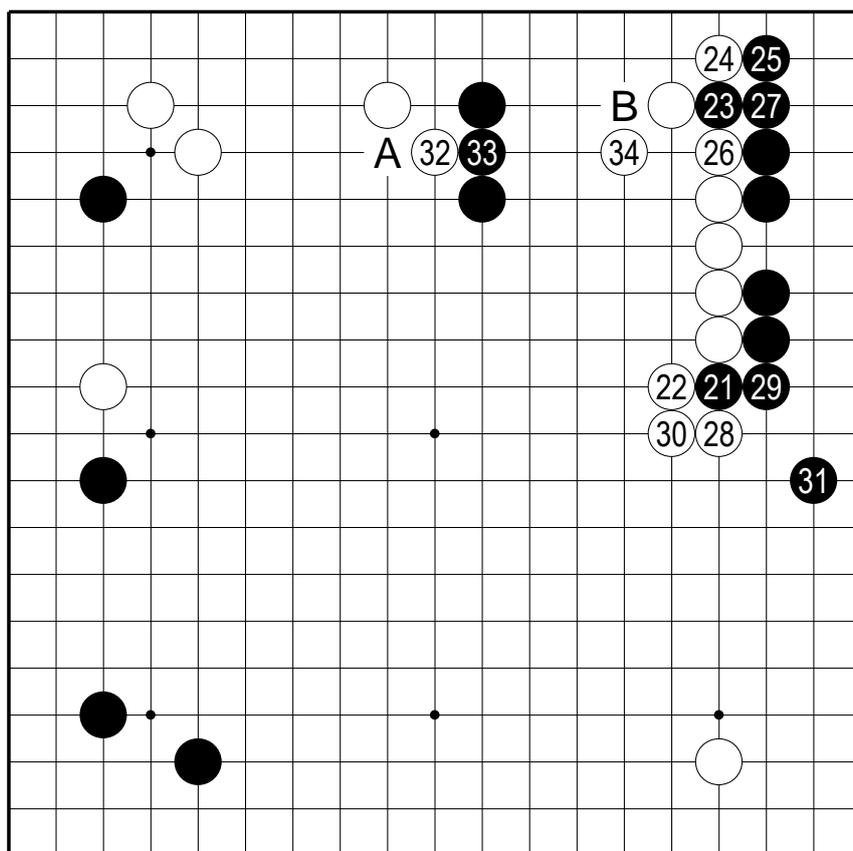


图 98 第三谱 参考图

“名人无定式”。在权衡利害关系方面，秀和“用兵如神”，他总是通观全局，从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

白 32、34 防止黑在 A、B 两处靠而很快地安定。幻庵以攻击这一团黑棋为中心，发动自己独特而豪放的中原作战。

但是，白 32 是难下的一着，走 32、34 时要多费些时间考虑考虑。



(21-34)

图 97 第八局 第三谱

这次比赛是天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稻叶丹后守官邸举行的，当天走了三十一着就休局了。第二天只走了十四着，第三天走了二十六着，第四天二十着，第五天才走了八着。后来因硕生病延期五天，到了十二月九日继续比赛，走了六着，十日十二着，十一日因硕再次得病缺席，十二日彻夜进行，十三日终局。实际上这次对局用了九天时间。从一天只走五、六着的情况来看，这确实是一场重大的比赛。不难推测，在所谓生病的休局时间里，恐怕幻庵曾召集井上一家研究了取胜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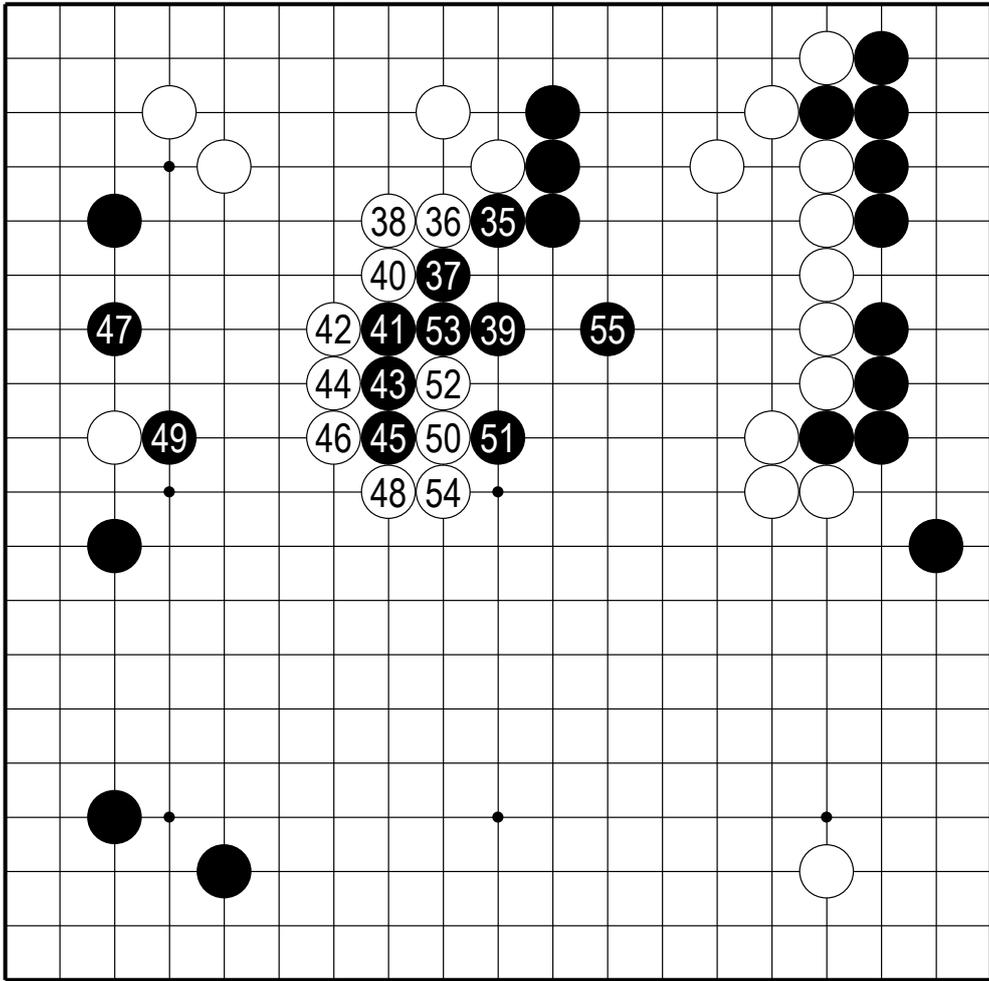
第四谱 辛辣的对比

前面讲了，下这盘棋的第一天走了三十一着，第二天十四着，所以正好到黑 45 第二天的棋下完了，下一着白 46 成了第三天的头一着。近些年来，这种中途停局的形式已经变成“封棋”制度。可当时却完全由白棋一方决定是否中途体棋。因此，当白棋感到棘手而又不能确定行棋意图时，就可以提出休棋。

黑 45 长出后，白 46 是如谱中跟长呢，还是在左上角 47 位逼取角呢？这一手对本局的胜负具有重大意义。冷静地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谱中白 46 压长固然是全局的要点，但现实的大问题是左上角，与黑 47 交换后白损。因硕竟然仍执拗地将胜负寄托在 46 压的上面，对黑 47 的拆也不屑一顾，白 48 扳，构成泰山压顶之势。黑在 51 以下轻易地做好眼形，围棋并不是一古脑儿地靠压就可以取胜的。黑走了 55 位，中央大棋完全呈现活形，这样，强悍的幻庵也没有尚武的余地了。与因硕相反，在洞察胜负上有出神入化功夫的秀和走黑 49 时，即对局面已有大略的估计。此时他心中暗喜：胜券在握；苦行僧般的幻庵面对逐渐昭然的败势却心乱如麻。这是多么辛辣的对比啊！

我之所以说白棋败势，是因为中央黑棋活透之时，就是白棋的厚势丧失作用之日。

首先，从右边的白墙下滑出的黑子一下子就拆了白的墙头儿。另外，从上边紧靠黑棋纠缠而起的白墙被黑 7、49 挖了墙角儿，而今也无用武之地了。这样一来，煞费苦心的幻庵无从下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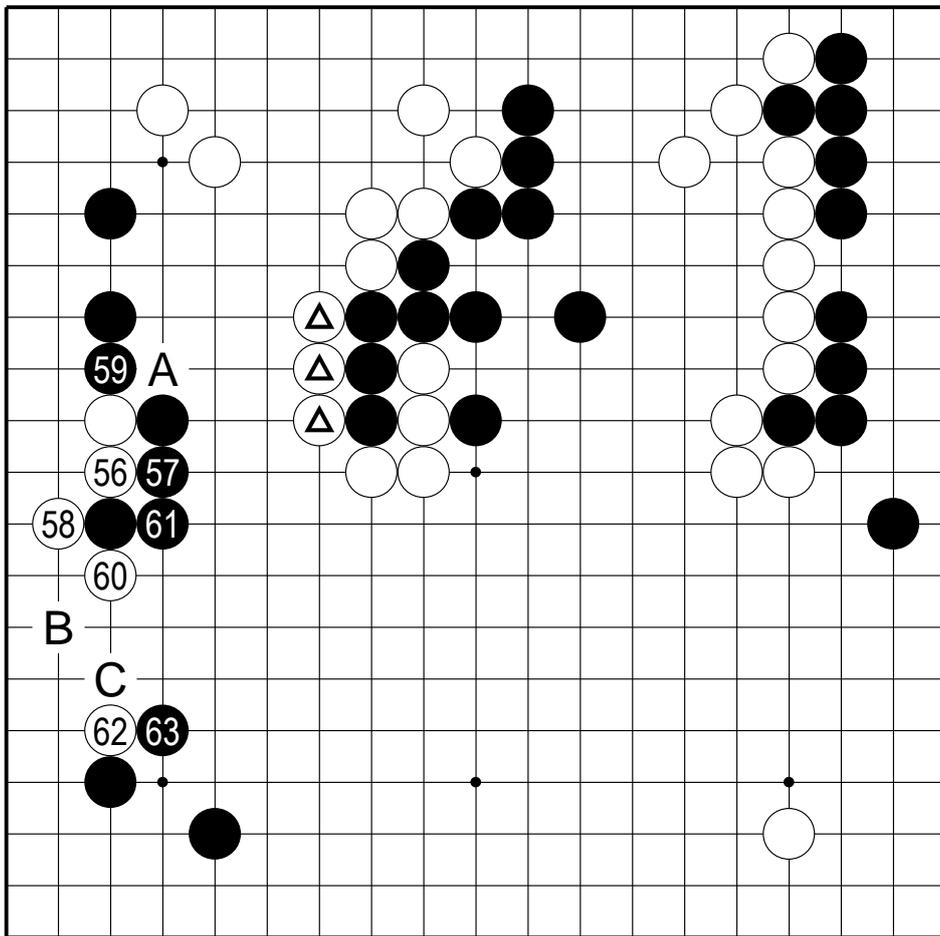


(35-55)

图 99 第八局 第四谱

第五谱 君子豹变

白 56 不是通常使用的手段。这一手按参考图白 1 上扳到黑 4 是普通的形，白提取黑▲一子后一般认为白好。现在的情况不同。虽然提取黑▲一子后这部分白棋坚牢无比，但它紧靠着耸立着的白△子的高墙。这两支力量强大的白棋互相拥挤成为凝形，白棋不满。下棋应发挥棋子的整体性作用，将力量聚积于一处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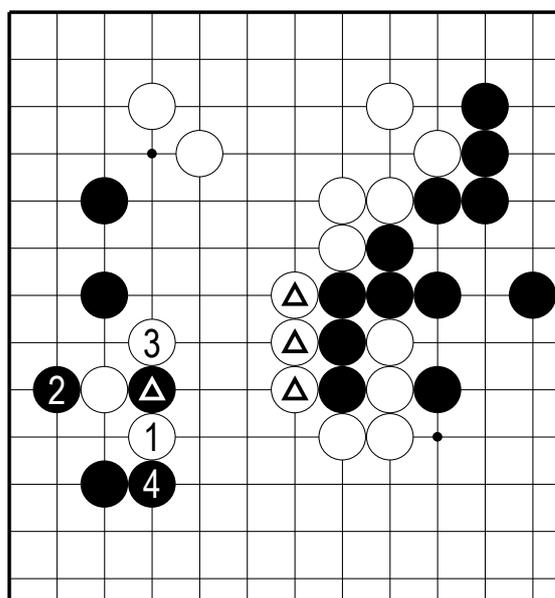


(56-63)

图 10 第八局 第五谱

可以肯定谱中因硕的白 56 顶是这个场合的着法。对白 58 的扳，黑 59 “啦”的一声关上后门，是高手之技。当然，这着预防白从 A 位扳

出的手段。



(1-4)

图 101 第五谱 参考图

白 62，手筋。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这一手坚实地补在 B 位，会被黑在 C 位急所逼，白困苦，虽不至于死棋，但也不能期望在左边取得顺利的发展。白 62 是所谓的变化腾挪，大概无论谁都会这样走吧。

君子豹变。对白 62 的腾挪，一直武步整肃、隐忍已久的秀和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黑 63 的扳是出击的第一枪。

这样，本来坚实的左下角的小飞缔角反成白地；而做为补偿，黑将左边的白棋囊为已有。且看下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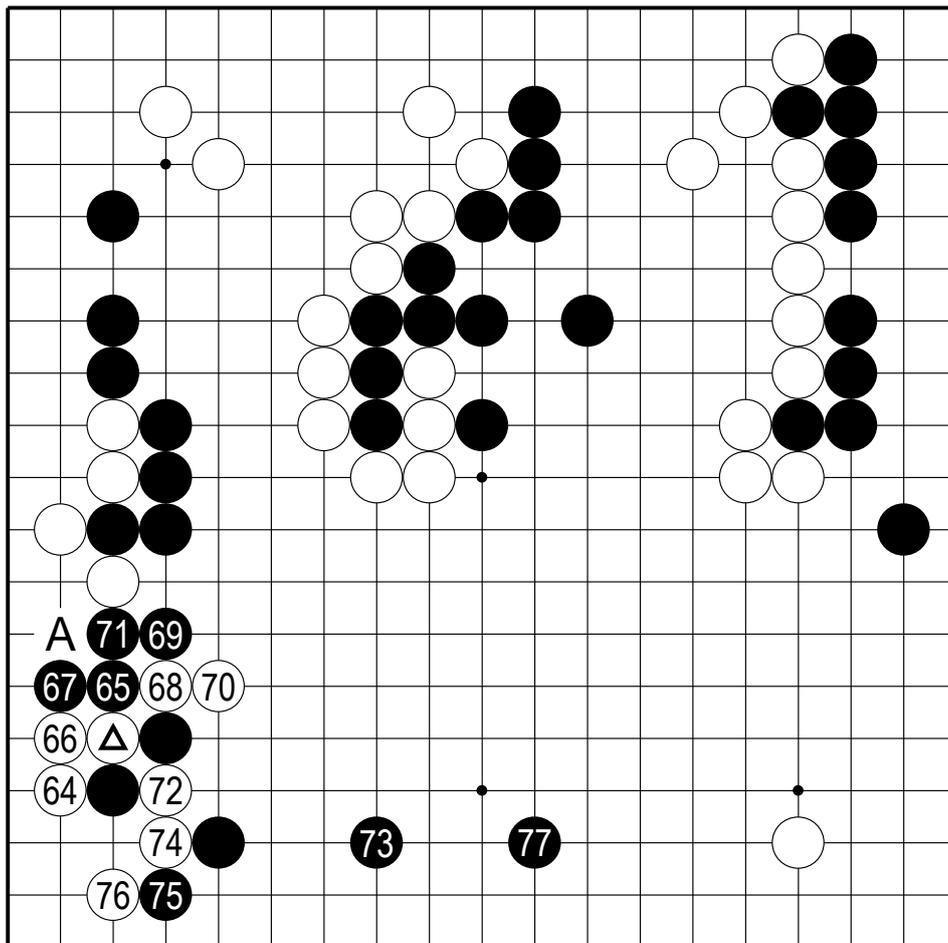
第六谱 惊天动地的大变化

白 64 是前谱白⊙腾挪变化的继续。这一手若在 65 位退被黑 64 位立下后，左边的白棋留有 A 位点的急所，同时，左下角的黑地又过于膨胀。黑 65、67 是前谱中所说的君子豹变。

至白 72，苍海桑田，变化得地覆天翻。黑的左下角被白蹂躏得体无完肤，小飞缔角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不过，这个大转换是在秀和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在秀和冷静的方寸之中，利害得失胸有成竹，令人折服。记得明治棋界的风云人物野泽竹朝七段说过“明察利害，料事如神”。全局在胸才能进行大转换。

对一心要把棋坛霸主地位搞到手的幻庵，秀和只身为保卫师家的权威而战。在这次的争棋中，秀和果断、大胆的棋风为后人所瞩目。这年他才二十一岁，还未脱少年锐气，但在这个棋的转换中，他不仅洞察棋理，而且在胜负问题上，他已不把老英雄幻庵放在眼中了。

时代常在青年人的手中开创。老人往往想否认这一点，结果他们除了开历史倒车外别无办法。围棋领域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尤其是在胜负这种问题上，青年的优越地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我们说年轻的秀和眼中没有幻庵并不过分，因为幻庵从很早就与丈和抗争，现在是完成他历史使命的时刻了。



(64-77)

图 102 第八局 第六谱

第七谱 幻庵的性格

现在的局势显而易见，秀和在地域上处于绝对的优势。

面对秀和的坚强阵容，白要报一箭之仇，除了设法威胁黑的眼位捞些余利外，别无手段。

幻庵因硕刚直、胆大，甚至对幕府都敢无所顾忌地直言进谏。他从不甘于只当一介棋士，常以兵法大家自居。但局面发展到现在，他也顾不得什么“愤兵必败”的孙子箴言了。据说他当时怒气冲冲，凶神恶煞地要揪打白面青年本因坊继承人秀和。这当然是说书人的夸张。不过，我仍觉得幻庵因硕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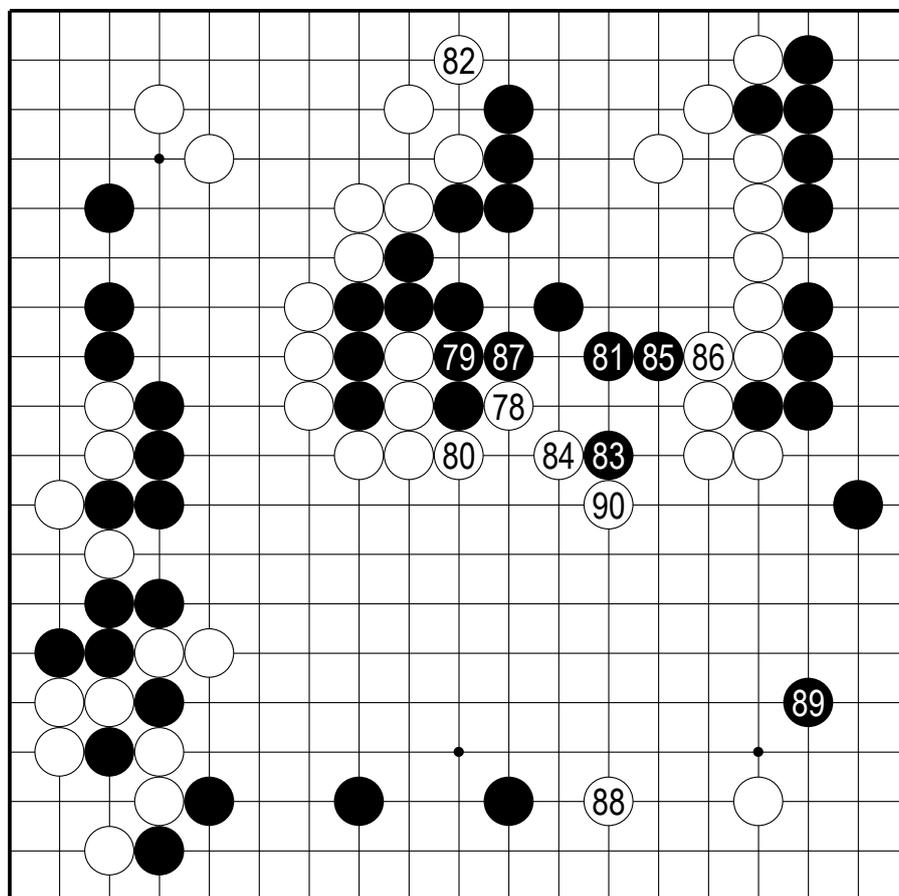
在封建时代，敢于向当权者直陈己见，让他们改变政治措施，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后来，他看日本不得志，就想和弟子三上豪山乘小舟横渡大海去中国。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性格正是幻庵的真实面目。

然而，面对冷酷的局势，不屈不挠的幻庵也一筹莫展。白 78 是最后的胜负手。

现在除了进攻中腹的黑棋外已别无他法。当然，幻庵也知道黑棋死不了，只不过是想在执拗的攻击中得点儿好处罢了。对白棋的进攻，秀和从 79、81 开始，85 先手利后 87 补。大棋的处置精彩绝妙。

听说学枪是一刺和一收，收枪是比较难学的。也许向前伸展是胳膊的本能动作，而向后收就相对难一些。围棋也是这个道理，它通常计算走一子有多少价值，一般采取的基本方针是“前进，再前进”，所以攻易守难。秀和的 87 回防，细想只是一目棋，是比较难下的。但秀

和清晰地看出此局的命运，断定在这里保证两只眼是绝对必要的。



(78-90)

图 103 第八局 第七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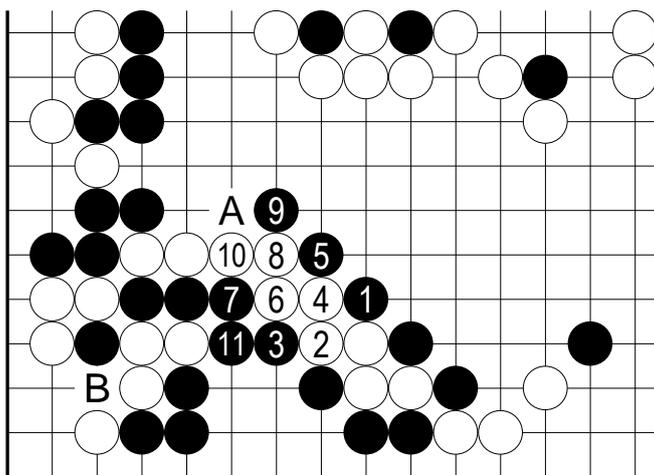
第八谱 胜负手告吹

这次比赛时，“天保四杰”中的安井算和、太田武藏等获得许可在盘侧观战。

看到黑走 91 后，幻庵不于 A 位补，而于 92 位托、94 位退，接着鼓足劲儿 96 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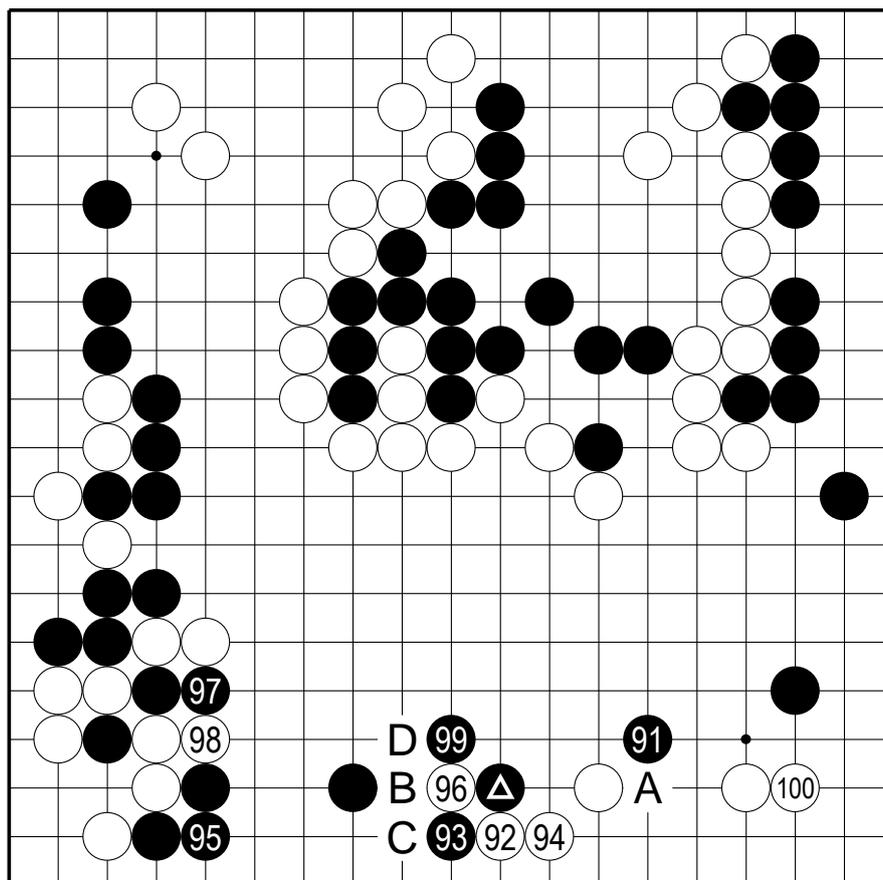
白 96 一子当然不会被征吃，而黑 93、▲子中的任何一子被吃掉，下边的黑都需要补棋，刚刚走的黑 91 一子也完全浮起成为白的猎物。秀和对此早有准备。黑 97、99 是次序。我认为这是对局者最初的构想中可能的两手。这出人意料的手段使旁观的算知、雄藏等不禁发出惊叹声，茫然地注视着盘面。

请读者也同“四杰”一起试想一下这以后的手段吧。对黑 99 白 B 位冲，经过黑 C、白 D 逃出，是不会被征吃的。可是请看参考图中至黑 11 的次序，以后黑 A、B 两点必得其一，我们会发现黑 97、白 98 的先安排是多么严谨。



(1-11)

图 105 第八谱 参考图



(9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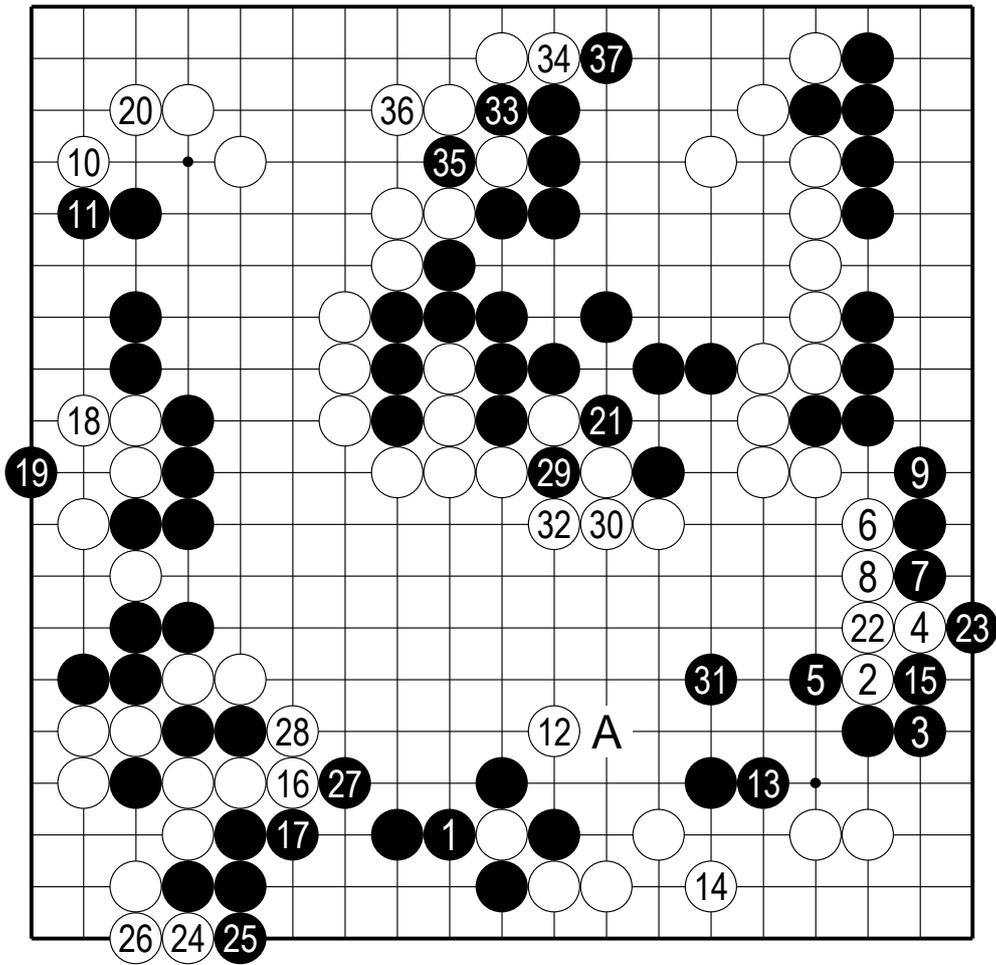
图 104 第八局 第八谱

黑 97 与白 98 相交换对黑棋肯定是个牺牲。但秀和认为黑棋的这一损失与白棋的 96 一子被吃的损失相抵。黑 97 不过是借用废子；而白 96 被吃住，不管是从中部的关系上看，还是考虑到黑 91 一子的作用，都应判定是比黑 97 更重大的损失。

幻庵企图起死回生的胜负手终于没有成功。而秀和 97、99 的绝妙的次序则是本局棋的精华。

第九谱 厚实的官子

黑 1 拔子味好。白 2 年看似乎严厉，可是黑 1 已经拔掉了白一子，这一带的变化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白不可能指望再产生什么回天之策。



(1-37)

图 106 第八局 第九谱

对黑 3 的下立，白 4 尖，使人感到幻庵宝刀不老，充满着要力劈秀和坚固壁垒的气魄。无奈秀和的计算更高一筹，黑 5 至 15 简单地渡过。即使白 12 在 15 位阻击黑棋，黑走 A 位一带也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联络。白 12 是切断黑棋退路以谋求在中腹或空的手段。20 是最后的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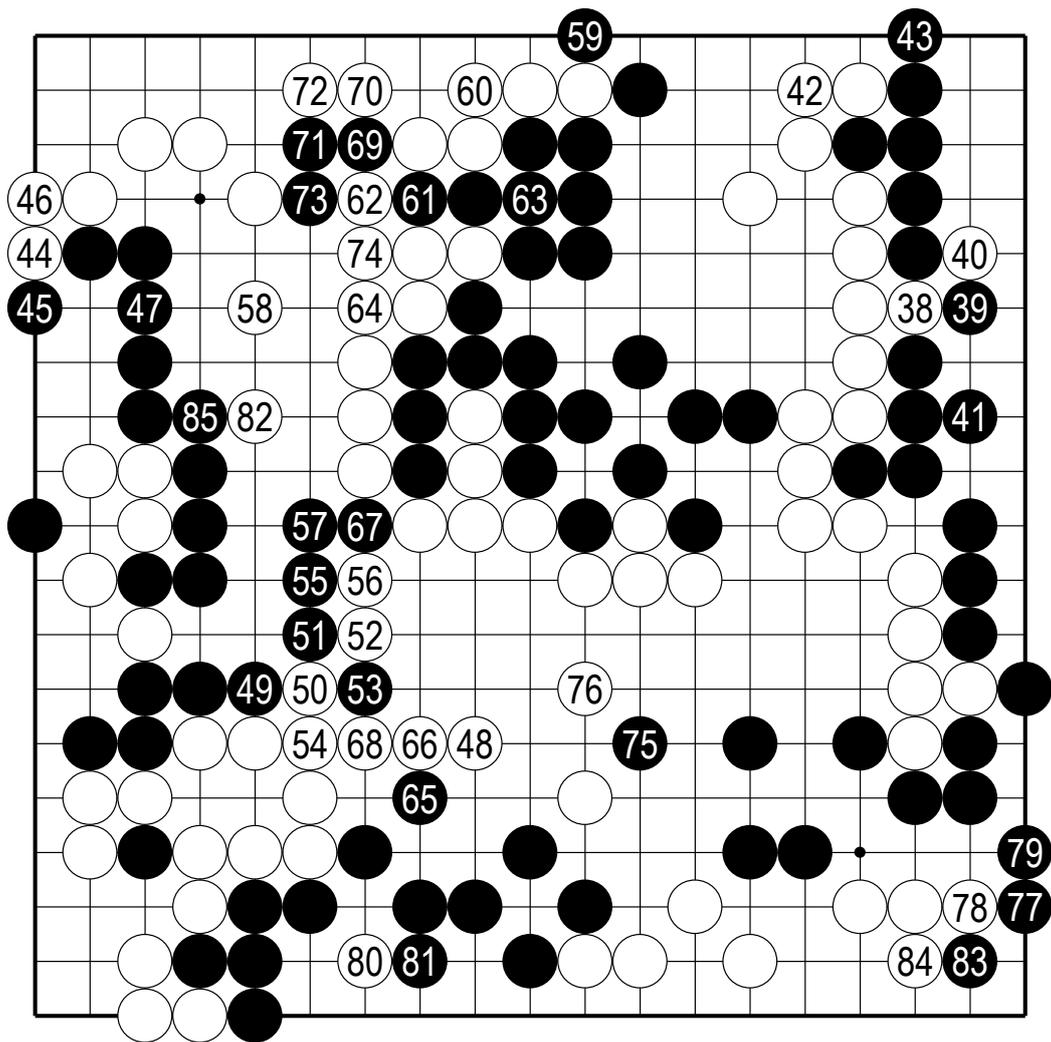
至此，大官子大致结束，只剩下收尾部分了。对黑 21 的打吃白在 29 位粘就显得地域上不均衡，不好。但按常规收官白已经分明不行了。白 24、26 逆收官子，顺便拔去黑二子。秀和不慌不忙，黑 29 提，黑 31 本手官子，真是滴水不漏！黑 33 似是不经心处，但走完一看实在让人不得不钦佩。黑棋收官之厚，使幕府末年的围棋巨匠本因坊秀和大放异彩。

这局棋表明，昔日的骁将幻庵因硕与秀和的棋力有明显的距离。从文化、文政时代到天保时代期，那种呕心沥血的凄惨战斗也由于伟大的天才秀和的出现而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其证据是，过去丈和、立彻等的对局谱与秀和及后来的秀策、秀荣等人一系列的棋局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但是，这个功劳应该归于谁呢？是归功于秀和呢，还是归功于丈和晚年的棋风中表现的精巧、轻灵、控制局势的高超棋技呢？我认为还是丈和伟大。丈和在青年时代就与因硕争雄，因硕只是因循旧迹，他的成绩也不过是过去的延长。

当幻庵因硕还在沉迷徘徊的时候，晚年的丈和已经一马当先了。

第十谱 秀和胜四目

关于本局的官子没什么特别要指出的地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居于劣势的幻庵在拼命做最后的努力；而冷静的秀和胜券在握，一个本手接一个本手地接近了终点。黑 85 接好。黑胜势已定，无庸赘言。这里我想引用《坐隐谈丛》中关于本局棋的一些摘录做结尾。



(38-85)

图 107 第八局 第十谱

“此局实际下了九天零一夜，其间因硕两次吐血。足见二人如何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惨淡经营。因硕输了这盘棋后，断了争棋的念头，撤回了自己的请求。”

据说，后来了解因硕夙愿的有心人抓机会诗求重开因硕、秀和之战。如果因硕再让秀和定先下一局能赢，他们就能以此为借口让因硕再次提出争夺棋所的要求，这件事使人想到，虽说因硕历经丈和、秀和两代的棋所之争失败了，但他那刚直不阿的精神和善得人心的禀性赢得了世间的同情。

纵观日本围棋历史，可称好汉之人的，笔者愿首推这位幻庵因硕。后来因硕与秀和又下过一、二局，最后以秀和的胜利结束了两雄的决战。

（185 着以下略，黑胜四目）

第九局 因碩困窘的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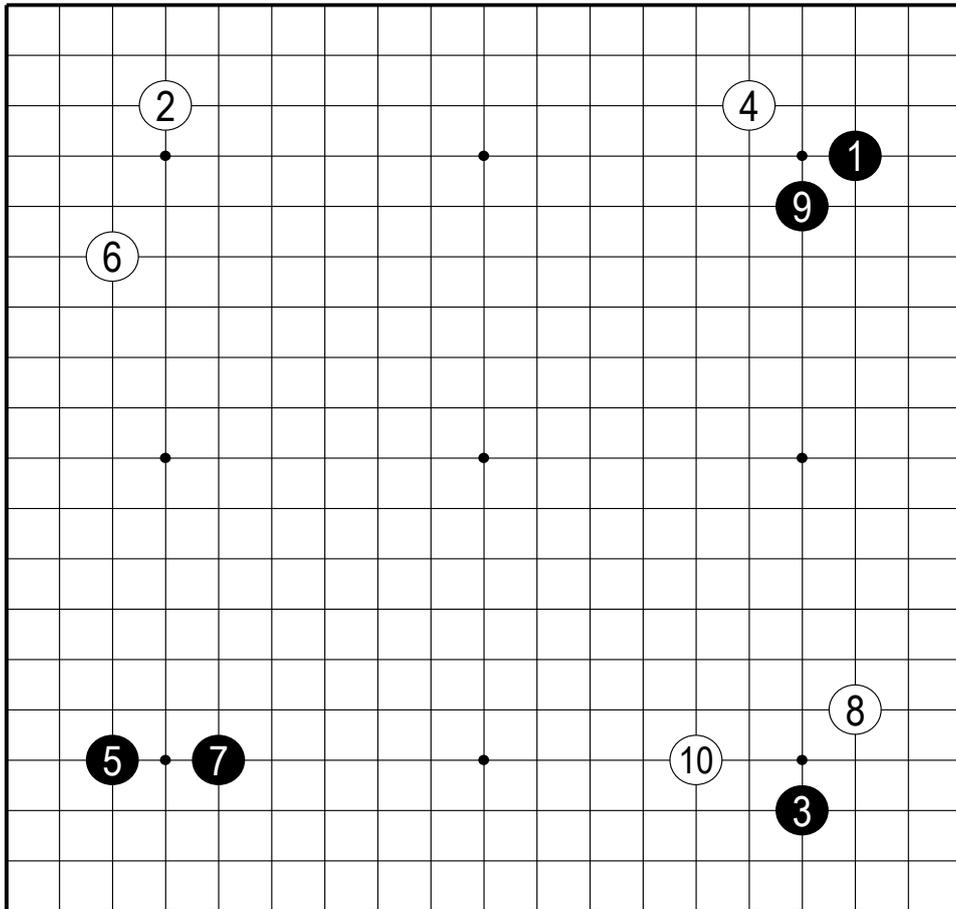
——弘化三年（1846年）七月二十一日

井上因碩（幻庵）

黑先 桑原秀策

第一谱 “百五十年来的棋豪”

从化政（1804~1818年）到天保（1830~1844年）时代，本因坊丈和与井上因碩争夺“名人棋所”的阴惨战争终于以丈和的胜利而告终。或许是一败涂地的幻井上因碩有所悟彻，遂与丈和和解，并且还请丈和的儿子道和为井上家的接班人，两雄的争霸斗争到此为止。



(1-10)

图 108 第九局 第一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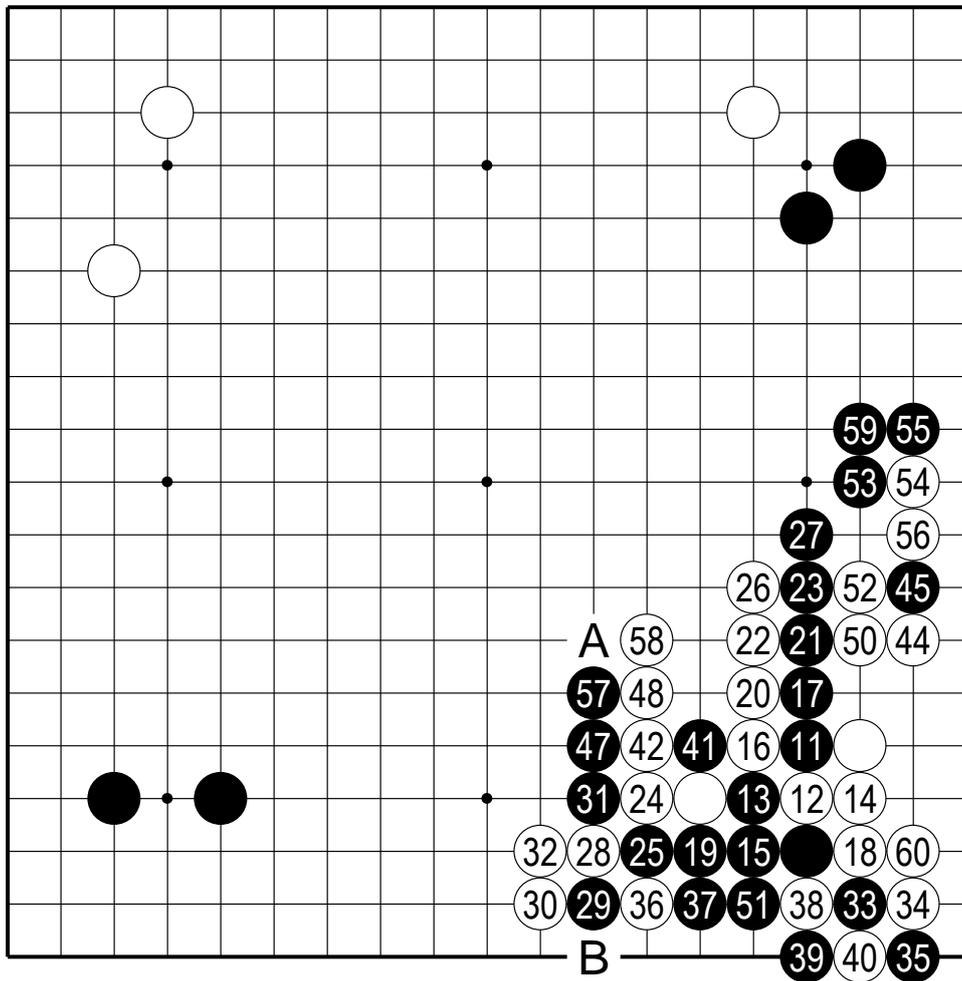
如丈和所预见的，秀策在弘化三年（1846年）十八岁时升为四段。同年，蒙老师恩准秀策自离家以来第一次回家探亲，而且是衣锦还乡。此局正是秀策探亲途中在浪华（浪华亦称浪花，现日本的大阪地区——译者注）时下的。素有“名人之器”的幻庵与这个小童按定先共下四局，竟一局也没赢。

这期间，从丈和到秀和，在群雄竞争中他们以卓绝的棋技使当时日本围棋四大家之首的本因坊家安如泰山。后来，继承秀和的人就是本局出场的桑原秀策。这个出生于海岛上的小孩十岁的时候就负笈东上投奔到秀和的门下，而在此以前，他就以“安艺小僧”之名闻名于故乡。秀策原名叫虎次郎，当他才五、六岁的时候，三原的城主浅野甲斐就派了五个人潜心培养、教育他。从这件事可知秀策的神童丽质。他投奔到秀和门下的第二年即十一岁对成为初段。有一次，赋闲的丈和偶然在下谷车坂下的本因坊道场看到了秀策下棋，之后他感叹良久：“此人乃百五十年来的棋豪也”。所谓的“百五十年来”，恐怕是指从坊门四世，棋圣道策以来的意思吧。

第二谱 力斗骤起

右下角的形，正如“大斜百变”的名称，作为定式也是颇富变化的。以力战闻名于棋界的幻庵因硕在这个小孩子面前排起纠纷，引诱力战，使人感到他的一招一式都充满了要一举粉碎黑棋的杀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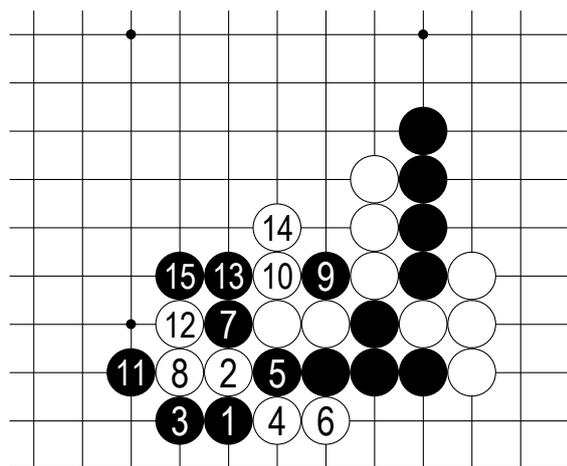
但是，举止端庄、一丝不苟的秀策面对围棋大家幻庵因硕的猛烈攻击只是莞尔一笑，他沉着应战，稳如泰山。



(11-60)

43 46 49 ko at 33

图 109 第九局 第二谱



(1-15)

图 110 第二谱 参考图

黑 25，如参考图在一位飞现在已或为定式，要注意到黑 15 的征子关系。

凭我的记忆，人们评定这一局里右下角打劫的型对黑不利。但是，我认为应该注意的是，秀策、因硕这两位日本围棋界的巨匠在这一局中发展了定式的变化，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白 28、30 的连扳差不多可以认为是必然的。黑 31 断是 33、35 强烈连扳的前提，有造劫的含意。

黑 57 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要点。白 60 的粘也可改在 A 位曲，不过，黑在 60 位打吃是先手。再者，考虑到 B 位的先手提一子，恐怕当今棋界的贤能们也会和幻庵的意见一样，选择 60 位的粘。

总而言之，黑在 60 位断吃是先手，右边的白棋不得不应，这是白方不能忍受的。若黑走到 60 位，当然 B 位的提也不是先手了，这对下边白棋的眼形会有很大影响。

第三谱 黑似不利

黑 61 是秀策流的厚实走法。当然，黑▲三子是以后战斗的问题，现在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棋。而且，黑▲三子睨视的下边白棋有 62 位提的先手，所以目前白棋的眼位还不可能受到威胁。中央的白棋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使人感觉现在似乎没有急于走 61 位加强黑三子的必要。可是，这只是个人的感觉问题，很难确定谁是谁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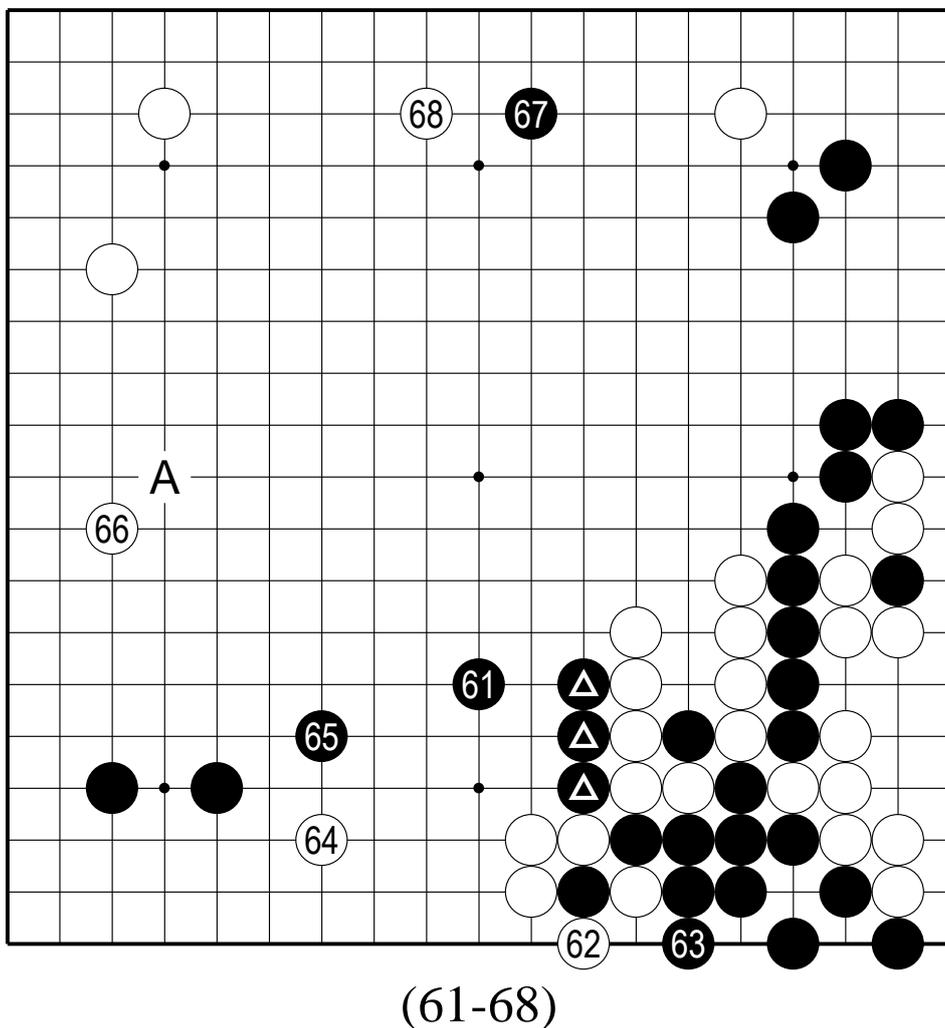


图 111 第九局 第三谱

即然走了黑 61，后边黑 65 的连络就不可省略了，因为白再于 65 位跳，中央的黑棋就会孤立无援，面临仓惶出逃的处境。但是，与黑

61、65 相交换，白以 64、66 占据了边上的要点，我认为这种交换黑棋不利。说右下角的大料定式黑棋不利的原因并不因为右下角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救助黑▲三子的 61、65 这个虚线联络问题。这个问题尚需再三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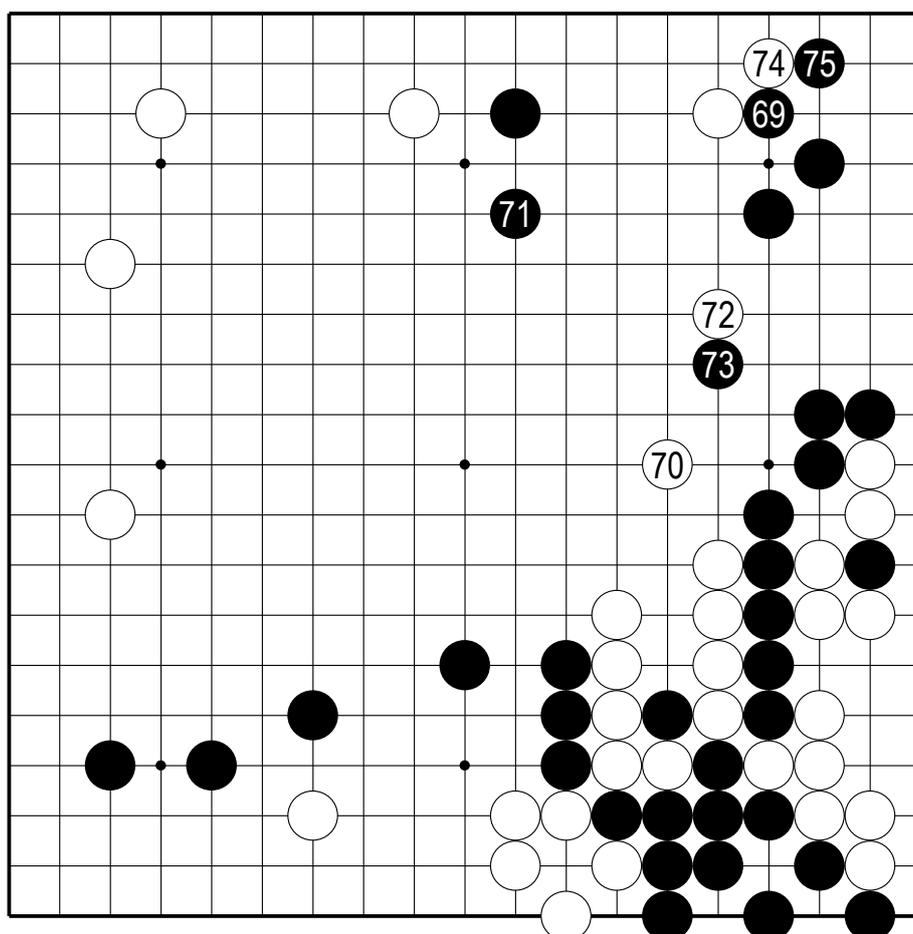
黑已经占据了 65 位，白棋就不能允许黑再于 A 位整形了，因此，白 66 是当然之着。接着黑 67 在上边的打人也是当然的走法。不过，黑 67 也有瞄着侵削以左上方为中心的白棋大模样在左一路或二路的地方分投的走法。白 68 显而易见。

可能秀策有他自己的信念，或许他认为在这以后的棋才是关键所在。只见他依然从容平淡地行棋。事实上，我们看了秀策的对局感到他对序盘并不表示特别的兴趣，实际上他的思路清晰，子子落实，着法坚实令人惊叹。秀策曾说过：“围棋的手法也许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可是小目尖应的形不会变。”这种“尖”的坚实着法不仅多表现在秀策流的一、三、五布局上，或许秀策自己认为“尖”的坚实性就是围棋的本质吧。

第四谱 围棋史上的空前快事

如果要写一本日本围棋史的棋手列传的话，那么占最大篇幅的恐怕要首推第十一世井上因硕了。其人号幻庵、安节，他年轻时在服部家做养子时也叫过因彻、立彻。

前面“天保吐血谱”中我们也提到过，因硕在东都名人棋所一事上败于本因坊丈和的权谋。后来，这个英气勃勃的因硕和弟子三上豪山哄骗了船翁驾舟于玄海滩准备驶向中国东海。关于因硕，这里还有一段趣闻呢。



(69-75)

图 112 第九局 第四谱

有一次江户城发生火灾，城廓被烧毁，死亡不计其数。

当时是幕府统治后期，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更加俄国、荷兰的军舰向日本驶来，天下骚动，江户城内街谈巷议，人人如惊弓之鸟，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更增加了战争前夜的恐慌气氛。

幕府按照惯例命令全国的诸侯重课修城费用。因硕听到此事后不胜感叹，于是他要求老朋友胁坂谈路守上书谏阻，结果他被老中（当时的日本官名——译者）处以禁闭反省的处罚，理由是，他批评了当时的权威中心——幕府的政策。

不过，后来将军们还是批准了因硕的谏书，减少了诸侯们的课金，并且还让因硕登城谒见。

因硕名扬海内或许是因为这件事吧。在人们对于旧幕府封建的桎梏习以为常的时候，因硕敢于直抒己见以阻其非，这一举动应该说是围棋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快事。

那次江户城发生火灾是在幕府末期弘化三年（1846年），距以后的明治元年仅二十二年。当时幕府以及诸大名将军们在封建经济的众多矛盾当中无法统一起来实行诸侯统治，不得不屈身向江户、大阪的富商们借款以摆脱困境。此时若命令课金修复江户城就难保不会天下大乱。自负有经世之才的因硕提出的这个建议是正合时宜的。

第五谱 不辱“棋圣”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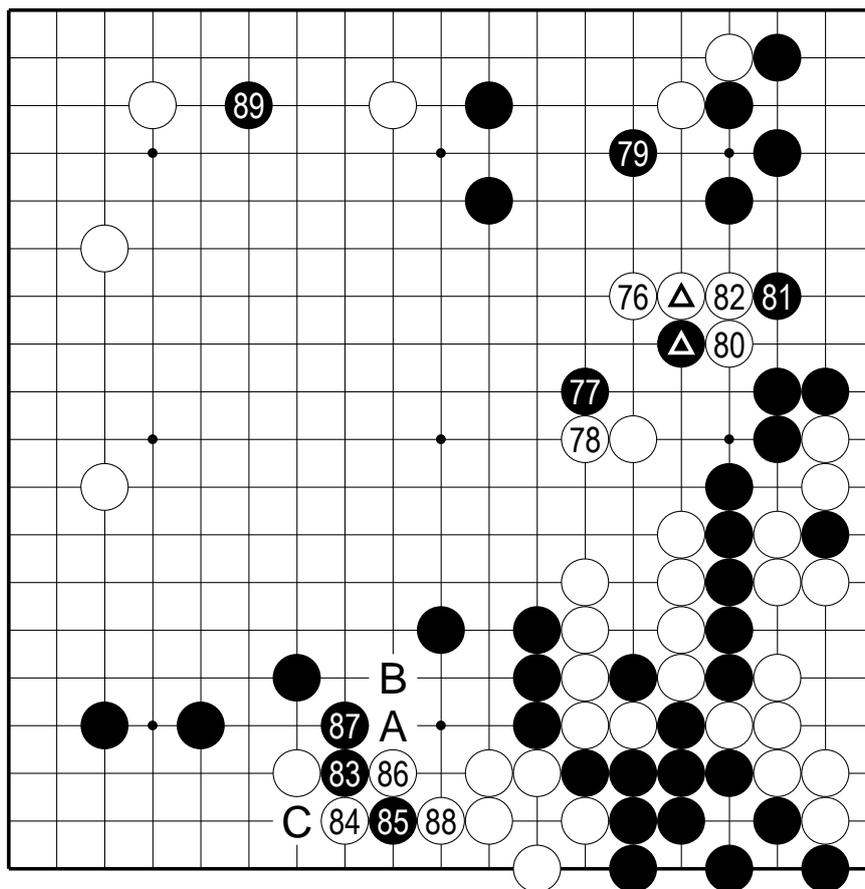
对于居高临下的白○之子，秀策象敏捷的鹰舞动双翅，用黑●之子靠破坏白棋的联络。并且，在白76屈服时，他又以黑77先手便宜后继之扼住79位急所。其用兵可谓精妙绝伦。秀策虽然三十几岁就去世了，但称他为“棋圣”也是毫不过分的。

这几手棋表现出的力感和审时度势的变化之妙，使人觉得不是人在抓着棋子下棋而好象是秀策其本身就是“棋子”一样。我想白76的退并非是幻庵的本意，他好象是在秀策这位十八岁少年的咒语下旋转。黑81逼白82粘后再次得先手于下边83、85位连扳，黑89又闯入左上角的处女地。原来在右下角大斜定式变化后一度认为白棋利的形势在这几着棋后仿佛完全逆转了。如果说对手因硕是棋艺精深者，那么，秀策就是“棋艺精深者”之上的名人，他无愧于“棋圣”之名。

黑83、85之着，一方面有A位的压打以防止白方于B位冲出，另一方面也可根据局势在C位断吃。到底取这两者的哪一个呢，秀策当时也不好决定。这就是围棋的深奥之处。

无论是名人还是达人，他们都不可能计算到一局棋的最后。围棋不属于直线性的思考范畴，围棋的思考过程极其复杂。

过去的道策、秀策是棋界的杰出人物，他们下的棋绝无滞感，但是若说起“快刀斩乱麻”的类型，只有明治时代的名人本因坊秀和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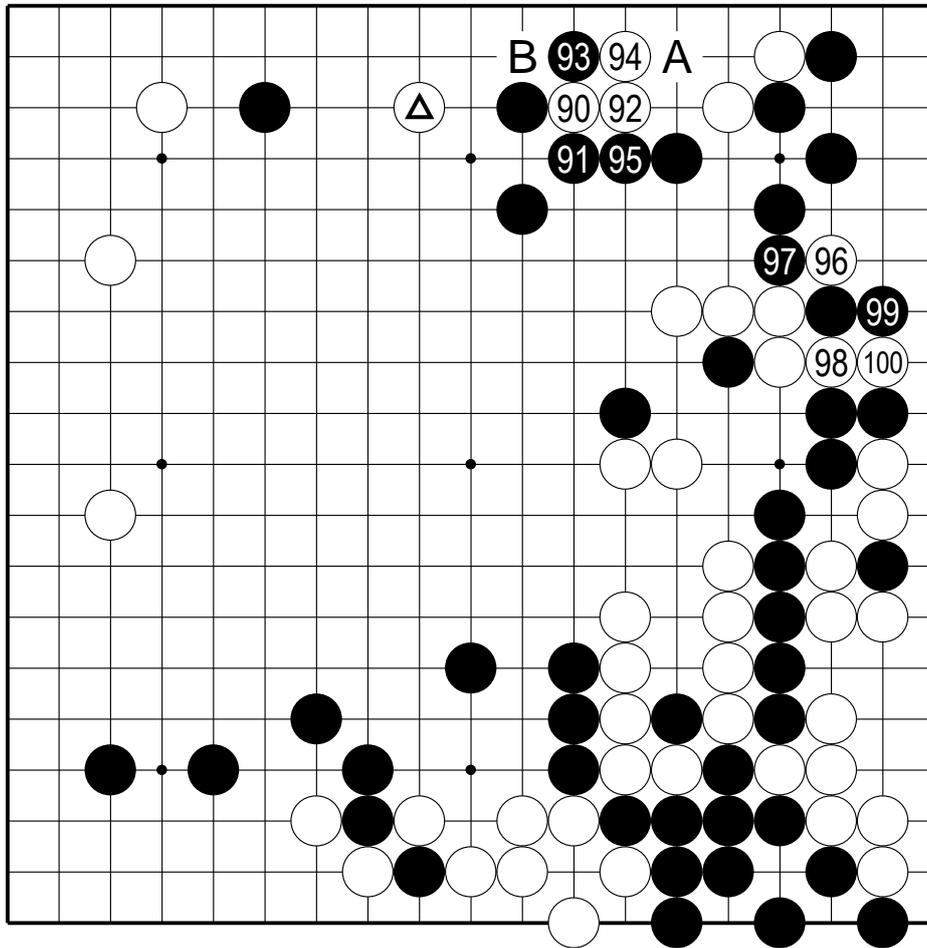


(76-89)

图 113 第九局 第五谱

今天誉为名人、高手的坂田、藤泽，还有林海峰、石田等人，姑且不谈他们的技艺，依笔者之见，他们没有秀策那种洗炼的棋艺。有人说现在的布局、定式比过去的时代进步了。不过，我认为这不算什么大事，假定秀策现在还活着——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绝不会居于最高段位之后的。

第六谱 粉碎的棋意图



(90-100)

图 114 第九局 第六谱

白 90 以下含有某种意图。如按参考图黑 3 立，则白走右边 6 以下的预定着法，再于上方 12 位先手打吃后于 18 位断。秀策当然知道这一切。

如本谱所示，黑 93 先手防止白棋渡过再转而回到 95 位要点。在利害得失面前，因硕的意图被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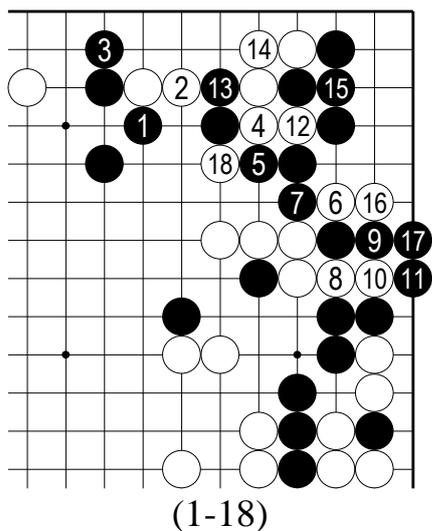


图 115 第六谱 参考图

诚然，上边白棋在断吃一子为先手，做活这块棋并不困难，但是，这个做活本身是痛苦的，因为这样一来白 \ominus 之子在黑的坚壁面前会变成一枚不起任问用的废子。读者不妨闭卷设想一下白棋断吃 93 一子的后果如何。

问题在于，白提吃黑棋一子后仍未活棋，因为黑棋还有 A 位靠的手段。无奈何，白 B 位吃不得不在右边后手接一子做活，但是这里的接对黑棋无关痛痒。与其说白在上边做活是成功，不如说是大苦手。笔者认为这几手棋已决定了白棋的败势。这一带的应接意味着大棋豪幻庵因硕费尽心机走下的白 90 以下的着法不妥。不过，我认为值得称赞的是秀策对因硕的策略将计就计、灵巧处理的棋艺。

用一句常说的讲就是：“棋者奇也。”

第七谱 因硕的困窘

白 4 以下先手紧气漂亮，至黑 11 是必然的应接。结果是白棋在中央很厚实并且使原来秀策走在右侧的黑▲子成为废子，效呆显著。

不过，尽管白棋得了小利，可是在做活上方棋的时候就显出了捉襟见肘。虽说这是为了求活不得已而为之，可是白 12、14、18 和黑 13、15、17 的交换使黑棋在以后的角逐方向增加了势力，而白棋却不得不在战斗结束了的地方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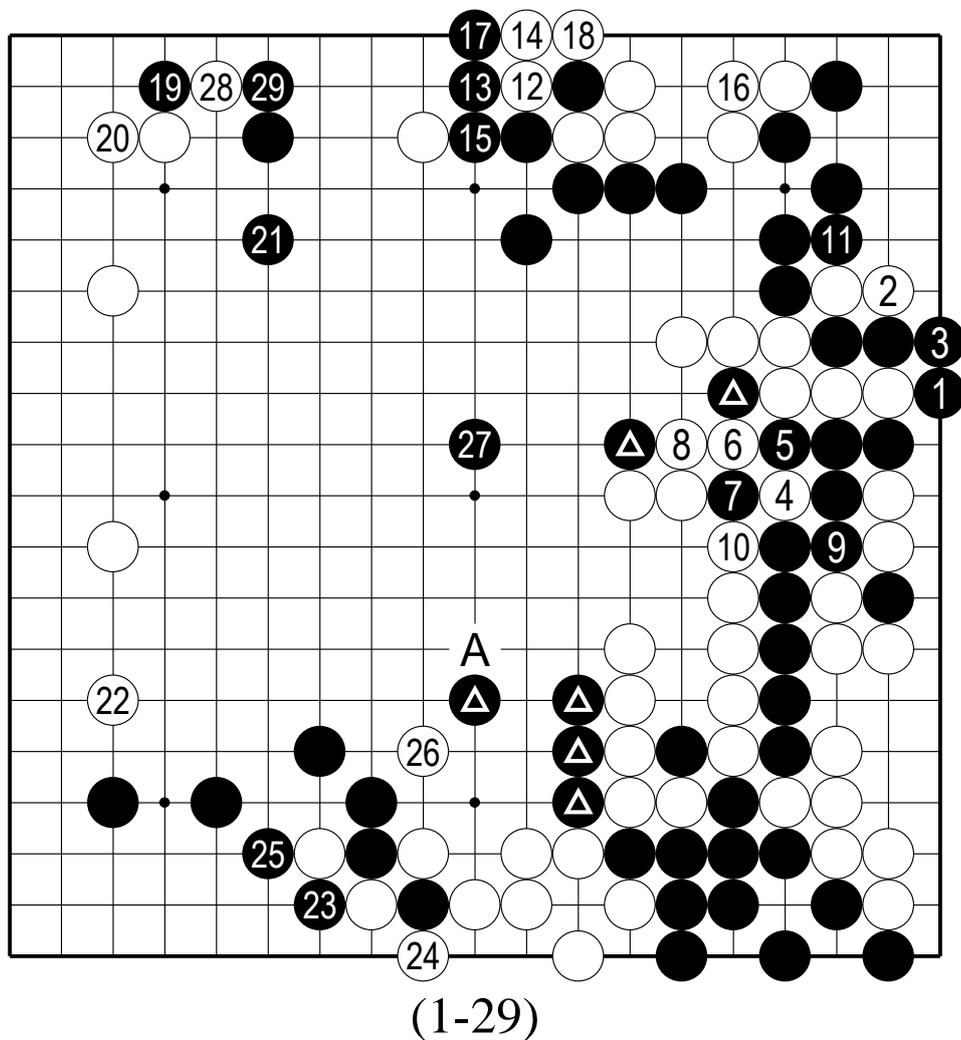


图 116 第九局 第七谱

中部的黑 27 之子是秀策有名的“让因硕困窘的一着棋”。据传说，当

时幻庵的耳朵变得通红——这是他为难时的毛病。由于黑 27 之子的意图令人捉摸不定，就连别强的因硕也不堪困窘了。

白棋要用 26 之子来切断黑棋的几个浮子的联络时，形势未必对白棋有利，因此因硕才把全局的命运寄希望于对中部黑棋四个子的攻击上了。可是，对于秀策却若无其事地在 27 位走了一着令人难以捉摸的棋，它既非帮下边黑▲四子逃跑，又不象为这几个子助阵，这使因硕大惑不解。

白棋即使 A 位遮断作战，恐怕黑棋不屑一顾而轻灵地冲削白地，与黑 27 之子相呼应扩充中央黑棋的模样。白 28 拔手他投，给人的感觉是他仍然迷惑不解，他没有找出解决的办法，而此举是出于无奈。

看到黑 27 这一手，我们深深地感到棋并不单单是一个计数的问题。

黑 27 之大是不可能用“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呆板的数量排列来计算的，即使说是一样大，这里也还有一个立场、角度问题呢，此手棋究竟有多少目的价值连幻庵也没搞清楚。不仅如此，黑 27 之着还孕育着对白 26 的杀机。

刹那之间其效果之显著，恐怕幻庵不仅仅是耳朵充血，连鼻头也会变得通红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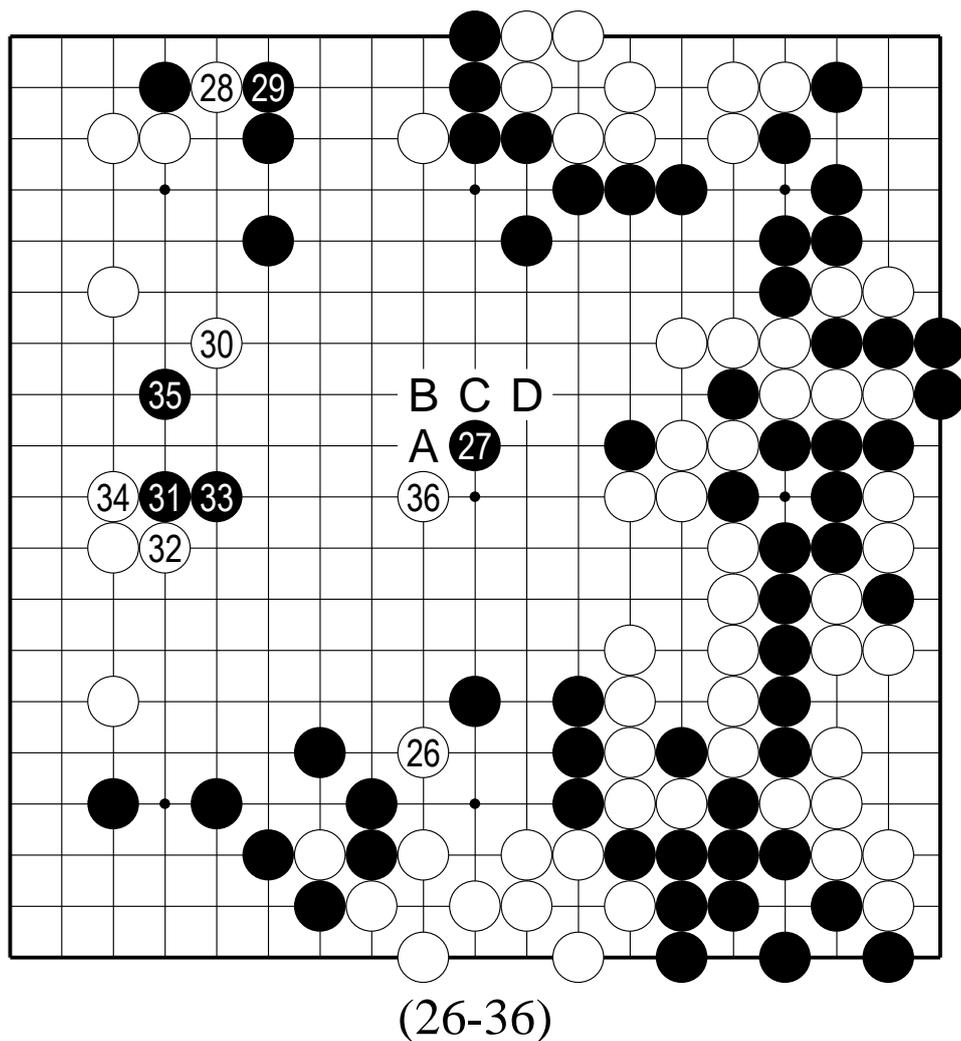
第八谱 黑 27 的价值判断

黑 27 这“使因硕困窘的一着”若从全局来看，则是一种“场合下法”。一手棋的大小在收官时可以计算出它的价值是几目棋，但是象黑 27 这一手就很难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它到底价值多少目。

当然，对黑 27 之着也有一个判断其价值如何的问题，但是，它同判断扳粘等所得目数时的立场不同。小飞跳先手七目这种计算只是单纯的算术判断，那也只是计算机计算出的量的、直线性的价值。

黑 27 有几目价值呢？如诸位所见，其价值是无法判断的。它是凭人的直觉，即对将来的可能性的洞察而决定的，每一位棋手的棋力与经验各不相同，所以其着眼点也不尽相同。因此，用数量明确地判断这手棋的优劣而又能使每个人都赞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人们的智慧还是能够感觉并且分析出，在同一块地方黑 27 比起走 A、B、C、D 这图点来都要更胜一筹。

一般地说来，围棋手段的价值只能是站在较高的立场上判断的集成，若按反论法则不能判断黑 27 的价值有多少目。换言之，也可以说其价值就在于其价值的不可知。聪明人认为，想找出一局棋中最好的一着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无意义的，而黑 27 就是明证。



第九局 第八谱

黑 27 量的价值站且不论，在白 30 之后以黑 31 一面侵削左边的白地，一面扩允中央的地盘可谓一箭双雕，简直如同拈丝理线一般得心应手地创造机会，真是妙极了。

请看，白 30 肯定要向中央进攻，但是，黑 31 之后经必然的次序至黑 35，白 30 之子已不敢轻举妄动了。白 36 一转侵削中部，但是白 36 未必与白 30 之子有什么联系。这一方面暴露了白在战斗中的不一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黑 27 之子放射出的灿烂光彩。

第九谱 以卵击石

中腹的黑▲之子是“令人困窘的一手”，从数量上讲，它是没有什么目数价值的一子，但是结果可说它是调合全局的最佳点，也可以说它是在全局中黑白子力的中心。一旦此子在中腹发挥出它的潜力就连幻庵也无可奈何。

黑▲之子睥睨四方使幻庵进退维谷。进，无论向哪个方向都有黑▲这块耸立的巨石挡在眼前；退，黑▲之子也许就要变成后门的伏兵来拦截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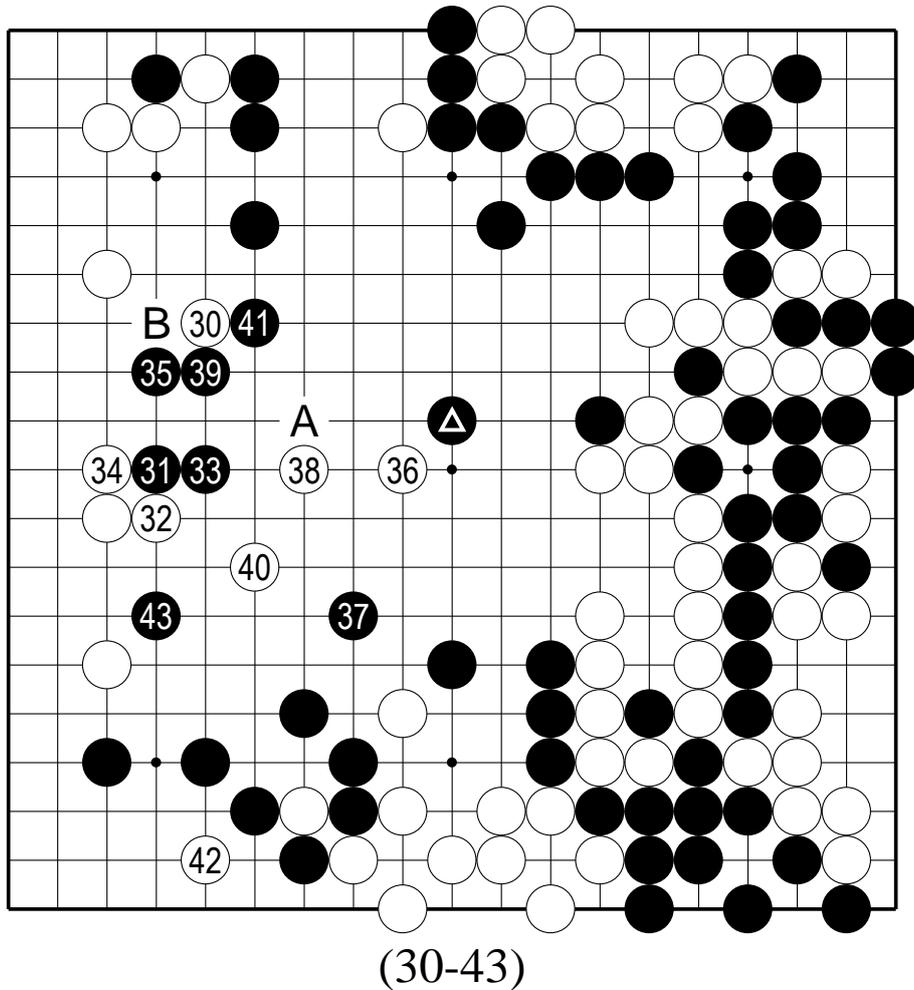


图 118 第九局 第九谱

穷途末路的因硕终于下决心以白 36 之着抵抗黑▲这块巨石。此时老幻庵意气轩昂大有气吞山河之慨。

对于 36 之着黑 37 如风吹细柳。白 38, 40 是与 36 相关联的一系列手段。如果白于 41 位长让黑顺势于 A 位搭则白无埋，而且黑还留有 B 位冲断的强烈反击手段。

黑 39 是此时的急所。看来当初白 38 应该先走 39 位。白 42 可看做自黑▲以来屡次战斗失调的因硕试图改变局面的“苦肉计”。

白 42 之着是实战的手段，它可以使对手惊惶失措。然而，秀策的算路更胜一筹。

即使是穿心捣肺，秀策也在所不惜，他置强烈的白 42 之子于不顾，断然走黑 43 位转换，胆识过人。黑 43 还是对白棋的严厉攻击，它从后方窥视着白 36、38、40 三子与后方的联系，令白棋随时有四分五裂、归宿不定之虞，秀策的棋力实在太可畏了。不，与其说这是秀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秀策的棋力如实地反映出围棋本身之力的可畏。也许有其心理作用的因素吧，自“令人困窘的一手”至此，黑棋的一系列手段令人不寒而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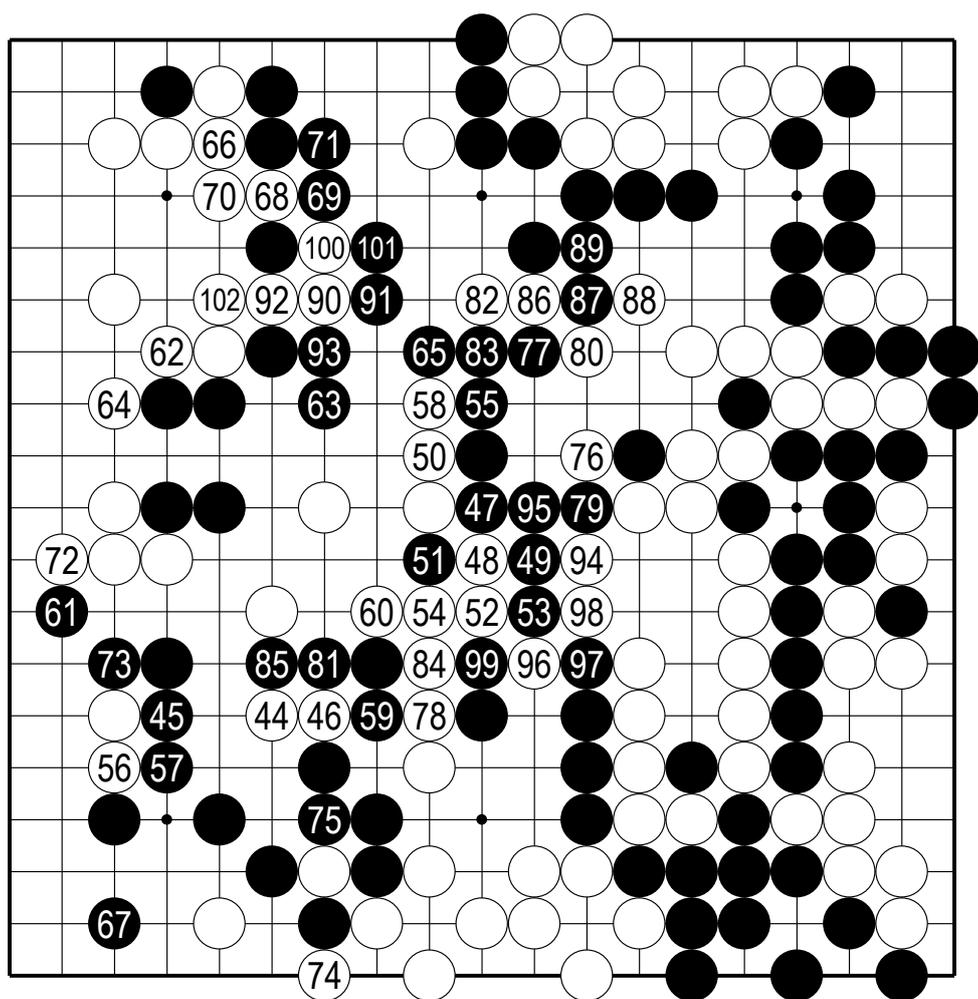
第十谱 因硕卸甲

以秀策下的“令人困窘的一手”为基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官子之争。在中部的冲突中双方费尽心机，黑的优势到底不可动摇，老英雄幻庵拼命努力终于未能找到回天之术，在敦厚稳重的秀策那时钟般准确的计算面前，因硕终于彻底投降了。（二百零二手以下路，黑胜三子）

前面我们说过，秀策在浪花时与幻庵对弈，先下让二子棋一局，中途暂停后又以定先下了四局。其中有一局中途封棋，但谁都清楚这是秀策胜。以后四局幻庵连败。由此看来，不能只是借口幻庵棋运不佳，显然他不是秀策的对手。

石谷广二五段将秀策下过的一百局棋收集起来并编成《敲玉余韵》一书。此书记载了幻庵在那次对局后说的一句话：“秀策棋品秀逸，于今年方十八即达高段（七段），以此可知将来也。”秀策也和幻庵一样，是逸闻趣事颇多的人物。这里值得特书一笔的是，他在江户城将军大人们出席的“御城棋”大赛中，从最初的嘉永元年（1848年）第一次参加到最后一次文久元年（1861年）十三年间共计十九局一局未曾败过。

秀策于文久二年身染蔓延于江户的麻疹（一说是霍乱）三十四岁成为不归之客。



(44-102)

图 119 第九局 第十谱

有一位古人曾叹息：“此人离去兮，除泗空萧条。”看完此盘棋深叹苍天不与贤者寿，惋惜不已。秀策的师父秀和还活到了明治六年。秀策比秀和小十岁，如果他能全天寿，那么，明治十年之交以秀甫为首的方圆社创立时他还应健在。若如此，我认为明治时代日本围棋的历史将会大大地不一样了。痛惜之余，叹秀策及其至艺。

第十局 天保四杰之首

——嘉永六年（1853年）十一月

黑先 安田秀策；

太田雄藏（七段）

第一谱 “雄藏一生的杰作”

在行将崩溃的德川幕府封建体制中将围棋说成一花独放也许是不太准确的。从文化、文政到天保这一期间，围棋界以出类拔萃的名人本因坊丈和为中心正是人材济济，群星灿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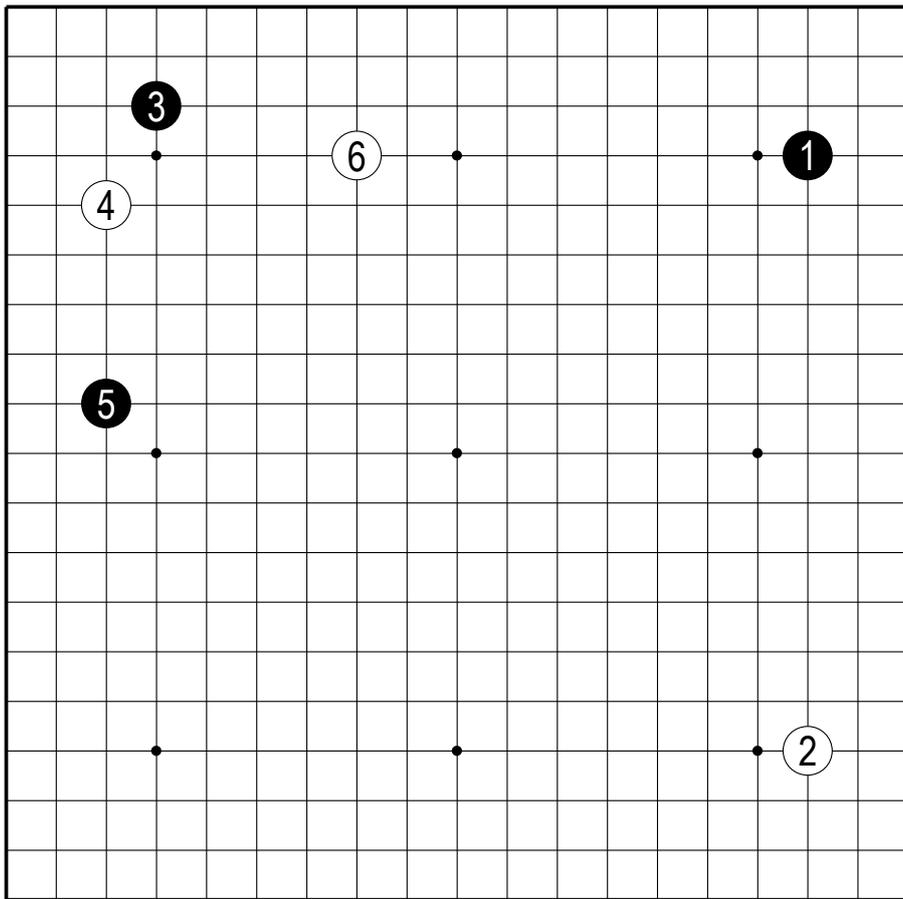


图 120 第十局 第一谱

本因坊继承人秀和在丈和的晚年即天保末期位于八段。除他之外还有

安井算知、林门人、伊藤松和与本局介绍的太田雄藏，他们均有七段的水平，号称“天保四杰”。

安田秀策是秀和的徒弟，后人称他为“棋圣”。用他的话讲，“四杰之中以雄藏为首”。雄藏的棋才气横溢，以不拘泥于所谓既成规矩的特异棋风而风靡一世。

秀策与雄藏前后曾对弈数十局之多。二者的年龄、辈数不同，就在秀策还是少年之时雄藏就已达高段，所以他是秀策的老前辈。

关于二人的对局，后面会做介绍。本局是三十盘战中的第二十三局，雄藏以他那惊人的棋技与号称铁壁、执黑不败的秀策下成和棋。后来秀策曾评论此局是“雄藏一生的杰作”，笔者也是深为赞同。这盘棋下完以后雄藏在越后病死，此棋也就成了他们两人最后的对局。

第二谱 雄藏的感觉

左上角的战斗向下发展，白 16 直接打人左边也许是意在让黑棋 A 位缩。雄藏下棋比起正统派的走小目更多的是着子于目外的位置上，他的这种风格与其它棋手比较是应该特书一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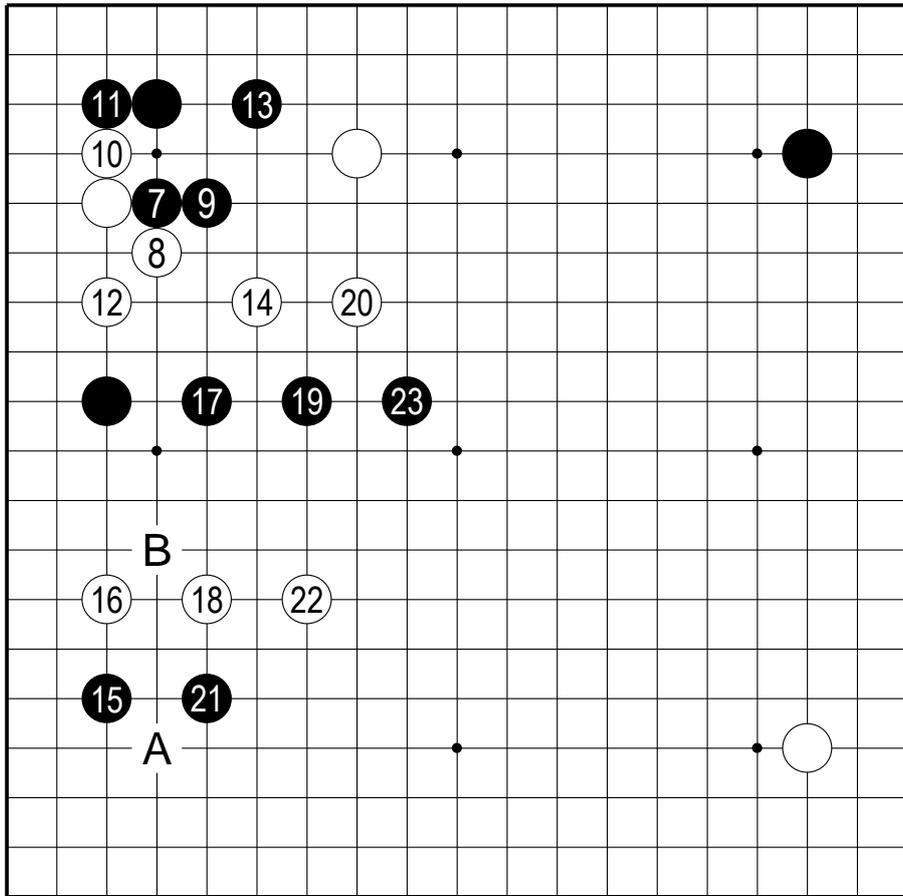
当“从小目缩”的布局体制在围棋界以强大的势头盛行时，只有雄藏一人勇敢地坚持偏离小目的着法。偏离小目的位置比起小目来缩角上变化少，缺乏对缩的融通性。但是雄藏并不一定承认缩角在布局阶段的绝对价值，这是很值得吟味的。

现在，木谷九段门下的三巨头石田、加藤、武宫等人也对“缩角优先”似持否定态度。总而言之，缩只是图谋一角之地，而雄藏等人的感觉却是，中部的势力比角地更重要，全局的重点旨在中原之战。这种观点不论它是否正确，它脱离了围棋本身旧有的静止的构成，追求更加生动的战斗姿态，这就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白 16 在左边最大限度地打入完全反映了雄藏当时的感觉。若按我们的常识，白 16 会轻灵地下在 B 位居高临下以待事态发展。然而，雄藏却认为这是不够深入的。

到黑 23，双方以“一间跳、一间跳”的姿态向中部推进。历来向中部的一间跳使高手和低手之间的水平难以区别，且变化的妙趣也少，所以执白棋者一般都不愿意下这种棋。可是，意在中原战斗的雄藏却不理会这些，毅然把重点放在后来的战斗中以一决胜负。

确实，“一间跳、一间跳”之形区分不出棋技的高低。但是，请诸位不要忘记，这种连跳之形是有助于黑白直指中部的直线棋，今后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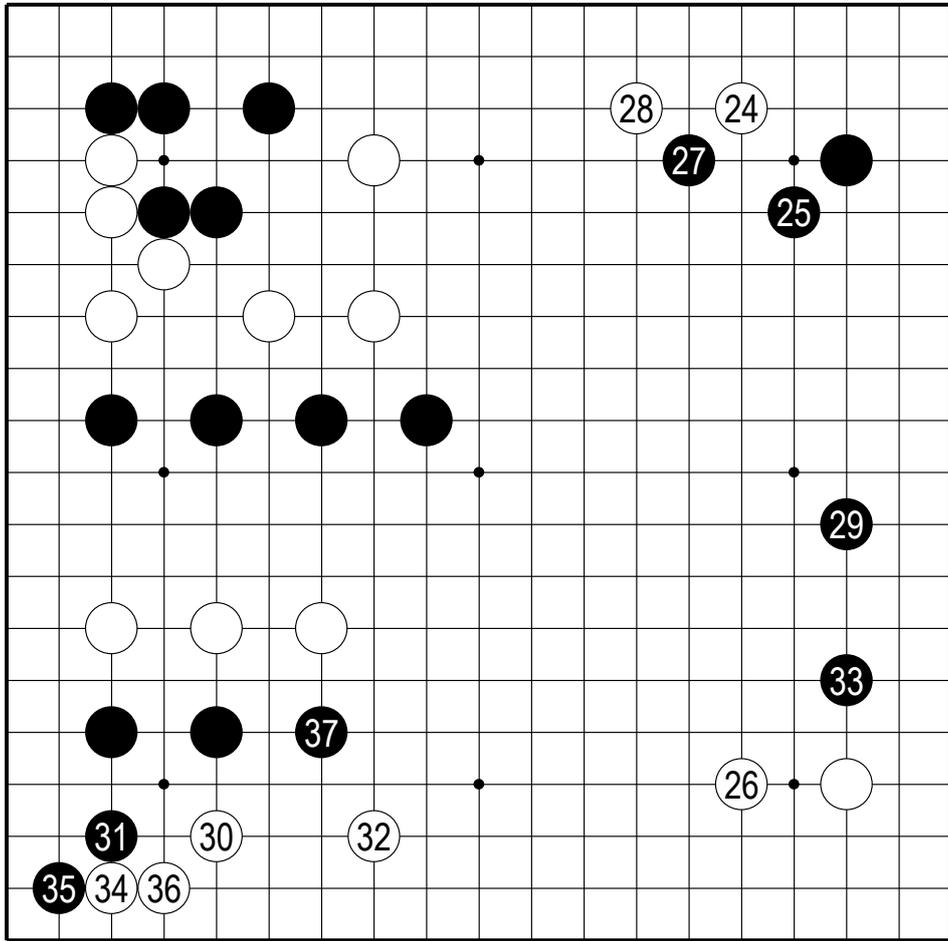
(7-23)

图 121 第十局 第二谱

的“力”形。由于白棋以 12、14、20 封住了黑棋，所以雄藏认为连跳是有利的棋。

第三谱 一身傲骨

据日本围棋史书《坐隐谈丛》记载：“雄藏白面朱，眉清目秀，浓发挽结，真美男子也。然其人自任风流，曾于升七段位之际留一奇谈”。



(24-37)

图 122 第十局 第三谱

那时每年的十一月日本都要在江户（今东京——译者注）举行有将军参加的“御城棋”。在“御城棋”举行之际，所有达到七段水平的棋手都会得到幕府的照顾，不过要剃发才能出席“御城棋”参加比赛。对这一规定雄藏很反感。他说：“本人不想当秃和尚。当然，不参加御城棋可以，没有朝廷的照顾也可以，我的希望是不剃头升为七段”。

到底他没有剃发也没有参加“御城棋”。据说，后来幕府方面可惜雄藏的才华，最后协商的结果还是满足了他不剃发升入七段的愿望。

总之，雄藏拒绝了当时的权力中心幕府大将军的扶持，甚是令人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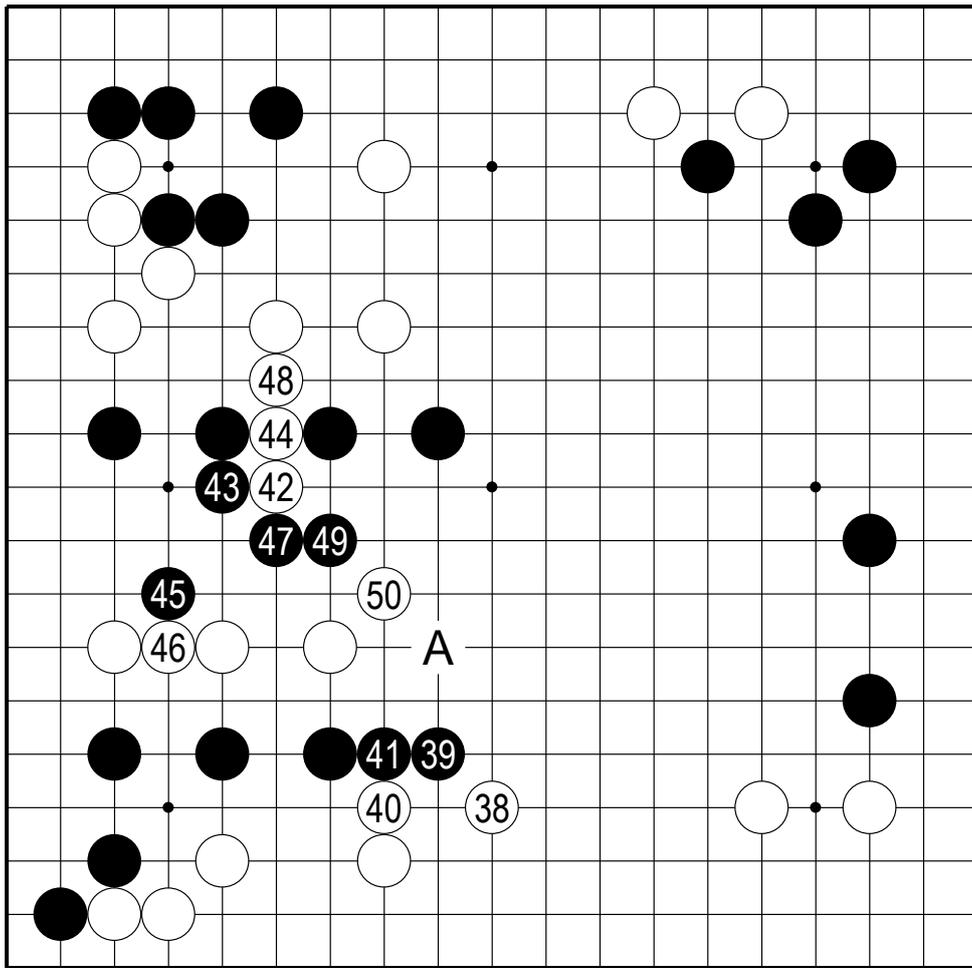
雄藏是江户横山町的商家子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老江户魂魄，或称之为商人精神脉脉相传的对势力强大的武士阶层的反抗精神。

过去，有幻庵因硕对幕府的直谏，现在又有雄藏的“造反”。但是，日本的历史却对这些庶民的“造反”视而不见，难道真正的历史不应该由“庶民”们亲手写成吗？这就是所谓的大众路线。自《古事记》、《日本书记》等日本历史的记述为开端，一切文化都是白社会上层人物记述的。举个例子，那里面记载着天皇能活二百岁，足见其多么荒唐可笑了。

尤其是围棋这样的文化财富，无论如何也要归权力者们所拥有，正象日本史学家们编纂日本历史时把战国时代农民的开拓和工商业的发展看做历史的附属品那样，围棋也是以幕府的棋所、名人为主干组织起来的。当然，这是错误的。当时，一个太田雌藏面对权势敢于伸张正气，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第四谱 黑开始反攻

左下角白 34、36 碰、退，“力战三雄”的太田雄藏的面貌跃然于盘上。
若是按照一般常识，白 34、36 抛守住 37 位要点，黑如果在右下角走棋那只会使下边的白棋模样进一步扩大。



(38-50)

图 123 第十局 第四谱

雄藏勇敢地以 34、36 两着棋夺取黑的眼形，把黑棋向上赶，而且，他的对手是名副其实的坊门神童安田秀策。如果说本局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雄藏的雄伟气魄，该不会是笔者个人的偏见吧。

38 之着是卓绝的着想。从左上角掀起的“狼烟”孕育着上升的气流，

黑、白双方都在专心致志地向中部挺进，不久我们就要听到从中部到左边的雷声轰鸣了。

白 38 之着是预见到了黑 39 的应，这样白棋仍可以走 A 位执拗地保持连续跳的体制。在这段时间里，黑白双方从左向中部连跳队形都是沿着“无所属地带”行进的。然而，不知是什么时候白棋开拓了下方，使之成为自己的地盘，这大概就是雄藏在本局中作战的基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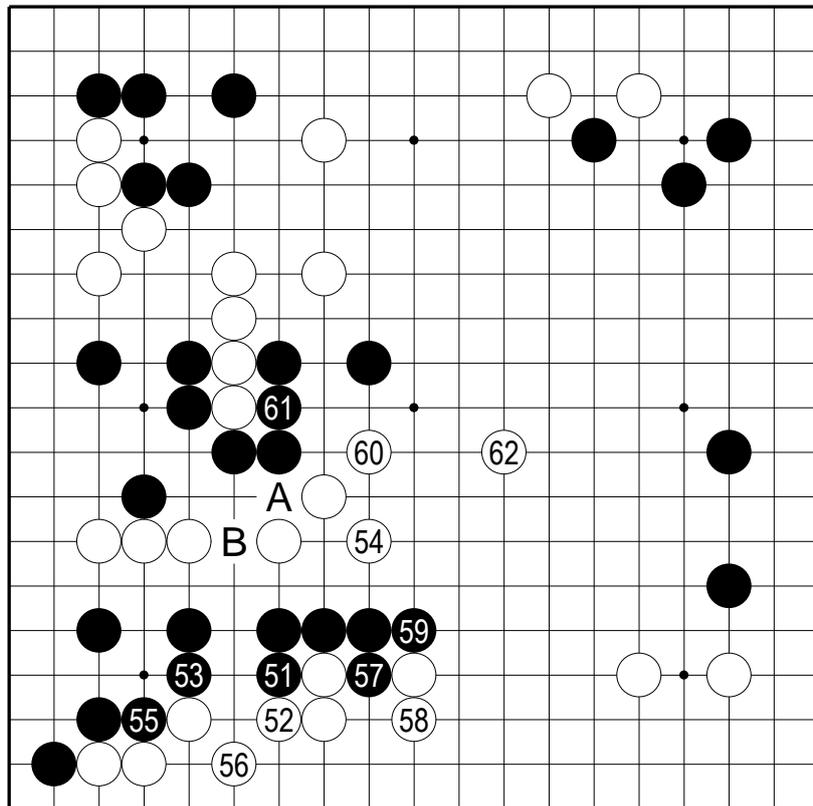
白 38 之后黑不得不在 39 位应。白 42 之子是为 A 位跳做事先准备工作。也许是一直穷于应付的秀策忍无可忍了吧，黑 43 开始了反攻。常言道，“觑断不接是傻瓜”。然而，年轻才子安田秀策并不想因循旧套。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名人无定式”吧。做为刺断一方他预想的是对方一定会粘。但是，下棋就是作战，而作战在对方的意料中行事是不会取得胜利的。秀策先黑 43 托，准备在 45 位觑断。笔者对这种着想深为赞赏。局面奔至白 50，真不愧是天保年间划封代的两雄决战，盘上闪跃着看不见的火花，它感动着并激励着后来人。

第五谱 妙不可言的香气

黑 51、53 之着厚实。这是蕴含艰辛与智慧值得玩味的一着。当然，黑棋是虎视眈眈瞄着从 A 到 B 位的挖断。51、53 和 55 的定型手法表现了棋手的用心良苦，即使是在追求高速度现代棋界，连名人和本因坊也难得有这样的手法。

在现代社会中包括围棋界在内，人们往往重视眼前的小利，每时每事斤斤计较于枯燥无味的蝇头小利，而象本局这样的构想恐怕是无从寻觅了吧。



(51-62)

图 124 第十局 第五谱

当然，围棋的胜者无疑是占地多的一方，但是贪图一招式上的小利并不可能最后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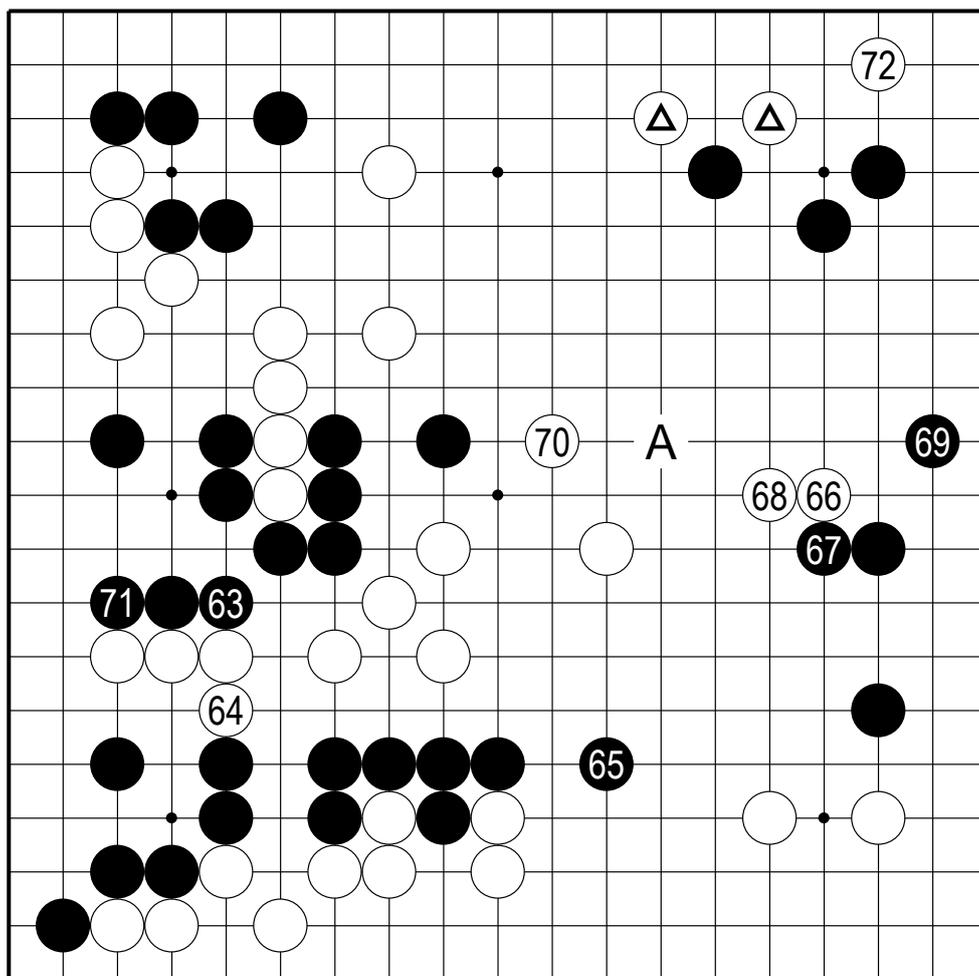
在近些年代的日本围棋中很难见到象“官着、妙手”这样的如行云流水，任其自然的风格了。虽然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但是它依然使现在人感到一种寂寞与惆怅。

局中黑 51、53、55 三着漂亮地解消了左下角白棋施展手段的全部余味，它散发出的馥郁香气妙不可言。若问这三着棋究竟有多大，那么就请您先看一看黑 53、55 两着整出的棋形，恐怕所有的棋手都会对这流畅的着法发出赞叹。据说凡是读过诸葛亮写给刘后主的出师表的人无不潸然泪下，而现在看了秀策 51、53，55 这三着棋而不三叹者——干脆讲，恐怕此人没有资格谈论围棋。

白 54 是防黑于 A 位挤的唯一的一着。

第六谱 短兵相接 中原鏖战

白 66 之子在下边应也不小，但围棋毕竟是棋子的生存之争，即使现在黑棋进入下方，由于左边的白棋已活，所以并不在在事关生死的问题。



(63-72)

图 125 第十局 第六谱

通观全局白有危险的棋是自左边向中央伸出的大棋。白若留恋边地小利在下边应，则黑肯定会在 A 位附近攻逼这块大棋。那样，恐怕这个攻击会使右上方向的黑地决定性地增大。

白 66、68 之着表明太田雄藏不愧“天保四杰”之首的称号，笔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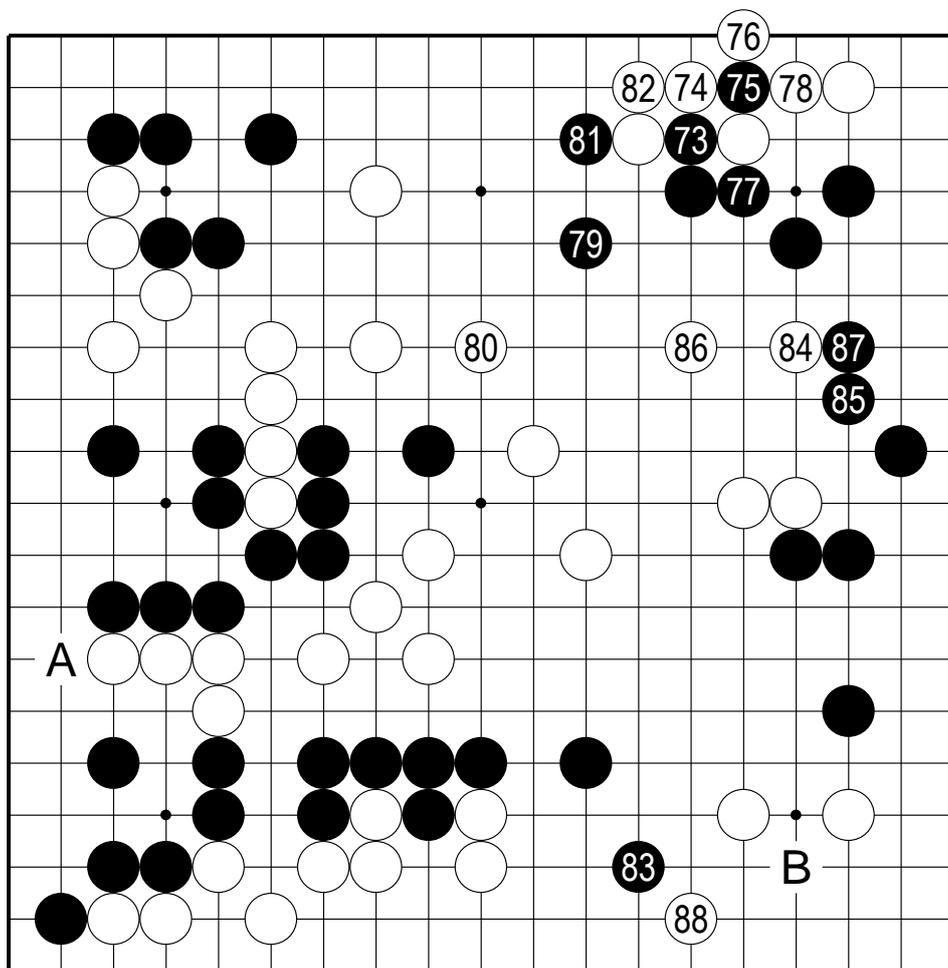
常之赞佩。白 70 之着是防备 66、68 两子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的唯一走法。于是，双方在中部战场的激烈较量开始了，而令人垂涎的下方运暂时无人问津，因为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使他们已无暇他顾了。

黑方看到自己前进的路线被白 70 挡住，便走 71 位整顿自己的阵容，非如此便不可能在今后的战斗中取得最佳战果。真不愧为围棋界两巨头的对局，冲杀之间突然轻松一退，而这退也正是下一步飞跃性攻击的前提。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攻严防紧，局势的进展无丝毫破绽。

白 72 进角是本局最后的大场。因为上方白⊙二子单薄，所以白 72 之着比守下边要大。也就是说，即使黑棋攻入下方，充其量也只是白棋受些损失而已。但 72 位则不然，无论白方着子还是黑方着子都会使其地域成倍地增加。并且如上所说，一旦黑在右上角尖顶，那么立刻就关系到白二子的死活，而这是白棋不能忍受的。要尽可能地将围棋理解成棋子的死活之战，那么，上边的动态也就不言自明了。尽管如此，认为围棋就是争夺地盘的人却很难理解这个道理，故容笔者在此赘言。

第七谱 虚实之妙

黑 73 后 75 断再于 77 位立即打吃让对方提吃一子是常用的手筋。初学者往往难以理解其中道理，请看参考图。假使黑 1、白 2 后，黑立即在 3 位曲，白当然要在 4 位长而不会走 A 位，以后有 6 位的冲。谱中黑 75 之断，解消了参考图中白 6 位冲的危险。这是一个好次序，高段者都清楚并常用这个手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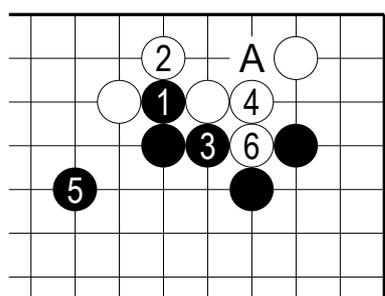
(73-88)

图 126 第十局 第七谱

白 80 之着看似无用，其实，若封住左边的黑棋，白便有 A 位的先手立，借以夺取黑棋下方的眼位。此外，中央白棋的联络多少有些薄味，

所以，这同时又是补己方缺陷的一手。白 84、86 沿着这种趋向轻快地先手得利后转而着子于右下角提防黑方从 B 位袭击。双方虚虚实实，步法轻盈机敏，而基本阵容丝毫不乱，虚实之妙令人赞叹不已。

白 84、86 解除了中央白棋的后顾之忧，局面变得极其微细。双方争战都竭尽全力，棋局进入了使业余棋手们最头疼的官子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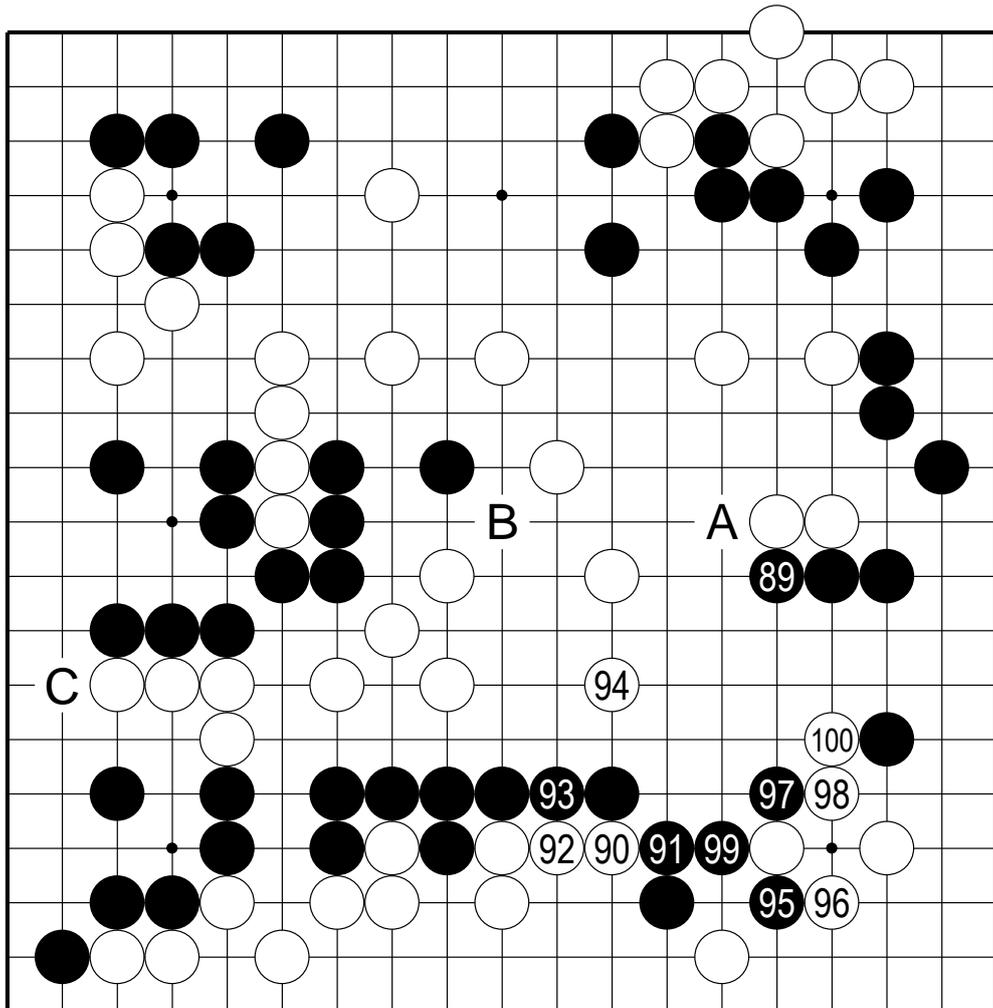
(1-6)

图 127 第七谱 参考图

常言道，“看官子知棋力”，此言有理。笔者在讲布局或中盘时诋毁过名人、本因坊，但一说到官子就理不出头绪来了。我的畏友藤泽秀行说过：“安先生就是官子太温和了啊！”曾有多少次我的好棋都在官子阶段遭了恶运。这个毛病由来已久很难除掉了，虽然我现在已经注意了官子技术，但临时抱佛脚怕也难以令人如愿了。

第八谱 对“当今泰斗”的异议

黑 89 靠长厚实。当然，黑 89 之着还有瞄着 A 位的扳、B 位的尖冲等种种味道，另一方面这一着还有打右下角主意的浓厚气氛。正因为它没有明确所指，所以对白棋来讲很不舒服。



(89-100)

图 128 第十局 第八谱

根据这种情况，白从 90、92 到 94 位补，一方面防备黑在 B 位的尖冲，一方面准备在 C 位下立在左下方发动攻击。以上的分析是否正确笔者不敢断言，局面的发展会向我们展示一切的。

到这里让我们先稍稍歇息一下，看一看《坐隐谈丛》中有关秀策、雄

藏的记事。

前面已经提到，雄藏是秀策的前辈。一天，在“天保四杰”和正彻等人聚会席上，众人交口称赞秀策，说他是“技艺非凡，天下无敌”。这时，只见太田雄藏不慌不忙地往前凑了凑，声音清亮地说：“对这等话本人不敢苟同。”秀策曾经五次连胜老英雄幻庵，名人丈和又极力称赞推崇他为“百五十年来的棋豪”，但是，雄藏对他“当今泰斗”的地位持有异议。据说有人听说此事就从中斡旋，从而定下了秀策与雄藏的三十盘棋。

由于下完本局以后雄藏便客死在越后，所以本局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盘棋。按当时的比赛规则，秀策在第十七局时已领先了四局改为先相先。虽然说秀策一时领先，但是与他顽强奋战二十多局的雄藏也决非是平庸之辈。

当秀策下完第十七盘棋已领先四局时，他欣喜异常，特意写信给在广岛家乡的父亲，信中附记了对那局棋（秀策先四目胜）的评述：“至此秀策多胜四局，真乃得意之作”。谈丛子也说，秀策当时的那股高兴劲儿是可想而知的。

第九谱 细微之极

右下角的战斗体现了秀策、雄藏时代洗炼手法的最高峰。

白4引诱劫争是棋的调子，黑5必然。黑7不应白6的劫材而粘劫而白并不损。这一走法只是为了白8在右下角整形的一系列手段之一。

白4在外边盖住就意味着白仍然执拗地对从左到右的黑棋大龙紧咬不放。但是，8位是白供的弱点，黑3的退使白顾虑到右下角A位的托或其它味道，因此，还不能说角上的白棋眼位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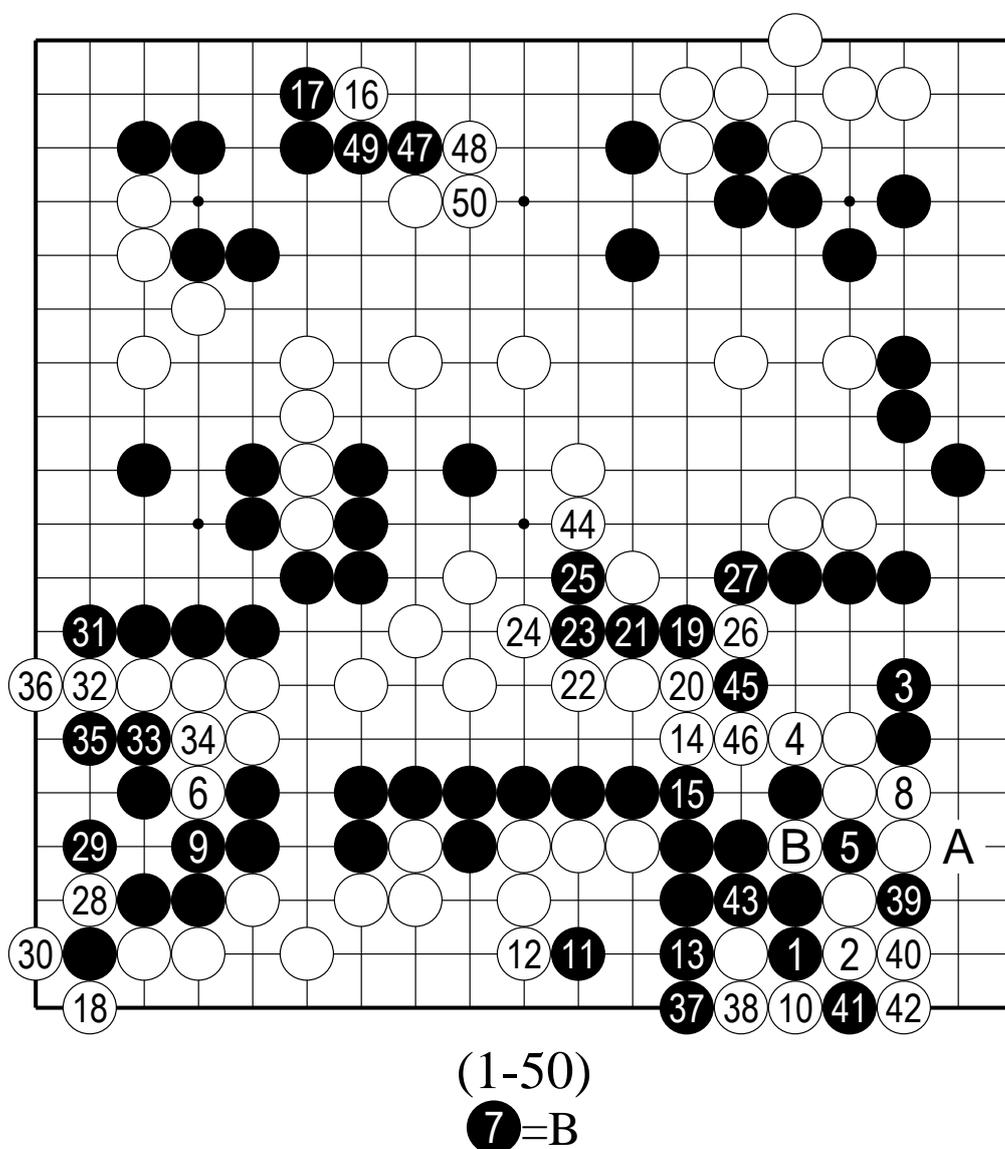


图 129 第十局 第九谱 (黑7粘劫)

正因为如此，白 4 之子引诱让黑 7 粘劫后顺势在 8 位急所粘。雄藏的着法宛如寄身于行云流水，任其自然流淌而无所作为，可是走到白 14 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完成了对黑大棋的包圈，连秀策对其也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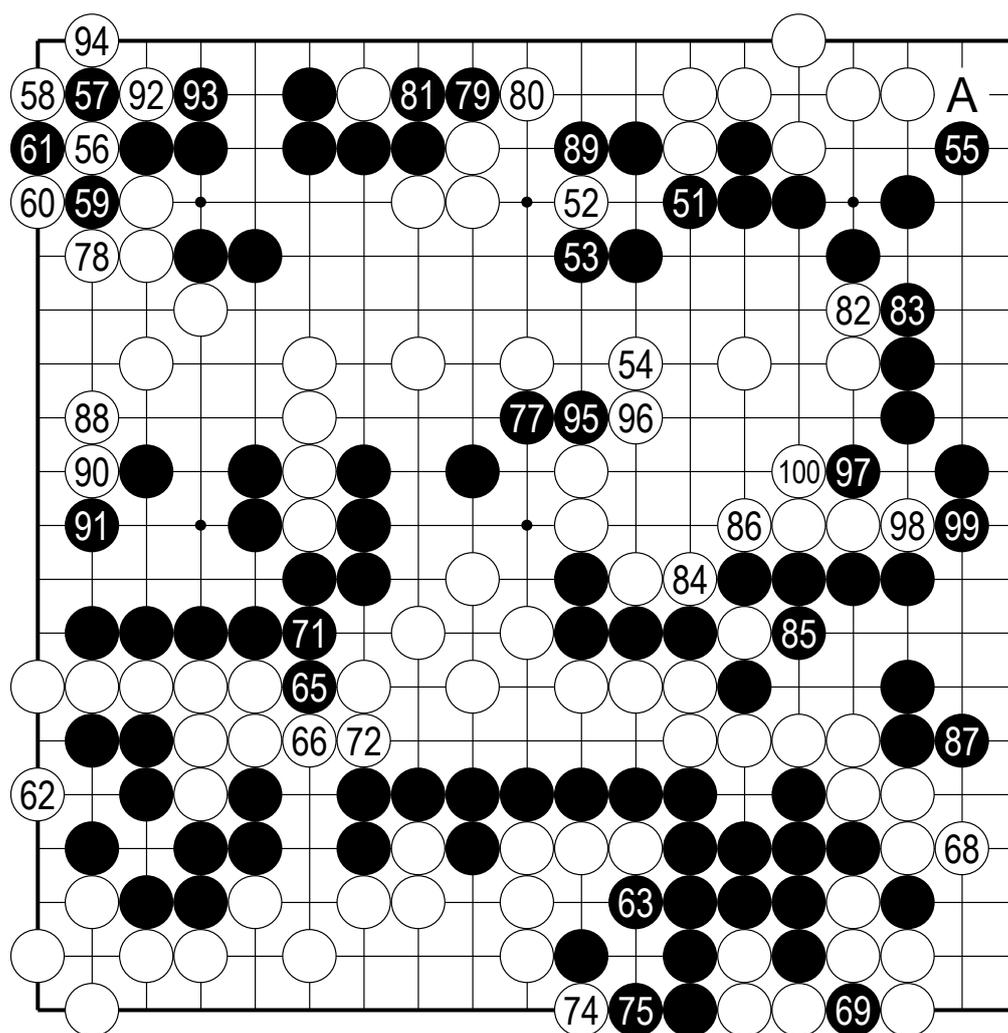
黑方对 7 位的粘也是很不满，本想在 8 位咔嚓断后开劫的，但是左方的白 6 之着是绝好的劫材，下一手就有 9 位的断，右边的劫就成了所谓“天下不应”的大劫。最后秀策到底放弃了令人垂涎的 8 位断。这样至白 30，左下角黑棋倍受欺负，局面变得极其微细。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两位对局者的精深算路，而雄藏的攻杀手段也着实厉害。

白对横跨东西的黑棋步步紧逼，白 28、30 断吃先手获利七目。就是这样，为了取得毫厘的胜负，雄藏的铁腕渐渐勒紧了秀策的脖子，欲制其于死地。但是，黑棋也不甘示弱，以 39 断 41 扑这样的绝好次序来回敬白方的猛烈攻击。

第十谱 和局

黑 55 的尖是此时最大的大场，也可以看做是最关键的一着。但是白棋有 56、58 劫争的抵抗。如此看来，55 之着不如改在 59 位先手扳，待对方应后再走 55 位为万全之策。不过，此时左边跳向中央的白棋眼形尚未完整，做为黑棋一方来讲难以做出 59 位扳的牺牲。



(51-100)

(64) (67) (70) (73) (76) ko at (56)

图 130 第十局 第十谱

白 56、58 终于成了最后的胜负手。两雄都处在生死关头，谁后退一步谁就会跌进失败的地狱，所以他们都是在拼死地努力。而且，若只

是这个劫的胜负倒也罢了，问题是劫胜或劫负直接关系到最后的一目，半目之差，胜负微细差别就更增加了争夺的激烈。在这种严重时候，与其说是围棋技艺之战，不如说这是人的精神、意志的较量。进而言之，这种激烈的较量使我们看到了人的能力达到了惊人的极限。

白 78 解消劫争。局面似乎是“最佳和局”。双方地域估计均为四十目，计算精确的一目、半目以我的能力是难以看清的。白 84、86 是好手，转眼之间白棋中部增加了六、七目的地盘。然而黑棋也没有错过 79、81 的机会，因为白棋提净了角上的劫，若再被白从 81 位退回，那么角上的黑棋会全军覆没。

弈至白 100，接着黑走 A 位很大，但是黑 A 与白 B 的粘交换也差不多是平分秋色。结果为和棋。迫使棋圣秀策黑先和棋的太田雄藏以其高超的棋艺证明了此局是他“一生的杰作”。

太田雄藏太伟大了。此局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局棋，不久，他就在越后路的旅店中与世长辞了，真是令人不胜惋惜。秀策听到讣闻后也是叹惋不已。

第十一局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

——安政四年（1857年）十二月

本因坊秀策（七段）

黑先 村濂弥吉（秀甫、五段）

第一谱 师兄弟的对局

安政四年（1857年）十二月中旬，秀甫和秀策两次对局，结果是平分秋色。秀甫的棋豁达自在，宛如天马行空；秀策行棋则清谈恬适，似行云流水，其中孕含着迷人的艺术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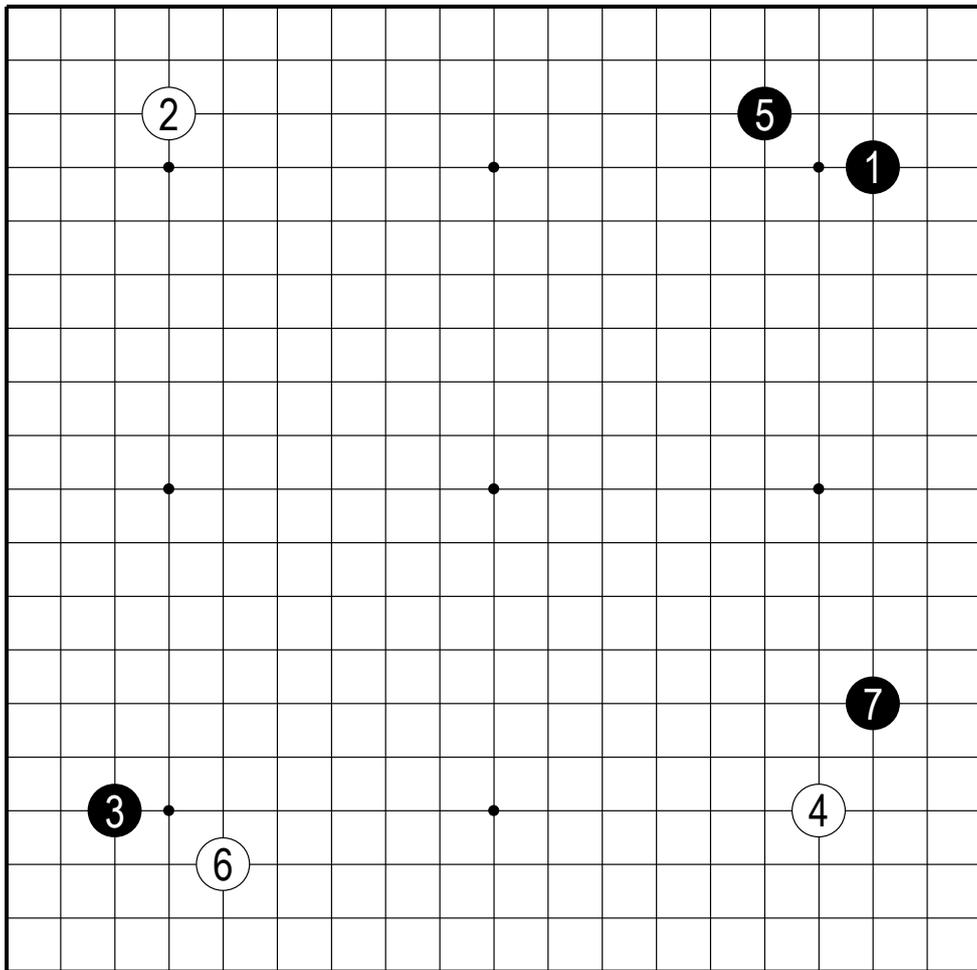


图 131 第十一局 第一谱

秀策和秀甫都是本因坊秀和的弟子，人称他们是坊门的“凤雏”。他们留下了许多对局谱，总起来看，秀甫定先稍占优势，但他并没有能够突破定先的高墙。

这一年，秀策二十九岁，秀甫二十岁，都是正当年。本书中特意选用此局是因为局中有秀甫的自评，虽然只是只言片语。

白2、4一子占小目的位置，另一子取其对角的星位，这类布局也散见于秀策和秀甫其他的对局谱中。据世间传闻，白棋星位布局是继秀甫之后称霸天下的明治棋坛巨匠本因坊秀荣名人的趣向。于此可见秀策在布局的发展上先走了一步。

星位是角的平均点，从以往的两子缔角的方法来看虽然只是一路之差，但是，这里面包含着革命性的思想飞跃。

第二谱 革命的星

秀策走右下角的星位，这种布局在今天并不罕见。

那么，为什么过去两子缔角是常用的手段呢？这是基于“一旦占住角地就不用担心对手从内部袭击，效率高”这种朴素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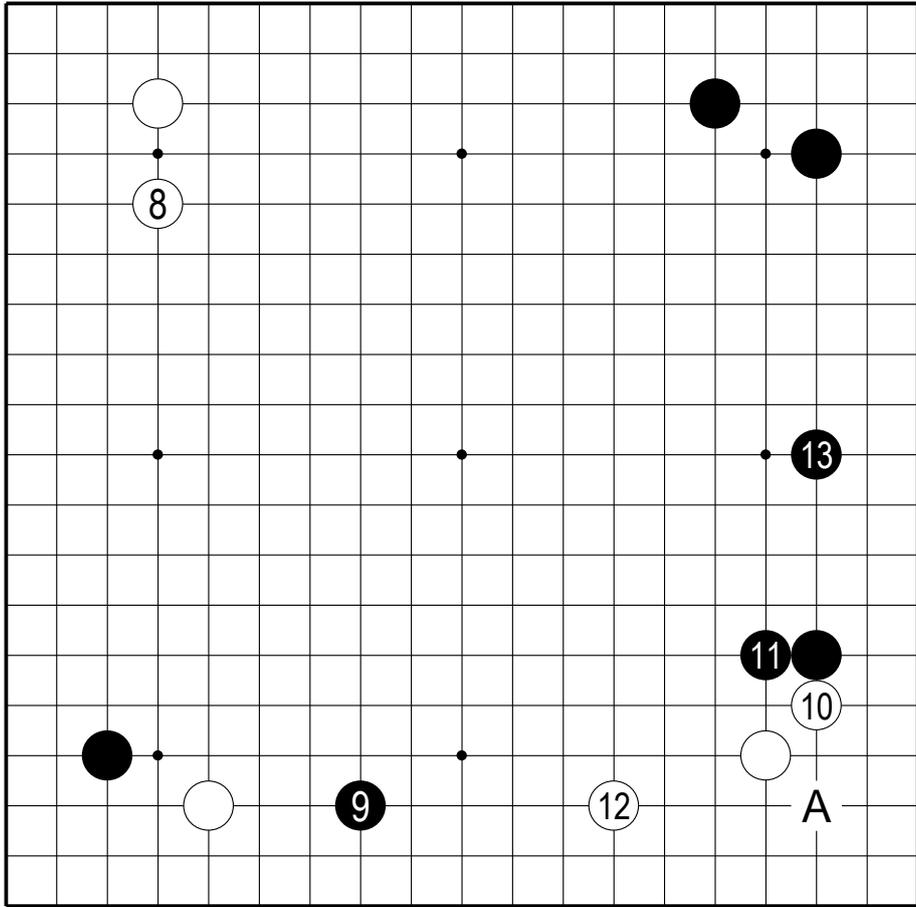
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子缔角的理由还不仅如此。这种缔角方法在以角为核心向边或中央扩张自己的势力圈时非常方便。它的意义在于：为即将发生的战斗准备好根据。可是，若从“围棋是黑白子的生存之战”的观点来看，占据星位则更增加了一层重要性。

我们知道在星位布局里只要对手点A位的三三，那肯定能活棋，所以角上占地最少的要算星位了。敢于走星位就意味着抛弃了以往的“地域万能”的思想框框，是向“棋子生存之战”的一种新的飞跃。笔者之所以在前一谱的解说中称秀策的星位布局为“革命性的”，就是这个道理。

星布局是一个新的领域，名人丈和没下过，与丈和争雄的幻庵井上因硕也未敢涉足，就连秀策的老师本因坊秀和也未曾染指，而秀策却一马当先走到了前面。

对这一着棋，秀甫虽没有看出些思想背景，但他是依靠实力拼胜负的力战之雄，一旦捻棋棋子他便飞扬拔扈地发起进攻，铁腕似发出呼啸之声，令人不禁痛呼“快哉”。

双方的角逐在刚布局的时刻还看不出什么来。坊门这二位俊才对秤静坐，但是却令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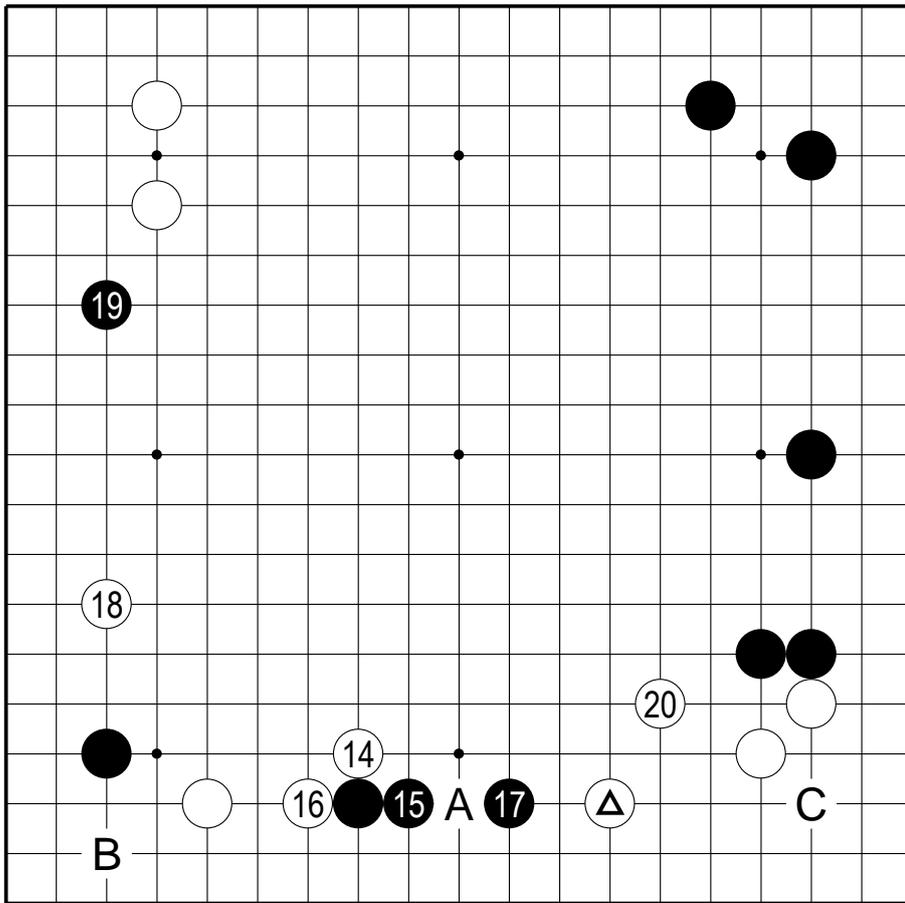
图 182 第十一局 第二谱

第三谱 白 20 不妥

白 14 是与右方白○子相关连的手段。既然白○已经走了低位就不再适宜于 A 位处低逼黑棋了。秀甫自评：“黑在左下方面脱先转着 19 位很有趣。”白棋若想乘左下角黑棋脱先的空子则如参考图：对于白 1 的压迫黑棋不必介意，因为白 1、3 筑起的高墙就等于前面的白○二子是从自己的厚势出发，白棋重复。秀甫敢于在下边脱先真意就在于此。秀策似也有所察觉，所以才没有如参考图在 1 位着子。但是，他却走了本谱的白 20 补右下角。对这一着，秀甫评道：“白 20 不妥”。笔者同意此说。秀甫没说此棋应着于何处。依笔者之见似应在 B 位飞角，夺黑的根据，与白 18 相呼应是这个场合的当然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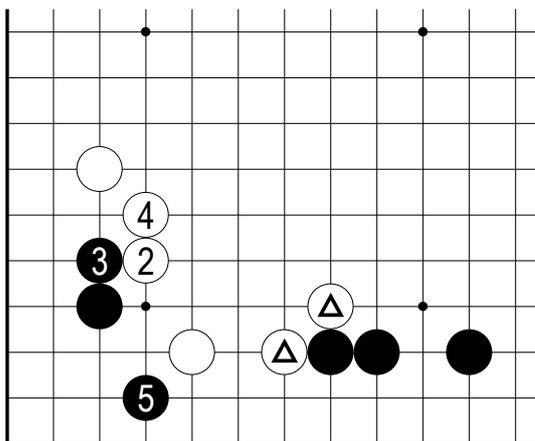
即使白 20 守角，但尚留有 C 位的三三。再者，白 20 对下边的黑棋也无影响。酷爱战斗的秀甫

肯定不会下出这样温和的棋，所以，他一言掷地：“白 20 不妥。”对于白 18，黑棋出乎白棋意料脱先走了 19 位，而对于白 20 和黑 19 的交换我们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必然性。下一局棋好比长途征战，途中会遇有高山大川，有时也会呈现出一种千里沃野的和平景象，但是，一旦发现对手有隙可乘就要动如疾风迅雷，乘虚而入。大概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黑 19 脱离常轨走了 19 位，笔者认为这就是机会。



(14-20)

图 133 第十一局 第三谱



(1-5)

① pass

图 134 第三谱 参考图

第四谱 剑拔弩张

大正时代的奇才野泽竹朝七段曾说过：“秀策先生也许能让我四子”。他的意思是：在竹朝七段之上是本因坊秀哉，在秀哉之上是名人秀荣，在秀荣之上还有秀甫，再上就是连秀甫都不能突破的铁壁一秀策。这里竹朝所说的“秀策让四子”大概是单纯地按加法计算的吧。

在今天谁都知道这种计算方法不对，即比赛是半子差而不是如竹朝七段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子差。不过从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传闻中也可以看出，连竹朝七段也承认秀策、秀甫是划时代的伟才。请看棋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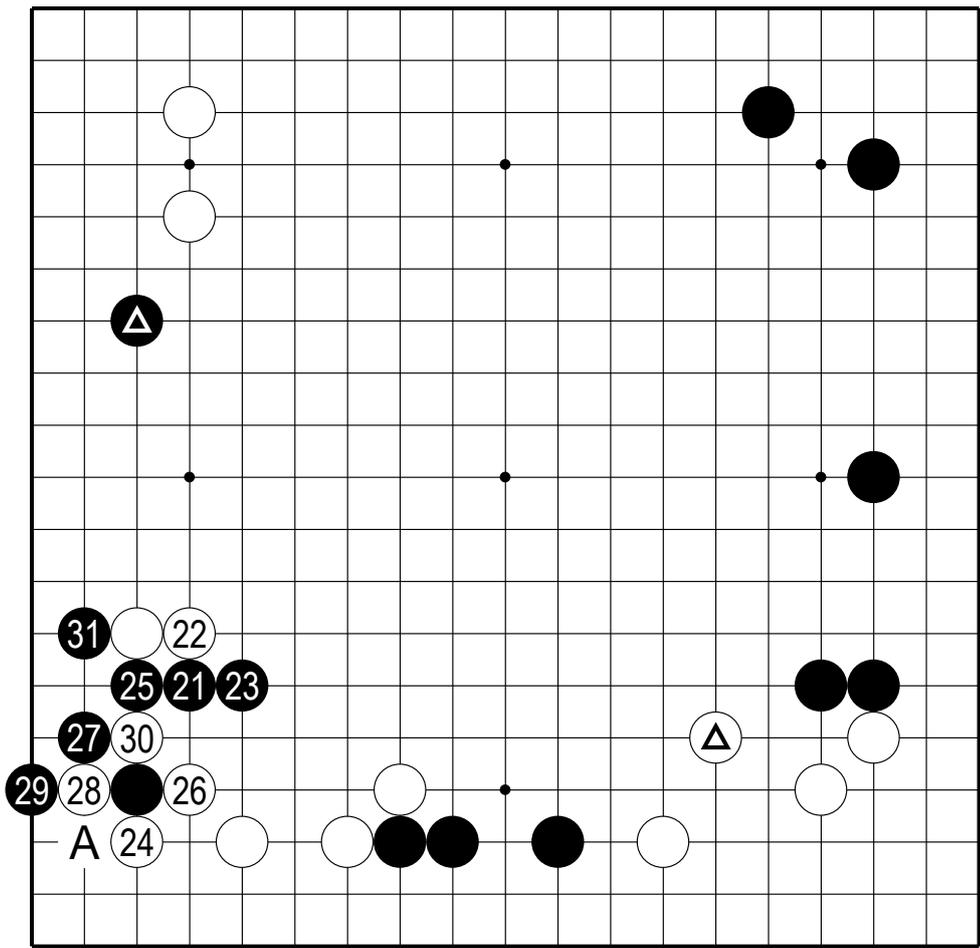
左侧上方有黑▲子的呼应，秀甫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拉开了架势投入战斗。黑 21 是进击的第一步。对黑 29，秀甫不无自我欣赏地评道：

“黑 29 扳的手法有趣，”我们再进一步连系到秀甫评论秀策走白 20△之子不妥这件事来看，晚年创立了方圆社而风靡一世的秀甫，先不说过去如何，即使是当时恐怕他也认为师兄秀策不足为惧吧。

这并非是秀甫一个人的看法。在秀甫之后成为名人的本因坊秀荣也曾说过：“即使秀策还活着怕也不及现在的秀甫了”。

黑 29 之着是为 31 位的扳定调子。因此，白 30 之子应该在 A 位忍耐地接。

现在，白 30 在 A 位接成为定式由于角上获得安全所以常用于实战。但是，从行棋的实际情况来看，既然黑 29 从下边扳了，再在 A 位屈服则多少有些不舒服。因此，我认为也可以在 30 位提。不过这样下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以后黑在 A 位的反打有成为胜负手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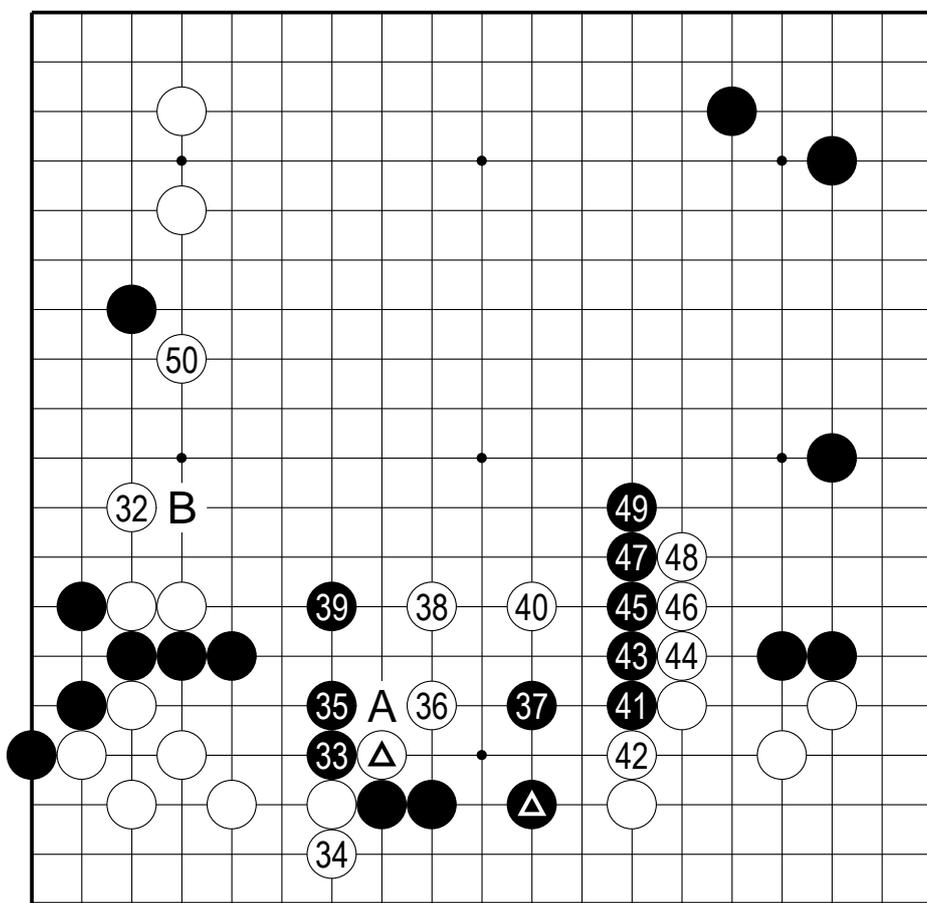


(21-31)

图 185 第十一局 第四谱

第五谱 秀甫的错觉吗

秀甫自评：“黑 35 立，被白 36 尖后事态立刻扩大化了。现在看来，黑 35 之子是否应该在 A 位抱吃好一些”。黑 35 之手确如秀甫自评，走重了，也可以看作是恶手。笔者进一步认为早在 33 位断的时候就错了。从棋形上看，比黑 33 的断 34 位的扳是急所。要看到下边黑的一团棋右侧有黑▲之子防守，不必担心白棋来自右边的搜根，因此，按参考图，黑 1 扳、3 长，下边就形成了坚固的黑地。



(32-50)

图 136 第十一局 第五谱

“陋室虽小也是我的安乐之乡”。并且，黑 1、3 之着还同时侵蚀了白地，增加了黑地，其成果应该加倍地计算。如果走成这样，下一步棋

就可以在 A 位反打以整个白棋做为攻击的目标，迫使白棋向上飘浮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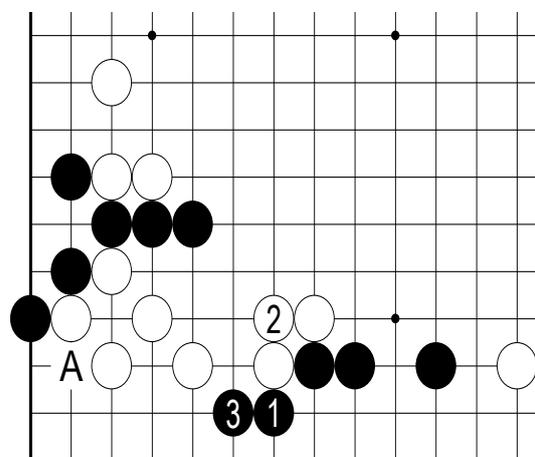


图 137 第五谱 参考图

即使黑 35 之着如秀甫所评的在 A 位征吃，也只能是提掉白④这一个废子，而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白 36 之着使事态扩大化了吗？这怕是秀甫先生的错觉吧。白 36 滞重，它和左边的白 32 之子

缺乏联络，形同无根之草，这是违反棋理的。白 32 之着也不好，从形上看，它应该在右一路的 B 位跳。

以上是笔者的大致看法，恐怕有些言重了。秀策先生可能会温和地反驳说：“白 32 好与坏我说不准，可这是夺左下角一团黑棋的眼位呀！”

不过，笔者仍然觉得黑棋在角上有反打的手段，对它的攻击似乎不会那样容易。

第六谱 紧张的攻防

秀甫自评：“白 50 有趣。黑 51 多事之着，应简单地在 57 位曲稳妥”。
 笔者好事，不论是释迦牟尼还是孔夫子，他们要是在世的话我也要和他们争论一番。但是，对秀甫先生的这个评我是完全赞同、无话可说的。只要黑 51 在 57 位曲控制住大局，如白在 51 位着子，黑就从上边 A 位或 B 位展开，同时远远地瞄着下方的白孤棋，如此黑棋胜势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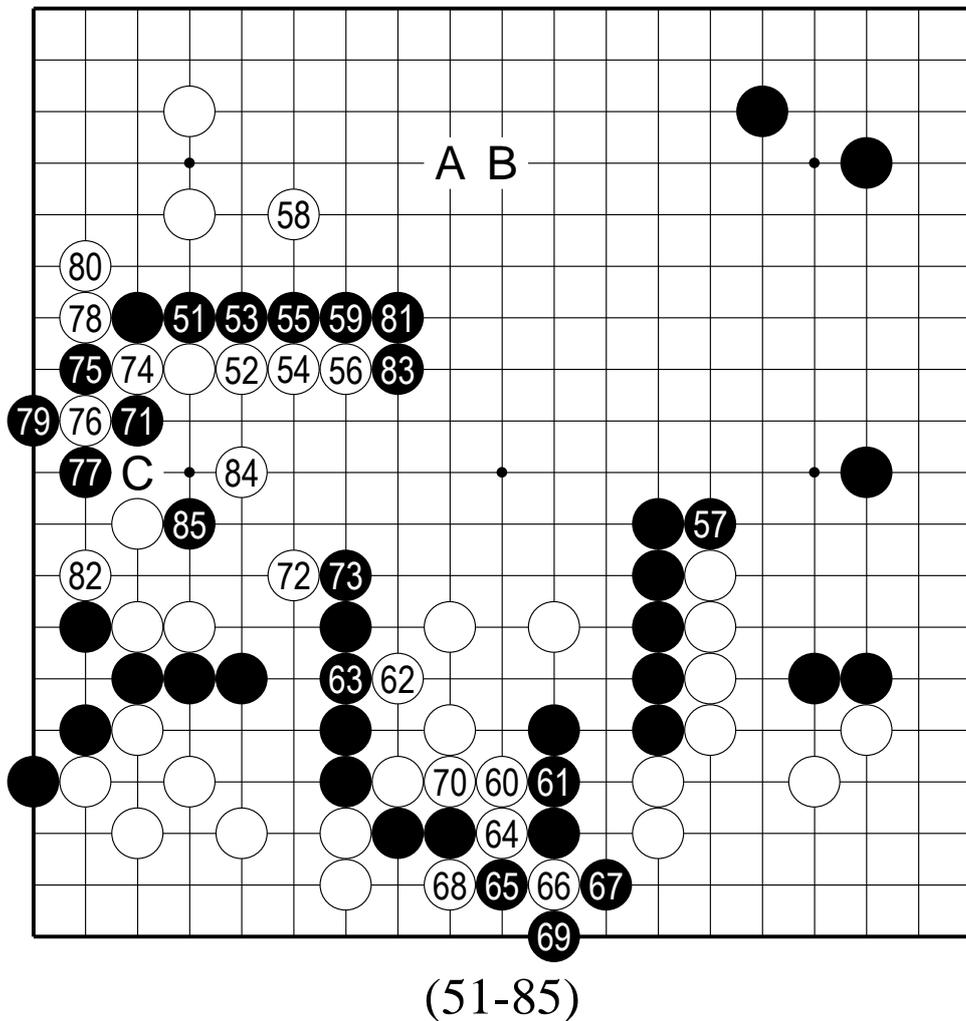


图 138 第十一局 第六谱

白 60 以下是预定的着法。白 60 以下至 70 的结果是白吃掉黑棋关键

的二子，很大。但是考虑到因此而使右下角的白地变薄就不好说是白方占了便宜。

黑 71 以后，左边黑白双方的应接煞是好看，双方极尽秘术的攻防紧张激烈。其中对白 82 的挡，黑 83 犹如一阵疾风一下子就控制了中央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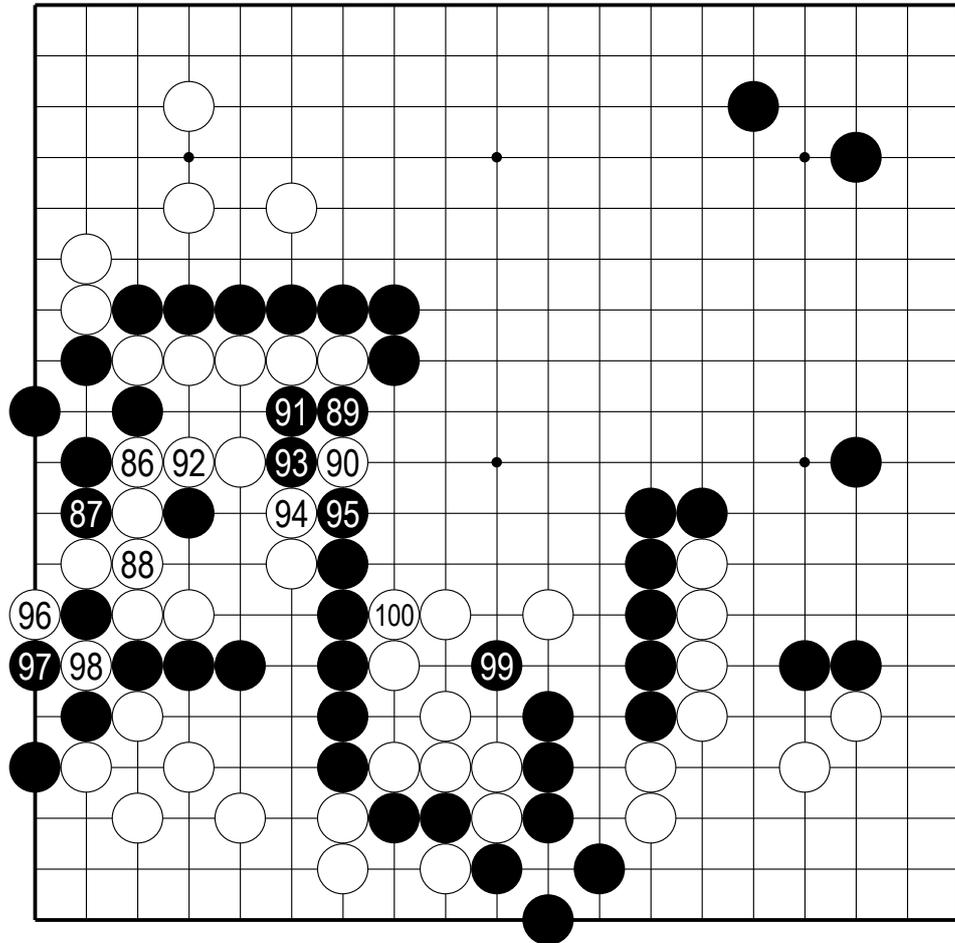
黑 85 手筋，瞄着 C 位的先手利用。这颗子使白棋胆寒而又难于除掉。它如同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带着风向白方腹部刺去。无疑这一着是黑方走 83 位时就考虑好了的。看到此时，我们感到追求“铁腕无双”名誉的青年秀甫的容貌跃然盘上。

按现在日本棋界的说法，前一个时代的名人丈和是力战之雄。但依笔者之见，村濑秀甫的棋力似乎不在丈和以下。白 72 在这里给人的感觉是“正好对劲儿”，它和黑 85 越过白棋的飞跨同样锐利。

黑棋造劫，其劫材单是右下白地内就有无数。进而言之，如果白棋劫败，那么左边的白大块棋就会像铁扇公主的肚皮里钻进去了孙悟空，五脏六腑都会被扯烂。此时秀策捻棋子的手嘎然停住不动了，白皙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第七谱 黑主动

白棋走了 86 位让黑棋走了 87 位，虽然不情愿但无可奈何。当时白棋即使在 92 位挡，黑棋还是有其它种种的手段。仅为初学者举一例如参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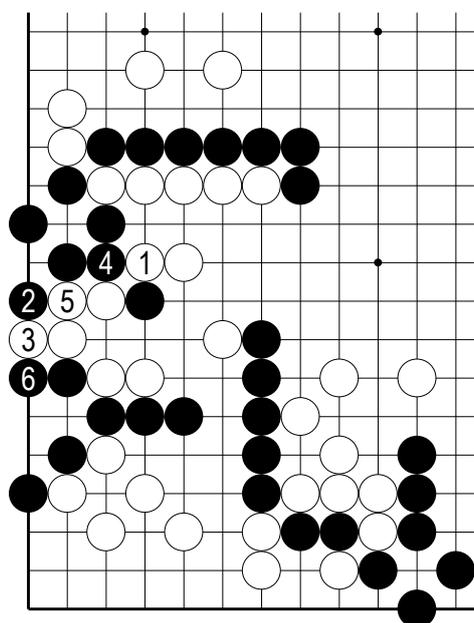
(86-100)

图 139 第十一局 第七谱

当然并不仅仅限于图中劫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手段。总而言之，白若劫负左边将会全军覆灭；纵然劫胜也不会占什么便宜。象秀策这样的棋手哪肯会做这种赔本的生意！

黑 87 强烈。这着棋不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它还要夺去白棋所有的

眼形，实在是严厉之着。对此，白不得不在 88 位屈服，我想当时秀策先生的表情一定会很痛苦。



(1-6)

图 140 第七谱 参考图

年方二十岁的奇童秀甫好象要再加重秀策先生的痛苦似的，89 紧勒白棋同时瞄着 92 位的冲，整个局势由秀甫一个人操纵着。

若是一般的棋手下到这个份上肯定会全线崩溃了。但是，昔日的神童——自“安艺小僧”的时代起就久经锻炼的秀策，决不会因为遭到一点强烈的攻击就轻易地认输。

白 96 阻渡是顽强的抵抗。等待已久的秀甫“啪”的一声反打开通。本局棋中打劫是秀甫的拿手好戏，所以他的棋技就更加显得炉火纯青。对黑 99 觑的劫材白棋是不能忍受的。

一般打劫为了胜劫是要做好思想准备多少做出一些牺牲的，甚至必须打一些不情愿的损劫。然而，象黑 99 这类的劫材完全是无代价的劫材，白 100 应如走单官，黑棋单纯得利，所以白棋是很痛苦的。

第八谱 专家的常识

即使是名人，对白4一带的走法也会感到棘手。现在，秀甫以他那燎原之势控制住中央，将其变为黑棋势力范围，白4若再漫不经心地围上边，黑棋就会从上方盛气凌人地整理中央腹地。黑方此时虽然只是一块棋，但这块地却大得很。过去有句俗语，“围取双掌之地者棋胜”。现在黑棋圈起了这么大的地盘，别说两只手掌了，就连两只脚都能摆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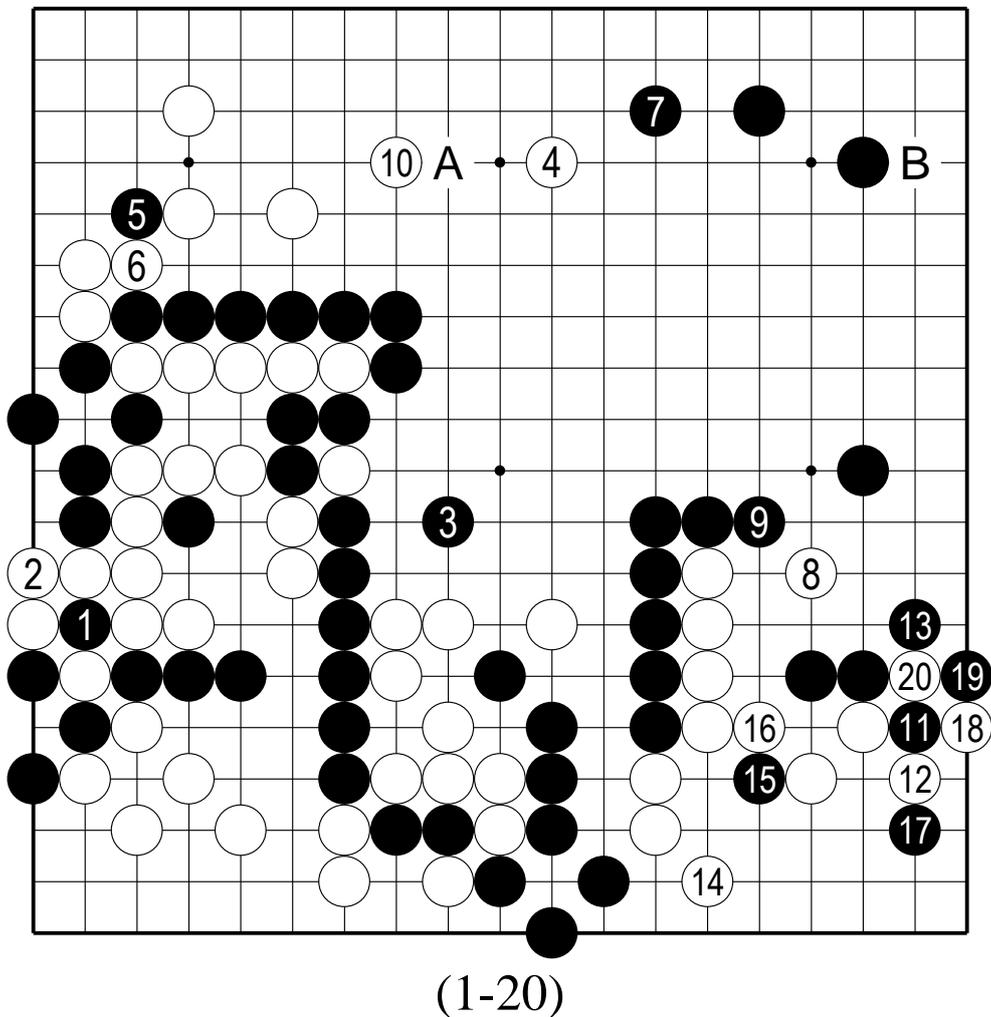


图 141 第十一局 第八谱

黑5机警之着，试对方应手且保留有断打等一举侵人上方白地的手段。

接着，又一转着于 7 位，老练地等待时机。试问读者，在这样繁忙紧张的时刻你下得出这种棋吗？

一般人往往将 7 位之着放在 A 位等处打入。可是，那样一来一旦让白棋在 7 位一带站住脚，再要想消灭白棋就不那么容易了。黑 7 待机而动，若白棋向中央发展再于 A 位方面分割，谅白棋在中部地区也做不出两只眼来。

连秀策这样的棋手也没有信心在中央活棋，他以白 10 忍耐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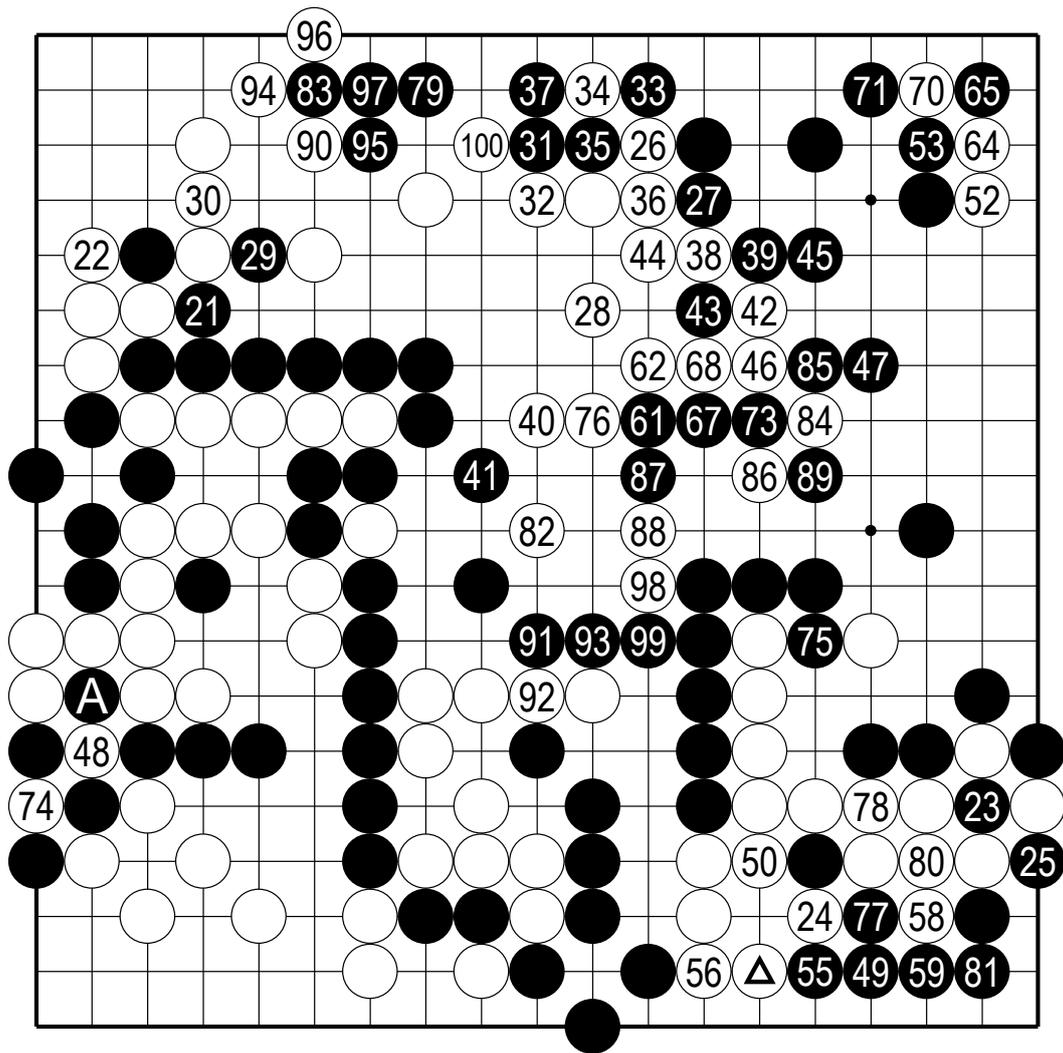
按我的第一感觉是：白走 10 位的时候正是一个机会。先在 B 位碰，看黑棋如何应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我想这是专家的常识，不知读者认为如何。只要下面的行动与白 4 一子向中央挺进相呼应，那么计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来的。

秀策后来也走了 B 位的碰，但是问题在于时机。黑 7 一间拆时正是 B 位碰的绝好时机。尤其是当时还没有 8 和黑 9 的交换，黑右边星下一子的侧腹部和背后多少还有些寒冷之感吧。

说起寒冷，此局时为安政四年十二月三日。尽管火盆里的炭火燃烧得正旺，但是夜里的寒冷冻得人打哆嗦，连呼出的气都是白色的。在这种时候，恐怕刚强的秀甫也会感觉脖子后边冷嗖嗖的吧。

第九谱 秀策的棋力

右下角被黑 23、25 打穿，白的惨状目不忍睹，以后又被黑 49 先手得利仅成两只眼，难受之极。想当初，白④之下的补强手段若着在右一路 55 位，也许不会遇到现在的麻烦。从黑棋打劫的坚韧劲头到占领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黑实是极尽猛烈之能事。



(21-100)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ko at A

图 142 第十一局 第九谱

“坊门神童”小岸壮二曾对笔者这样评论过秀甫和秀策的对局：“秀甫先生横冲直撞，到处‘乒乒乓乓’地打劫、击穿。但是结果呢，黑

棋只胜一两目。我觉得秀策先生的棋中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本局的结果也是黑胜二目，使我不禁也产生了一种与小岸壮二六段同样的感觉。

从左边和下方向中央伸展的黑棋大龙还没有眼形，白 90 之后黑棋不得不走 91、93 联络，至白 94 挡，这局棋基本上下完了。

纵观全局，树秀甫得心应手地横扫一切，景况十分壮观。其枪尖指处，遇人人死、遇马马亡，锐不可挡，连秀策的阵营也转瞬之间就溃乱了。但是尽管如此，黑白的距离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正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筋头翻出十万八千里，却仍日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心，只惹得如来莞尔一笑。此局最终只差二目，也许师兄秀策也是笑吟吟地注视着比他年轻十岁正在成长着的秀甫吧。

第十谱 黑二目胜

好个巨匠秀策，白2一丝不苟地收官。尽管白棋看起来形势不好，尽管中央有六目现成的大官子，他还断地选择了本手的白2。这里如果着于3位贪图六目之利，则黑棋8位刺、A位点，白棋只剩不折不扣的两只眼。

秀策似乎丝毫不感觉痛苦，盘面虽有几分不足，但他并不气馁，依然平淡地正收官。他的这精神使笔者深受感动。记得藤泽秀行名人曾对我讲过：“外行对布局、中盘感兴趣，专家看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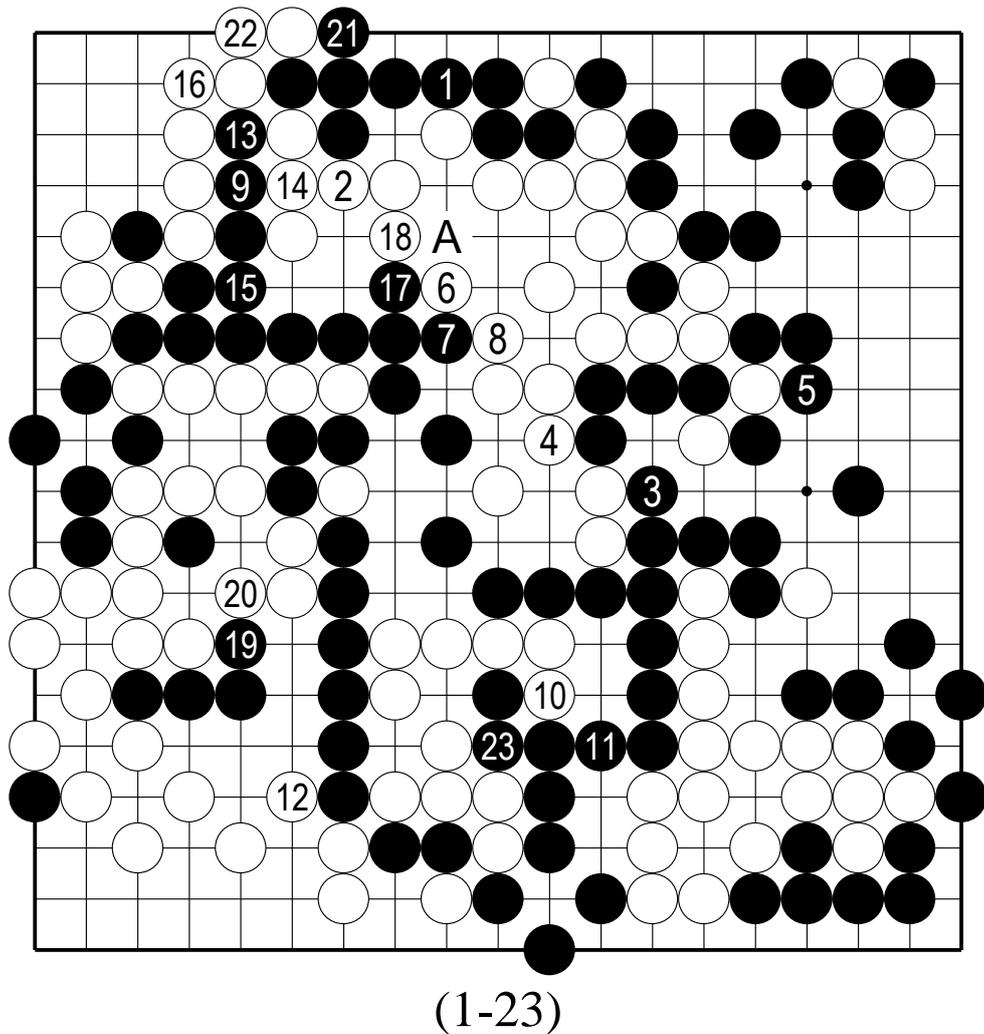


图 143 第十一局 第十谱

（二百二十三手以下略，黑胜二目）

这盘棋的五年后秀策死于江户流行的霍乱（一说麻疹），时年三十四岁。当时正值幕府末期纷乱之际，社会无暇顾及棋运。秀甫因为本因坊继承权的问题，出于年轻人的感情冲动离开了江户去北陆闲游。明治十年（1878年），他做为新创立的方圆社的社长回到了已改名东京的江户，在这里迎来了明治围棋界的黎明。

笔者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评论秀策、秀甫这两位棋坛巨匠，肯定会招来日本围棋界的不满。“这小子胡乱评议名人的棋艺，真是大不敬。小心挨骂开除棋界”。不过，我要问，难道不应该让棋界一般大众清楚地知道古时名人高手下棋的好坏吗？把名人高手束之高阁，不许评论，只许拍手叫好，这样好吗？象笔者这样，虽属班门弄斧，也想努力使自己与他人明白个中道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讲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必须事先经过棋界的允许，这就是日本的所谓专业围棋界！

第十二局 明治的黎明

——明治十七年十一月

村濑秀甫

黑先 本因坊秀荣

第一谱 传统的名家

从幕府末期的文化、文政时代开始，本因坊丈和与井上因硕围绕着“名人棋所”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本因坊继承者秀和身上。因硕与秀和前后下过数局，面对秀和超群的棋艺幻庵因硕也未能越雷池一步。于是，在家运繁昌的本因坊家又增加了秀和威镇天下的盛名，而且秀和的接班人也现出非凡的资质，因此，如磐石之重的本因坊家主宰着日本围棋界。

然而，自古以来世间的盛衰兴废是不可避免的。文久二年（1862年）秀策病故，时年三十四岁，这是本因坊家的不幸。传统的本因坊世家由秀和的儿子秀悦和直系门生弥吉即村濑秀甫庄重地继承下来，在其内部没有发生任何有辱祖先荣誉的事情。

然而，问题在于“时代”这个外患，此时正处于日益迫近的明治维新的前夜。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浪潮汹涌冲击下，日本社会自古以来静止的、封建的生活方式难以维持下去了。当然，日本的围棋界也不例外，本因坊世家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秀和本因坊在这个历史转变时期继承了围棋宗家，前半生光辉灿烂，而后半生却是在失意中度过的，象他有这样经历的人恐怕世间为数不多吧。秀和本所相生町的家宅发生火灾后，他就同家中其他几位亲属

一起混住在宅子后边堆放杂物的小屋里，最后，于明治六年（1874年）在失意中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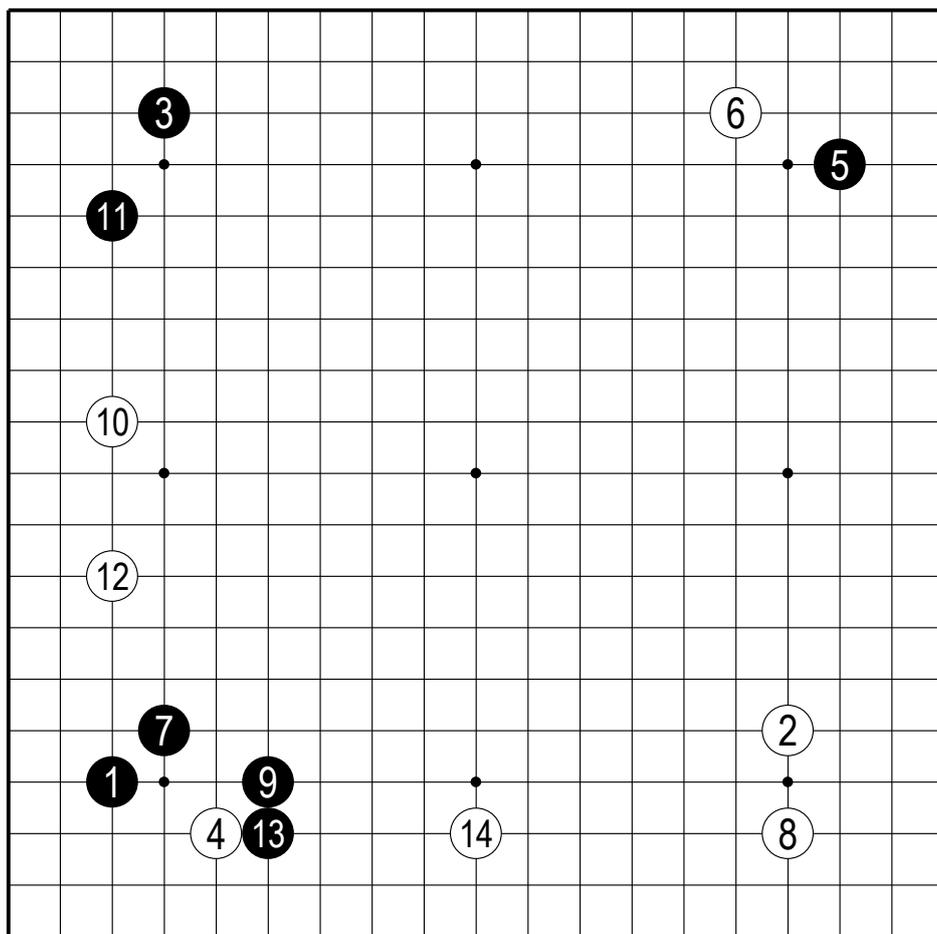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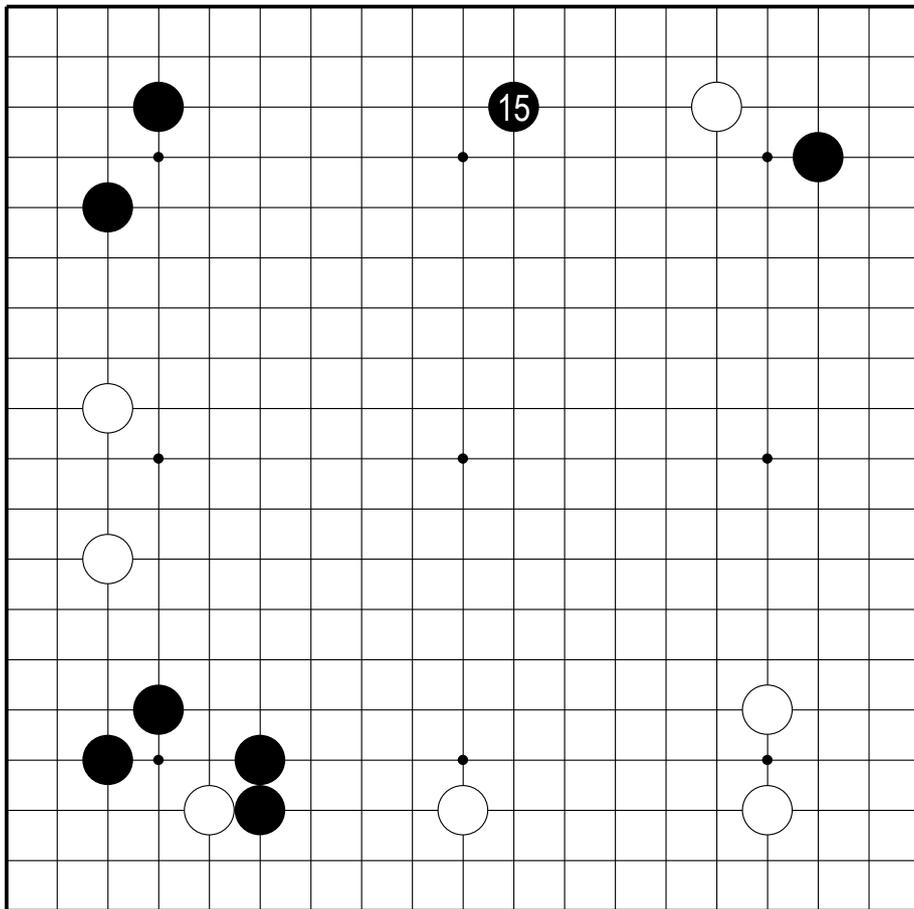


图 144 第十二局 第一谱

第二谱 秀荣卧薪尝胆

幕府时代末期的鬼才本因坊秀和在失意中去世后，本因坊家穷困潦倒，“吃上顿没下顿”。秀和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秀悦。村濑秀甫在评价秀悦时说：“秀悦的棋不辱其父秀和之名，技艺超群。”以估“名家无二代”的说法对本因坊秀悦就不能适用了，可是，这位秀悦由于没能经受住围棋世家穷困的打击竟成为疯人。



(15-15)

图 145 第十二局 第二谱

秀和的次子秀荣以前曾过继给德川时代“四家”之一的林家，为林家的养子。当时，他并不在本因坊家，但他不忍目睹本因坊家的惨状便离开了林家复归了本因坊家。明治十二年（1880年），村濑秀甫、中

川龟三郎、小林铁次郎等人创立的方圆社得到当显贵们的知遇，正显示出兴盛的势头。传统的本因坊世家形同古迹，不过是困守孤城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秀荣开始了他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生涯。后来，秀甫与秀荣达成谅解，由秀甫承袭本因坊之名。不过，这种情况也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明治十九年（1887年）秀甫病故。从此，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围棋界形成了本因坊与方圆社这两个中心。本局棋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夜秀荣和秀甫的对局。

明治二年（1870年），东京府厅发出通告要把本因坊家在很早以前从幕府领取的本所相生町的住宅改为武士宅地。

在时隔百年的今天，人们往往不得不在公共事业的名义之下离开长年居住的地。当时秀和也是故土难离，他向府厅呈递了请愿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吾将交纳相当之地税，乞求继续居住”。

对秀和来说，这是祖辈相传下来的家宅，离开它恐怕就是意味着断送了一切。另外，蒙祖先的福德，此处成为本因坊的所在地，今后也会有许多棋手慕名而来。尤其是家宅烧毁，全家偏居一隅，坚难度日，又偏偏在这种情况下府厅又下一纸通告竟要彻底拆除它。一代围棋巨匠秀和此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

第三谱 秀甫的“造反”

对左下方黑⑥的飞压，白牺牲一子而在左边拆二，又占据下边星下要点，体现了村濑秀甫不拘泥于既成格式的棋风。在这里不期出现了“不占角先占边”的序盘战的哲学。

此着法在丈和、秀和的棋里是见不到的。秀策也没有下过这种棋。秀甫勇敢地开创了新天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对既成权威的“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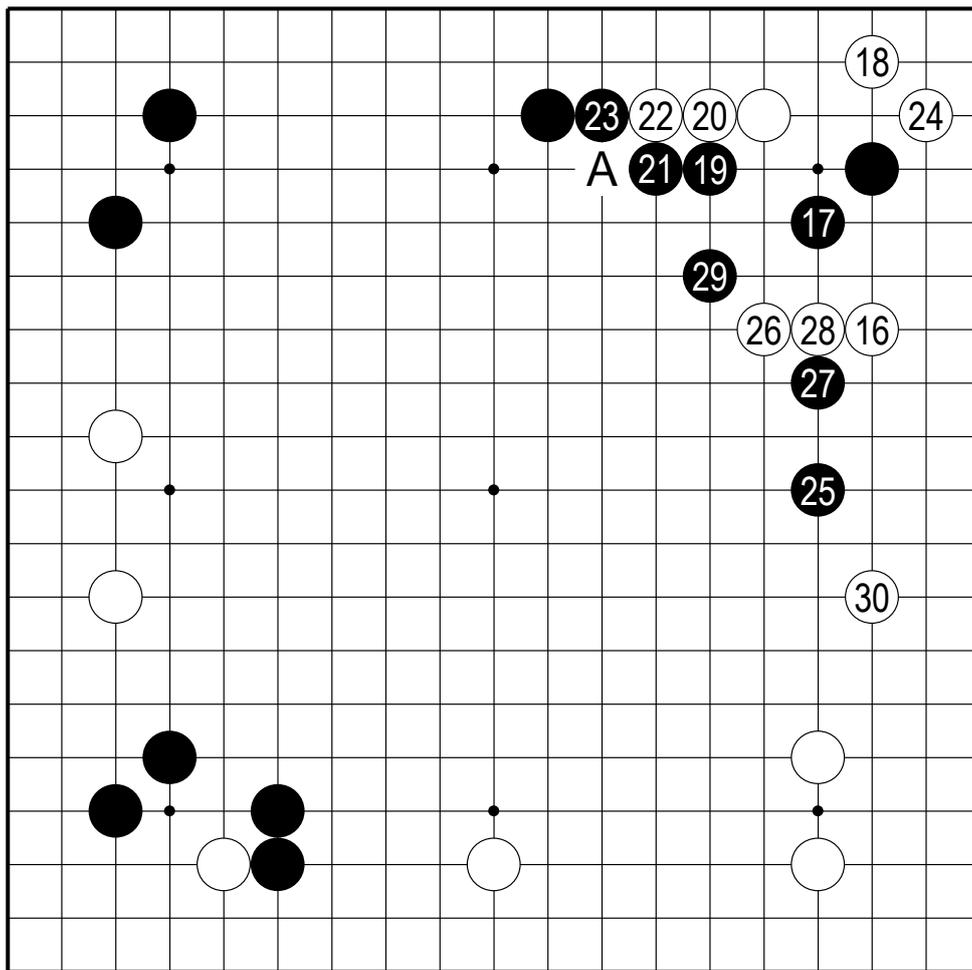
笔者非常赞扬秀甫这种英勇、果断的创新。

在左下角白方还保留着强有力的手段。黑 23 也有在 A 位退的，可能是血气方刚的秀荣不满足这种温和的走法。

下这盘棋的时间是 1884 年，正是秀荣不得不屈从于与权门结交甚厚的秀提出的条件而彼此达成和解的时候。但是，秀荣是在父兄于失意中郁闷而死的惨境中挺身而出的，他的胸中燃烧着同方圆社战斗到底的火焰，甚至于不惜自己也同归于尽。从黑 23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激烈情绪。及至黑 25 夹击，东北角上战云腾起。

秀荣的棋沉静，犹如深山里的碧潭，除了偶然有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照射到它之外，永远在静寂中安眠。可是一旦有一块石头落入，立刻会涌起波澜，发出震响。凡是见到过秀荣下棋的人无不感觉到那种无限的待发力，即那种潜在的力。

秀甫则不然。他在序盘之初就采取了活跃进攻的走法，控制盘面，揪人心弦。然而，此时的棋似乎显得二者的地位颠倒了，从序盘一开始就骤然挑起战斗的却是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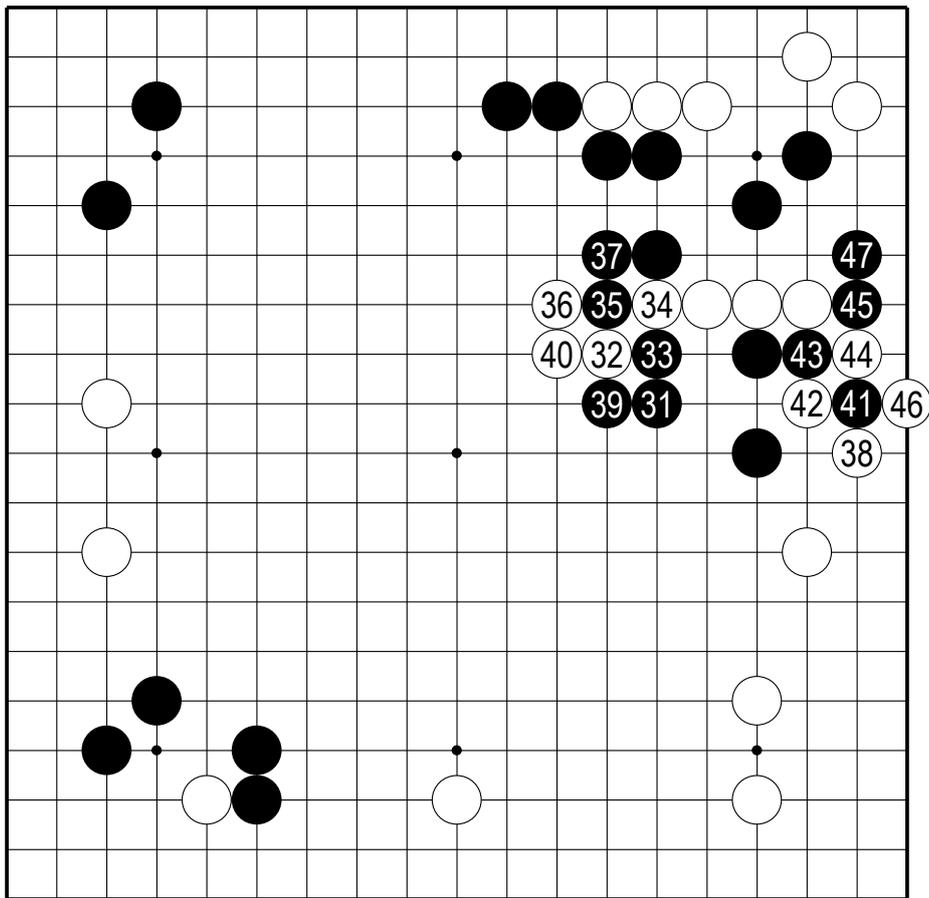
(16-30)

图 146 第十二局 第三谱

第四谱 感愤情激

在秀甫与秀荣之间，即新兴的方圆社与传统的本因坊家之间订立和解协议时，其中有一项条款：方圆社发放的段位证书必须有本因坊家的证明。

按照道理讲，段位证书这类东西只不过是个人实力的标志，由谁发放本无不可。但是，自古以来，在日本围棋界集合离散的背后总是有段位证书这个东西在作祟。段位证书根本不需要由围棋界的权威在上面签属什么证明，但是，时至今日这个陋习却还依然存在。



(31-47)

图 147 第十二局 第四谱

依笔者之见，这不单单是日本围棋界本身的问题，它反映了日本社会

的落后性。段位证不过是一纸空文，并无任何交换价值，但如今却须用万元购买。对此种情况，我作为围棋爱好者不得不说上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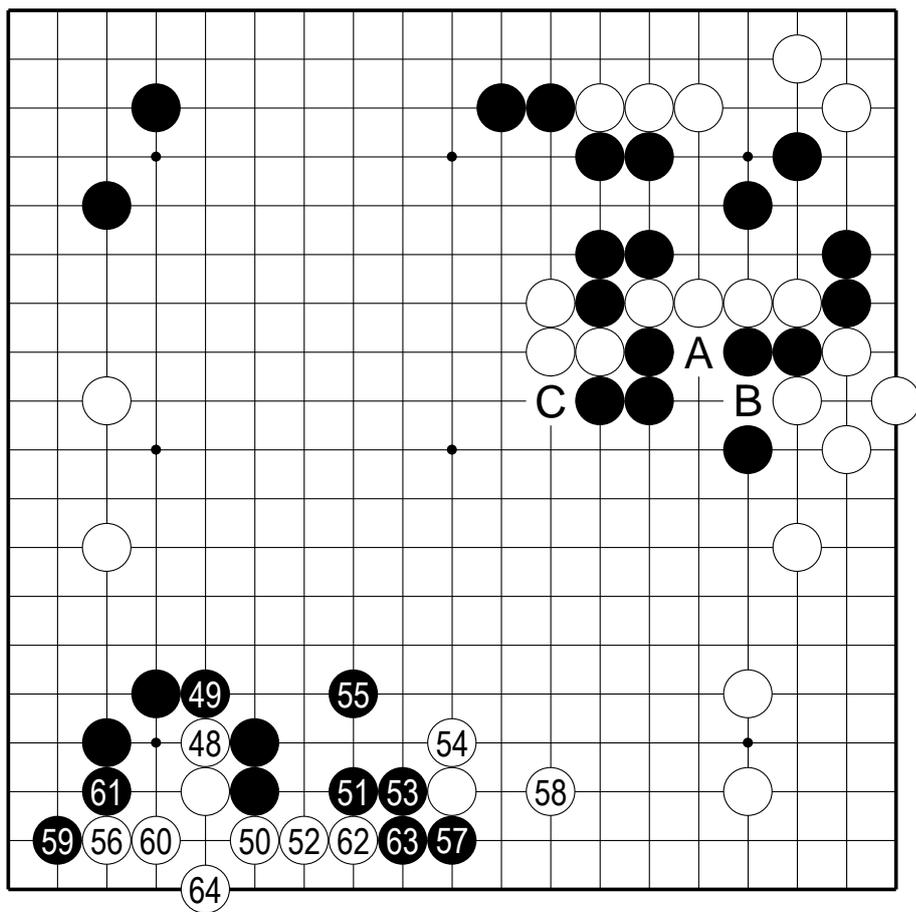
现在，在日本全国有数百万之众的围棋爱好者，而专业棋手只不过是一小撮而已。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多数人一定要服从少数人阶层的利益呢？为什么必须要让这伙人不劳而获呢？这些少数人并不是要保护围棋界，而是高高在上，以权威的名义唬人。古时的情况笔者不了解，在现今的民主主义时代里，决不应该允许他们如此地欺骗广大群众。话归本局。此时秀甫和秀荣这两位俊杰之间的战斗已是短兵相接。黑 39、41 严厉地断。

黑 33、35 的扭断和 41 的切断，使人感到黑不惜代价地图谋围取白四子有些无理。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尽辛酸，长年“卧薪尝胆”的秀荣，一直念念不忘宗家本因坊在时代的波涛中风雨飘摇以及父亲秀和、兄长秀悦在生活的苦难中郁闷而死，这一切使他自然而然地将满腔愤怨抛洒向秀甫——这位万人仰目的、兴盛的方圆社总帅身上。考虑到秀荣为了赢得这局棋而凝聚了一身心血的背景，恐怕也就能够理解秀荣这种突变的凶猛棋风了吧。

第五谱 白所得甚少

右上方的四个白子虽然暂时落入黑的掌握之中，但并未完全被置于死地。对黑棋来讲，A位B位是两块心病，因为如果白在C位着子，立刻就会生出A位冲出的手段。这块棋的结局如何，即使是当时的秀甫、秀荣恐怕也难以预见。

有万夫不挡之勇的村濂弥吉大概是看出其中的微妙，所以把战斗转移到下方。黑51一着显出秀荣的才气。白52长，黑53顶。谱中自黑59碰靠后，白仅两只眼活棋。比较黑棋舒畅的棋形，白棋位置显得太低了。笔者认为白棋所得甚少。



(48-64)

图 148 第十二局 第五谱

黑 51 的跳着如参考图在 1 位挡，至白 10 为定式形。但是，本谱黑棋成功地破坏了白棋唯一的一块以单关缔角为中心的根据地，从这一点来看谱中结果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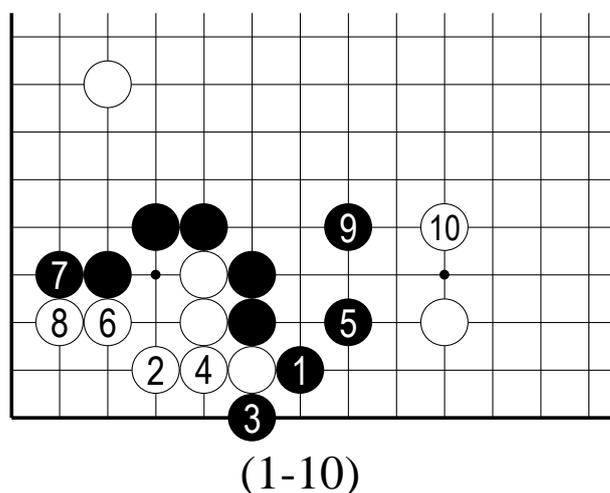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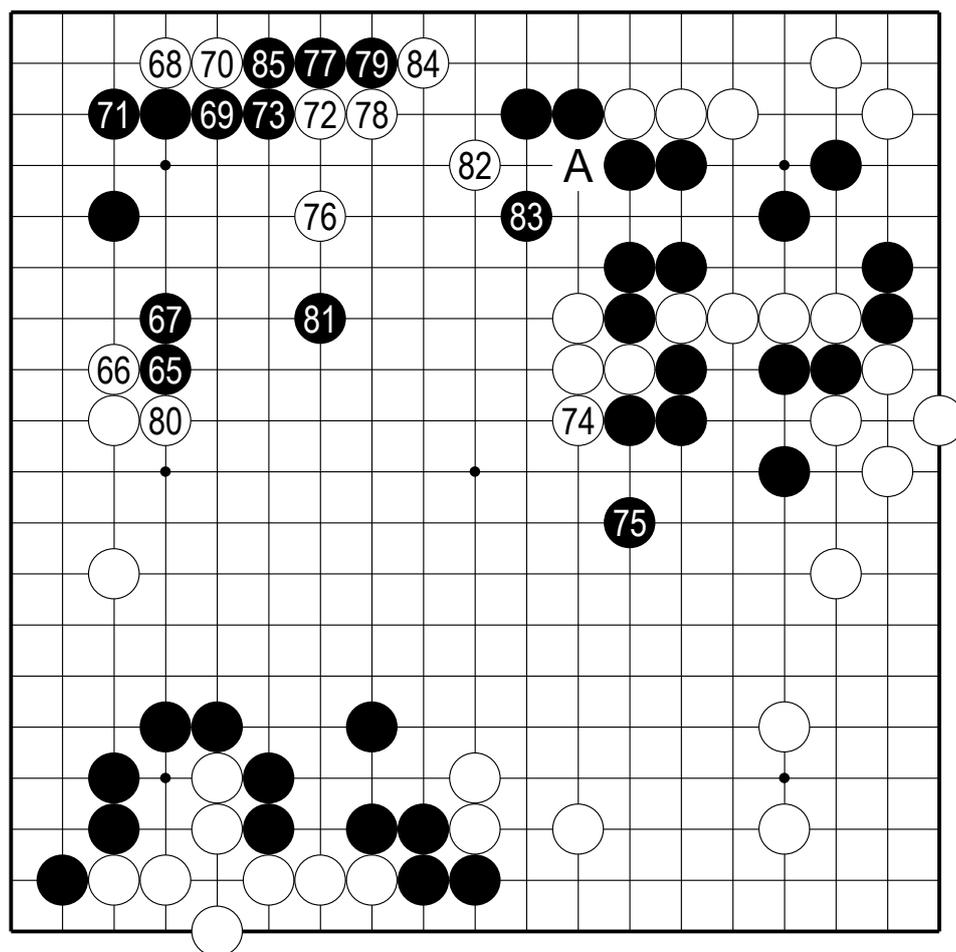
图 149 第五谱 参考图

笔者认为，参考图的形是白棋当初不顾左下角的白子而走星下时就已在胸中谋划好的构图。可是，秀荣识破机关决定了谱中左下角的折冲。结果很明显，白恶。这是为 59、61 之后，黑对自上的白棋还保留先手的权力，所以，黑在角上已经享受到了一半的利益，而白所得仅仅三目，根本构不成对黑棋的威胁，而且右下方的白棋还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右上的战斗黑捉住了白四子，但不能说这是秀荣的成功。而左下角的战斗，即使从形上看也是秀荣的成功、秀甫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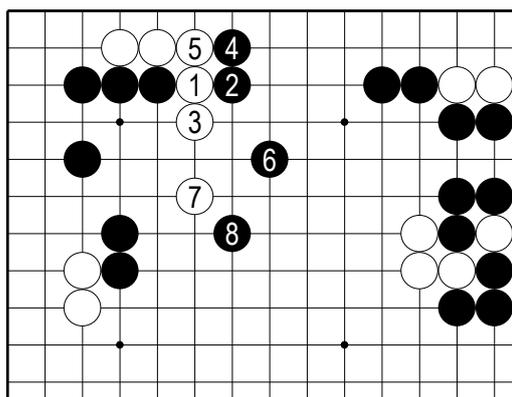
第六谱 不可思议的白 76

白 72 多想在 73 位上扳啊，但是，不行！白 72 若在 73 位扳出，会受到参考图一中黑 2 的严厉碰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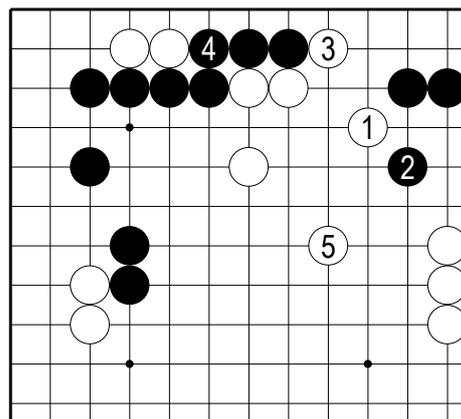
(65-85)

图 150 第十二局 第六谱



(1-8)

图 151 第六谱 参考图一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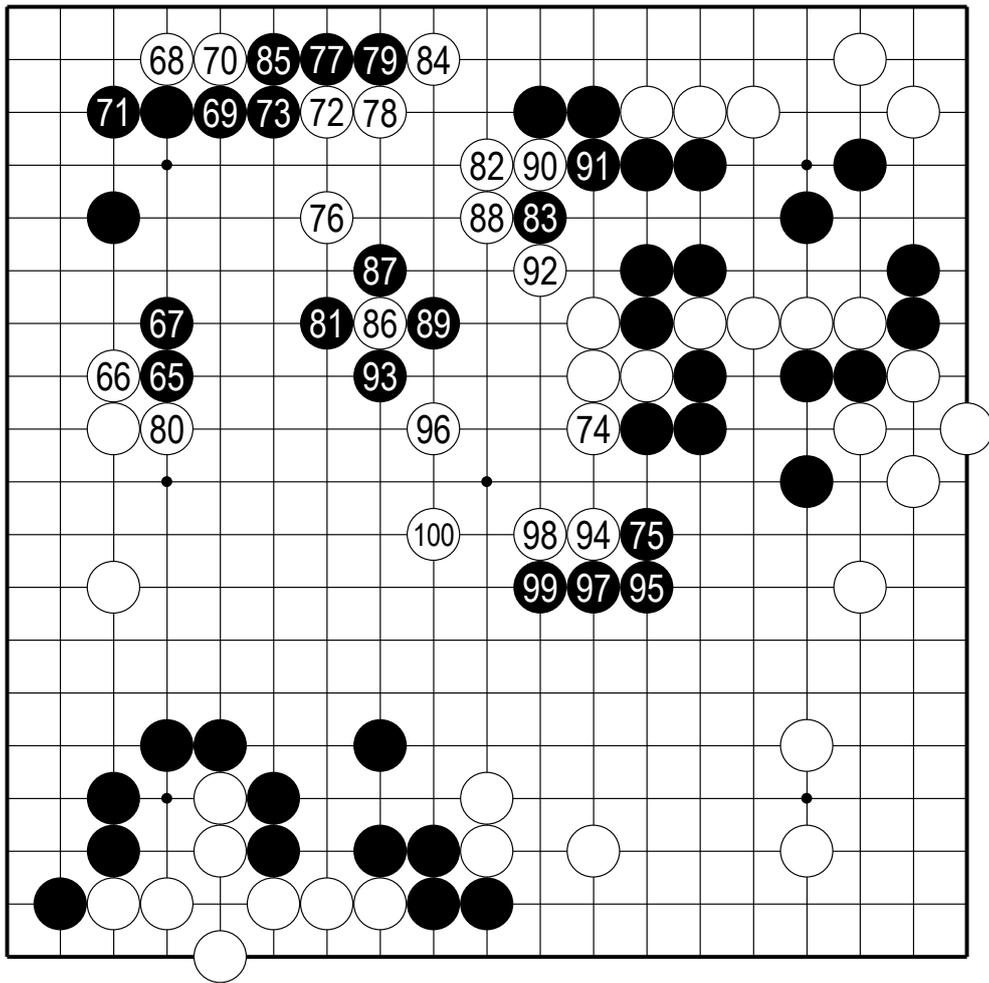
图 152 第六谱 参考图二

白 76 似乎很轻灵，但是笔者对此有异议。“轻灵”并不等于能“活动”就行，不能在今后没有发挥余地的地带行棋，左方已然有了黑 65、67 的重压，白仍然以 76 向这块坚壁撞去，无已于唐吉诃德向风车发动攻击。笔者不理解为什么像秀甫这样的大家会选择这样错误的方向。就棋形而论，白 76 应该考虑直接下在 82 位，瞄着 A 位的断，借机在这一方面进行腾挪。白 80 无疑是好点，但在前面白 68 到 78 没有得到任何先手利用的现在，白 80 无论如何也是无理着。

此时仍然应该走 82、84，如参考图 2 在 5 位整形。

第七谱 气势逼人

白牺牲 86 一子的腾挪是痛苦的。秀甫毕竟是一代雄才，无论秀荣怎样强攻硬打也不会使他轻易投降。不过，现在的形势使白棋在中部流窜，并且最后的逃脱也是任黑凌空拔掉 86 一子才得以实现的。或许可以说本局胜负至此已定了。



(65-100)

图 153 第十二局 第七谱

现在，秀甫如同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的败将军，可是若想简简单单地杀死他也并不容易。

确实，这一局棋秀荣的气势挫败了秀甫。对于本因坊家的世子秀荣来

说，此局棋是十年含辛茹苦后的复仇，十年砥砺的锋芒直指宿敌方圆社的总帅。

秀荣时年三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与秀荣相比，秀甫已年过半百，鬓发花白，已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弥吉了。从这点来看，此局的结果也是顺乎情理的，难怪秀甫曾说过：“天下棋手唯秀荣可畏。”

白 96 是要点。白棋在中部已经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控制住此处要冲相当大。秀荣当然不会认为事情会就此了结，他是个万事都要应酬到底的家伙。秀甫虽已完成了上下连通，但是今后等着他走的正有一条荆棘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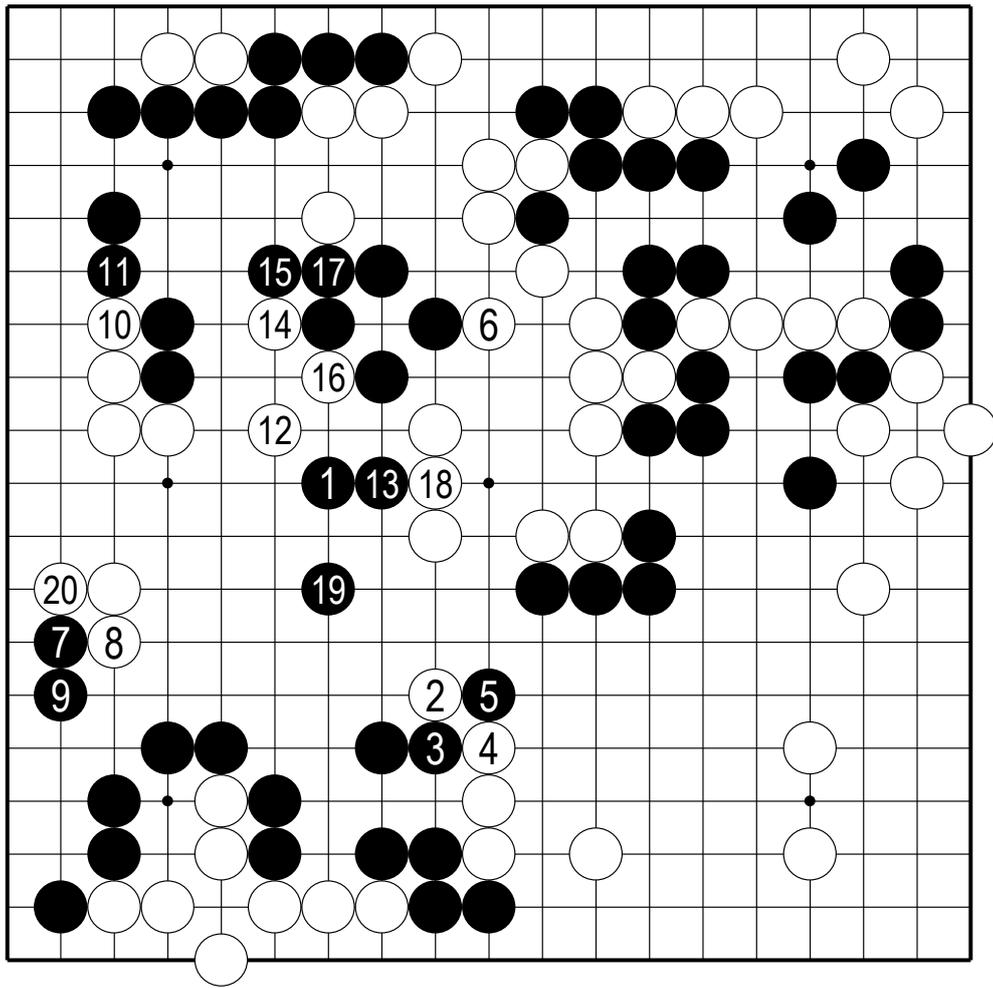
没眼的棋最可怕。毫无疑问，秀甫今后的每一招每一式都会如履薄冰。除此之外，战斗的余波所及，左边坚强的白二间拆眼看着在黑棋的攻击下萎缩了。黑仍旧瞄着中部的白棋大龙，时刻准备着对其施以猛烈的攻击。

第八谱 秀策与秀甫的棋艺

秀甫怕秀荣是事实，但秀荣对秀甫的棋技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秀荣说过：“假使现在秀策还活着，与秀甫下互先棋秀甫也不会逊色吧。”秀策是幕府末期唯一一位称为棋圣的伟才，他和秀甫都是秀荣之父本因坊秀和的弟子。由于这层关系，秀荣应是从小就和他们二位很熟悉的，他的发言可靠性很大。但是，笔者认为并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肯定秀荣讲的完全正确。

也许象秀荣这样的人物，这些话是他无意识地讲出来的。事实是，虽然秀荣胜了这局棋，但他此时还属于与秀甫定先的地位，这就使人觉得他对师兄秀甫的棋艺未免有些评价过高。当然，今天要想让他们二人在此一决雄雌是办不到了。首先，秀甫与秀策二人棋的风格不同，前者才气横溢，后者重厚无为，后世人的评价一般认为棋圣秀策的技艺略高一筹。

大正年间的奇才——一本因坊的直系门生小岸壮二六段曾这样比较过这二位棋坛圣贤：“秀甫在局部战斗中将秀策打得焦头烂额，结果呢，秀甫执黑也往往只胜一、二目。不谈胜负如何，我认为秀策的棋更高一层。”笔者认为小岸的评价是有道理的。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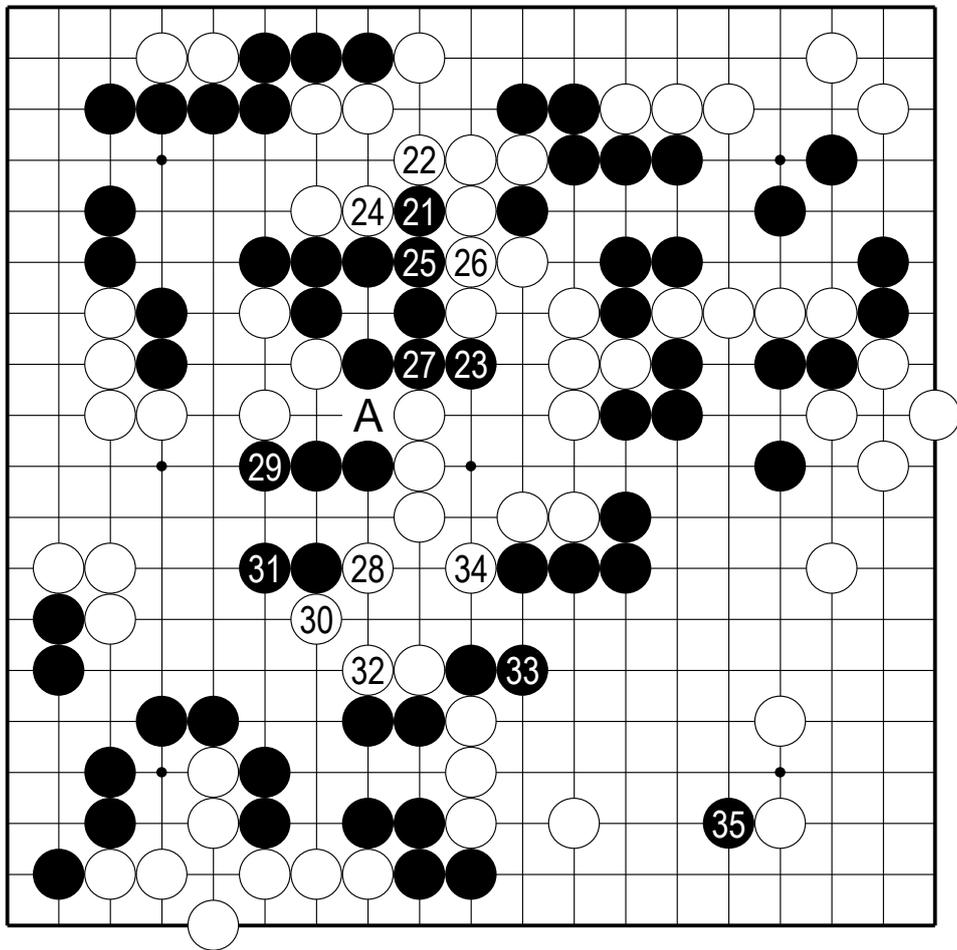
图 154 第十二局 第八谱

当今的棋手中推秀策为第一人的还有梶原武雄九段。当然，并非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秀策第一，其中也有人说秀荣是天下第一。众说纷纭，无从定论。但是，物换星移，沧海桑田，随着时代的发展，围棋界发生变化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第九谱 辛辣的寻劫

黑 21、23 辛辣无比。这是要在 26 位开劫一举粉碎敌方阵营的强烈手段。此劫若是白负，则大块棋死；若黑负却无关痛痒，即所谓的“无忧劫”。

秀甫未敢在 27 位断。不难想象，以强硬闻名于棋坛的秀甫当时会出现何等苦涩的表情。黑 23 扳入，鬼秀甫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在 24、26 位屈服。



(21-35)

图 155 第十二局 第九谱

白 28 是眼形的急所。黑 29 也抢占要点以防白棋 A 位断。接下来，31、

33，黑棋整形。与此同时，秀荣那锐利的目光却紧盯着下边的白空不放。可能是他认为时机已到，35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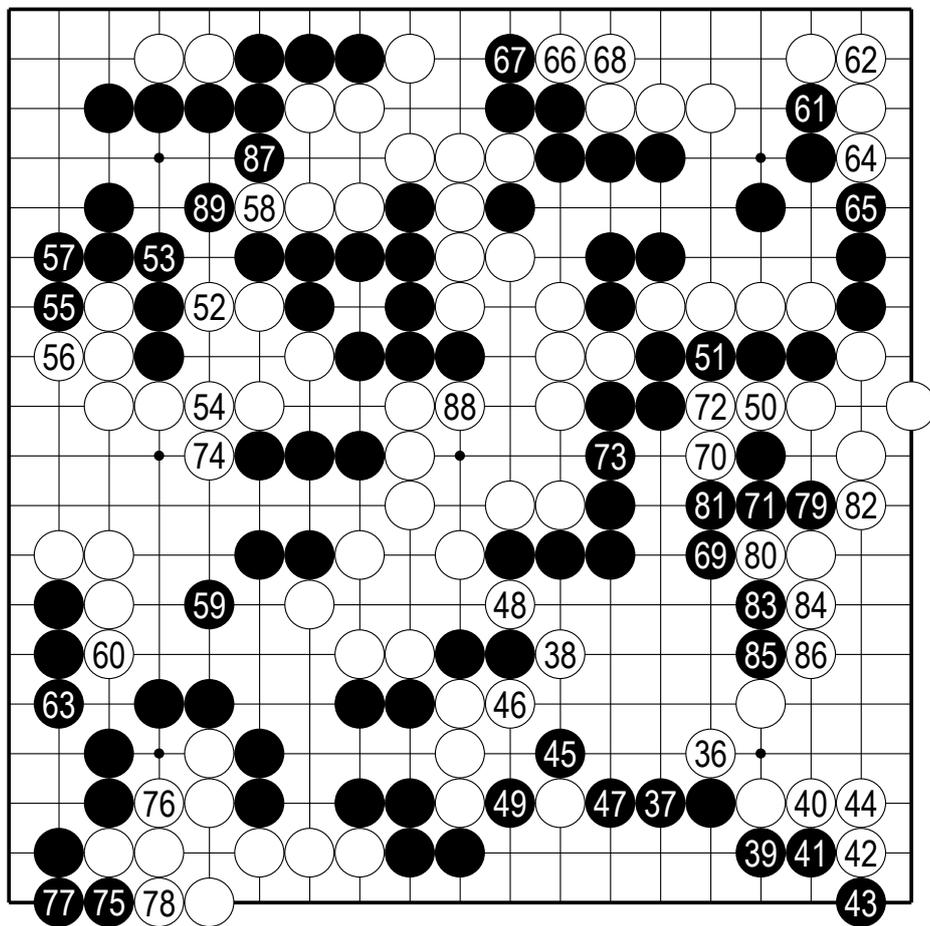
现在，下边有黑④的拐头，白棋味薄是确定无疑的。朝失一城、夕溃一垒，注定了白棋还要继续它流浪的旅程。至此，刚强的秀甫也灰心丧气了。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尽量少输点。回天之策已不存在。

请看，由于黑23的痛击，白花费数手棋才苦心经营起来的中部白空被拦腰席卷。黑29、31顺势整形后终一赢得了33位的先手退。黑33退是侵入下方的前哨，而29、31的整形又包含着对左边白棋的攻击。左边的白棋虽然不会由于黑棋的攻击而崩溃，但是，很明显，黑棋的逼是先手，白将只会落得只剩两只眼的下场。“五丈原头霜似雪”。素有围棋界孔明之称的村濑秀甫于此注定在劫难逃了吗？

第十谱 秀荣辉煌的胜利

白 38，秀甫寻求争端。不过，时已至此，黑白目数的距是很明显的了。秀荣应对轻灵，至黑 49，黑以中央二子做交换，额外地得到下边十三目的地域，使黑棋总目数达到六十目以上。

相比之下白棋宽打满算也不是五十目，十多目的败势已成必然。到了这个地步，白棋已无多大希望了，唯一的指望是 50 位冲，断取右边黑棋的一子，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了。



(36-89)

图 156 第十二局 第十谱

(一百八十九手以下略，黑胜十二目)

秀荣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局棋之后的第三年，秀甫去逝了。后来中川龟三郎和岩崎健造等人先后曾任过方圆社的社长。但是无论如何，秀甫在时的光景不会重现了，整个围棋界都拜倒在名人本因坊秀荣的膝下。尽管如此，曾经创办了方圆社风靡一世的伟大天才村濑秀甫还是在围棋界留下了巨大影响，虽然他最后没有成为名人。世人这样评论道：“秀甫一方面与日本棋界的群雄抗衡，一面还要花费大量精力于方圆社的经营上，甚至连日常的待人接客都要亲自管。他忙得不可开交，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大展奇才，踏上名人之位。”

此语很客观。细想起来，这正是时代永无停顿的发展。秀甫死后，秀荣稳稳地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不久他就成了明治时期日本围棋界的中心，最终保持了不败纪录的名人之位。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围棋界开拓的先驱是村濑秀甫，而完成统一围棋界、迈巨步走向大正、昭和围棋黄金时代的是秀荣。奇妙的是，本局棋似乎成了这两位棋坛巨匠交接接力棒的仪式。

回顾历史，不仅仅是围棋界，社会的荣枯盛衰瞬息万变，令人慨叹、感伤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曾记否，德川元禄时代本因坊道策曾借钱给大领主们，而今天本因坊家只能抱憾今皆了。世界是变化的。

新兴方圆社的盛况也不例外。在一代英豪秀甫去世的同时方圆社也一蹶不振，急剧地衰落下去。这时本因坊秀荣便站到了时代的巅峰而睥睨群雄，明治围棋的黄金时代成为秀荣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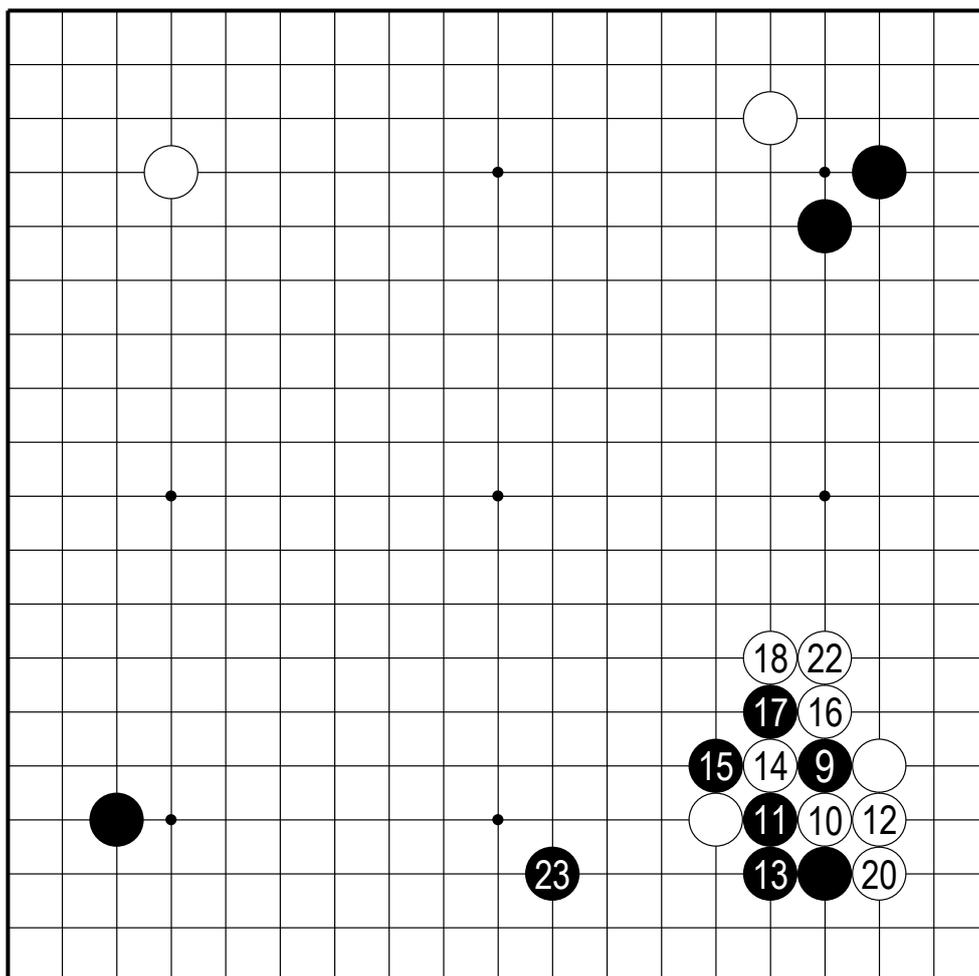
第二谱 英雄识英雄

名人本因坊的继承人就是后来的名人本因坊秀哉，即田村保寿，田村生于东京的氏族之家，大约十岁的时候进了新兴的方圆社当塾生。现在还流传着许多他小时候的奇闻轶事。

某日，犬养未堂文方圆社对他的朋友村濑秀甫说：“那个石井千治（后来的中川龟三郎八段）着实厉害。”秀甫却回答他说：“不对。石井只不过是个塾长，但棋并没什么了不起的。比起他来，在那边角上下棋的那个小孩才是大有前途的人呢。你等着看吧！”秀甫那时说“石井的棋笨……”，而那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正是后来成为名人的本因坊秀哉。有道是“英雄识英雄”，一代豪杰村濑秀甫清楚地预见到了刚入门的少年——田村的未来。

此外还有一段关于他的轶话。对围棋界已经感到绝望的田村出于血气方刚，企图密航美国，被事先发觉而告吹。据说本因坊秀荣听到了田村离开了方圆社的消息时说：“方圆社这是放虎出笼。”由此看来，田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材，恐怕无须赘言了吧。

田村原是方圆社派，但后来还是投奔到了秀荣门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田村在事业上遭到数次失败以后，用六根木棍支起麻布小房，挂出了围棋教习所的招牌。这时候，岩田周作即朝鲜志士金玉均来日本，由他的一番美言促成了此事。田村时年二十，秀荣一下子就授予他四段的证书。本局是明治二十八年（1896）十二月在本因坊秀荣家专业棋手对局机关“四象会”进行的第二次对局。此时秀荣四十四岁，田村才二十二岁，正是下棋的好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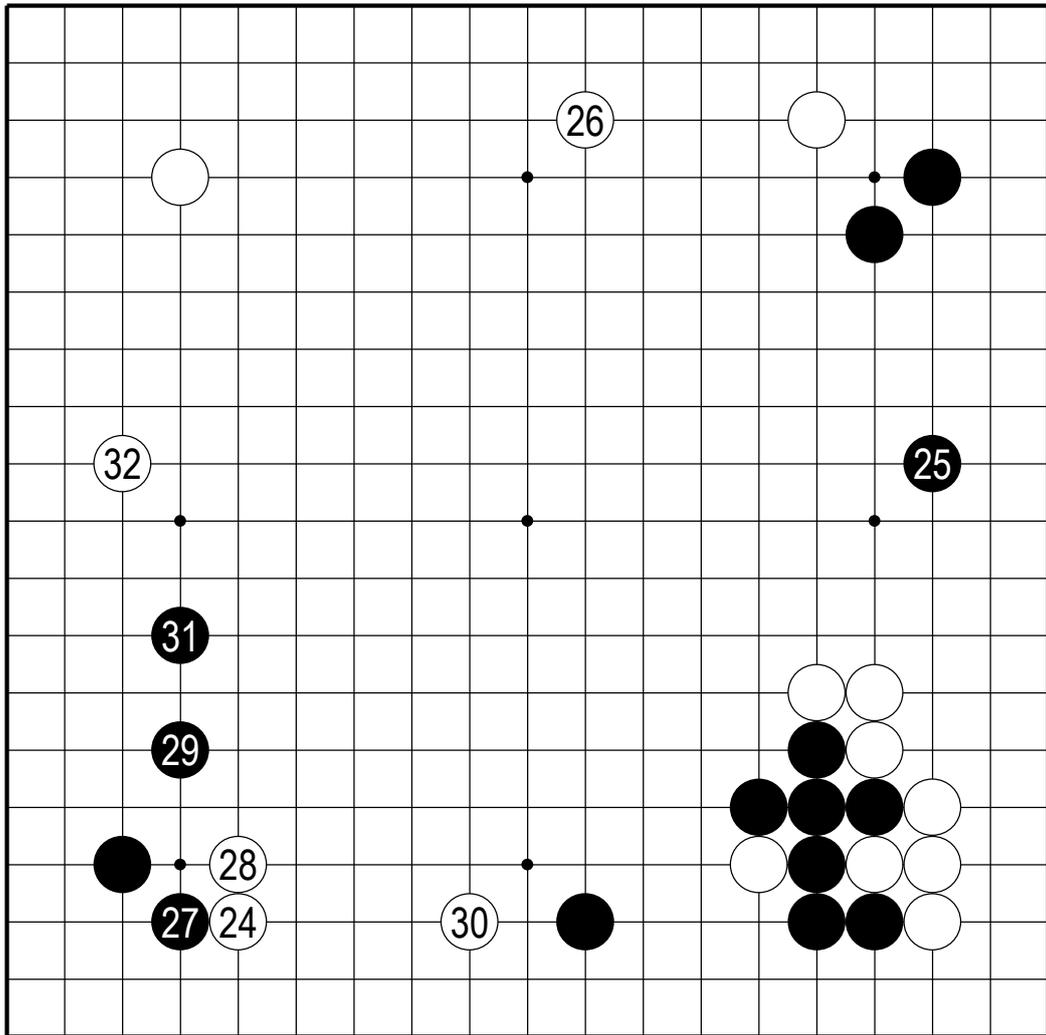
(9-23)
 ●19=●9●21=○14

图 193 第十三 局第二谱

序盘中与过去稍有不同的是白 8 在右下角大斜。在此形的变化中，扼守三三是要所。在以占据角地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这个定式一般认为白稍有利。

黑 15 若于 16 位长，因有“大斜百变”的说法，变化复杂，所以本谱进行至 23，黑简明，为常见之形。

第三谱 艺术圣境



(24-32)

图 159 第十三局 第三谱

秀荣在日本围棋界被誉为名人中的名人，他的洗炼的棋技有如高山流水，丝毫没有勉强与滞涩的感觉。不谈棋的胜负，只要是他的棋就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

方圆社出身的岩佐珪七段曾说过：“我与秀荣先生下棋，他授我二子。先生着子从不深思。往往是我苦虑长思地呻吟良久才走一步，但先生立刻落子，并且下边一定会出现两个好点。我依仗年轻气盛选占其一

点，而先生马上又占住了另一好点，棋照这种情况进行下去，但最后还是我输了，真令人惊奇。”

看此局，秀荣那经常保持全局谐调，平淡着子的情景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如同丈和的铁腕、秀和的神算等古来名人的棋艺一样，秀荣也具有其独特的棋风。秀荣他那不刻意雕琢、顺乎自然的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后世人们称秀荣为名人中的名人真是恰如其分。

此局，年方二十二岁、血气方刚的田村保寿绞尽了脑汁，使尽了周身的解术，但是局势进展又如何呢？

第四谱 白弃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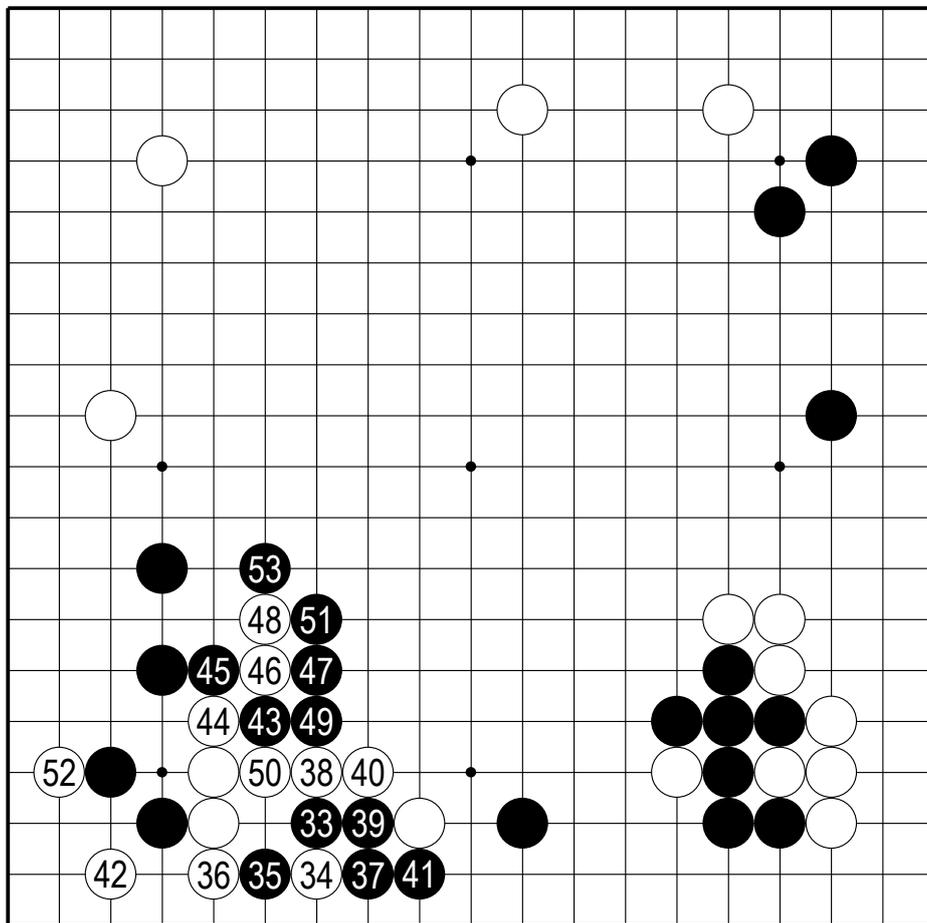
田村保寿凭着年青气盛施展强硬手段，黑 33 的打入杀气腾腾，名人秀荣果敢应战。以下走至 41 黑棋渡过与右方相连，取得了下方的利益。秀荣一声再见，白 42 跳入了黑角。

正如岩佐七段所说的那样，黑若抢占一方好点，秀荣就悠然地攻取另外一处利益。以跳入黑角做为回报并无半点差失。看到这种情景往往使人感到，在技艺的力量中似乎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存在。就一步棋的效力讲，黑棋是格外的严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黑方一个人在下棋，然而令人吃惊的却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还不能说形势于黑方有利。常言道，“棋风不同为思想方法有别”，此言不假。

少年负气的田村保寿于黑 33 打入后，又是向下挖，又是以 43 从上边飞压。秀荣似乎要对黑方的猛烈攻杀奋起抵抗了，44、46 反击。

看到白 44 以下的走法不禁使人大惑不解，但是转瞬之间秀荣依然是微风细柳，轻轻地会弃 46、48 二子，白 52 转投左下，这样一来，黑 53 抱吃住白棋二子。田村得意洋洋，而秀荣也惬意地莞尔一笑，一副“这也不坏”的神情。

双方都感觉满意却各有各的理由。黑吃住中间二子，又在下边含着白棋一子，毫无疑问黑棋坚强可靠。但是，在黑棋两段强大势力中间白 40 显露出头角，这是白的命根子。这步棋使黑方好不容易形成的强大势力一分为二，黑在这里建立地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况且这二大势力并非简单成就的，角上的黑地被侵，白棋一子就获得了相当的地域。



(3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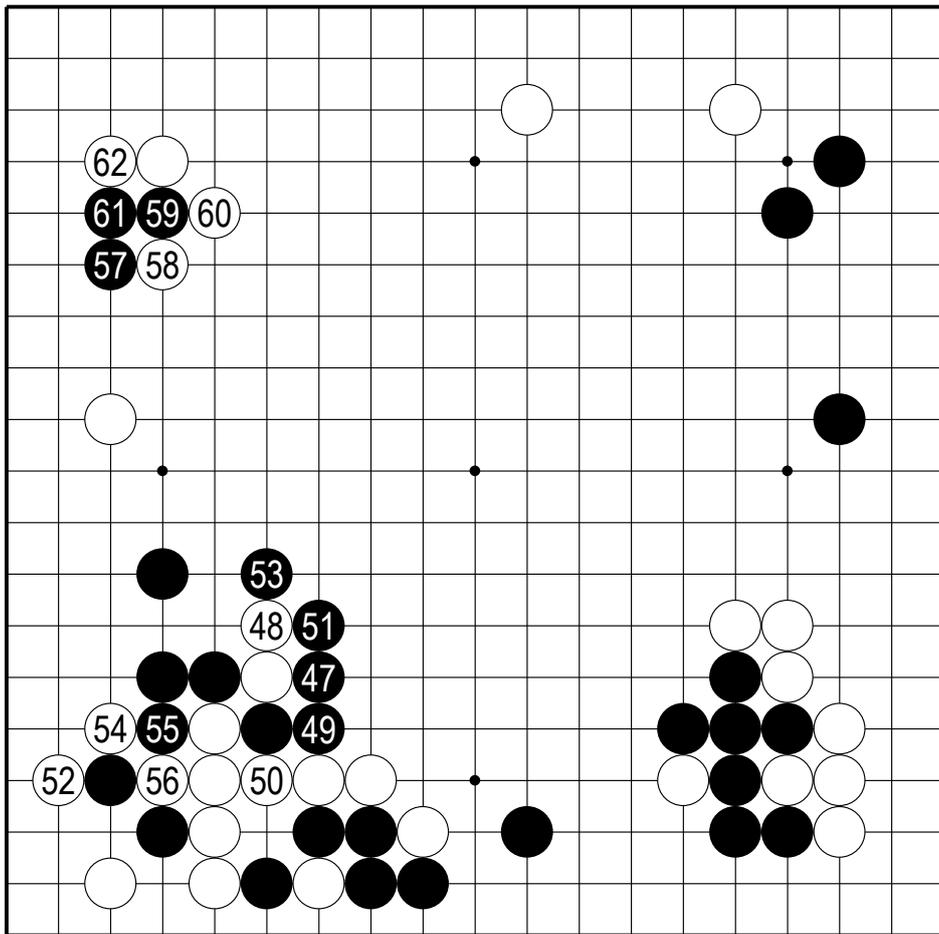
图 160 第十三局 第四谱

这其中的利害均衡连笔者也很清楚，黑壁并没有生动地发挥充分作用。

由于这一点，我不能认为黑形势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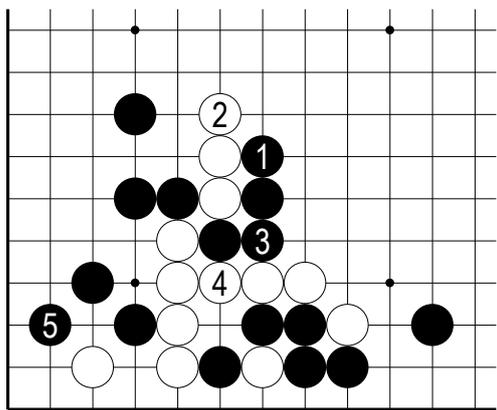
第五谱 有问题的次序

看到黑棋抱吃中间白棋二子，观者可总会鼓掌喝采：“真不愧是田村，厉害！”笔者可不一定随声附和。问题在于黑 47、49、51 的次序。如果在这个地方必须用 51 靠压的话，为什么黑棋不在下 49 这步棋时就在 51 位压下去呢？



(47-62)

图 161 第十三局 第五谱图



(1-5)

162 第五谱 参考图

若按照笔者的想法，如参考图。双方实力悬殊不大，所以白棋不会把2位的长改为3位去吃黑一子而让黑走2位封住自己的出路，假如至白4是双方必然的应接，黑5就可以占据敌我攻防的要点，对一团白棋采用“烟熏狗獾”的战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便是名人秀荣，我想恐怕他也会感到棘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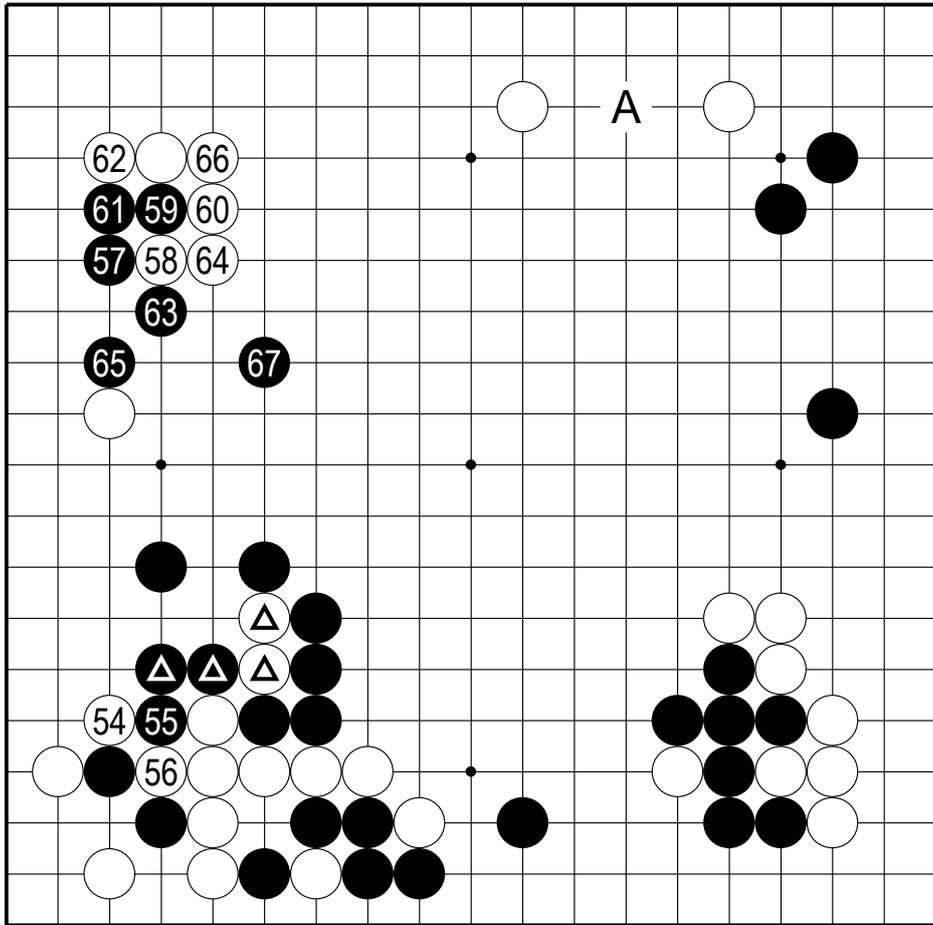
对于我的这种说法秀荣名人也许在地下震怒了：“象我这样的名人还会怕这等事情！你们年青人岂能揣测名人的胸臆，一边呆着去！”

“要是那样的话，我说秀荣名人，”笔者想象乌鸦那样张开黄黄的尖嘴回答他，“你对黑51的压为什么不在本谱53位长呢？你干脆别走52位的转换好了。”

尽管笔者对九泉之下的秀荣名人陈词激昂，也不是丝毫不着边际。首先，问题的焦点不在秀荣名人身上，而在执黑子的田村保寿这一方，即黑49重，此处黑若先于51位压结果会怎样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以，我的牢骚是冲着田村而发的。

第六谱 违反基本棋理

笔者还要发表议论。黑 58 是自己撞气，也是不应走的棋。田村保寿是担心白棋以后脱先才利用这个机会走上一手，但是，把黑▲二子的气走紧是不妙的。



(54-67)

图 163 第十三局 第六谱

可能会有人奚落我：“什么叫撞气，你看见白△二子被吃住了吗？”笔者要先说一句：“且慢！阁下并没有明白我讲的意思，请容我下面再做解释吧。清楚说明这局棋进展情况的时候快到了，再忍耐一下吧。”黑 57 打人如此狭小的地区徒使上方的白势膨胀，不上算。在左方，

黑抱吃白棋二子，一时半会儿还无关紧要。因此，黑棋在自己如此坚强的地方费心劳神地围空就违反了围棋的基本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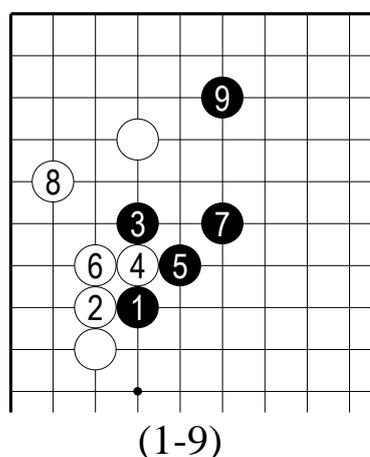


图 164 第六谱参考图

黑从左边着手采取使白棋进退两难的手段扶植黑棋势力是理所当然的着想。可试探一下左方三线上白一子的动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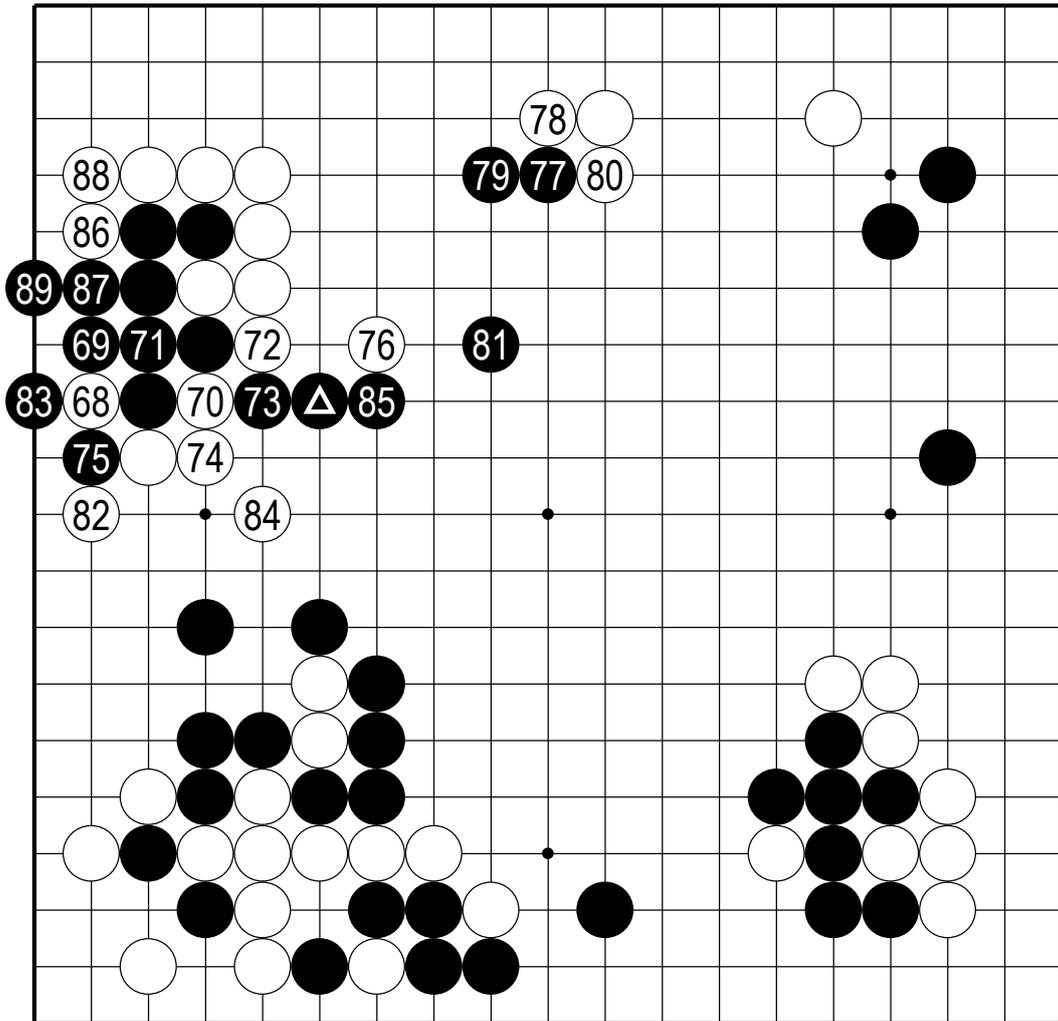
如参考图，黑 1 尖冲。从道理上讲，无论白棋是坚强还是薄弱，对于黑 1 的尖冲肯定不会脱先而容忍黑从 2 位挡下米的。至黑 9 可以看做双方必然的应接，况且黑还远远地瞄蓄上边的 A 位打入呢。

以力战面闻名的田村保寿一味寻求战斗，竟从 57 位挑起战端。

以后的发展是秀荣名人对田村的强袭报以轻描淡写，然而又是处处妙味纷呈。

第七谱 黑屈辱不堪

白 68 下扳。对此田村感到心惊肉跳。白棋乘黑▲子摇摆不定之时搜根，急所点得漂亮！黑 69 拼全力进行抵抗，而白又轻盈地转到 76 位谋求扩大上边的白空。



(68-89)

图 165 第十三局 第七谱

黑白双方的对比很明显：秀荣围的是应该围的地方，其战略方针明显地有一条主线；田村尽到施展其所谓“策在序盘”的鬼才，但是，由于其基本路线错误，所以棋越下就越象步入迷宫一船，看不清优势在

何方了。

请看局势的发展。白 84 似乎要从黑阵中飘然而出，却一转白 86、88 位扳粘。对此，黑棋几乎是血泪俱下，痛苦异常，不得已只好 89 位屈服，真是悲愤欲绝的屈辱。

走到这种悲惨的地步，胜负大抵定局了。年轻气盛的田村保寿而对如此局面紧咬下唇，面色苍白，简直象丧失了生命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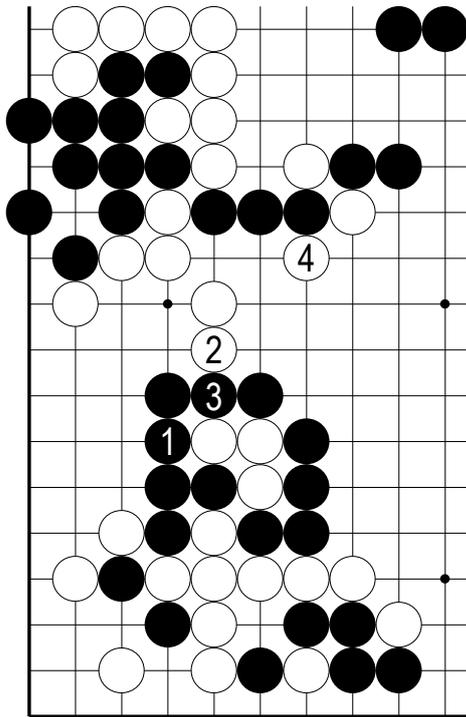
围中的手段千变万化，大抵的手段却往往是相对的。此得彼失。初学者有很多人都想一点地盘也不留给对方，由自己占有一切。

“因小失大”这样做，一般都会招致大损。

第八谱 秀荣的秘密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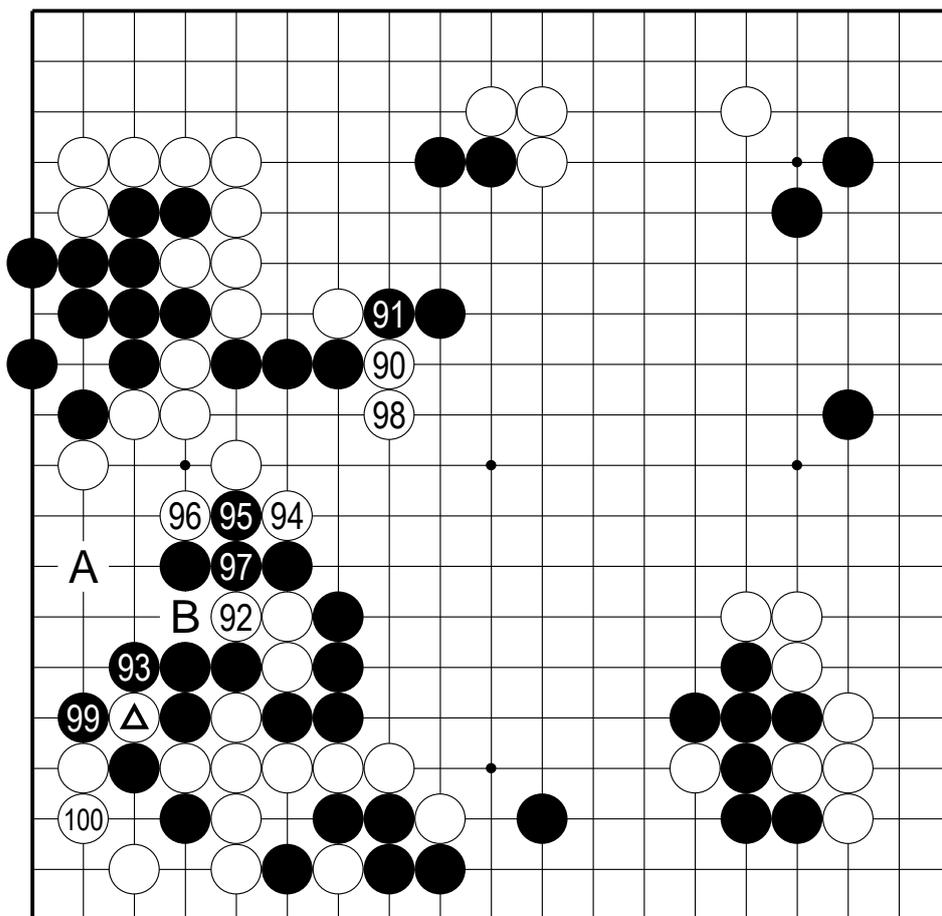
白 92 冲。也许会有人出来喝倒采：“秀荣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那两个白子被吃着呢！”否，这正是名人秀荣“用子如神”的真髓和他的秘密武器。棋子无声地从秀荣的指尖滑出，向 92 位要害部位落下去。

如果黑 93 从上面断吃白三子，白就会毫不犹豫地 93 位打吃，再从 A 位渡过。黑若 B 位挡，如参考图，白征子有利可以着产实地吃掉黑中部的三子棋筋。白 92 非但没有搞错，而且是绝妙的一着棋。说实话，笔者之所以从秀荣对田村的棋局中选用此局，就是想让读者欣赏一下这颗晶莹的白 92。



(1-4)

图 167 第八谱 参考图



(90-100)

图 166 第十三局 第八谱

局势演变的结果，沧海变桑田，左边的黑地由于白断吃三子而被撕开，黑取得的补偿是在左下角提白④一子。但是角上的白棋没有死，黑不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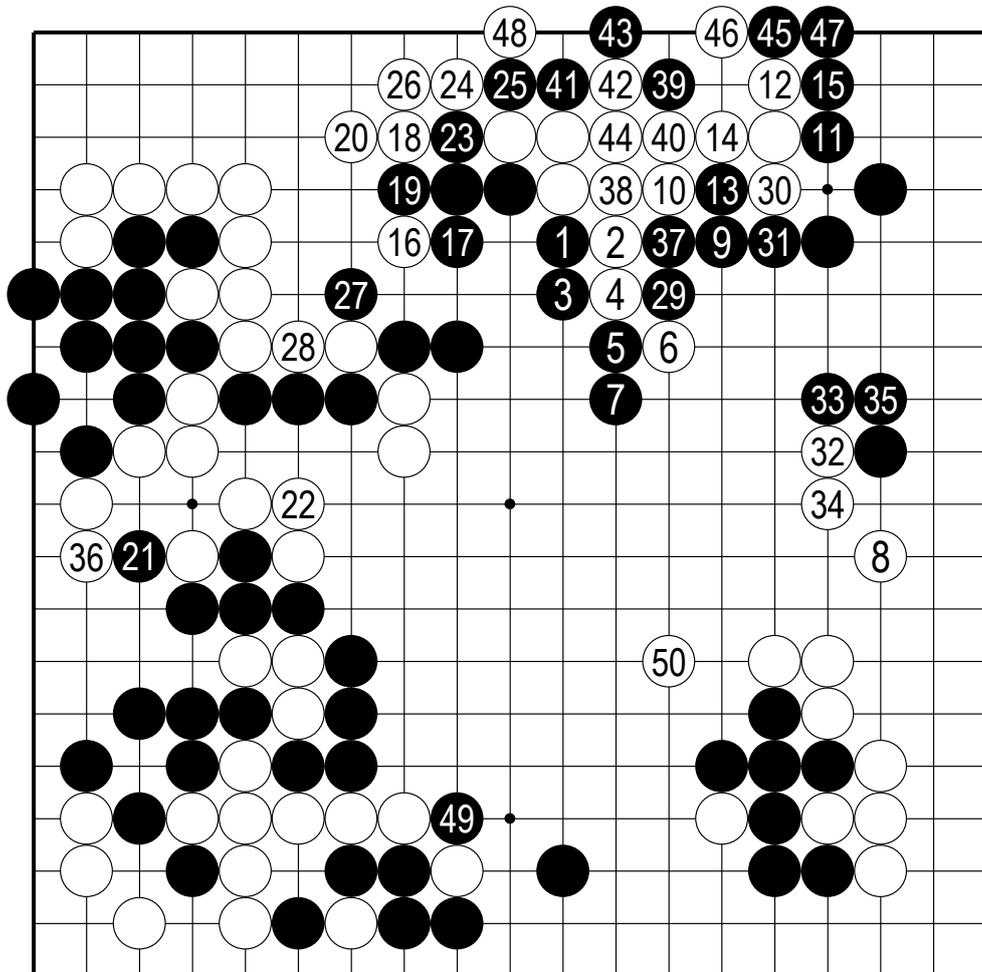
诸位，白 92 的意思明白了吧。总之，将自己一方已然死了的故意扩大让人家吃，即使是有道理恐怕也没什么人敢下这种棋。然而，这正是围棋的精髓之处。可以说是次序的条理性。如果能理解走这一步棋的妙处，那么对于围棋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了。

白 92、94、96 先手得利后，98 切断关键的三子，这才使人恍然大悟，不过，田村在最后阶段的拼搏是很顽强的。

第九谱 田村的无形力量

战斗告一段落。通观全局，围棋巨匠秀荣那从技艺娴熟升华到淡泊境界的绝伦棋技历历在目。青年棋手田村保寿奋勇执锐、凶猛地攻杀都被秀荣轻轻地躲闪过去，结果黑棋形势不妙。此甚真是大可一看。

笔者相当细致地观察了现在日本围棋界一流棋手林海峰、石田芳夫、藤泽秀行、坂田荣男、高川格等名人、九段的棋，在他们这些人的棋中即使有本局里看到的锐利，但是找不出象秀荣名人那样的给人一种手持枯木手杖在大路上且停且行、悠然自得之感的绝妙棋艺。



(1-50)

图 168 第十三局 第九谱

如果说这是由于时代的不同，笔者也就到此不再谈了。

虽然如此，秀荣的棋艺散发出的馥郁气息无论怎样也会给予我们一种美好清新的感觉，这就如同现在我们看到古时雪舟（日本古代画家——译者注）的一笔而现山容的山水画一般。

再使我们惊奇的事情是，在名人秀荣如此精妙绝伦的棋技面前，在战局轮廓已然形成的现在，黑的形势还不能说非常不好。

这就是田村保寿的令人难以察觉的力量。他不愧为肩负下个时代重任的俊贤。在此局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精神面貌。

这里谈一下本因坊家的宗系。秀荣死后，田村保寿根据师徒相传的惯例继承了本因坊，改名秀哉。但是，晚年的秀荣和田村的关系并不太融洽。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秀荣在死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与田村抗衡的是杰出的雁金准一，不如说秀荣喜爱耿直的雁金，才没有把田村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秀荣病逝后，本因坊家立刻开始了后嗣问题的争端，一派推举田村，一派推举雁金。经过若干纷争，最后还是田村取得了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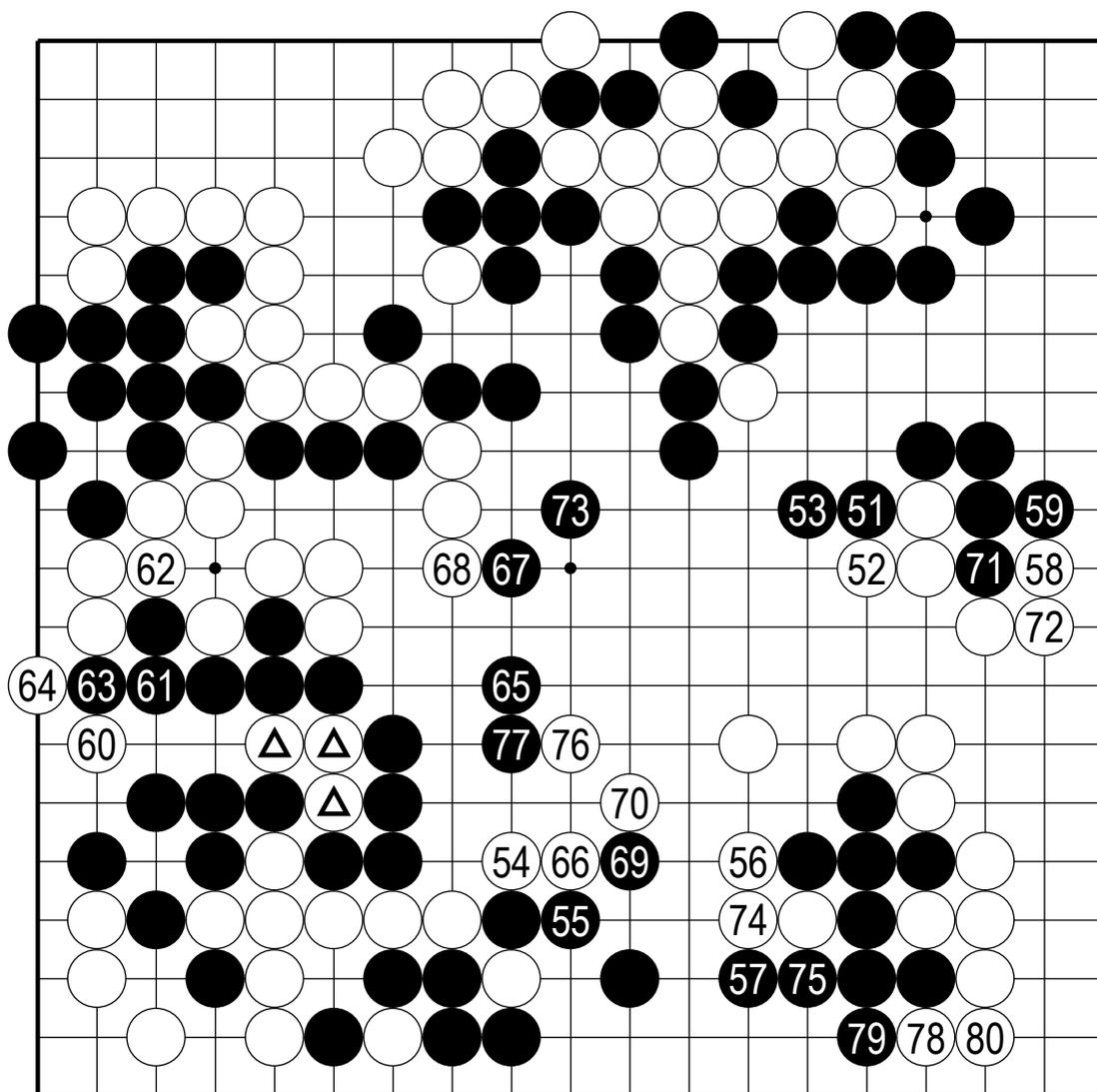
第十谱 白胜二目

棋下到这里，看来白方微细的胜利是不可动摇的了。白60跳入似乎很小，但这一手的意图是在白△弃子处攻击大块黑棋。高手下棋，即使是死子，它也象章鱼的吸盘那样，一旦吸住某物后任你怎样也摆脱不开它。这并不是要不即不离总拘泥于那几个棋子，而是说即使棋死了也不能让棋白死。

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是互相关连的组成全局构图的要素。这正是更深刻地贯穿万物的爱的世界，若失去了这种真实，围棋也不过是一种滑稽游戏而已。

真实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只有真实的才能成为真理。只有经过这种严峻的体验，我们才能够解释清楚围棋的最终真理。

我们充分分析了这两位巨匠的对局后，笔尖终于接触到了“围棋的真实”这个问题。切莫把围棋当做主观性观念的游戏。前面笔者也提到了，在现在的优秀对局里多么缺乏这种“真实即真理”的认识啊！进而言之，我觉得不应该把这种情况看做是只有围棋才有的问题。老实人吃亏的世道若不改变，人类真实的历史发展是不可能的。



(51-80)

图 169 第十三局 第十谱

(白一百八十着以下略，白胜二目)

第十四局 两鹫决战

——大正九年九月

黑先 濑越宪作（五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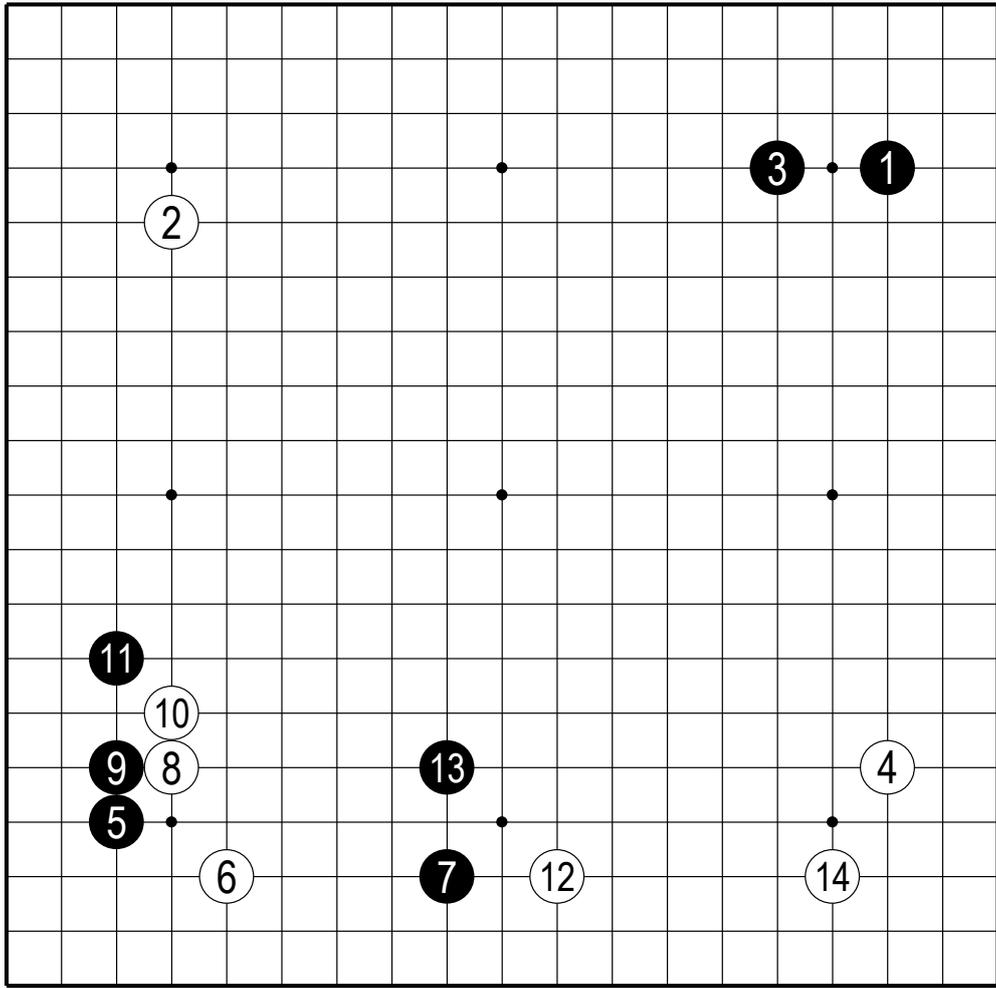
先相先 小岸壮二（四段）

第一谱 殊死决战

经明治、大正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围棋界是围绕着本因坊家和方圆社（简称“坊门”、“圆社”）这两个枢纽运转的。后来，“坊门”、“圆社”把时代的接力棒传给了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动荡中诞生的现日本棋院。从社会变革方面来看，旧有的师徒行会组织解体了，围棋界也进入了新的自由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本因坊家与方圆社的对立意识极其激烈，互相都把对方视之为仇敌，暗地里磨刀霍霍。

“坊门”中有位出众少年，名叫小岸壮二。“圆社”里与之相匹敌的有人称“旭将军”的铃木为次郎、濑越宪作，接踵而来的还有“黑甲将军”加腾信、小野田千代太郎等人。象现在的九段岩本薰，那时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围棋水平也就是二、三段，还处于时代矛盾对立的起跑线上。

本局的濑越、小岸之战曾在《万朝报》上登载过。那时的棋赛和现在报纸举办的棋赛不一样，在两人的对局里竟有一局用时七天的记录，真是心力交瘁的殊死决战。小岸壮二比笔者大三岁，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朋友。记得当时津贴每局为五日元左右，对此我还说过“像这样一星期下一盘棋的话非饿死不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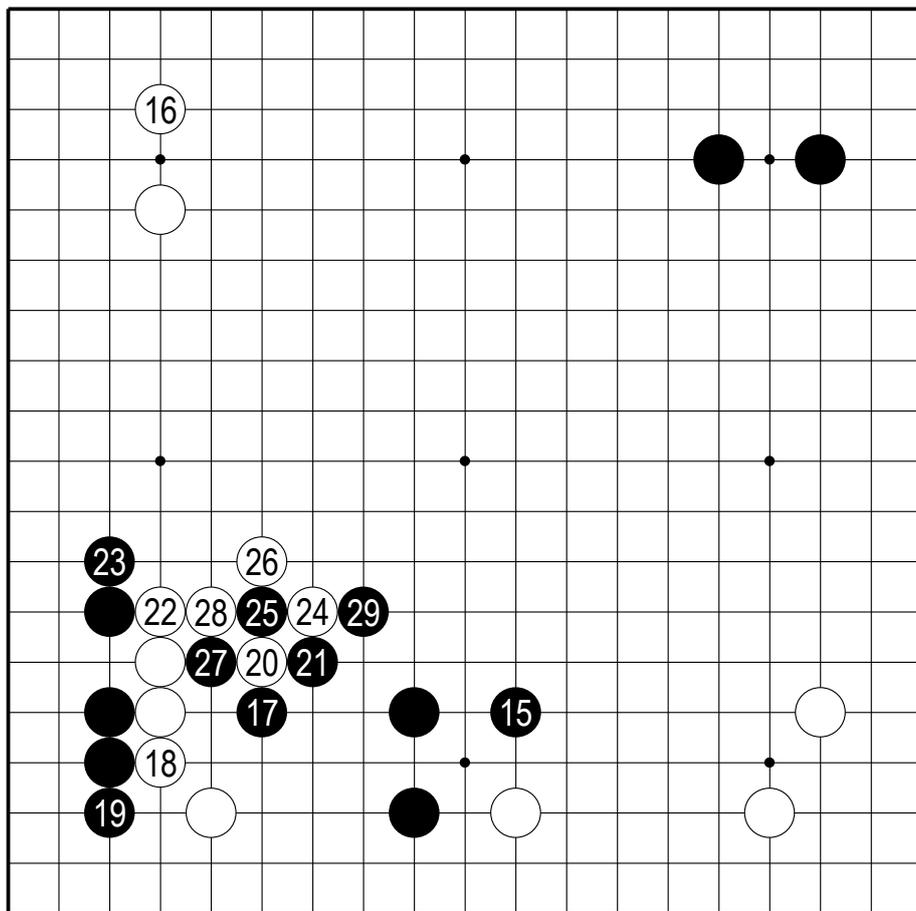


(1-14)

图 150 第十四局 第一谱

第二谱 黑 15 不好

笔者之所以特意收录此局是因为手头有一本野泽竹朝七段的书。野泽是坊门的鬼才，他与小岸的师父本因坊秀战同为名人秀荣的弟子。他用《评之评》这本书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权威秀哉和其他一些人。就因为这本《评之评》，野泽七段被宗家本因坊开除出“坊门”以示“全村惩罚”。说来象笔者这样直言不讳地评论，别说是对宗家了，即使是对过去名人的某些手法，若是倒退一个时代，我这样的细脖子纵然再有几个也是不够挨砍的。想到那种情景真是毛骨悚然。



(15-29)

图 171 第十四局第二谱（白 30 在 20 位提劫）

闲言少叙，笔者认为当时的野泽七段是有胆有识，在对待围棋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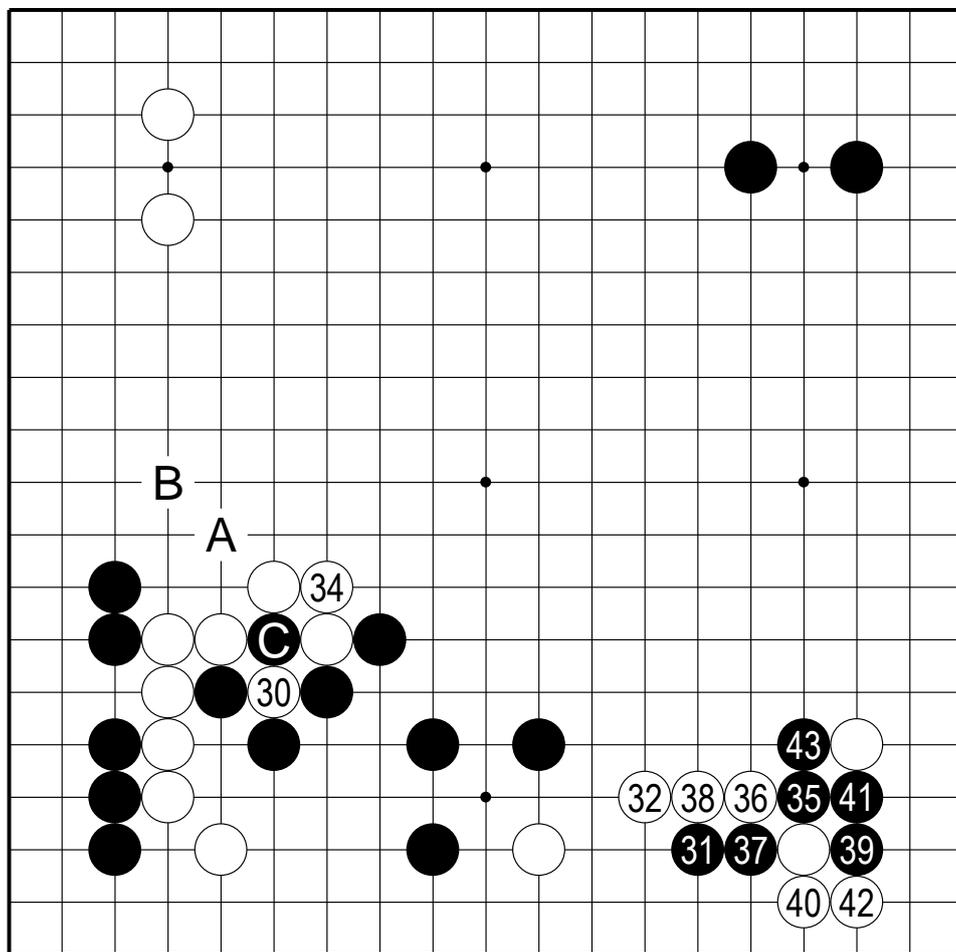
上笔者完全赞同。下面我们在讲解的同时顺便给读者介绍《评之评》。

野泽七段评：“黑 15 无疑是要点，但是不如挂角。此手应下在左上 16 位才是。既然黑 17 选择了这个形，那么当初黑 15 就应按黑 17 那样走。现在演变成如此局势，至白 30，前面的黑 15 成了闲着。”黑 17 的攻击从第 15 着棋就应该开始。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就是说，左下方至黑 29 坚实以后，前面的黑 15 这一手就等于从自己的坚实处走步，即听谓的凝形，棋子效力发挥不充分。

“手法分析”或叫做“解剖棋”，正是我在仙台上大学的时候从《评之评》中初次听说的。在以心传心的围棋世界插入科学性判断的“解剖棋”这个概念，在当时对我这个理科学生有如茫茫黑夜之中见到了光明。这里面有西方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实证性的合理性。从那以后，基于自然科学分析主义的狭隘形式上的合理主义，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我的世界观的基调。

第三谱 出乎意料

这局棋的原评者是名人本因坊秀哉。《评之评》的作者是前面提到的野泽竹朝七段。虽然他们两位谁都没有提到黑 29 扳与白 34 粘的交换，笔者还是不赞成这种构想。黑 29 与下边黑②④的坚壁挤在一起，架床叠屋，棋形重复。我觉得黑 29 暂且在 30 位粘，下一手白棋大概要在 A 位反虎吧，黑便可在 B 位和左下方逼迫白棋了。



(30-43)
 ③③=C

图 172 第十四局 第三谱

黑 29 一时似乎得了先手，但是由于有 30 位的劫，所以对白的大块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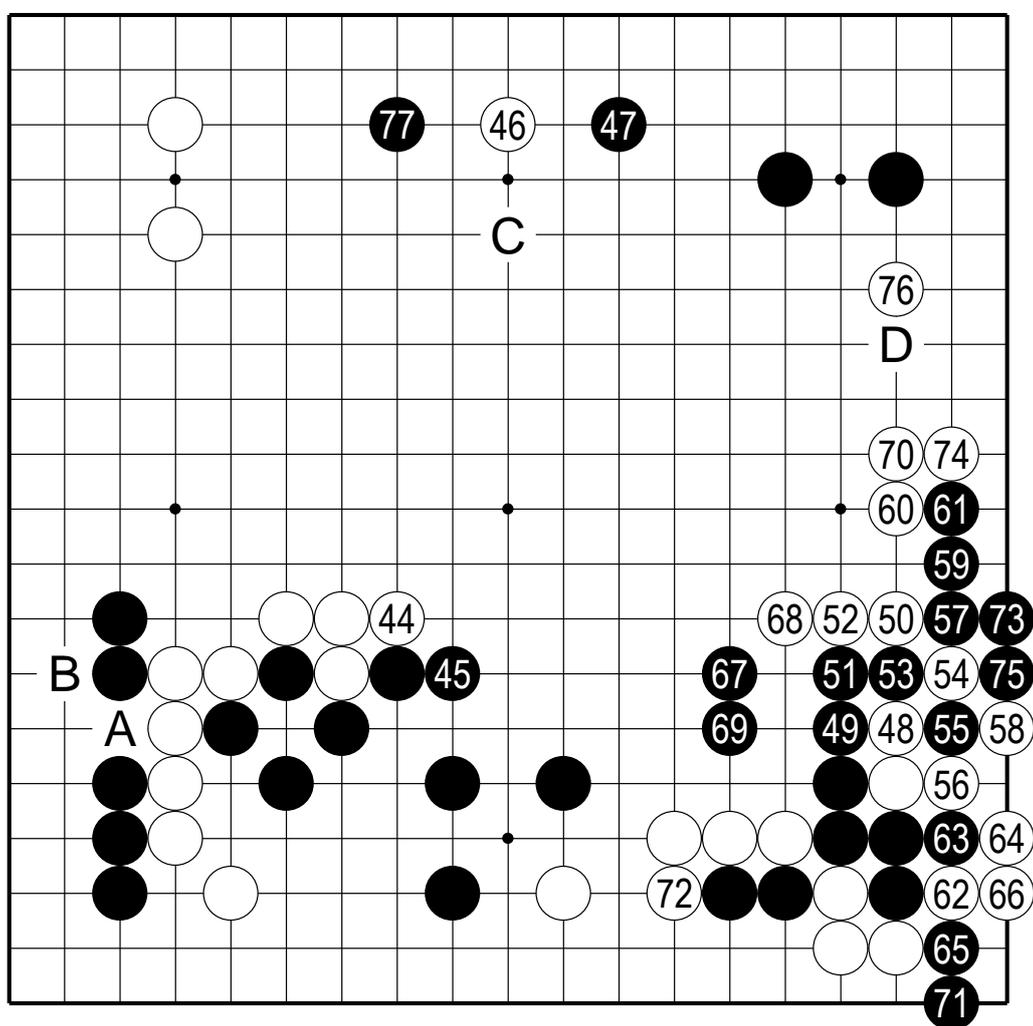
缺乏有威胁的后续手段。白 36 出乎黑方意料。这是聪敏过人的坊门神童小岸壮二第一次使出的严厉手段。敏捷地捕住战机、是他洞察全局、聪明睿智之处。

我这样讲的理由是，至黑 43 的结果，虽然右下角被侵，但是，下边的白棋坚实后，黑以前下的黑④④进而包括黑 29 就会成为浪费在这个狭窄区域内的几乎棋而显得毫无意义。判断围棋手段的价值往往是相对的。不可忘记，消弱对方棋子效力的棋是己方走的最有效率的棋。用“解剖棋”的观点来判断现在右下角的利害得失，可以得出结论，下边黑④④和 29 这三子相对地显得重复，失去了效力，“因此，白有趣”。解剖棋的方法给了尤其是学生时代的笔者以很大的触动。它比以前权威的硬性规定“这步棋好”前进了一步，而是说“由于如此这般的理由，所以这步棋好”。

第四谱 针锋相对的“评”

小岸与濂越不愧为“坊门”、“圆社”的代表，他们在右下角的战斗煞是好看。

野泽七段评：“黑 61 应先手在 65 位扳防止白棋渡过，然后再在 61 位爬。黑在此错过机会，以下双方经过必然的应接至黑 75，留下了劫。白棋形势有望”。



(44-77)

图 173 第十四局 第四谱

至黑 75 是黑的缓气劫。虽说缓气劫，黑若劫争失败整个右下方都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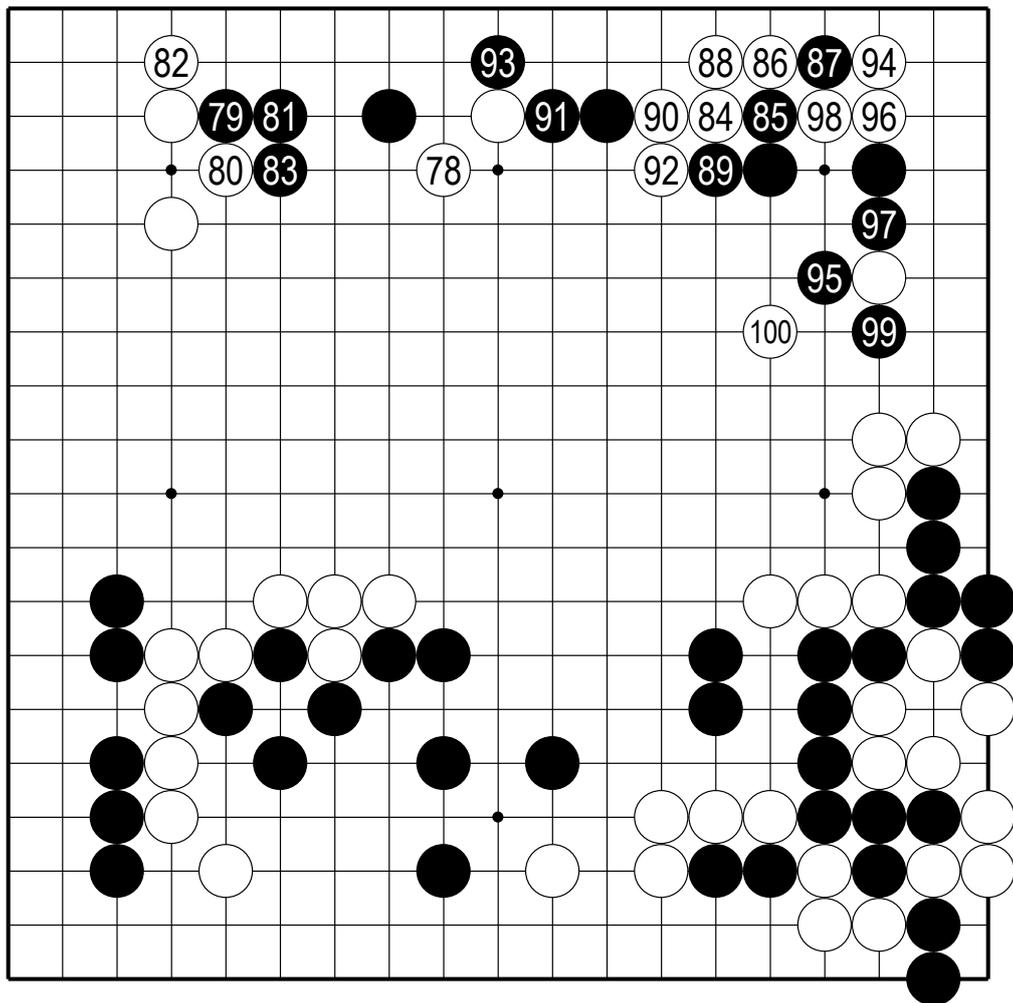
成为白的势力范围，因此黑方背着非胜此劫不可的大包袱。就劫材而论，在左方白有 A 位冲、B 位断的绝对劫材。考虑到这些情况，对右边的劫黑就不能等闲视之了。野泽七段认为白棋形势好转是正确的。白 76 拆逼，名人秀战评曰：“白 76 如何呢？由于黑 77 的打入显而易见了。所以一般 76 都在 C 位跳，即使黑 D 位拆逼过来，因下边有劫，无论如何也可以腾挪。”对于名人的评，野泽七段在《评之评》中虽然语气和缓仍写道：“若让黑棋于 D 位逼攻，下边的劫就变得重了，不如让黑在上方打入。白 76 在这种场合发起包括制造劫材的战事是合适的。”

这两种相去甚远的评哪一种正确呢？笔者无力判断。不过，我赞成野泽评里这样的观点：白方若不占据 76 位让黑于 D 位逼，那么下边的劫就变重了。所以白方应在 76 位拆逼，下方的大劫留待以后打。

道理是清楚的，黑于 D 位逼攻后，右边的白方重且处于无眼形的状态，当然要急于打下方的缓气劫。再者，白方除了能在左下方 A 位制造劫材外，还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劫材。从全局战略的观点看，或许可以说黑 77 的打入是给了白棋制造劫材的机会，黑 77 的打入应该看作是白方所欢迎的。

第五谱 濂越敌对之心

当时正是“坊门”、“圆社”对立的最高峰。其后围棋界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日本棋院，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坊门”的小岸，抵抗着肩负方圆社命运的濂越、小野田、岩本等人，他的卓绝奋斗的确是惊人的。



(78-100)

图 174 第十四局 第五谱

当时有这样一个话题，方圆社广濂门下的高徒岩本薰对铃木为次郎授二子棋全胜，后改为长先。在长先棋一盘还没下的时候，小岸曾对笔

者说：“铃木的棋也就这样了。也许我能让他一先，不过我也想试上一盘二子棋呢。”后来，小岸、岩本之战，岩本黑先连失三城（虽然在决定胜负的一局中岩本顽强抵抗），正是那时的事情。

一次，濂越在漫游东北途中顺便到了仙台。当时笔者正在仙台的东北大学读书。在欢迎会上，笔者趁酒酣之际把小岸的话对濂越讲了。略带酒意的濂越大概是听差了，他骤然变色道：“你是说小岸厉害吗？本人还是真不服气呢！”笔者赶忙解释：“不是，不是。刚才说的是他和岩本对局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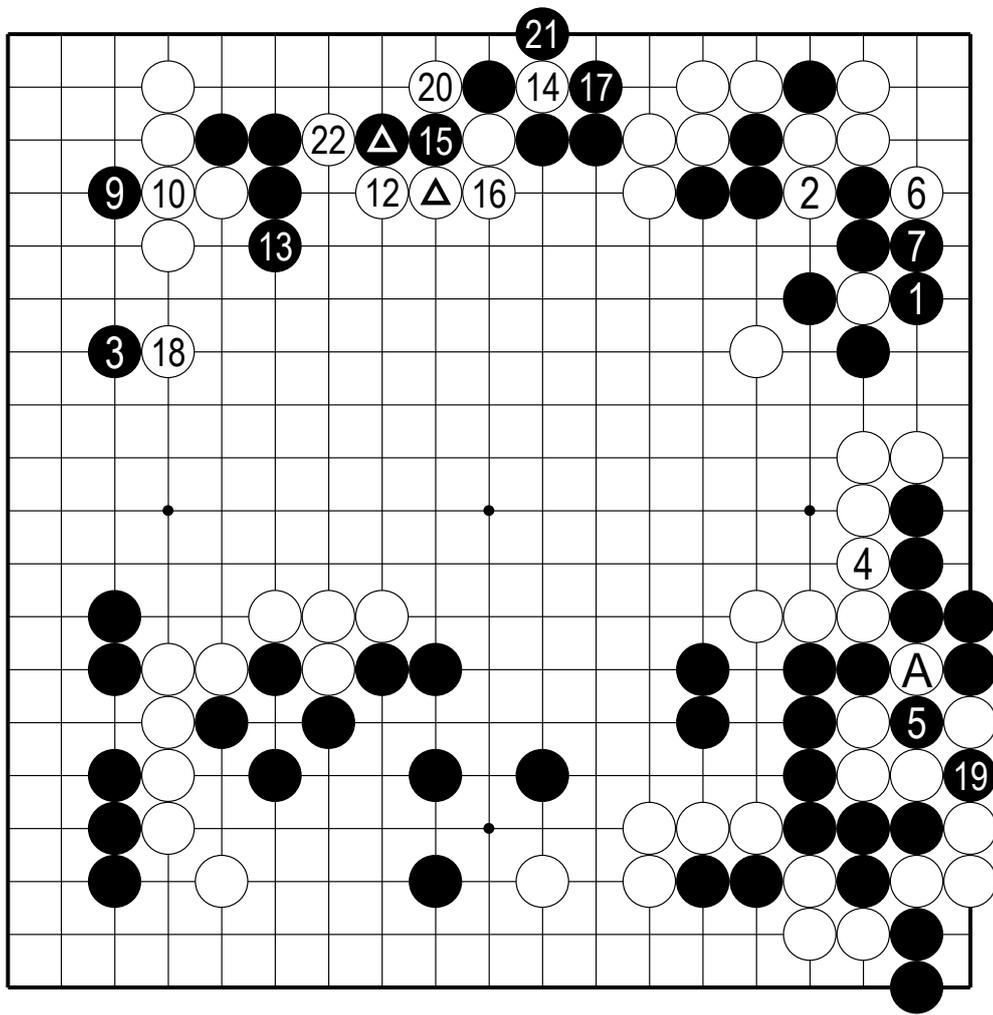
在有关围棋的事情上，濂越对提到小岸的话很敏感，只要别人一提，他就会立刻反驳。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的感觉是濂越对小岸的敌对情绪是根深蒂固的。总而言之，从那以后在濂越的许多言行中都表现出来这类意思，“本因坊有什么了不起”！

在本书的下一局——名人本因坊秀哉与年轻的吴清源对局中介绍了

“百六十的妙手”，濂越认定“那是他的学生前田陈尔看出来的”。这件事激怒了坊门从而导致濂越被迫辞去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我们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窥见濂越性格之一斑。此外，在1929年秋季的大比赛中，坊门的高桥重三三段（现名俊光七段）对濂越。一般看来此局黑棋必败无疑，但是濂越利用局中出现的“万年劫”顽强抵抗，日本棋院为此终于中断了历时两个月之久的大比赛。结局是大冈裁决对局双方“两胜”，从而在日本围棋界留下了这段珍奇裁决的历史。

第六谱 壮烈的战斗

从上边黑▲打入、白△尖，白又一转，着子于右上角，对此，野泽斥之为“不知战机”。他接着又说：“白棋应在右方的劫上一赌胜负。因此就应该攻击上边的黑棋以寻求劫材。”野泽的这一评充分地显示出他不仅在局部手的是非上而且在大局的着眼上也称有独到见解的伟才。



(1-22)
 ⑧ 11 ko at A

图 175 第十四局 第六谱

以上述的“评”与名人秀哉的评论相比较，我们只好说野泽七段的评

更高一筹。这里只是篇幅所限不能尽述了。

野泽七段本是很欣赏小岸的棋艺，如对本局他这样称赞道：“白2冲出，着眼敏锐，佩服”。

右边的劫争确如野泽所说，是关系到全局胜负的大劫。由于有此大劫，黑方不能随心所欲地在左上方招惹是非，结果也是不得已黑19提通解消劫争。借此机会白20、22挖，刚走完的黑13也成了完全的“奉献”了。所谓“惨不忽睹”，恐怕就是说的这种事情吧。

通观本局，在这两位少年英雄的决战中，彼此每一着每一式都显示着泼辣的生气，战斗场面煞是壮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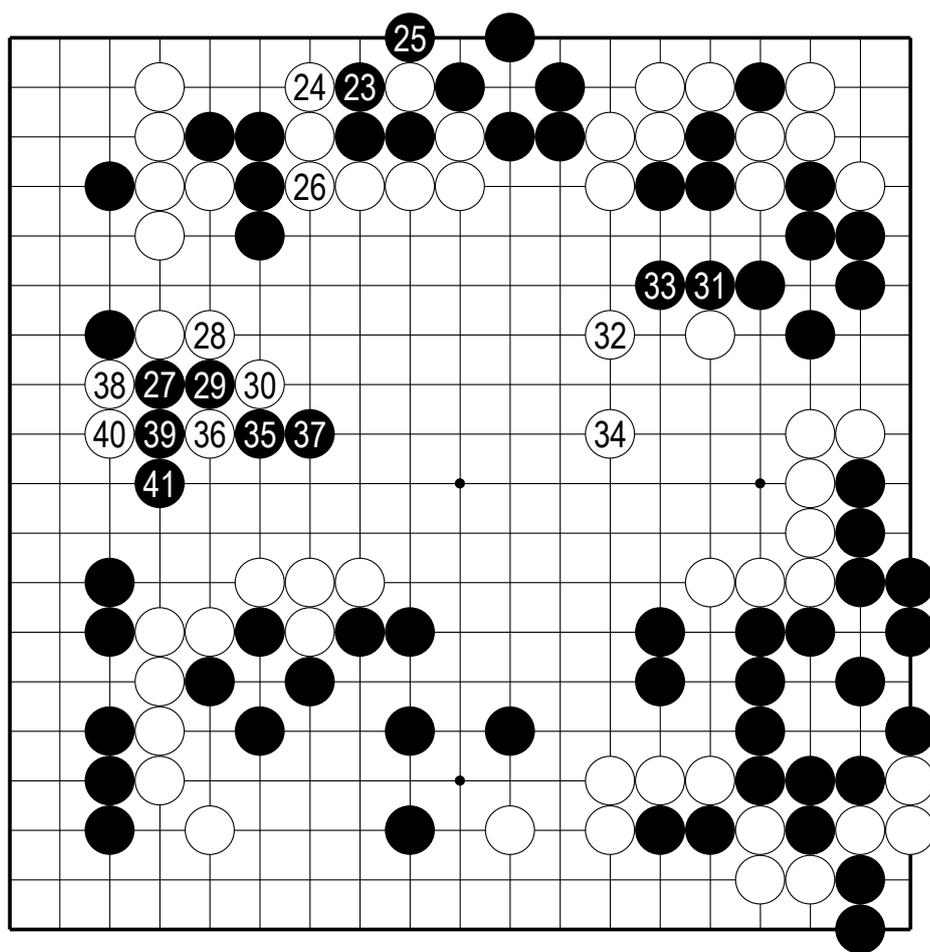
黑棋被白22挖下左右分割明显不利。从对小岸棋力的分析和野泽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最初黑打入上方时怀里还揣着右边缓气劫这个要命的定时炸弹，在这种形势下还扩大战线是黑棋无理。

第七谱 严若秋霜

野泽七段评：“黑 33 没意思，应立即走 35 位。白 34 缓。根据情况右边可以舍弃，此时正是于 38 位断的时机”。

如此地从全局观念评棋使人获益非浅，尤其是说 34 缓，又断言 38 位断是当务之急，真有如秋霜般的严厉。诚然，黑 27、29 压，被白 30 扳头后却转投他处，并非顺从围供的自然发展趋势。

论棋势未必黑好，尤其是这局小岸在先相先中执白。对濂越来讲，姑且不谈坊门、方圆社的对立，这是他做梦都想赢的一盘棋。尽管如此，围棋的真实性就在于光凭借权谋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觉得在黑棋的处理上有一种背离真理的心理动态。



(2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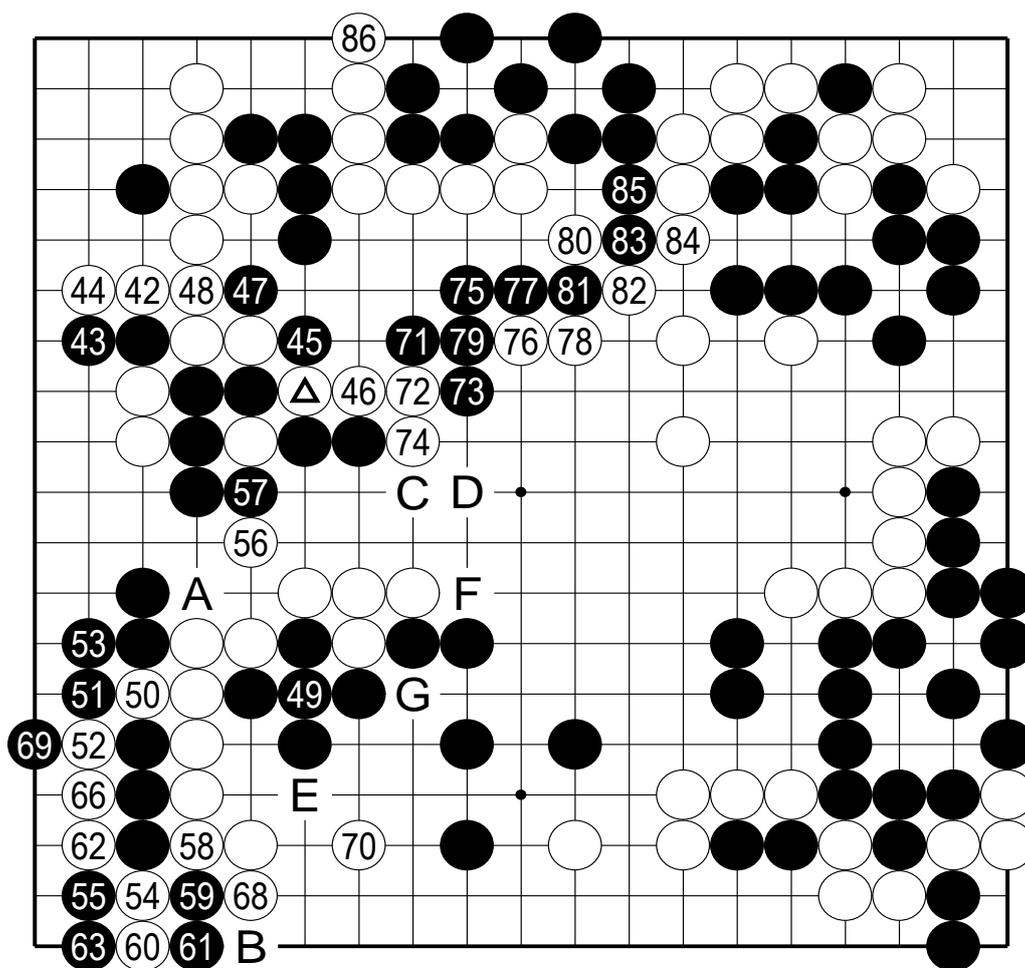
图 176 第十四局 第七谱

关键是野泽七段的评语：“白 34 缓。应做舍弃右方的打算在 38 位急所断”。

野泽的棋评淋漓畅快，笔者佩服之至。黑 33 只能在 35 位扳，一方面顺应 27、29 的自然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攻击下方的白棋。这一点野泽已经洞察到了。用野泽的话说，“目前还不是黑 33 在右边进行转换的局势”。笔者如对野泽之评画蛇添足的话，那么，右边即使没有白 34 的补强也只是被割走一部分（虽然是很大一部分），在上方黑棋已然做活了的情况下，它仅仅不足三十目棋。而且，若要吃白棋的这七个子，即便吃到了，白棋的势力也会重新在中部加强，白棋控制大势。在这一点上野泽竹朝是独具慧眼。黑 27、29 压后黑 31、33 脱先是黑无理。很显然，白 34 的闲着应在 38 位断。如此轻重缓急的攻防妙趣，可称是围棋的精华。

第八谱 顽强奋战

白 42、44 断吃后似乎大局已定。但是后来濂越的顽强抵抗实在令人震惊。黑 45 揭开战幕。黑 47 不过是先手得利，但紧接着黑 49 的粘充满了破釜沉舟、一赌输赢的杀气。



(42-86)

64=54 65=60 67=54

第十四局 第八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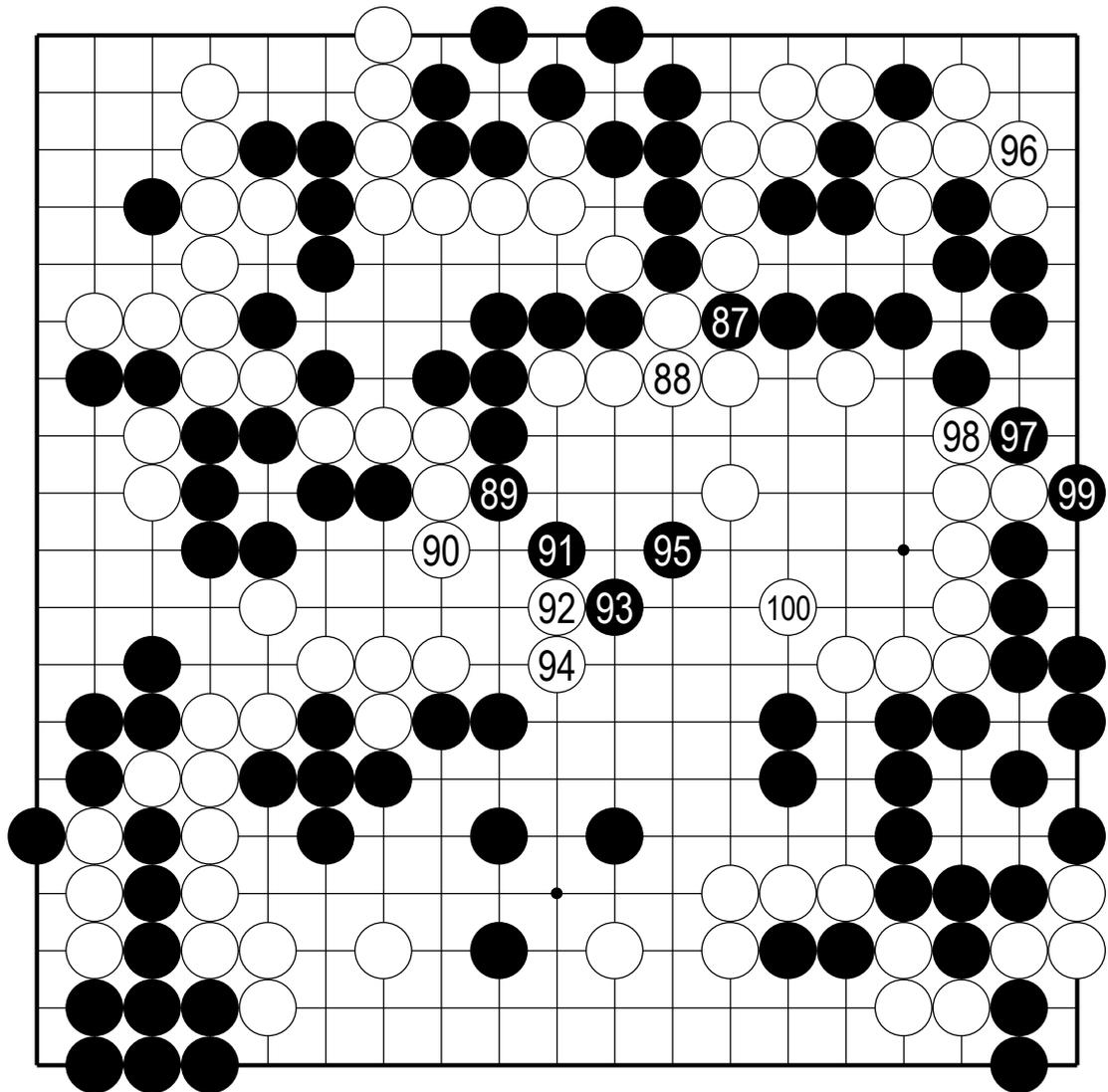
下方的一团白子如试图向中部寻求活路，黑则蓄谋进行缠绕攻击并捕吃白△、46 二子。黑 49 是进攻的筋。对此手段白棋当然要预先做好精神准备。白采取了应急措施，50、52 冲断。由于 A 位的关系黑只能在 53 位屈服。

至黑 69，白一团子似乎是无眼的孤棋，其实不然。白 68 后有 B 拉的先手挡，对这块大棋今后做眼有很大帮助。黑 71、73 诱白应后准备在 C 位扳、D 位挡再于 E 位的急所攻（白在 E 位尖就有了眼形）。可是，由于白 F 位长后有 G 位断的先手，所以黑棋是捉不住白棋的。黑 73、75 是陷入危机的濂越为使上方黑棋摆脱困境而表现出的独特的顽强姿态。只有风靡一世的濂越才会有这等无与伦比的强硬手段。在人们遇到惊险恐怖时刻用“毛骨悚然”这个词形容，自黑 45 以后双方的攻防“着着不离后脑勺”，同样可以用这个形容词。濂越的一只眼似乎在燃烧（据说他的另一只眼睛是假眼），大有力透棋盘之势；小岸呢，尽管他平时显得极有涵养，此时他那细长的眼中放射出凶光，刻不容缓地向对方发动攻击。纷扰的局面使人无法揣测结局怎样，濂越那执拗无双的气势毫无半点松缓。战火继续向中原推移。

第九谱 黑复生机

且不谈局势的好坏，黑方行棋是有头无尾的松散之形。

回顾全局，看不出它有什么连贯性，这一点可以说是反映了对局者的基本思想方法吧。



(87-100)

图 178 第十四局 第九谱

小岸壮二的唯一对手人称“旭将军”的铃木为次郎对濂越这种变幻自如的棋也是屡感棘手。濂越与既是敌手又是晚辈的小岸壮二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他幻影般的生杀宝剑又发出了寒光。

然而，围棋确实是不可思议，不，应该说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不可思议吧。令人惊奇的是，濂越原来七零八碎的散兵阵容曾几何时恢复了生气。黑棋执拗顽强，打不死拖不烂，犹对戏剧里的武打场面，被杀死之后钻进后台的家伙们又满不在乎地爬将出来并参加进中部战线的战斗。这正是濂越的力量，是其他人所不可比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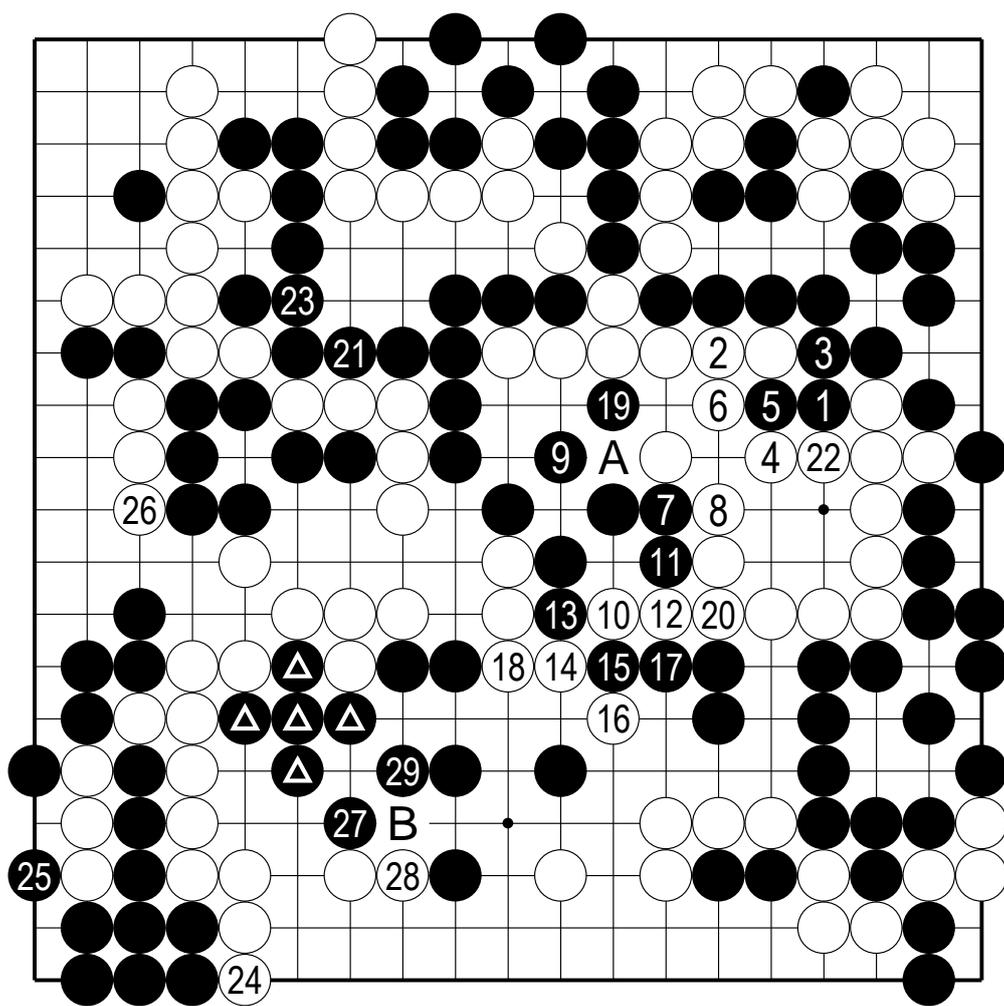
当濂越步履沉重地拖出中部无根黑棋时，甚至于使人感到他不会下棋，但又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这些棋子又虎踞中原反倒威胁着白棋大军了。虽然濂越英勇顽强，对手尽管年轻却毕竟是肩负着本因坊宗家命运的小岸壮二，只见他偃旗息鼓，

警惕地注视着黑棋的奋起。二者的棋风有所不同，却都非平常之辈。首先，盘上呈现的激烈战斗是现代棋赛中所罕见的。

当时的对局与现在每年举行一次的锦标赛不同，从根本上讲是从心理上不容许有“今年输了明年再说”的想法。由于情况不同，有时一局的失利可能导致终生饮恨。

第十谱 白棋饮恨

本因坊秀哉名人原评：“白 16 败着。此手若于 18 位粘，右边白棋与中部黑棋互攻肯定白好。因为黑只有 20 位断，白可 A 位做活边。接下来黑一般要在 16 位长寻求同下边的联络，此时白可于 B 位觑黑▲五子和下边黑一子，两者可得其一，白操胜券，未能如此令人痛惜”。



(1-29)

图 179 第十四局 第十谱

笔者认为此评正确。不过，由于评者是小岸的老师名人本因坊秀哉，听以最后一句“令人痛惜”是有实感而发心声。

濂越是五段，比小岸高一段，而且他又是凭借黑先获胜，这对小岸来

讲可不是好运气。至于他的老师、名人秀哉讲评中发出了叹息之声，就相当难得了。从这里我们也不难察觉坊门、方圆社对立的情形。

当时笔者刚刚进入藏前高等工业学校。一天学校里有个会，笔者与小岸开会回来时由于某种情况不得不从浅草藏前步行到涉谷。途中笔者曾拐弯抹角地说：“我觉得那局棋你可以吃掉下边的黑棋，那样的话即使白输了也只是两三目棋……”小岸答道：“局面再细也是我输定了。我当时没有心思以 26 手去取下方之地。”

豁达又深谋远虑的小岸决不会提及什么饮泣之事，但他那悔恨的表情至今在我跟前浮现。

（二百二十九着，黑中盘胜）我的师友小岸壮二于日本棋院成立的前夕死去了，时年约二十六、七岁。棋界这样评论道：“此人若在将使其后的围棋史有很大变化”。老天不予天才长寿。今天，笔者在解说这一盘棋的时候心情沉痛，百感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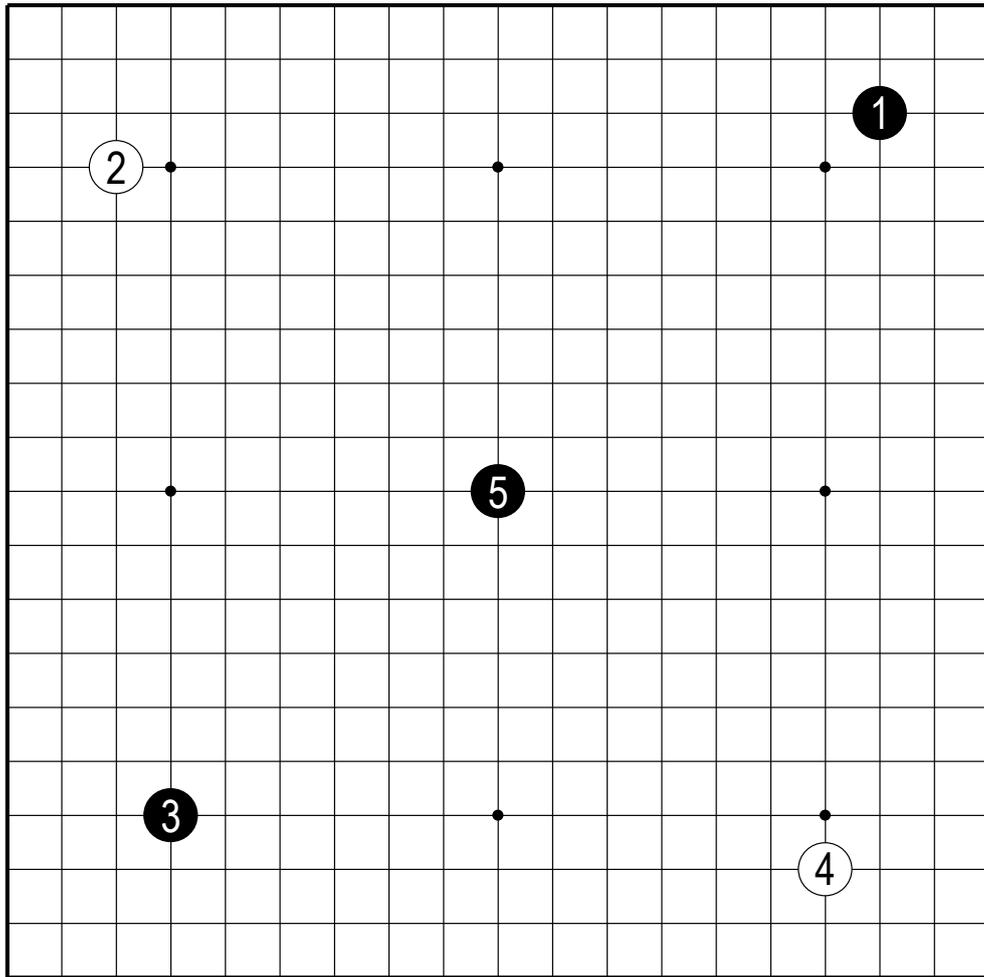
第十五局 新布局时代

一一昭和八年十月十六日至昭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名人本因坊 秀哉

先二先 先 吴清源

第一谱 新时代的中坚



(1-5)

图 180 第十五局 第一谱

旧幕府时代从风靡一世的本因坊丈和到秀和、秀策，明治新世从村濑秀甫到本因坊秀荣，围棋的时代划分大都是冠之以这些时代特定的优秀人物的名字。这情况与战国时代以当时武权首领的名字称谓的织田

时代、丰臣时代、德川时代属同一个类型。原因很简单，一般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围棋界，那里的一切都是在没有民众的情况下议定而成的。明治末期名人本因坊秀荣死后，肩负围棋时代之名的自然是田村保寿，即继承本因坊宗家的名人木因坊秀哉其人。虽说秀荣与秀哉同是名人，但技艺总有高低之别。秀哉与秀荣前后对局共十一次，秀哉定先多负二局。野泽竹朝是大正年间的奇才，他认为“秀哉不及秀荣”。笔者也赞同这一见解。

这些话暂且不提，结束以当代大人物来衡量一切的时代风潮的是昭和初期划时代的“新布局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坚人物是本谷实和吴清源。本局是中国神童、二十一岁的吴清源向数千年的围棋传统造反，以革命的新布局相见于墨守成规的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创世纪性的一局棋。

第二谱 天马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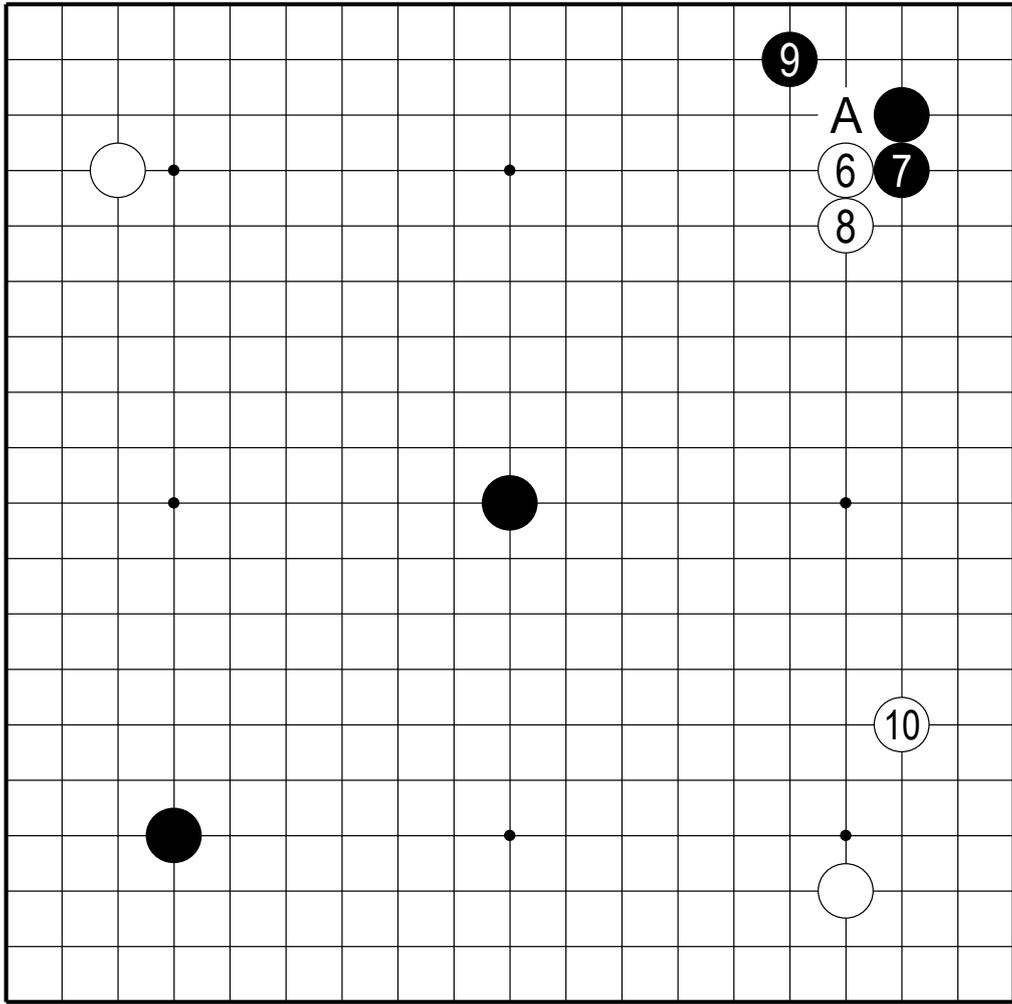
关于“新布局”要说的话可太多了。“新布局”是木谷实和吴清源在信州地狱谷共同研究棋艺时想到的。“新布局”的命名、强调每着棋之间都要有有机的联系的设想进而到新布局法的系统化都是笔者与木谷、吴三入提出来的。如今我回顾这一局棋真是感慨至深。

黑起手下在三三，继之落子左下星位，第三着走在天元。吴清源遵从了“新布局”法的理论，气概非凡，有如天马行空。对此，名人本因坊秀哉则按以往的正统着法，两角部取小目的位置。这棋在报上一发表，天下棋手无不震惊，人声鼎沸。“嘿，吴清源点了天元，对手可是名人啊！”“这一手真果敢！”世间评论毁誉参半。且不论新手法的是与非，观棋者的世界观由此暴露无遗。

白6的肩冲有其意图。旧法的权威、名人秀哉打算以白6缔其中个角，但在天元这个对称的棋势中缔的价值相等，也就是说此子下在任一边都不好，于是他便以白6看黑方的动静（黑7走在A位是一样的）再决定缔的方向。白方看到黑9的姿势偏低，从广义来讲上边乃双方所属未定之地，于是便从容地走了绝对的一着，10缔右下角。

乍看起来，名人的考虑有道理，其实未必。白棋缔角是因为他认为缔角之大是绝对的。

具体地讲，白方对6、8二子今后的归宿并无深思熟虑。请看，几步之后，当战事转到右方，白6、8二子受到攻击，白棋立刻陷入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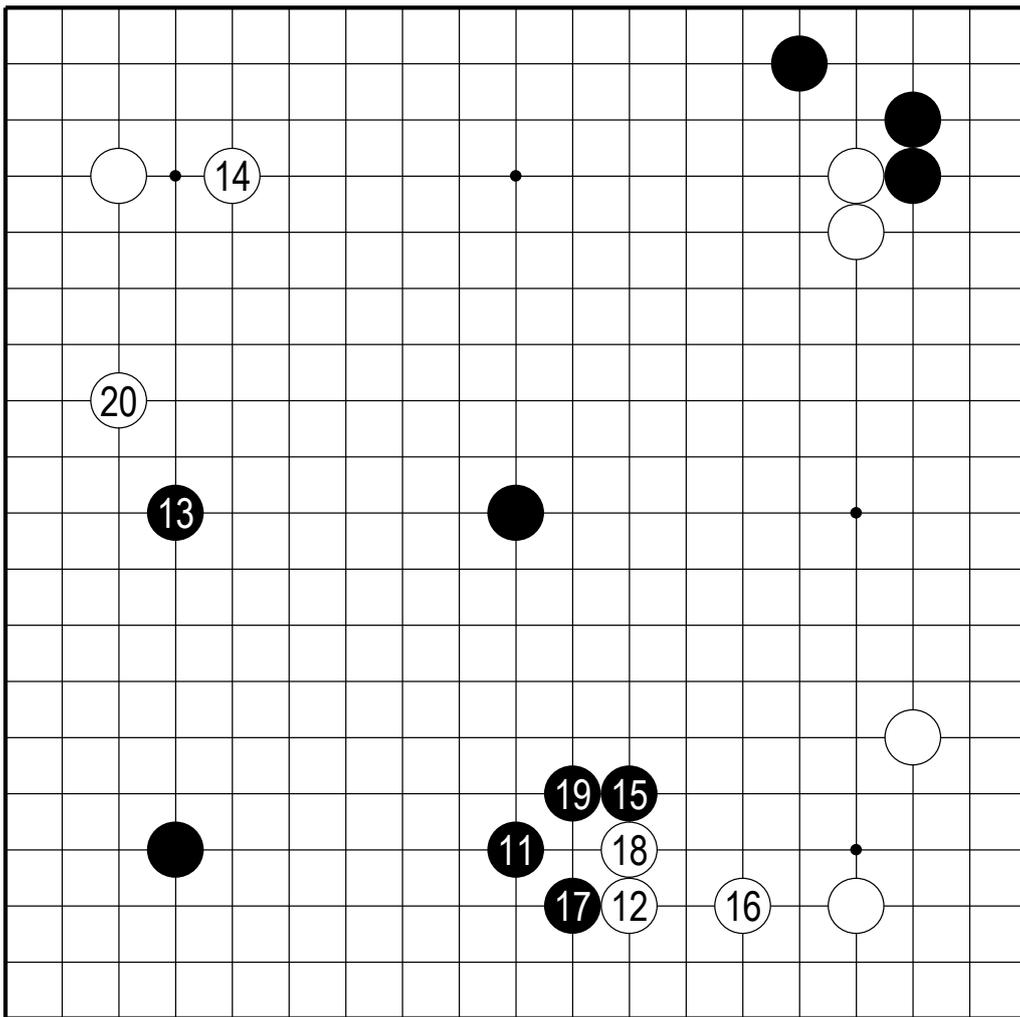


(6-10)

图 181 第十五局 第二谱

第三谱 新布局的核心

白 16 使我们清楚堆到日手法过于重视角地的特质。一旦占住角地之后，对于不可能从角的方向攻杀过来，侵略只有来自上方了，因此占住角上地盘之后在地域的构成上就更有效率。如果认为仅仅是棋子的集合就可以构成一盘棋的话，这种朴素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



(11-20)

图 182 第十五局 第三谱

然而，围棋这种艺术必须是盘上的子力要相互保持有机的联络，互补长短，才能形成一局棋，形成一个可能的世界。如此看来，这种单纯

角部的高效围空，也由于它只限于角部而缺乏有机性。全局有机的联系正是新布局的核心，也是新旧两法的基本差别。

笔者的意见，白 12 在左边 13 一带下子是正确的。白 16 此时守这个地方没意思。不过，如前所述，由于对局者双方对围棋的认识存在着区别，那么他们所做出的取舍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只能看做两条永久的平行线，永远不会有共同点。黑 17、19 可以看出吴清源还没有完全脱离旧法。

木谷和吴清源于 1932 年夏天到信州地狱谷温泉游览。在那里，他二人来了灵感想到了“新布局”。在那年秋天的大比赛中，两位年青人按照自己创造的新手法旁若无人地在盘下驰骋景况煞是壮观。然而，革命的思想停留在脑海里还完成不了革命，它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与斗争中前进。

因此，吴清源在这里走了 17、19，表明他还未完全脱离地域为主的旧法观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谱 黑好调

下这局棋时，我正以日本棋院的干事编辑长的身份负责着日本棋院的工作。由于这层关系，一副书生打扮的我代表棋院充当这局棋的见证人常于盘侧观战。以我当时的棋力还不足以详细评论这局棋的着法如何，但事实上通过这局棋我对棋的感觉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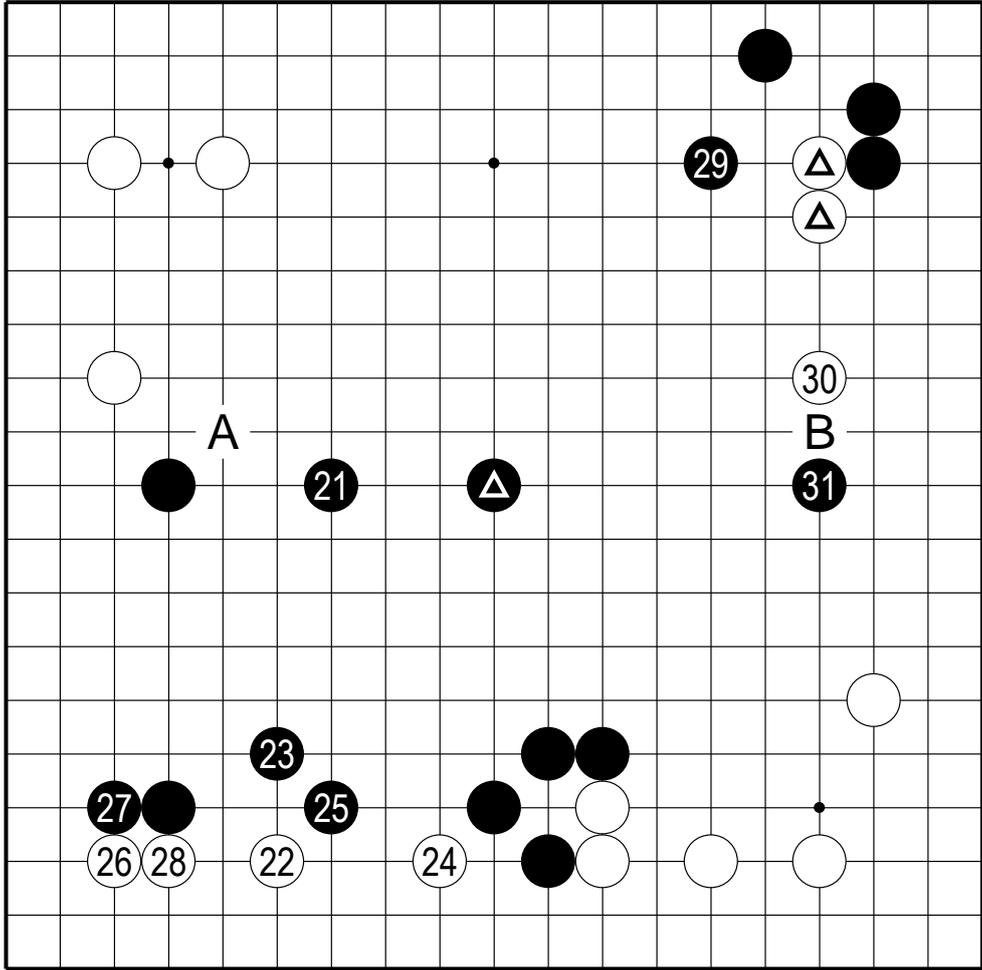
我记得我当时不赞成黑 21 的应，认为有些缓。我认为当时黑即使不下在这里白也不会立刻向这条线侵略过来。即使是今天我也认为黑 21 下在此处不如更积极地在 A 位尖，应该压逼左上方的白棋模样。

黑 29 好点。由于黑 29 的逼攻骤然间使右上角白⊙子显得姿态滞重。纵然白占据了右下、左上角，但从大局上看不可否认白棋形势感觉不妙。白 30 也重。白 30 若宽一路在 B 位开拆，把白④二子当做弃子轻灵处理，那将是一个飞跃。

看到白棋走了 30，黑 31 做出了总攻击的姿态，白棋痛苦异常。这时候，白在两个角的缔对于右边的战事无能为力。对比之下，盘上的黑棋颇有生气，全军参加了右边的攻防战。不容忽视天元上的黑▲子也占据了攻击白棋的绝好位。

本因坊秀哉不愧为名人，棋力到底是强。用他的老师秀荣的话说：“现在围棋界的强手是田村（即本因坊秀哉）和雁金，田村的棋在布局上就是足智多谋。”但是就以此人的高强本领在此对局中仅仅三十手，其基本构想的落后已无法掩饰了。

围棋决不仅仅是固定的地域问题，而象此局这样明白无误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棋局也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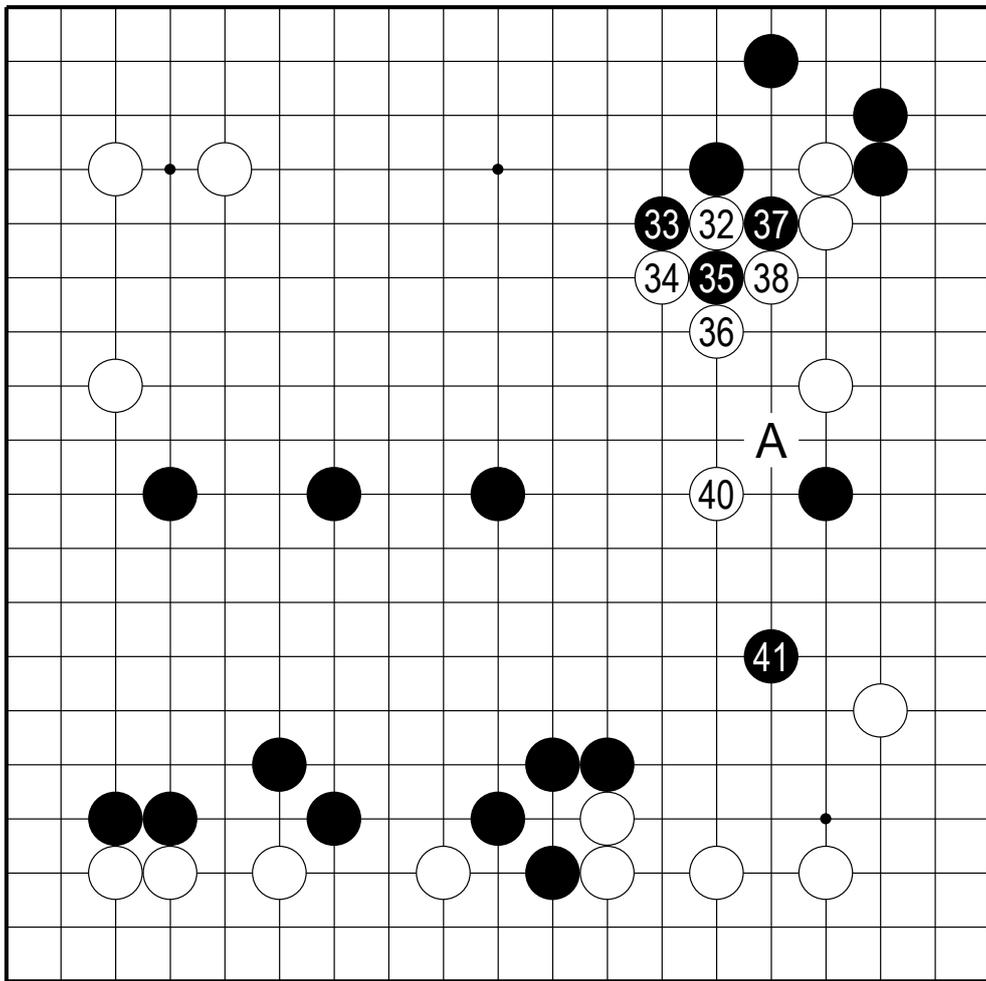
(21-31)

图 183 第十五局 第四谱

第五谱 轻快的转身

这局到了严重关头，这里的几手棋将决定全局的胜负。白 32 至 38 是俗手。从形上看是四分五裂，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棋形。

秀哉名人追求白 40 压迫黑棋的好形，预先确定了白 32 以下的步骤。但是黑②子很轻，白花费了如此大的本钱才走了 40 位，然而黑棋还是有轻巧变化的段。这一点应该是可以预见到的。



(32-41)
 ③⑨=③②

图 184 第十五局 第五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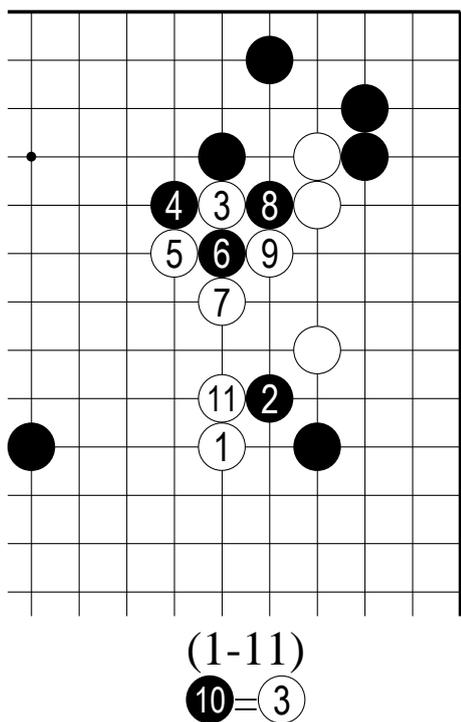


图 185 第五谱 参考图

吴清源不愧是少年俊杰，他看破其中经纬，黑 41 飞出轻快自如，展示了在此种情况下轻巧腾挪的雏型。秀哉却并没有发觉这一点。尽管他依仗本领高强和近乎执拗的判断而冠著一世，但恕笔者讲话冒昧：他还未完全脱离“棒槌流”。在他以前的名人本因坊秀荣那里我们见不到这种笨拙的棋形。我与野泽竹朝的看法一样，秀荣应尊为上乘。白 32 到 40 最为关键，故以参考图说明我的看法。先走白 1，黑 2 若断，白 3、5 的手可以成立。

再补充一句，只有黑 2 向这个方向行棋（也就是在谱中 A 位行棋），白 3、5 才是必然的。请读者考虑其中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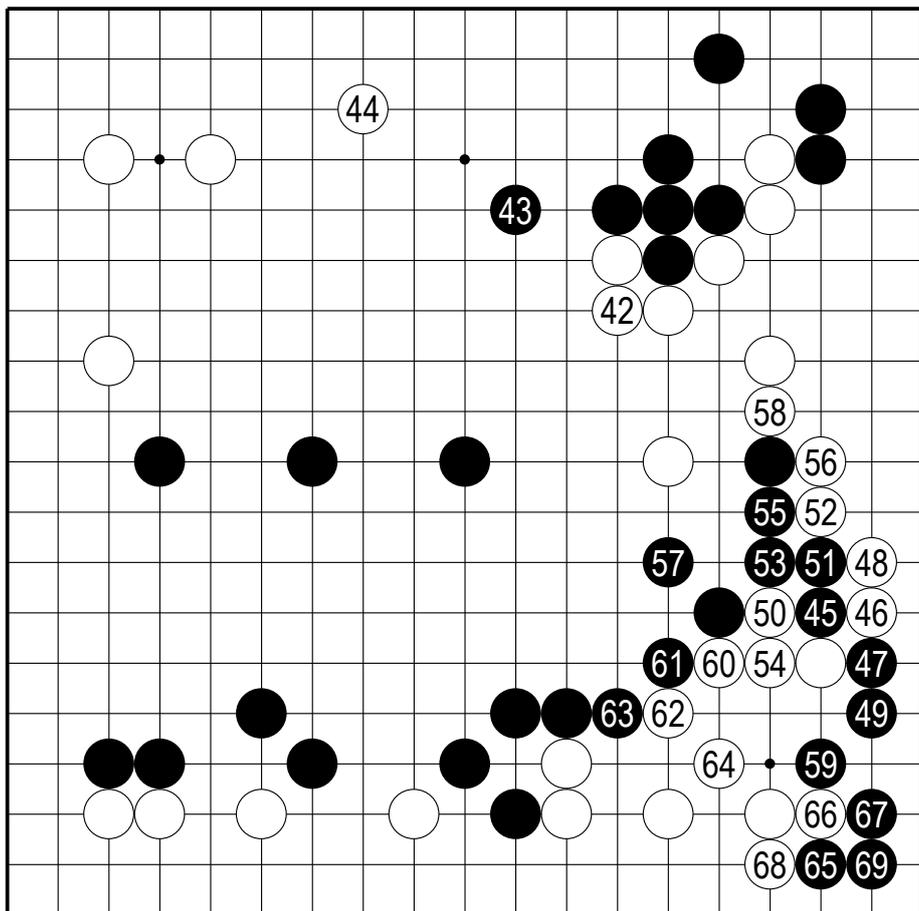
本谱白棋好不容易花下了本钱的地方被黑轻易地避开后，32 至 38 的松散形便不好收拾了。

名人本因坊秀战可能有点泄气了。“不该这样走吧?!”

第六谱 名人欠冷静

白 42 的方向改变不会是出自白方的本意。我认为这是白方对吴清源轻快的步调缺乏后续手段而不得已才改变的。黑 45、47 的社断也是在黑④之后的必然次序。

白 48 以下无理。它清楚地反映了秀哉的长处与短处。当时的优秀青年棋手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到黑 65，看来坚不可摧的右下白阵被蚕食得体无完肤，黑地又增加了近十目。这期间白棋所得地域究竟又有多少呢？



(42-69)

图 186 第十五局 第六谱

诚然，名人秀哉的棋中无理着。象这局棋中恃力强行的自以为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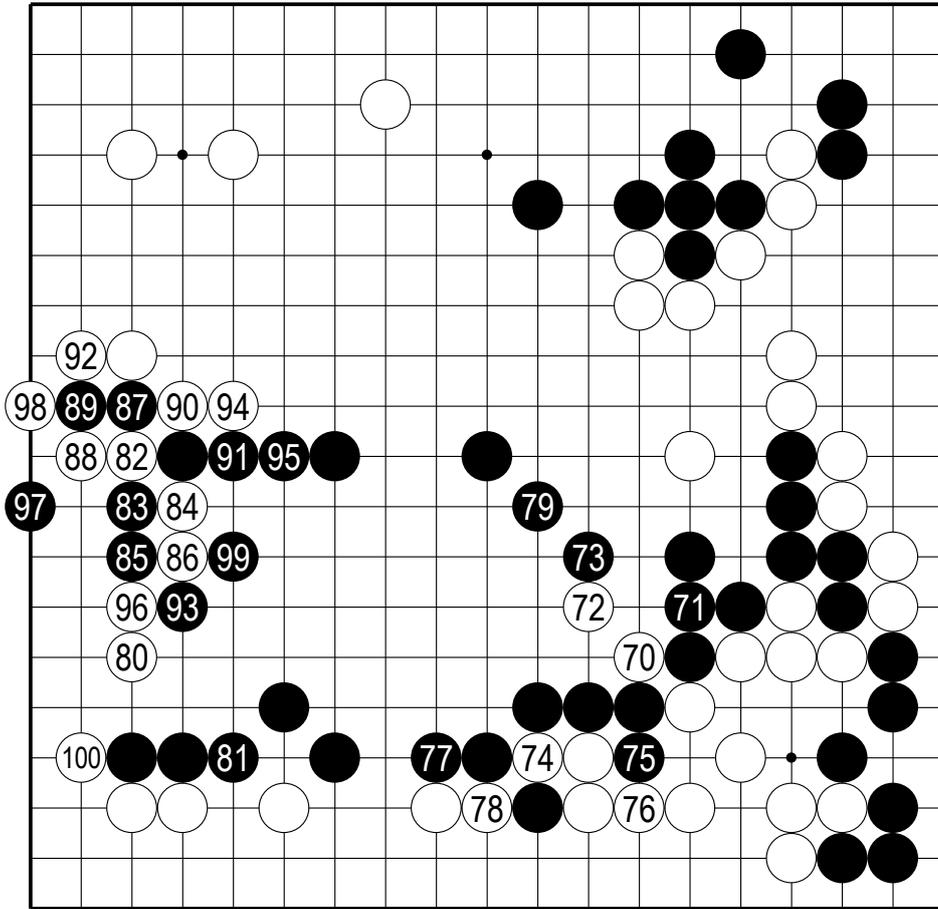
棋风时有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他做为风靡一世的英杰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这一棋局里，秀哉不好的一面确实暴露得太多了。与他这个固守法城的名人头衔相比较，吴清源是一位雅气的少年。然而他毫无半点惧色，他以前无古人的新手法在盘上叱咤风云。秀哉也不是神仙，在此局里他有很多地方缺乏冷静。

在这场对局的第一天，名人象平日一样身着素雅的捻线绸夹衣和礼服；吴清源大概是穿惯了和服吧，他穿一身白点花纹布和服，给人一种特别清新的感觉。

二人挟枰对坐。名人的体重不足 40 公斤。但是奇怪的是这位老名人在盘前静静地坐下来时，一种威严使人不禁肃然。这一局的观战者只有主持人、读卖新闻的社长正力松太郎和做为旁证人的笔者二人。那时，就连平时爱说笑话的正力社长也是端正双膝，不敢咳嗽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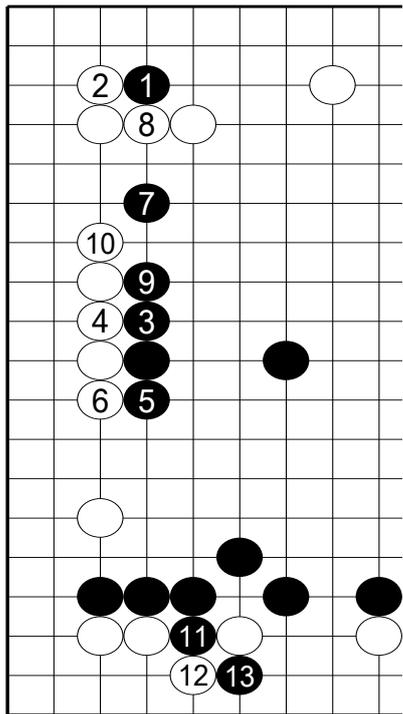
第七谱 飞兵奇袭



(70-100)

图 187 第十五局 第七谱图

从右边到右下角的攻防完全是白方一个人在瞎卖力气，黑方唾手得益甚多。名人秀哉想扳回局面来了个向左大迂回，飞兵奇袭，以猛烈的侧面攻击跳入左下角。白 80 体现出了秀哉的真实面目，简直是铁腕名人丈和的再现。继而白 82、84 的托断也强烈无比。黑 85 退。笔者也说不好此地的攻防应接究竟哪种手段更为合适。惊心动魄的局面展开了。笔者的第一感觉是，如黑 83 在参考图黑 1 的位置以观白棋动静，以下黑 3 至白 10 黑外势厚实。我认为这样走比较合适，但也并不绝对。



(1-13)

图 188 第七谱 参考图

总而言之，本谱由于白 86 的弃子，87、89 痛苦之极。而且对于以后的 94 的压先手得利，使 95 被迫单官粘，一直到白 100 的扳，此番是黑受欺负，形状难看。不过，黑 97 位的跳是黑棋值得骄傲的一着。行棋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抓住时机白 94 直压过来，黑不得不 95 位屈服。虽然不能清楚计算这一手棋能得到几目棋的利益，但是这是一着令人心情舒畅的压，因为黑不能直接扳住 94 的头，所以左上方的白棋地域一下子强化起来。虽然现在还不能认为左上方白地就是将来的战场，但是也不能不做这样的考虑，这就是围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此处的白地大量减少而黑棋却相反围得了几目地域，只是战斗的余波使右方的五个黑子被断吃，从而决定了黑棋的失败。

第八谱 犀利的打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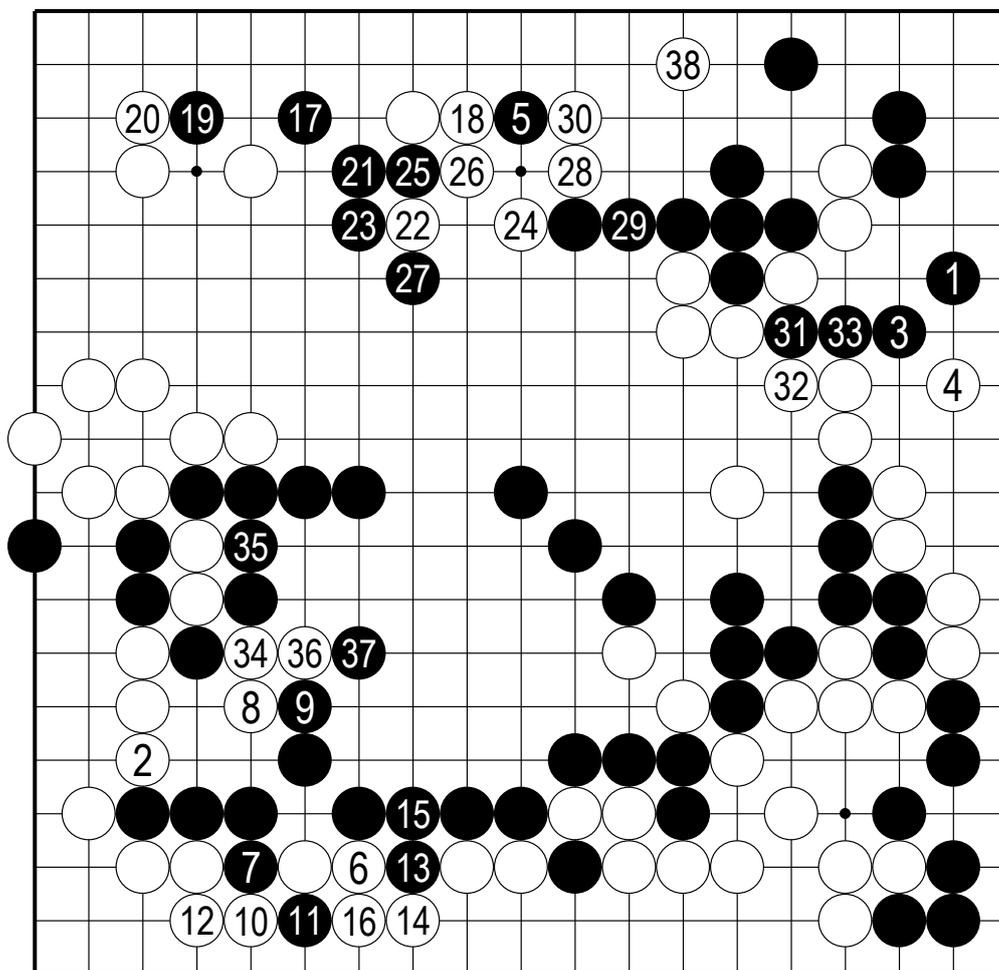
黑 17 打入犀利。机敏的吴清源发出的巨型炸弹在左上角白地内爆炸了。尽管如此，白 18 横刀立马，使人感觉到老名人秀哉顽强地掷胆魄于盘上的气势，连当时做为旁证人的笔者在那一瞬间也感到一阵脊梁背发凉。

黑 17、白 15 的区域防决定着全局的命运，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下边的白地着实实在地有三十目，差不多与腹的黑地相等；黑棋右下角六目强，几乎与右边的白地相抵。现在胜负就看右上角的黑棋和左上角的白棋孰优孰劣了。

通过白 18 这步棋我们看到了支持秀哉名人在围棋的道路上度过艰难的六十年生涯的那种昂扬斗志，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在攻防的战线上是不允许有一步后退的。

战局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参战者双方呕心沥血，全力厮杀。名人秀哉虽然在枰前端然一坐往往就使人感觉他突然间化做耸立着的巨人。可是他今日也一反常态，失去了往日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再看那位如仙鹤一般纤长身材的吴清源，他身体猛烈地前后晃动，如秋水一般冷彻的眼里似乎孕育着妖云，其怪异之光有增无已。目前的局势彼此都非常清楚，极其微细。在一、二个子的狭小振幅之间，黑、白二者的思绪像闪电一样纵横交错。

当年这局棋并非象今天谱中见到的那样平安无事、稳稳当当地进行的。据说在“天保呕心沥血之棋”的进行当中，赤星因彻途停局只身泛舟于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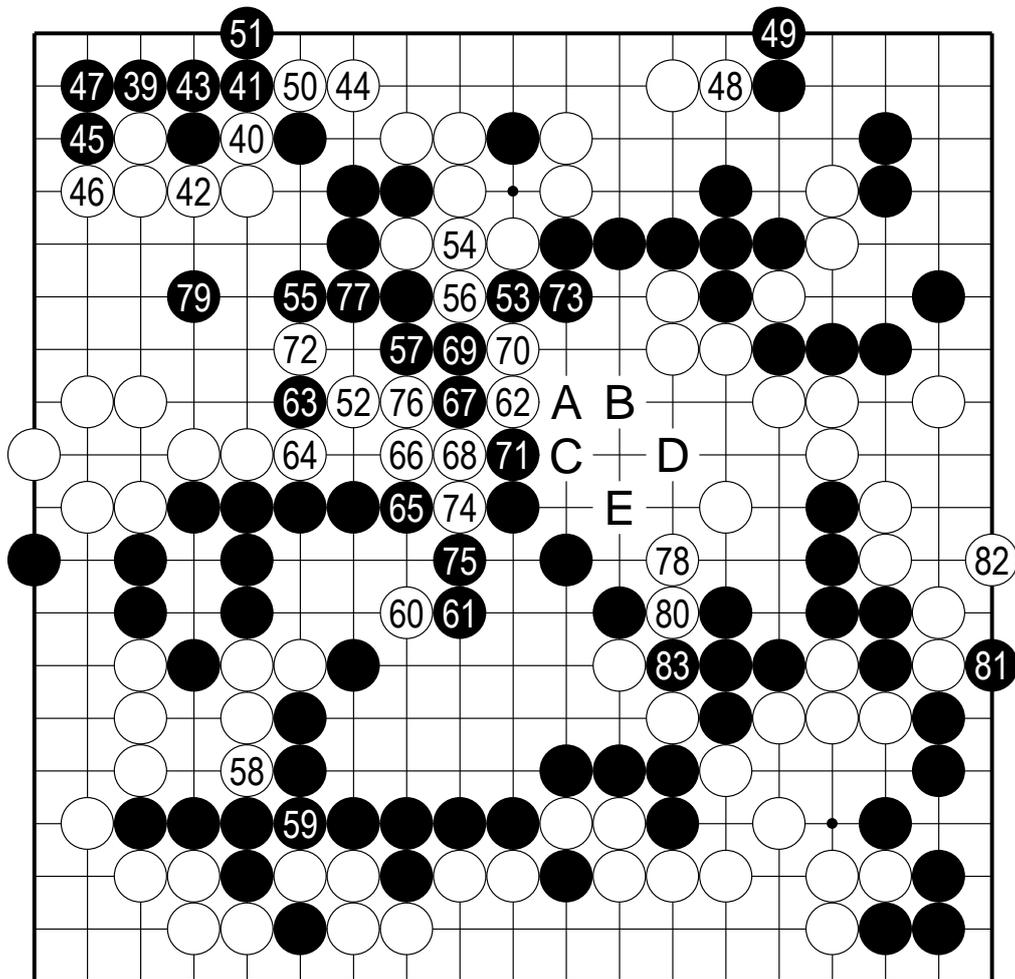
图 189 第十五局 第八谱

隅田川寻觅三味真谛；而对手丈和的妻子则到神社去祈祷丈夫的胜利。在下这局棋的时候带有那个时代色调的事情倒是没有了，但是对局仍是迟迟进行不下去。名人秀哉有时一天就落一子，记不清是第几手了，有一次竟一着都没走，因病而封棋了。不过，现在的局势已经到了分清胜负的极限之点，就看最后收官了。

第九谱 白 60 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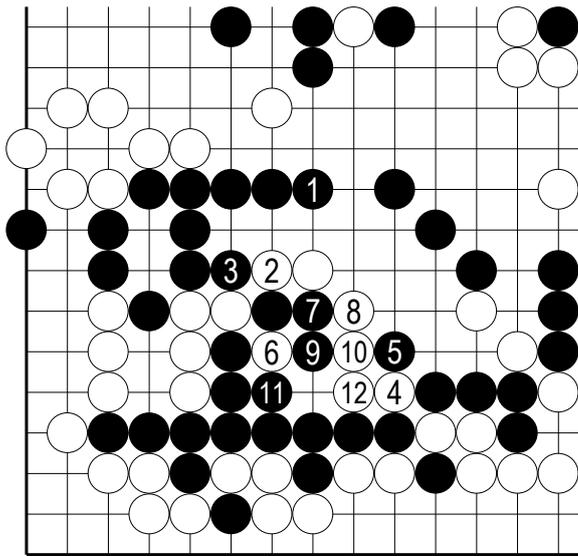
局面非常细，对白 44 的觑，黑棋只要在 50 位接上就会相安无事，是极细微的局面。可是吴清源以黑 45、47 扳粘，人们说这是这局棋的败着。

黑被 50 切断后中央变薄，导致了白 60 这一步脍炙人口的妙着。黑 61 碰是吴清源良久苦思后唯一的抵抗手段。



(39-83)

图 190 第十五局 第九谱图



(1-12)

图 191 第九谱参考图

白 60 为什么称做妙着呢？这里由篇幅所限不能细讲，只把黑若在 65 位挡会出现什么结果简单地用图来表示以供读者参考。参考图继白 2 之后白 4 单断是好次序，以下至白 12 黑不行。左上角黑 45、47 奋斗的结果只是导致白 62 以后黑白必然的应接和白 78 的刺。黑若在 80 位接，经白 A、黑 B、白 C、黑 D 后白有 E 的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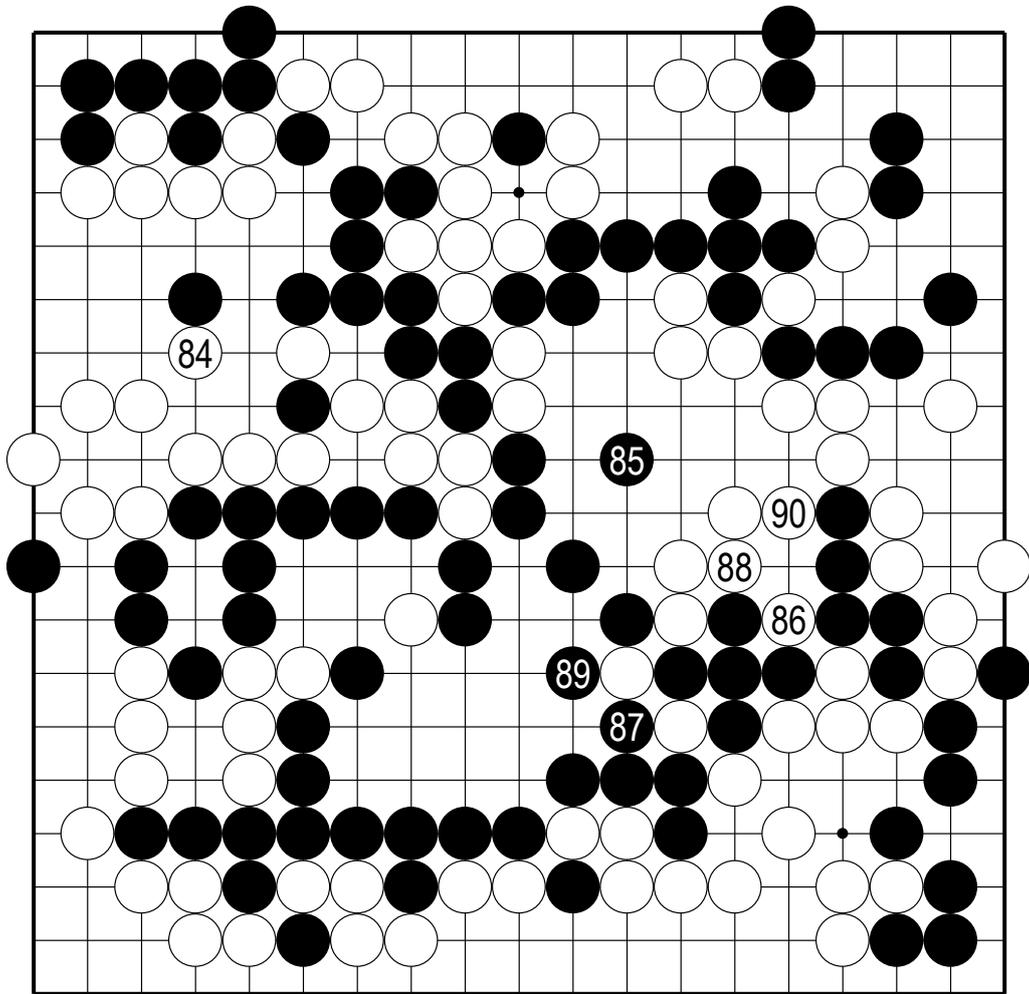
棋手中似乎有这样的说法：白 44 觑，黑假如在 50 位粘，局面虽细也还是黑好。但是，自白 60 以后事态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如谱所示，到了最后的最后，在舞台的帷幕行将垂闭的瞬间，白 78 觑发挥作用，事已至此，黑棋无论如何也是无力回天了。结果如下谱所示次序，右边黑的五个子被倒扑提掉。

顺便提一句，对局的那一天，笔者作为旁证人在赤坂溜池的日本棋院与名人和吴清源会齐后前往比赛场，也是我的主观印象吧，吴清源的气色很不好，他事先也知道了白 60 的妙着。

第十谱 白二目胜

当年围棋热的盛况远非今日所能比拟，尤其是新布局法把围棋从以往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波引起万波荡漾，大有永不停息之势。



(84-90)

图 192 第十五局 第十谱

一语道出了吴清源的声望。不管会下围棋的还是不会下围棋的，在一般人眼里，吴清源是最大的红人。如今，曾是天下英俊才子的吴清源也年逾七旬，已无昔时的风姿了。新布局法的精神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这种情况如让笔者解释的话，那就是这并非说明“新布局”的优劣而是反映围棋界这个特殊

社会的断面。

木谷与吴清源对局，他执黑第一步走在星位的外边，即“五五”。这时《报知新闻》印出号外，卖号外的报童腰系铃铛在都市大道上奔跑叫卖，此情此景真是使人缅怀难忘啊。从这件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围棋热。

在那次的围棋热潮中，吴清源的声望最高。他被称做中国出生的神童，再加上他那仙鹤瘦长的身材和双目发出的玄妙灵光，他的声望高到极点。当时某个大众性杂志搞了一个艺术、技能界一般性名望民意投票测验，结果吴清源竟超过了文坛巨匠菊池宽堂而皇之地占据了第一位。当时川柳巧妙地道出吴清源崇拜者们的心理。他在一首俳句中写道：

“温柔歌舞伎，潜将心儿许清源，情深意缠绵。”

直率地讲，如前面曾多次提到的，旧法陷入了僵化的地域中心主义，它笃信用定式的形式完成一个完整的局部，再用这些完整的局部积累构成一局完整的棋。换言之，这种观点如同“完全的个人集合便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新布局则不同，它认为：个体在本质上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它是不完全的才有诸个个体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因此也才能发挥出它们各自的无限长处。当旧法立足于现实利益之上的时候，新布局却置命运于即将出现的可能性上。旧法是形式主义、直线性的；新法则做为一个更有生气的运动体掌握着围棋。总而言之，这一切的差别都是由于世界观不同所致。

（一百九十着以下略，白二目胜）

附 近代围棋通史

明确解释过去名人高手或达人的且为后人引以为规范的围棋手法，无论如何都会在围棋史上具有真正的价值。寻访先哲的行迹虽然远隔时代也依然能够唤起我们的切身同感，这正是由于在其手法中蕴有创造围棋妙趣的喜悦。

诚然，从日本围棋史的另一个侧面我们还要广泛地涉及到布局、构想的变革以及局部定式的变化等趣味盎然的主题。这些都是读者从本书正文中已能了解到的一部分。

本篇是要配合正文，经过纵观的时代的经纬线，编织出一张绚丽多彩的日本围棋史的纹锦来。

笔者在这里不论及围棋发祥的问题，正文所选的名局开始于德川（1603—1867，亦称江产时代）初期，在围棋史上即从第一代本因坊算砂时代起笔。这样做是因为如果要搜寻古代传记或口头传说的话就要远溯大和朝廷（译注：日本历史上最初的统一政权，约在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创立时期“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以前的历史了。可是，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对局谱没有能够留传下来。

一、战国、江户时代

本因坊一世算砂名人称号之始

这是战国时代（公元1467~1568年）末期，东海尾张地区兴起的织田信长即将灭亡足利幕府统一日本时的事情。一位为躲避战国风尘而在京都寂光寺出家的僧人，在方丈院的一坊即“本因坊”内朝夕修行，酷爱围棋。此人就是日海上人。他历任织田、丰臣和德川三代将军，作为僧供，他得到了最高法印（最高的僧位——译者注）的地位并获许开殿。据说“名人”的称号是织田惊叹日海的棋技非凡而赐与他的。

寂光寺现在仍在京都市内仁王门北门前街，在寂光寺的古老记录中记载了日海与织田信长的对局情况。在这一记载之后还有一段有关“本能寺事件”的故事，其中记叙了围棋中罕见的“三劫”。（译注：本能寺之变，1582年织田信长欲救困于备中高松城中的丰臣秀吉，途中宿于本能寺。此时织田派出的先锋明治光秀叛变，由丹波龟山城反戈袭击本能寺，杀死了织田信长。——译者）姑且不论此劫

的真为，确凿无疑的是织田信长下榻于本能寺，其夜招请日海等棋士并设了棋宴。

三劫及其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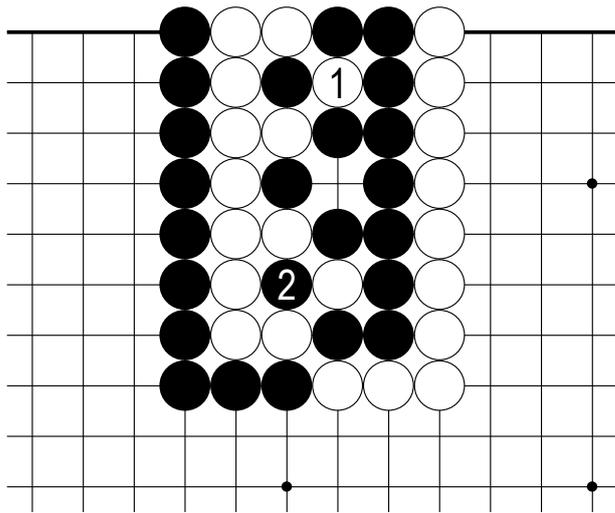
本能寺事变发生在天正十年六月初一。前一天的晚上，日海、利贤（亦称利玄）等棋士侍奉织田信长下围棋。《坐隐谈从》这样记叙：“日海、利贤对弈，棋势变幻，妙手叠出，最后出现了“三劫”。本来“三劫”这样的棋形在寻常对局难能出现，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将其作为无胜负的平局，但皆为此棋的出现惊讶不已。时过子夜，众人退出本能寺。何期此会竟为永诀之先兆。众人离寺不久，金鼓轰鸣，刀光剑影，旌旗隐现，风云突变。……”

所谓明智光秀的“三日天下”（译注：明智光秀打败织田信长取得政权后仅仅十二天就被杀死。后人以此喻掌权时间之短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日海召集僧众举行盛大佛事，大张旗鼓地为信长父子祈求冥福。时人皆认为日海此举危险，日海却不加理会。在那次佛事上有位蒙面武士前来烧香，据说此人就是光秀的谋臣明智左马之助光春、相传他曾跃马跨越琵琶湖。

那局日海对利贤的棋自古以来当做“三劫图”由师家所秘密收藏。然而现在来看此图，全然不见三劫产生的形迹。以我之见，那日出现的“三劫”恐怕是佛法所讲的因缘谈，即后人的戏作。不过，我们还是权且理解为在当时曾产生过“三劫”的问题。

如图所示，白棋被叫吃，所以白1提一手劫。这样黑棋被叫吃，黑棋也必须提劫。这种棋形任何一方都不能放手他顾，于是将永远重复下去使棋不能进展。

当然，围棋里也还有种种这类无限循环的例子。现在把“三劫”看做普通的劫也可以，但不同的是它的循环周期的步数不同。一般的劫以两手棋为一循环周期，而“三劫”是以六手棋为一个周期的循环运动。当时的时代正是封建割据时代，对事物不是从整体有机的联系的角度进行判断，而是把一切都片面地看做封建经济的个别事物。所以，即使从“三劫图”上我们也看不到全局整体上的联系性。或许可以说这张“三劫图”是某种必然的产物。



三劫图（白先）

顺便讲一下，围棋界对此劫的说法并不仅限于“三劫”，此外还有“长生”等种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后世局中出现与“三劫”类似的棋形时都算做“无胜负”，而这是由于日海、利贤的对局才开创的先例。

日海的棋技

日海的棋技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这局“三劫局”也似乎是他同利贤比赛时的失误。随着丰臣秀吉时代的到来，日海再度受招而获得知遇之恩。一直延续到德川时代的“官赐棋所”制度就是丰臣秀吉掌权时定下来的，而作为一代名流中的魁首，每年特别得到四石的俸米也始于那个时候。

至于日海当时的对局成绩在他本人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十九年前同利玄在备前冈山改为互先，其后共下十九局，其中胜十三局，利玄胜五局，一局和棋。同树齐按互先下二局，胜。定先四局，胜三局。同山内是安弈，六连胜。与其他名手弈，让先胜十四、五局。”由此可知日海的棋技确实高超，有其独到之处。

另外，在当代记庆长十二年（公元 1607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叙：“围棋的名手是法华宗清僧本因坊。这一时期参加棋赛的有：本因坊（年四十九岁，强于利玄半子），利玄（年四十三岁），道石（年二十七岁，五、六年前就同利玄下棋，同为高手），树齐（年五十五岁），是算（年二十二岁），以及门徒六藏等人。他们并称高手，但本因坊领先。”

根据当代历史庆长十二年十一月的记载，在大阪城的本丸利玄同本因坊对局时丰臣秀吉观战。比赛的第一局、第二局利玄扶黑先行，接下来的第三局本因坊执黑先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先相先”这种对局规则产生的先例。

元和（年号，公元 1615~1624 年）中期，朝鲜人李杻史来到日本与日海下棋，受三子而未能胜。他感叹道：“于吾同博弈历久至今不曾负，然不料今日如此。日本真为围棋之国，如日海大师真乃空前之高手也。”这局棋也成为先例，后来凡是同外国人下棋的都定为授三子。

战国时代和京都棋人

由本因坊算砂定下的各种制度和棋界的先例直到很久以后都是日本围棋界的制度和格式。因此，说日海为日本近代围棋的奠基人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这也是日海在这部通史中特别占有很大篇幅的原因。

在算砂以前留传下来的棋谱最早的是镰仓时代的僧人日莲和日朗的对局，接着就是战国时代的武将武田信玄和他的大臣高坂弹正的对局。看了这些棋使人感到他们的棋是中国式的从先占星开始的异国情调的棋。

武田信玄和家臣高坂弹正的对局是在 1579 年织田信长推翻足利幕府以前，这位东海的风云人物以疾风迅雷之势席卷了日本，从时间上讲距算砂的时代并不太远。然而，本因坊一世算砂与武田为同时代人，他对利贤的棋若按传说是在本能寺之变的天正十年下的，则其间最多不过仅隔了十年岁月。虽然如此，与武田、高坂对局的纯中国风格相比，这时日海、利贤的走小目的棋风则完全是日本式的，与现在的棋路毫无二致。他们之间的差异决不能简单地以技艺的高低来下结论，应该看做是质的区别。

武士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的结果只不过是在社会的上层引起普遍的混乱。从北条、足利经过庆仁之乱直到战国时代这段时期内，虽然在社会上层的武士阶层之间有过纷纭的政权交替，但是对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和文化则未发生太大的影的。拿围棋来说，京都依然是京都，棋家无视武士们的权力斗争，依旧是怡然自得地下着棋。不过，我认为不能草率地断定武田、高坂的对局和日海棋的不同是文化中心的京都市民自身独特文化发展的原因，之所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棋或许是曾存在着两条棋棋的源流吧。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就不能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众所周知，日本的棋和中国的不仅是外貌而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方面，称作中国流的棋，如我们在武田信玄、真田父子的对局中所见到的以“战斗”为主的棋；而在京都同时代的日海等人的以“取实地”为主的手法，则被认为是现

在日本的形式。即使在中国也一样，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棋各自发展，趣味津津。若按照这样的解释，那就要涉及到日本的经济领域与其文化的异质，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想仅止于提出建议。

德川四家

直到明治维新，本因坊、井上、安井和林一直被称为围棋四大家。围棋世家之初，本因坊家是第一世本因坊算砂（日海上人），井上家则是以算砂的弟子后来成为名人棋所的中树道硕为祖。

德川三代家光之时道硕已然去世，棋所缺少适当的人选而成为“空所”。不过，家光好象也喜好围棋。据传说，由于家光和奥洲伊达政宗下围棋，而将有名的“攫取神田川租金”工程（即江户城唯一的隘路小石川口修建工程）委派给了政宗。

《坐隐谈丛》记叙：“家光颇能弈，每每与伊达政宗对之。然政宗每与家光对局辄戏曰：‘吾由小石川口攻汝。瞧，小石川口溃矣！’家光三连败，怒其过言，命政宗改建小石川口。”

就是这位家光命令对自中树道硕以来就成为空所的棋所进行讨论。

当时，在许多大臣出席的情况下参加讨论的有：本因坊家二世算悦，安井家一世算哲（前面所提的六藏），井上家二世因硕，林家二世门入等。可是，在当时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后来算哲的弟子算知禀承先师的遗志，依靠南光坊天海、松平肥后守等权贵一心想当上棋所。最后，终于以天保元年十月五日的“御城棋”开始，算知同本因坊二算悦前后共用九年时间按先互先争战六局。可是这六盘模都是执黑先行者胜，因而棋听也就一直空缺着等待时代的发展。

棋圣道策出现

算悦、算知的争棋历时九年而不分胜负，讨论棋所的事也就搁置下来。然而，就在算悦去世的同时，算知不失时机地向当时的权门呼请，宽文八年（公元1668年）十月十八日，他终于被任命为期望已久的棋所。

在另一方面，本因坊家在算悦死后由道悦任家督，十一年来不曾在“御城棋”下过一盘棋。这次道悦突然得知算知当上了名人棋所非常气愤，立即同后嗣道策到幕府娓娓抗辩。值月班的老中（日本古时官名——译者）加贺瓜甲斐守对他说：

“算知棋所之议将军上意已决，尔等申请争棋则属违制。如若执意强请，对局败北将发配远岛，”

无论古今，象武士这类权力社会的思想方法与赌徒社会的思想方法是一样的，当时的道悦正襟凛然答道：“我毕竟出身于棋苑世家，如若这样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亦无颜见祖先于地下。在胜负上即使由于我本人武运不佳而被逐远岛亦丝毫无憾。然而，若今日惧流刑而忍所不能忍之耻辱，那将是永世永代的耻辱。望恩准一决胜负。”

对于这热诚溢于言表挥泪提出的恳切要求，行政长官也不好拒绝。讨论的结果，决定以一年下二十盘棋的比率对局六十盘。因为算知是棋所，所以决定道悦定先。读丛子安藤如意对道悦极口赞扬：“志壮哉！有冲天之气概。后世棋人宜以为鉴。”结果到第十五局时道悦已经领先了六局，第十六局改为先互先的比赛。在结束二十盘棋的最后五局中道悦四胜一负。

事已至此，算知只好引退。按理说，道悦应随之成为棋所，但是他考虑到曾违抗过幕府命令这一点从而隐居去了。

后继者道策遂承其余荫显露头角于日本国内。这位道策就是后来人们奉为棋圣的本因坊四世道策其人。

琉球棋士来日

本因坊道策棋艺高超，名声大振，就连琉球国的国王都有所闻。天和二年（1682年），琉球国王在朝贡之际让琉球国第一名手亲云上滨比嘉伴随，托岛津光久安排了亲云上滨比嘉与道策的对局。

德川幕府也同意对局。第一盘授四子棋，道策胜十四目。本书的第一局就是这局棋。同一天的第二盘棋滨比嘉胜二目。这一天彼此不分胜负。

元禄时代的盛况

现在的段位制度创始于著名的元禄时代（公元1688—1704年）。（这一时期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执政，政治稳定，商人阶层兴起，同时也是文化、艺术发展鼎盛时期。——译者注）此时道策已经或为棋所，围棋正处于空前的黄金时代。本因坊道策的弟子曾多达三十多人，由此可略见当时围棋界兴旺之一斑。在

道策的众多弟子之中技艺出众的有道的、道节、策元、八硕、本硕和道玄，世人称之为道策门下的六天王并誉之为棋界之花。若论这些优秀少年的段位，道的十三岁时六段，十六岁成为道策的后继人；策元亦不逊色，十五岁就成为后继人了；八硕是堂藤家委托来的门徒，十七岁升至高段；本硕还在弱冠之年就与高手比肩了。此外还有相原可硕、坪田翫硕等神童，他们同时从十二岁开始就从幕府领取一百五十俵（俵，装谷物的草袋，亦作计量单位——译者注）的禄米，这也确定是前所未闻。

道悦、道策与细川家

时代的权力中心终于转向商人阶层。包括德川幕府和各大名在内（大名，官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译者），封建武士的权力向新兴的商人阶层手中转移。原来以武力为后盾掠夺农民的大米以建立其经济基础的武士阶级，现在也为了能吃到大米而不得不热心地关注大阪堂岛谷物市场上的行情了。此时，武士们的权力已让位于新的金钱的力量了。

在德川三世的家光时代以前，武士们的生活还算景气，但到了五世纲吉的元禄时代以后，虽说是身为大、小名主也不得不屈身向江户、大阪的商人借钱，有的债台高筑达十万以致几十万之巨。笔者没有记住准确的数字，同也无此必要。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与围棋有关，此处向读者讲一讲。

道策和细川家是主从关系。五世纲吉之世，细川越中守家督曾由于过失丢失了幕府赐下的细川家的家宝——兵器和虎皮鞍。这件事对细川家来讲可是系之存亡的大事。当然，对现在的我们来讲这无法理解的。不过这可不是宫廷戏剧，在当时失去了上赐的“传家之宝”，不知何时就会祸从天降。这可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啊！

老臣们聚在一起商量的结果就是委托长冈带刀就此事求谋于本因坊道悦、道策。所幸的是二人都受到将军侍卫牧野备后守的特殊恩遇，于是他二人就私下向牧野备后手求情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细川家因此才得以平安无事。

另外，道策的表弟吉永升庵正侍奉着伊井侯，道策也向伊井侯求了情。总之，道悦、道策尽全力救助了细川家。这一时期的费用，据说细川越中守曾请道策援助了五百两用金，道策慨然答应了。这其中的有些事情是通过井上家办理的，此处

就略去不提了。

事件的过程中细川越中守给道策的书简留在道策的出身地山崎家。从信的内容来看，细川家在肥后、熊本的米仓大约拥有数十万石大米，无疑是个大诸侯。这位细川家的户主给本因坊家的道策写出了象朋友之间那样亲切的感谢信，末尾还写着“惶恐谨言”。

大名的没落就不用提了，但是棋手们以下围棋这种技艺取悦于权门势家，甚至于连大名的生命都承担下来了，这不能不令人惊讶。

由于经过了这件事，细川家每年给道策五百石大米，直至终身。同时他也给了与此事有关的山崎家和井上家几百石。

安井家

前面的叙述是以本因坊四世道策为中心的。再说四大家之一的井上家，其始祖中村道硕是本因坊一世算砂的弟子，素有青出于蓝之称。井上家自道硕以来与本因坊家的关系至深。

安井家后来在围棋界与本因坊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安井家的一世是算哲，亦称老算哲，乳名叫六藏，后服务于骏府陪德川家康下棋。算哲十九岁削发为僧，与本因坊算砂、中村道硕、鹿盐利贤、林门入、井上因硕等并列于棋院，每年奉侍“御城棋”。算哲有位亲戚叫安井道顿，现在大阪的道硕渠就是以挖此渠的安井道顿的名字命名的。安井有时也写做保井。

安井家的二世是算知，后来他与本因坊家的算悦、道悦相争成为名人棋所。他是一世算哲的弟子，由于一世算哲的亲生儿子春海和知哲尚幼，算哲便挑选了弟子中的奇材算知做为自己的继承人。

在江户时期，即道策、道知以前，出类拔萃的仍属中村道硕。第一世算哲与道硕下了一百数十局，道硕领先四十局左右。比起安井家家传的凶猛对攻来，道硕的棋则是轻柔均衡、控制大局。自然而然地安井算哲的棋也下得持久而有毅力。以至中村道硕说：“棋虽胜，命却丢在算哲手里。”

安井流

安井流以力棋也就是以凶猛的对攻而闻名。这种风格与本因坊算砂、中村道硕的

轻柔手段、处理巧妙形成两种极端。

涩川春海（第二世安井算哲）

涩川春海用的是母亲家的姓，他的本名叫算哲，是第一世算哲的长子。人们为了避免混同，把一世称为老算哲。算哲的段位是七段，也出席“御城棋”。然而，他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他在德川时代以涩川助左卫门春海的名字写了一本历书——《贞享历》。这本历书的悠订是件大事，说明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重视天体的观测和其他的科学实验的倾向。

在我的记忆里确切地记得，断定傍晚时分西天上的明星和天明时分的明星为同一颗星的是幼年时代的涩川春海。无论怎么说，在历千年之久一步也未离开唐代宣明历的日本，用自己的力量并且是靠幼稚的观测器材修订了历书，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春海从天文和其他学问上推断，认为“执黑天元第一着必胜”。他抱此信念与本因坊决战，但事与愿违败下阵来。据说他以后再也不先走天元了。不管那盘天元局下在天元位置上子的效果如何，就道策卓越的技艺来说，连算哲也难以与之匹敌。

本因坊家的盛衰

在当时的时代，围棋的盛衰往往依赖于师家的消长。这就是说由于有四大家之首的本因坊家的存在，三世道说、四世道策和五世道知都是在同时代棋手中的佼佼者，所以，尽管另外三家中的安井家二世算知曾一度窥视棋所，但最终还是被断然镇压下去了。可是，道知以后的知伯、秀伯、伯元这三代人都是在三十多岁时病故，而且他们的棋力也只在六、七段之间，并无抑制其他三家的力量。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期间那三家也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棋手，四家的争霸战仅仅是在较低的水平上进行，因此，这期间也未出现前代那样激烈的对抗，历史也未留下什么逸话。围棋

界维持了暂时平静的二十年，直到本因坊八世伯元之后出现了祭元，围棋界才再度呈现出活跃的局面。

第九世本因坊察元

察元家督叹其坊门衰退，自责自励，锐意精炼，一心献身于棋道。

当时的师家之间有个坏习惯，就是各棋院只是自家内部研究棋术，极力避免与其他门派争胜负。这固然属于陋习。另一方面，本因坊察元虽然棋格才六段，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棋力比别人雄厚，所以才故意避免在盘上的激烈冲突。当他看到已无法避免冲突的时候遂快如疾风般地驰骋于井上因硕、林门入等列强之间。由于安井仙角的帮助，虽几经曲折，实力厚的察元终于获胜成为八段准名人。

接着，察元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目的，再接再厉向“名人棋所”挑战。他解除了井上因硕屡次想拒绝争棋的执拗抵抗提出了争棋。因硕是当时的宿老（古官名——译者），争棋不可避免地在察元和立于一线的第六世因硕之间展开了。结果元在六局中五胜一负从而成为名人，数年后被委任为棋所。

我在写德川时代的围棋史时，虽然把嫡派四家相提并论，但是必须把本因坊家做为问题的中心。这是因为本因坊家是自一世算砂法师以来的名家，处于四家之首的地位，而且从名人高手辈出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他家不可比拟的。

由于察元的努力，本因坊家经过了明和中兴，后来，以察元的弟子烈元、元丈经常保持着对其他三家的优势。时代从化政（公元1804年～1830年）推移到天保（1830年～1844年），亦即丈和、秀和时代。

知得与元丈

从察元到丈和在本因坊家已经过了四代，这期间没有什么要特别指出的。只是在丈和时代安井家也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安井知得。他原名叫中野知得，入安井家后改为安井知得，后来又改称仙知。现在还留存着知得、元丈的争霸记录。后人评曰：“元丈、知得共立名人之位，两雄之技在伯仲之间，故竟同止于八段。”

鬼因彻

与知得、元文差不多同时，井门也出现了一位优秀少年——服部因淑。因淑是美浓国江崎村农民多助之子。他幼小的时候在乡下寺院里读书，同时寺僧教他下围棋。这是他从事棋道的契机。后来他得到乡亲们的资助进京来到了第六世井上因硕的门下。因淑还在使用因彻这个名字的时候，世人就称他为鬼因彻而名噪棋界。

因淑在晚年担任井上家的教练，负责培养同门弟子，幻庵、雄节、正彻均出其手下。幻庵等人从文化、文政到天保的幕府末期都在日本围棋史上留下了显赫足迹。这些围棋界的条条流水在幕府末期共同浇灌着圈模的绚烂之花。而在此惊天动地的时代执牛耳者乃是集棋力与权谋于一身的脱颖而出的本因坊丈和其人。

化政——围棋的黄金时代

文化、文政时代，幕府由将军家齐统治了六十年，尽管这个年代存在着众多的矛盾，它还是发展成为即将来临的明治维新的前夜。在围棋方面终于迎来了本因坊丈和对幻庵因硕的争克时代。由于我们在正文的争霸战中一直详细地谈到丈和与立彻，以及立彻的弟子赤星因彻对丈和的脍炙人口的“天保呕心沥血之棋”，所以有关后来发展到丈和的弟子秀和的曲折经过我们这里就不深入谈了。

然而，这全部画卷都是反映了一种个人在家门的荣誉之下遭到毁灭的社会。这与不久以后的明治时代无知的民众被一张红纸（当时的征兵公文为红色——译注）驱赶到日清、日俄成争中去不是一脉相承吗？围棋界素有清廉的橘中仙之称，但是，在这里各师家之间展开的谋略之争连明治时期集围棋之大成的安藤如意也为之发出“此丑态目不忍睹”的叹息。

察元始终致力于名人之争，后来终于当上名人棋所。他为了消散平时的郁闷心情，以家康赐与的法眼（法眼和尚的简称，仅次于法印的僧位——译注）资格大肆旅游于东海道一带。这时的明和时代是怎样的情况呢？这就是产生有名的田沼时代的那个时代。（译注：田江户时代中期，田沼意次为幕府的重臣，受到将军家重、家治的宠信。此人奸佞妄为，欲与其子图谋篡政，贿赂横行，及至将军家齐才罢其官爵。史称其时为田沼时代。）明和的大饥荒也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如明和九年由于“明和九”与日文“迷惑”（意为麻烦——译注）发音相同，所以改年号为安永。在那个时代对于百姓来说，饥荒、火灾、瘟疫是最悲惨的祸灾。然而就在这种时候，察元等人却对平民百姓的饥苦漠不关心，挥霍万金安然自得地游玩于东海道上。不过，我们应该懂得，所有这些丑恶的现象的发生，决非明和之争的察元与井上因硕以及化政时代之争的丈和与幻庵井上因硕他们个人的问题。德川时代在创立时期即在三代家光以前还算稳定，围棋界也是如此。《坐隐谈丛》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一位老中毫不客气地对本因坊二世算悦说：“算悦，这

棋你完了。”算悦非常不悦，一宫不发地推开棋盘就要退席。此时正值御城棋之际，又有通知说将军即将出席，老中连忙低头道歉才总算劝住了算悦。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本因坊三世道说冒着被发配远岛的危险执意请求与安井算知争个高低。象这样的凛然气概堪称后世楷模，思之令人奋起。笔者认为，有如此棋德存在是由于在德川初期的武士社会里蕴藏着发展的契机。

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是较充实的、发展着的，所以在普通民众当中才能产生这样的魄力。但是，德川政权推行的是依靠不耕不织的武士阶层用武力压迫农民的强权政治，到了第四、五代时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幕府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如改铸货币、开发新田、对外贸易，兴创产业等，但终究未能挽回西下的落日。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乏农民起义、百姓造反的大事件，不料想商人阶层也显露出勃勃的发展生机。最终德川幕府不得不离开权力的宝座了。

享保第八代吉宗想挽回幕府政权这西下的夕阳也是枉然。这以后的文化文政时期是将军家齐的六十年统治，这朵败色甚浓的封建政治的无果“谎花”，必然地诱致了从祭元到丈和时代的令人侧目的丑恶战争。笔者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堕落的生动写照。

二、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的大变革自然而然地从根本上触动了日本各个社会领域，围棋界当然也不会例外。

在德川幕府时代受过幕府扶持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虽然靠师传弟承在新时代的旋风中留下了接班人，但是其生活的基础已被剥夺，他们的存在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象天保四杰之首的本因坊秀和，也在祖辈相传的本所相生町的宅地上搭起临时的木板房，过着家无隔夜粮的日子。想当年，丈和曾在幕府末期与井上幻庵的争棋中击败了老英雄。那次争棋在围棋史上被誉为“最后的异彩”。明治六年（1873年）本因坊秀和在五十四岁上失意而死，后继者秀悦起来接班，但是他悲痛之余竟精神失常了。秀悦之后是百三郎秀元继承家门。此时此刻挽回家族的命运已是难以想象了，更何况平地一声惊雷，方圆社创立了，这就更加速了这个围棋世家的衰败。时年明治十二年（1879年）四月。此后直至大正中期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围棋界围绕着本因坊与方圆社的对立而沉浮变幻。

方圆社的创立

明治维新经过了十年，激荡的余波逐渐缩小了振幅，民心趋于稳定，围棋也终于出现了复兴的征兆。

明治八、九年时，本因坊丈和的亲生儿子中川龟三郎与井上家的小林铁次郎等人商议，计划从旧师家的框框里脱离出来成立一个新时代的组织。他们叫回了为躲避维新的混乱而闲游于北陆路的村濑秀甫，并以他为总帅，甫方圆社成立了。秀甫是幕府末年仅次于因坊秀和、秀策的名人。

方圆社以社长七段村濑秀、副社长中川龟三郎、理事小林铁次郎五段为首组成的强大阵容开始了新的征程，赞助他们的显贵绅士都是维新的功臣和社会名流，如井上馨、山田显义、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芳川显正，岩崎弥太郎、涩泽荣一、日下部鸣鹤、成岛柳北等人，这些人的名字罗列起来不下百个，由此可见当时方圆社的盛况如何了。

新方圆社采用新的私塾制培养少年棋手。这些新棋手中有塾长石井干治即后来的第二代中川龟三郎、田村保寿即后来的本因坊秀哉以及田村嘉平等人，他们都做为明治以后的围棋权威而名垂棋史。

秀甫与秀荣

新方圆社的解放思想符合时代潮流，再加上社长村濑秀甫的才干，方圆社日益昌盛。另一方面，本因坊家虽然有百三郎秀元继承事业，但他的棋格不过才四段，根本不可能与方圆社竞争。

秀元的哥哥是秀荣。秀荣早先是林家之一林家的养子，由于他不忍看到宗家本因坊的没落，就毅然地离开林家回到本因坊家与弟弟秀元一起准备再兴家运。秀荣仔细分析了方圆社成功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归根结底在于方圆社统帅村濑秀甫出类拔萃的棋技。于是秀荣开始了十年卧薪尝胆的生活。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本因坊和方圆社之间的对立是宗家对新兴势力有感情上的隔阂。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秀甫作为本因坊秀和的弟子，他一直认为在秀和的接班人即他的侄子、后世称为棋圣的桑原秀策夭折之后，一向师徒相传的本因坊的接班人非己而莫属了。可是处于当时幕府末年的仓惶之际，接班人的问题还是按照秀和的意志定为秀和的长子秀悦担当大任。很明显，秀甫对此事颇为不满。

这就是雄心勃勃、胸怀凌云之志的村濑秀甫离开东都的原因。我们且不谈日本围棋界的是非善恶，实际上它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世界。秀荣既然对自己家门的衰败痛心疾首，对方圆社及其主帅秀甫自然也就不无怨恨之情了。

我们应该记住使两者的对立日益加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方圆社重新颁发段位证书这件事。段位证书本来都是由师家、宗家颁发的，同时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新兴方圆社侵分了这个利益领域，也就成了师家与宗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事情想起来也很可笑，段位证书又不是什么专利，由谁来发放不行啊！宗家没有理由为此事同方圆社找碴儿。可是，说是没有理由并不能解除他们之间对立的情绪，倒不如说害怕一旦说出真正的理由被人指责吧。因此，这种对立在内心深处就变得更加深刻了。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例子。

在方圆社成立的同时，村濑社长呼吁同本因坊、安井、林三家协作，可是师家没有响应。与此同时，本因坊秀元注销了村濑秀甫和中川龟三郎的段位证书，林秀荣注销了门生林佐野女的段位证书。他们的做法似乎并不很得人心，秀甫的弟子高桥杵三郎（五段）对本因坊家的这种处置方法很气愤，自己把段位证书退还不要了。

总而言之，由于方圆社的创立，围棋界掀起不小的波澜。后来，经过后藤象二郎从中斡旋在秀甫与秀荣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秀甫作为师家本因坊的门生重新从本因坊秀荣那里接受了八段的段位证书。后来因为他在本因坊门生当中模艺出众而继任了本因坊。十八世村濑秀甫成为八段，继 i 这位本因坊秀甫又授与秀荣七段证书。本因坊与方圆社和解的条件是，方圆社颁发的段位证书里必须有本因坊的认可证明方为有效。虽然达成了和解，但是本因坊宗家的秀荣一刻也未忘记挽回家运的宏愿，而秀元、秀荣实现他们这个宏愿的时机就要到来了。

秀策、秀甫与秀荣的实力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明治的巨匠当推村濑秀甫为首，其次是本因坊秀荣。对于他们二者的实力，世上则流传着种种杜撰的说法。

秀甫与侄子秀策下十局棋，到第九局时秀甫是定先领先三局。当时秀甫是六段，

但一般认为他的实力具有八段或名人（九段）的水平。比赛到了最后的决胜局，最终的结果秀策保持住了让秀甫一先的优势，同时也显示出秀策棋艺的高超。秀荣曾这样评价秀甫的棋：“他的棋已经达到了名人水平，即使现在秀策还活着怕也难于取胜秀甫了”。

在秀甫的全盛时代能够对他保持定先水平的人只有中川龟三郎、本因坊秀锐、秀荣三人。不过，还有一位怪人，四国的产水谷缝治，只有他能同秀甫下先相先的棋。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秀甫对缝治的棋评价很高，“天下令人畏惧的棋手当属秀荣与缝治”。有趣的是秀荣对缝治的棋却评价不高，他说：“缝治的棋不值一谈”。

四象会

（译注：“四象”一词是天体中日、月、星、辰的总称，四季变化中春、夏、秋、冬的总称，地球上水、火、土、石的总称。取名四象会喻其宏大博深）

明治十九年（公元 1886 年）秀甫去逝，方圆社的台柱倒坍了。这时的秀荣已是八段而且是技冠群雄、所向无敌，后世称颂他是“名人中的名人”。

秀荣不失时机地召集天下棋手组成了“四象会”。“四象会每月开一次，棋手们轮番与秀荣对局还进行对局讲评。于是，天下的棋手一致集于秀荣麾下。旧方圆社系的石井千治、广濑平次郎，还有此时已经离开方圆社的田村保寿都来到了秀荣面前，秀荣的威名终于压倒了方圆社。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秀荣在经过十年“卧薪尝胆”一朝终于如愿以偿时的那种得意神情。从那以后“四象会”一直举行，只是到了日俄战争时期，由于举国都在进行战争才不得不中止。

“四象会”的经济来源是靠当时的显贵绅士们提供经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富商高田慎藏的夫人民子捐赠的。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以后在棋界统一之际，财阀大仓组的公子喜七郎一个人出资成立了日本棋院。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专业棋手的职业行会目标所指乃是在于财权。段位证书费的问题也是同样的。象如今必须交纳数万日元才能拿到一张段位证书，这恐怕是所谓的庶民草莽们担负不起的吧。尽管如此，这种交纳段位证书费的制度却一直沿袭至今。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群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专业棋手们开口闭口说什么“为了围棋爱好者”，其实不过是烟雾而已。

在这里我倒不是评判这件事的好与坏，我要说的是棋手这个阶层的路线并非大众路线。

秀荣和野泽竹朝

出资支持“四象会”的高田民子不仅给秀荣，也给石井千治和其他棋手们优厚待遇。据说当时民子夫人送给围棋界的钱不下三千元，与现在的货币价值相比，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秀荣在后来对这个高田民子从感情上似乎有些合不来，这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之后新组织的“日本围棋会”由当时的权威本因坊秀荣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有福泽舍次郎、犬养毅、涩泽荣一、岩崎久弥、武藤山治、三井元之助、有贺长文等人，高民子也是其中之一员。在招募会员时十五银行的总经理园田幸吉这样说过：“本因坊秀荣棋虽高但不谙人情世故。听说他受到高田民子夫人的惠顾却不登高田家的门。本银行与高田商会关系至深，所以我不加人以秀荣为会长的‘日本围棋会’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其由有个原因。秀荣器重自己的爱徒野泽竹朝，这位野泽竹朝是围棋界的一个怪人，秀荣之后秀哉继承了本因坊后他被开除，后定居神户主持杂志《围棋评论》，致力于把当时名人高手的棋讲评登在“评之评”的栏下行批判。

关于野泽的事我们在以后还要提到。他年轻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名人气质，秀荣非常瞩目于他。可是有一天，高田民子来对秀荣说：“野泽这个徒弟没规矩，所以你要是开除了他，……”秀荣听后很生气，回答说：“尽等你是我们的恩人，胡乱插手棋道方面的事情也是无理的。这同我们蒙受你的恩德是码事，请不要把棋艺本身和自己的人格当做商品交换”。

从那以后秀荣就再也不去高田家，甚至连妻子卷子的月薪都不领了。据说后来犬养毅、福泽舍次郎等人不忍看着秀荣陷人窘境就发起组织了“日本围棋会”。这件事反映出秀荣的品格，同时也可理解为在明治以来如洪水般荡涤天下的商业资本把一切事物都放在算盘上计较得失的时候，秀荣表现出的一种具有古代名人气质的反抗。

名人秀荣的倔强性格

怪人野泽竹朝这件事反映出了秀荣的名人气质，此外反映秀荣倔强性格的逸话也有不少。

我们翻开《谈丛》就可以看到，“秀荣性格严谨刚直，斥虚饰，恶骄傲，敬率直，平素默默无言少谈笑，而正是这种庄重的性格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不逊”。再加上老江户的讽刺，挖苦之言从饶舌之口喷出能穿人肺腑，所以他就成了令人畏惧的人。在这一点上秀荣与待人豁达周到的前方圆社长村濑秀甫正好处于相反的两个极端。让我们再从《谈丛》里摘几个小故来看秀荣其人吧。

其一：韩国流亡到日本的金玉均在秀荣门下的初段级棋手中有让二子的力量，所以秀荣和金玉均一见如故。当时的日本政府屈服于清朝政府的强烈抗议，于明治十九年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岛。秀荣想念独居孤岛的金玉均，就在第二年乘邮船来到流配地并在那里处了三个月以相慰藉。秀荣当时年已三十五、六，所以不能认为他是凭一时的少年义气，也许应该理解为雄心勃勃自成一家的秀荣的本来面目，是一片耿耿赤心的表露吧。

后来金玉均又被迁配北海道，船在中途停靠横滨，秀荣又前去百般慰藉，最后同船共赴北海道。由此可见他二人的感情至深。《坐隐谈丛》写道：“众人见其情笃为之惊叹”。看到秀荣有这等侠肝义胆，我甚至认为这是日本人的最大骄傲。在当时有关仁人侠士的逸话也为数不少，但大多纠缠于暗地里的利害关系。秀荣只是为了一个亡命志士金玉均而竭尽全力的真挚情意，是后来日朝、日中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巨大基石。

其二：“历来技艺杰出之名人多为处世之拙者。秀荣颇不谙于处世，故多贫困。某日，一友来访，见其敝衣闷坐于陋屋，怜而与之衣。衣乃旧物，样非得体，秀荣以墨染而衣之。翠日随犬养木堂出游伊香保，暑气蒸人，大汗淋漓，遂器染全身。时人传为笑柄”。

其三：秀荣一向敬畏甲东大久保利通。有一天此人要把秀荣介绍给富商岩崎，秀荣不肯，说：“在那种人家我会被当做一般的艺人看待，不去！”

还有一件事。秀荣一天去访问那甲东的家，碰巧有先到的棋手。爱挖苦人的秀荣开口便说：“此处不是你等应来的地方，这家贫穷，来了也不会给你们津贴。回去，回去！”

明治末期的波澜

日俄战争后，围棋界在战胜的气氛当中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德川幕府时代围棋界是以四家为主，到了明治时代，本因坊与方圆社的对立便成了围棋界的中心问题。方圆社，即由村濑秀甫、中川龟三郎、小林这三驾马车开创的时代，随着三十年岁月的流逝而成为遥远的过去。石井千治成为第二代中川龟三郎，岩崎健造当了方圆社的副社长，后又升为社长。但是时代的中心已经转移向屹立于群峰之上的本因坊秀荣，他的手下有田村保寿七段、雁金准一六段等少年俊杰，人材济济，阵容强大，可谓风靡一世。

在大阪方面，继承井上家传统的田渊米藏自称第十五世井上因硕，他当然不会有抵抗“坊门圆社的力量，现出一个地方政权的样子也是出于无奈。

然而，到了明治四十年（公元1909年）二月，即秀荣袭名人的第二年，由于秀荣旧病复发，哮喘而亡，致使围棋界出现了巨大的动荡。

问题的核心是秀荣死后本因坊家的继承权。角逐在田村保寿与雁金准一之间展开了，这期间屡见不鲜的玩弄权术的争夺使旁观者皱眉。有关详情这里就省略不谈了。结果是本因坊家的退隐者秀元再度出马收拾残局。他在位一年，随着故者秀荣周年忌日的终了按照计划尊让与田村保寿。田村改称为第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从此以后本因坊秀哉名声大振，相比之下，雁金准一则近乎销声匿迹。在专业围棋界这个狭小的框框之中，一切事情的决定都是在阴谋诡计的涡动中进行的，日本围棋史上多少兴亡事大多如此。笔者认为，改正这种陋习之时，便是真正的历史产生之日。

在明治末期，尽管西方国家的解放思想已渗入日本，但是觊觎本因坊继承权的谋略之争始终不停，这就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日本社会是何等的落后。即使是在今天，以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为专业围棋界主流的日本棋界到底如何呢？抱有前途迷茫之感的恐怕不只是笔者一人吧。

后来曾有好事者策划过本因坊秀哉和雁金准一的对局，但屡作罢论。与此事有关连的雁金准一和坊门的神童野泽竹朝的对局，也只是因为涉及到这一枝节问题而在二人坐定行将落子的瞬间宣告吹台。

直到大正时代，由于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的斡旋才终于得到机会实现本因坊秀哉和雁金准一的对局，现在想起来真有不堪回首之感。

三、大正、昭和时代

日本棋院的创立

大正八年（公元 1919 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围棋界大联合的趋势也迅速高涨。本因坊家产生于德川幕府时代，方圆社也创始于明治十二年，它们都已经运行了相当多的年轮，但是由于它们没有群众基础，缺少民众的支持，命中注定要趋于没落，时常陷入财政危机之中，此刻已经到了必须设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了。

这些狭隘的职业行会所必要的条件第一是金钱，第二就是所谓有权力的绅士显贵为后盾，再有就是作用日益增大的舆论界的支持。

为了新的联合而奔走于权贵之间的是以时事新报为后台的晃南矢野由次郎和官僚政界的议员大绳久雄二人。在大绳久雄的发起下成立了“日本围棋协会”。协会以名人本因坊秀哉为首，再加上方圆社的中川龟三郎，广濑平次郎和雁金准一等人。在年轻棋手里面有世人瞩目的铃木为次郎、濑越宪作、小岸壮二等人。以上这些人都是东京的棋手，他们成为协会的中心人物。在关西方面有阿部龟次郎、井上因硕、田村嘉平、久保松胜喜代、木村广造。另外从中京名古屋到古老稻垣日省也有很多人参加，协会参加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使协会的成立成为日本围棋界空前的大联合。赞助或立协会的显贵人敬据说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犬养毅、池田成彬、大仓喜七郎和关西的谷口传藏等人的名字。

时为大正十一年（公元 1922 年）。方圆社社长广濑平次郎乘大联合的东风将方圆社迁入东京站前当时最新式的圆楼里。当时他筹集了一万六千元钱，而他最初的计划是募金十五万元，一万六千元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十分之一。后来历史曾围绕着这一万六千元变化，“坊门圆社”统一成立了“中央棋院”，继而又再分裂，其中经过了若干曲折。不久发生了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一下子把围棋界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气氛震飞了，而在那个废墟上诞生的是将围棋界溶为一个整体的“日本棋院”。

日本棋院大联合的前夜

独断专行的方圆社社长广濑平次郎七段得病后残废了。在此以前，岩佐、铃木、

濂越等人也都已先后离去，自村濂秀甫以来为自己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传统而骄傲的方圆社如今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徒剩虚名了。

还有一位守孤垒的人，这就是广濂的弟子加藤信。他的处境迫使他必须设打开局面。幸亏他手头还有师父广濂进驻圆楼时筹集的一万数千元钱，于是他以此为诱饵，夜晚时分悄悄地访问了本因坊秀哉。在秀哉的住处，关于本因坊、方圆社联合为一、共驻园楼的协商在急速进行。

加藤对秀哉表示，“广濂社长筹集的钱全部用于经营中央棋院”。但是，后来正是由于这笔钱又再度分裂。中央棋院成立半年后解散。

方圆社的圆楼在两派共驻的同时改为坊门圆社合并的中央棋院，他们的费用是广濂社长筹集的一万多元钱，不过还留下了五千元由加藤信当会计把持着。

这就是中央棋院的财政情况。但是，中央棋院只是登上了新楼却没有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他们只是以圆楼中央会馆为招牌觊觎后援者的腰包。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象这样单是依靠他人施舍也都是行不通的。从中央棋院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出现赤字，最初加藤信虽说有些勉强总还是掏些钱出来，一旦前途的曙光消失了，中央棋院的命运也就决定了，终于加藤信对棋手们一分钱都不掏了。

“钱断情也断”，本因坊和方圆社在中央棋院内部形成了计锋相对的局面。加藤向本因坊提出条件：旧方圆社的钱归方圆社所有；由于发行中的棋院新报是过去方圆社发行的围棋新报，所以它的发行权、营业权等均应交给方圆社。这样一来，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接着方圆社又抢先滴下了中央棋院的牌子，换之以方圆社的牌子。这事发生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六日。

对方圆社的政变，本因坊派个个愤恨不已。总帅秀哉在金钱的问题上也曾遭到过种种非议，但此时他把自己的住宅故抵压借来了钱。当然总帅是不会亲自去办这件事情的，负责处理此事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小岸壮二和老将林德藏四段等谋士们。当时号称年轻棋手双璧的小野田千代次郎与女棋手喜多文子二人脱离了方圆社，同小岸壮二一起加入本因坊系。方圆社仍沿袭旧名，而坊门仍用中央棋院的名称并把办公地点迁至日本桥川濂石町。

举起“裨圣会”大旗

让我们稍微追溯一下。围棋界的独裁者广濂社长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

使方圆社的同事们内心很不愉快。广濑筹集进驻圆楼的募金不随心，失望之中一病不起。方圆社的巨头雁金、岩佐、高部、铃木、濑越等人看准这个大好时机，结伙离开了方圆社成立起一个新组织——裨圣会。

“裨”者，副也，“裨圣”者，仅次于圣之谓也。据说这是木堂犬养毅命名的。

“裨圣会”标志着围棋界青年一代的崛起，活动搞得热火朝天。观其宣言，“务须打破围棋界传统之陋习，更新组织，顺应新时代潮流”，真可谓豪言壮语，朝气蓬勃。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忘记了关键的、曾促使棋界发生新转机的大联合的旗号。时为大正十一年十一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裨圣会”造了围棋界旧权威们的反，进行了划时代性的变革。

首先是他们抛弃了过去限制围棋界一切活动的段位制度，制定了互先的新的锦标赛制度。

围棋的互先总有人执黑子或执白子，很显然执黑子有利。围棋原本就是一种在对局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条件的游戏，但对锦标赛来讲这一点就太不合适了。因此，“裨圣会”一开始就为了消灭互先棋黑白方之间的不平等条件而规定了互先贴目四目半的制度。今天的新闻比赛都是采用短期锦标赛，实行贴目制度是自然的，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件新鲜事。

“裨圣会”采用的这个革新性的制度，不能不对传统的本因坊、方圆社产生巨大的影响。圆方社社长广濑卧病不起，中坚棋手一走而光，要想恢复昔日光景已是不可能的了。本因坊系仍是以名人秀哉的权威为中心活动着。因此，无视段位的新制度就成了对这个权威社会的破坏性挑战。

在前面提到的本因坊，方圆社相互提携共同成立中央棋院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同“裨圣会”这个新兴势力的对抗中产生的。

棋手与对局

名人本因坊秀哉对雁金准一之战赌的是本因坊家的继承权，为此围棋迷们热切地盼二等他们对局，结果就技术而言秀哉一时得计射杀了中原之鹿。

秀哉在袭名本因坊以前的实际战绩是让雁金一先，总成绩是领先二局。出于前面的理由围棋爱好者们一直盼望着他们那种高水平的比赛。虽然如此，他们的愿望

还是经过了十五年之久才得以实现，真是令人惊奇。就时代的权威本因坊秀哉方面而论，他在其他比赛上的成绩也大致如此。他与方圆社的铃木下棋，对方长先，结果落后二局。他对濂越从让三子开始连战连败，最后让先也败了一局。不过，秀哉与他人比赛可能不象他对雁金战那样高度重视吧。

在旧幕府时代，名人棋所就是将军的指导教师的名称，他还要负责向幕府提出参加“御城棋”时的人选和程序。名人棋所并不进行一般的对局。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它意味着成了大家便可以躺在权威的名誉上睡大觉，而且在那种权威的社会还可以得到种种特权。

从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以后到明治四十年，在名人秀哉的时代，报纸举办的棋赛津贴为一局二十五元，其体分配办法是：棋局讲评七元，杂费三元，剩下的十五元对局者平分。规定这些钱要由评棋者交给棋手本人。

谁都知道，评棋者拿的确实是本事钱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评讲得了的，评棋须指靠当时手屈一指的人物。可是一盘棋有时一天下不完第二天还得接着下，有的对局时间竟长达一个星期之多，然而这些拼生计付出大量心血的棋手却和终局后从头评论一下的人拿一样多的钱，怎么说这也是不合适的。这个讲棋津贴只不过是反映了大家特权的一个方面，通过这样一个侧面我们应该看到在物质与精神方面权威已经权力化了。

“权威必须保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秀哉继承本因坊之后对雁金之战经过了十五个春秋才开始拉开帐幕。

在他们以往的战绩表上，秀哉领先二局，明显地处于优势。终于在德川公爵、细川侯爵等人的支持下，二人的比赛开始了。从大正九年（1920年）到大正十年（1921年）共下二局。结果是平分秋色。

秀哉对铃木之战，直到日本棋院成立后秀哉去世竟一局都没有实现。秀哉对濂越之战，是在日本棋院成立以后旧的大家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否定的情况下，用一定的格式进行比赛的。濂越执黑不分胜负，下二子棋是和棋。应该说名人秀哉保住了面子。

三派鼎立时代

大正十二年（1923年）五月初，本因坊秀哉手下的本因坊派被旧方圆社派的岩

佐珪、加藤信等人从圆楼里驱逐出来以后，搬到了日本桥川濑石町。于是，日本围棋界从明治初期就存在的本因坊和方圆社的对立又加进了新成立的“裨圣会”这一派力量，成为三派鼎立的时代。

在这一阶段中曾以本因坊、方圆社联合的名义计划实现整个日本围棋界大联合的中央棋院，已经变为本因坊一家的牙城了。

三派的人员组成是：

中央棋院

名人本因坊 秀战

五段 宫坂家二

五段 小岸壮二

五段 喜多文子五段

五段 小野田千代太郎

四段 福田正义

四段 林德藏

四段 林有太郎

机关杂志《棋院新报》的编辑由广月绝轩担任。

方圆社

八段 中川龟三郎

六段 岩佐珪

五段 加藤信

五段 古泽道三

四段 小林键太郎

四段 岩本薰

裨圣会

六段 雁金准一

六段 高部道平

六段 铃木为次郎

六段 濑越宪作

以上是三派的上要阵容。

时代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性不景气之中，日本也正在整顿“泡沫公司”（指刚成立就倒台的短命公司——译注），整个社会处于经济恐慌之中。在这样的时代里，围棋界的分裂活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个转变时期旧权威的特权地位在不知不觉地滑落下去，他们的家业也开始动摇了。不管这期间有多少迂回曲折，这一切都应该看做是时代的思潮在围棋界的反映。关东大地震这件突然事件，将围棋界的沉闷空气一震而光。

失去了所有基础的日本围棋界啊，你何去何从？三派岂止是在乌云低垂下不辨前程，就连一天如何度过都成问题，他们在混乱当中盲目行动着。就在这时，时代思潮的巨大浪潮席卷而来，拉开了一直悬而未决的围棋界大联合的帷幕。

师徒关系

日本棋院成立了，它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兴的日本棋院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要否定旧大家的特权，这在日本棋院成立宗旨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自德川时代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角逐以来以师家为中心的基本常规，随着自由主义的日本棋院的发展而逐渐瓦解，换言之，就是把年轻一代从师家及弟子这种行会组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围棋界也不能不遵循历史发展的法则。

下面介绍一下当时的师徒关系。

名人本因坊 秀哉——宫坂宋二——小岸壮二——福田正义——村岛义胜

七段 广濑平次郎——加藤信一——岩本薰六段——铃木为次郎——木谷实——关山利一

六段 濑越宪作——井上一郎——桥本宇太郎

从以上这些弟子的实力来看，他们是日本围棋界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中川八段、

岩佐六段等人也都拥有自己的弟子，与其他门派相抗衡。

在门派界限如此森严的领域内，弟子要和其他派系的棋手下棋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有报社或某些赞助者的特别支持和要求。围棋界从整体上讲缺乏时代的进步性，它不参加社会生产，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一种被时代抛弃之感，但它还是依然受着儒家道德思想的支配“不越雷池一步”，对师长的批评是大遭禁忌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其一，本因坊秀哉开除了本因坊秀荣的徒弟野泽竹朝。

其二，本因坊的门生井上孝平五段也遭秀哉开除。

其三，为争大阪的井上家的继承权，惠下四荣芳即后来的井上因硕也被井上家未亡人开除。

开除野泽竹朝的理由是，他发行杂志《围棋评论》，在“评之评”栏里严厉批判了本因坊秀哉、中川龟三郎，岩佐珪等权威的对局讲评，还在这个杂志的“棋界月旦”栏里攻击了这一伙大家权威。为此，秀哉给野泽竹朝写了最后通牒式的信。

“野泽竹朝先生：

近日发表“评之评”及“棋界月旦”的杂志《范棋评论》，乃是你作为吾门弟子对京家之大不慎言行，望从速改悛。吾谨以此情谊告戒于你。

本因坊秀哉

大正七年十二月五日”

野泽竹朝当然不会听从这种警告，于是他又接到了开除令。

“野泽竹朝先生：

前番送去对你评棋的警告，至今未获任何答复。作为吾门棋人之行为不可饶怒，特此除名。

此告

本因坊秀哉

大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里提到的“评之评”是野泽竹朝反复慎重的研究之后发表的，它不仅仅是对围棋爱好者，对于专业棋手们来说也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本书正文中收入了濂越宪作和小岸壮二的对局，讲解是以野泽竹朝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也加进了作者的若干意见。

读者可从字里行间看出野泽“评”的意志毫无变更，而且他对那一局棋的评论也表现出了坚持真理的认真态度。象他那样的人竟被开除并处之以旧时代的“全村制裁”，真是不可思议。“评之评”最初是登载在矢野由次郎主办的杂志《围棋参考》上的，因迫于本因坊秀哉的压力而中止，后来在《围棋评论》上连载。

井上孝平的除名是由于他随便地登载棋局的原因。

“开除”这种旧时代的私刑之所以横行，是因为还残留着做为头目权力的特权之威。尤其是象刚才提到的对野泽的警告那样，对宗家讲出自己的看法却被认为是“大不慎”，实在令人惊惑。

到了大正年代，“开除”这种名誉上的处罚对于被开除者也许不是会招致威胁到生活的大问题，只是在后来联合成立日本棋院的时候，不要说野泽了，就是井上孝平也因曾被开除过而未能加入，从而受到了实际损害。

段位制度

师徒关系这种羁绊导致权威化，形成特权，而只是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儒家道德是不够的，维持这种权威化的乃是段位制度。毫无疑问，段位的最初目的是明确地表示各人的实力，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段位转化为一个人的身份了。

段位的标准当然要根据各个棋手的对局成绩，可是在决定的时候则必须由师家提议或协商，而且还必须是本因坊家和方圆社这样的特权大家才行。棋手们的收入、名誉以及其他的一切统统都是由段位来决定，因此师家头领们便掌握了各棋手的生杀大权。这个制度在日本棋院也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那些高段头领们的特实用“日本棋院审查会”的名义保留了下来。在这一点上，其他技艺领域里的头领也和围棋界的师家一样把资格证书做为一大财源，而这种做法是否正正确实在值得好好考虑。

按道理讲，段级的确定是根据各人的对局成绩，不应该以权威的名义从上面授与。为什么呢？以围棋界为例，在日本全国已有数百万之众的围棋爱好者的情况下，

要把这么多人一个个地确定段级，仅靠一两个权威头领怎么能办得了呢？这完全是不可能办到的。那么，段级应如何确定呢？首先，只能以围棋团体之间的比赛成绩来决定。在现阶段，如果说日本棋院这个组织被公认为围棋界总管的话，它的作用就应该是把围棋爱好者组织起来并使各团体之间建立横向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段级也是按照民主方式来确定，那么今天就不会出现所谓段位膨胀这类麻烦事了。那样做或许还会有一些不均衡的现象，但是决不会象现在这样所得段位与该段位的实力之差竟有五六子之多。尤其是以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的名义收取大批金额出售段位证书，更加助长了段位膨胀的倾向。

现在没有篇幅深入地谈这个问题，但在围棋界聚散离合的背后常常是缠绕着段位证书的发行问题。过去，从本因坊和方圆社的不睦到关西的井上家继承问题的纠纷，进而到日本棋院、关西棋院的分裂等等，这一切的争斗都是围绕着不劳而获的段位证书费的问题，而为达此目的一门中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正如前面所叙述的，将段位制度称之为权威和头领社会的特征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现在的围棋界和段位证书费的问题毕竟是欺骗群众的，然而正由于段位证书费是专业围棋界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这个问题又是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

日本棋院的成立

日本棋院成立前夜的三派当中只有方圆社由于加藤信牢牢地掌握着财政才在经济上勉强维持下来，但论到实力，中坚力量只有加藤信一个入。众人瞩目的小野田到向了中央棋院，能寄予希望的只有加藤的侄子岩本一个人，可是他才二十岁左右，段位也只有四段，无力对抗中央棋院和裨圣会。

比较起来方圆社的景况还算好的呢。裨圣会陶醉于刚成立时的红火，并无实实在在的积蓄，迟早要想办法另辟新路。中央会馆方面虽然在与方圆社分裂时抵押了本因坊秀哉的房产换到了一些钱，此时在经济上也濒临绝境了，这是因为他们全都热衷于盘上之争而缺乏所谓的治世之才。

就在日本围棋界处于如此沉滞的时候又遇到了大正十二年九月的关东大地震的灾祸，三派再也无力支撑下去而告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会馆和裨圣会的谋士们导演了棋界大同团结这样的一出喜剧。二者经过协商之后向方圆社发出呼吁，但方圆社加藤信在先前中央棋院人依时尝够了苦头，因此冷淡地拒绝了。于是中

央会馆和裨圣会又拿出绝招，宣布“如果方圆社不赞成联合，今后将拒绝与方圆社进行新闻比赛（报界资助的比赛一一译注）”。

在棋手们的生活越来越依靠新闻比赛津贴的时候，手头拮据的方圆社终于只好就范。不过，这个大联合并非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而是出于克服三派的经济危机这种目光短浅的考虑，因此这个大联合能否实现归根结蒂还要看别人是否出钱。

碰巧这时财阀的公子大仓喜七郎出头了，他真如同围棋界的救主一般。

大正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大地震过后半年有余，在外国宾客和朝野显贵集聚的东京日比谷的帝国饭店，突然出现了许多穿着带有家徽和服的人，他们的衣着与帝国饭店的格调很不相称，因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围棋界大联合的开场，这些人是应大仓喜七郎的邀请前来赴会的棋手们。

全国协商会的纪念照片使知情人有异样之感。前排正中并肩坐着本因坊秀哉和大仓喜七郎理所当然，而濂越宪作却也悠然自得地坐在前排，相反他的前辈高部道平和同辈的铃木为次郎等人却站在了后排，在围棋界这样保守的社会里对顺次问题是很讲究的，即使是现在也还是分什么上坐和下坐。这张照片的次序排列明显地不对头。

大仓喜三郎特别喜爱的是濂越和坊门的小岸壮二。小岸也许是因为成立中央会馆时过于劳累而得病身亡了，现在只剩下濂越一人尽受君侧之宠。这张照片就是明显的证明。

不久，也就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同时，雁金、高部、铃木、小野田四人再度分裂出去，挂起了“棋正社”的招牌。自裨圣会以来一直与他们步调一致的濂越，却一个人留在了日本棋院。联合纪念像的不谐调之感决非出于偶然。

日本棋院的宗旨书里按照惯例以政界、财界的大人物为主要倡导者，棋手名单也差不多网罗进了日本的全部棋手。

让我们举一两段在日本棋院成立时宗旨书中值得注目的条文：

1. 成立棋院的目的是“从来棋家一心从技，专心而无他顾始得其中深奥。因之，为使此道进步发达，首先援助有为之棋手使其断后顾之忧，安心以尽天职。……”
2. “战后人心动摇，更加旷古震灾之巨创，人心不安。值此之际，应超越万物，寻求精神安慰与和平于围棋之中。保护、奖励此道乃为现代社会事业之一助。……”

根据以上的话可以推知日本棋院的基本性质。首先，日本棋院成立是社会一般认

为的那样，不是“棋手的组织”，而是援助棋手生活的团体。不论此事是好与坏，这与德川时代幕府和大名供给棋手们“扶持米”没有半点差别。

宗旨书中臆断地规定：要使围棋兴盛，则生活费由别人供给，棋手们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盘上棋艺就能够提高。然而象这样脱离了生活，任何事情也不会得到发展和进步。以上的基本思想一点也没有脱离二千年前的儒家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定是实际情况，就是说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有了西方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日本社会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体系、国家社会主义等各种势力急剧增加，战后“泡沫公司”接踵倒闭，一般购买力衰减，由这些原因产生的社会不安不如说是社会混乱。不景气也席卷到了农村。据当时统计，日本农村的负债高达六十亿元，从而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日本共产党或立了，政友会的独裁者王原敬被刺也是在大正九、十年间，当时的上层社会确实是惶惶不可终日。对于这种由于人民生活不安而引起的社会现象，围棋界竟要以“下棋”这种方法消灭之，简直可笑之极。这都是权势者们的逻辑，而决非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逻辑。

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对棋院的成立加以评论，“窥一斑以见全豹”，我们只要瞥一跟《成立宗旨书》的前言就足矣了。本人刚才讲了，棋手们脱离了生活围棋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对于财政界的大人物要解除棋手们的后顾之忧这番善意暂作别论，这些人物怎么能使棋手们的技艺提高呢。他们只会浏览一下棋手们的战绩表，对胜局多的人说，“近来你本领大了，可爱的家伙，你会拿到奖品的”。真是一步也离不开封建君主的土壤。对这类“神渝”欢呼雀跃的棋手们，再加上那些扶持棋手、发展棋道、立志于消除社会不安的当时的大人物们，如果从广大围棋爱好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很有限的了。

以上论叙了日本棋院这个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组织成立时的宗旨以及棋手们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最终使他们离开了广大围棋爱好者的利益。虽然如此，日本棋院的成立对我们还是有功绩的。

常规比赛制度

“向来高段者对局年仅一二盘，且费时数十日，更收高额费用，此虽体现对局之严肃，然实则反现代思想，与理想不相容之甚。”

这里否定了所谓高段大家的特权，创造了日本棋院常规比赛制度，解放了围棋界，给群众以很大影响。于是，在师徒制度的制约中一直难以伸展的木谷、桥本、村岛、前田等初二段级棋手快速地成长起来。停滞已久的专业围棋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解放的情绪掀起了普遍的围棋热，加速了围棋界的繁荣昌盛。

段级授与

“近来动辄乱授段级致棋客品位下降。今不遏止，之后必乱杂。”

段位证书是各师家的生活基础，当时由于胡乱发放已经成为很大的弊病。日本棋院当初曾要改正这个问题，可是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自己反而重蹈覆辙。现在的棋院乱发段位证书的情况实在使人看不下去，这是何等的历史讽刺啊！

关西棋坛

联合协商会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开端。出席此会的除了东都的三派之外还有许多关西的棋手，象老将田村六段、木村五段、久保松五段和光原五段等高段阵容来了不说。连京都的大御所格、旧本因坊系统的吉田操子四段等人也出席了。

不过，有一个人声名显赫却没有参加协商会，此人就是旧幕府以来的名家井上因硕。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乐石生在大正十四年（1926年）一月号的《棋道》中写道：“原因不详……”。除了井上因硕与田村六段有个人私怨之外，还因为田村最终要把可以说是井上宗家的唯一经济来源的证书授与权买给日本棋院。而且面对人材济济的东都围棋界，困守大阪孤垒的井上或许考虑到“即使参加所得也少吧”。或许井上还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想法。

段位制度崩溃

首先岩佐、铃木、濑越被推荐升段，以升段大比赛为中心的段位制度已经开始变得靠不住了。概而言之，日本棋院以前的时代是“一段差半子”，初段对九段之差为四子，而日本棋院成立以后立刻将其缩减为三子。上下差的缩小对低段者有利，但遗憾的是当初并没有果断地下决心将其分为两个或三个等级。

九段制段位的矛盾持续到昭和十四年（公元1939年），随着无视段位差的“本因坊战”的开始而名存实亡。这并非是人们不留恋有三百年传统的段位制，但及至

时代的浪潮把地方报纸也卷进去举行本因坊战那样的短期锦标赛，这至少在实质上消灭了专业棋手们的段位。然而，在本来由当时社会上层的达官贵人发起、出资而成立的日本棋院里，内在的保守性还占支配地位，因此这个段位的实质即使是消灭了，其内部的供给关系一切都还是沿袭段位制那一套。棋院成立时给棋手们的薪金是：初段十元，二段二十元，三段三十元，……。这种按段位比例给钱的时代错误一直畅通无阻延续到很久以后，它直接反映了专业围棋界以及日本棋院本身的性质。

院社对抗赛

日本棋院的筹备事务所原来设置在中入船河原町，大正十四年（公元 1925 年）搬至银座。翌年即大正十五年在赤坂溜池的一角，堂而皇之的日本棋院建成了，它声名赫赫，威镇海内。

棋正社参加了棋院创立时的联合会议，但是在棋院成立的同时又与它分道扬镳了，此时当然没有力量同棋院抗衡了。

在这种情况下，棋正社的高部平等人通过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导演了一场戏，这就是院、社对抗赛。

第一阵是日本棋院总帅、名人本因坊秀哉对棋正社的雁金准一。这一仗真酷似战国时代北越勇将谦信同甲斐源氏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信玄在信州中岛相遇时的一场恶仗。

秀哉和雁金的对局把围棋界早已存在的种种纠葛交织在一起，也是棋迷们渴望已久的比赛，因此战前的气氛空前活跃。

这场决战以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从而也揭开了院、社对抗的序幕。对抗赛继续进行，很明显，在日本棋院自由主义基调的影响下，从大家特权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青年一代木谷、桥本（当时四段）为日本棋院方面赢得了绝对优势。

时代已经完全转向二十多岁的年青一代。昭和三年（公元 1928 年）中华的麒麟儿吴清源来到了日本，时年 15 岁。他和屹立于一方的木谷实开创了后来的木谷、吴清源时代。

吴清源来日

“中国出现了神童！”此事在日本棋院一带渐渐地广为流传。据说吴清源在十岁时从卧病在床的父亲那里学会了下围棋，一年就达到了初段的水平，进步很快。他在十三岁时偶然和到中国旅游来的井上孝平对局，受二子战成平局，十四岁时受二子胜井上孝平五段，又执黑一胜一负，具备了专业三段的水平。好象要证实一下清况似的，十五岁那年他与到北京的桥本宇本太郎四段对局，以定先连下二城。

就在吴清源十五岁这年，他离开了天津码头，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也许是因为吴清源的战绩得自中国而非日本，所以日本的年轻棋手们并没有将此事特别放在心上。但是吴清源来到日本后立刻就显露出头角，以黑先逼迫据称是当时第一强手的篠原四段中盘认输，对名人本因坊秀哉也在三子棋、二子棋时斩将夺关连下两城。不仅如此，吴清源以后的战绩几乎保持不败，充实显示出了他的雄厚实力。本因坊道知十五岁时就向宝永年间的老将安井仙角挑战，现在我们看到了吴清源少年时的战绩就称他为道知以来的天才也不过分吧。

“新布局”时代

本书正文也是以新布局时代的代表性对局结束的，因此围棋通史也姑且搁笔在木谷、吴清源的新布局时代。如果要写到目前的林海峰、石田芳夫，则需要另写一本书了。

回过头来再讲引人注目的“新布局”。一九三四年秋季举行的围棋大赛中，木谷与吴清源这两位集时代众望于自身的天才少年，以前无古人的革命性手法参加了比赛，并且夺得了第一名、第二名，从而轰动了整个围棋界。

“新布局”无愧于使用“革命的”这个词，它以否定过去传统形式的新鲜之感征服了棋迷们的心，掀起了空前的围棋热。

新旧两种手法的对比

旧手法体系的基础可以远溯至德川时代初期本因坊一世算砂及其弟子中村道硕的时代。但这并不是说只是到算砂、道硕时代才具备了这种形式，遗憾的是在那以前虽有传说却并无重要的对局谱留传下来，所以现在难以准确地推断了。

不过，对算砂以前的棋我们可以零散见到一些古谱，如镰仓时代的和尚日莲和日朗的对局谱、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高坂弹正的对局以及真田昌幸和伊豆守信幸的对局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真田父子的对局是在永禄四年（公元 1562 年），而算砂和利贤的对局是在天正年间（公元 1573~1592 年）织田信长的“本能寺之变”的前夜，其间最多相隔十几年，但是二者下棋的手法却有天壤之别，而这种差别又非仅用“技巧之差”等词句所能解释的。如果牵强解释的话，那只能说战国时代东国武士阶层流行的围棋和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算砂、利贤、道硕等人下的棋不是一个路子，它是由另外的途径传来的。

算砂以后，与中村道硕相抗争的安井家之祖安井算哲是东国武士出身，但他和真田父子等人的风格又有千里之差。一言以蔽之，在围棋界被称做“安井流”的是所谓的力棋，是属于真田父子或信玄、高坂弹正之棋的亚流，算哲和道硕的棋则与之相反，是注重布局均衡的近代棋风。如此看来，二者不同是很明显的。在算砂、道硕、本因坊四世模圣秀策对安井算哲、算知的角逐时代，最终各流派都不得不屈服于本因坊流的棋力之下，尔后经过德川二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今日的手法。因此与其解释说近代围棋形成于算砂、道硕时代，不如说在算砂时代流行于京都僧侣之间的就是近代围棋更正确些。这个问题本书就不准备多谈了。

简而言之，算哲以来的形式是以形成角、边之“地”为主流的，这也是因为边、角的定式形式易于设定的缘故，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即使有某些局部性的改革在本质上却并没有什么改变。另外，由于日本处于封建时代，所以形式的过分权威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改变先哲的行迹也就成为严格的禁区。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宽文时代（公元 1661~1673 年）道策的弟子秋山仙朴写了一卷《新撰棋经》，要把道策的思想传之于后世，由于师家道知的控告，幕府没收了刻好的木版并对其处以“闭门反省”的惩处。到了明治时代这些旧俗也并未消灭，奇才野泽竹朝和井上孝平被本因坊家开除并处之以“全村惩罚”。这就说明，一切脱离了先哲教义的行为全被视为异端，也就有了被围棋界开除的危险。但是，形式主义即使在围棋界也毕竟是不正确的，因为围棋技艺本身并不是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就能简单规定下来的。

冲破旧框框的正是木谷、吴清源的新布局。那么，为什么木谷、吴二人能进行这种思潮性的变革呢？因为日本棋院的成立否定了旧大家的特权，年轻的一代已无

须顾考那些旧权威们了。这一点反映了日本棋院的性质，即它一方面沿袭了封建制度和儒教精神，另一方面它又站在时代的自由主义基点上具有进步性。

使新布局手法形成一个体系的是笔者。笔者否定局部的形式，极力主张全局的棋要有机地联系、呼应。而且，不管是定式还是先贤的形式都必须放在与全局相关联的基础上才可以加以评判，亦即评价局部的变化是否与全局有关联。这样，就连应称为旧手法骨骼的缩角的绝对性我们也可以它的局部偏狭性而加以否定。

“新布局”这种清新的构想，也是受当时德国的全体主义思潮的刺激而产生的。无论如何，对于旧手法“不先背好定式就下不成好棋”的说法，新手法的倡导者们则高声疾呼“忘掉定式吧”，于是对那万般定式正腻烦得要命的广大围棋爱好者们便翕然倒向了“新布局法”。

正文中收入了新旧两法对峙的代表局，那就是二十岁的吴清源勇敢地以新布局的革命手法向维护法城的名人本因坊秀哉发动的进攻。